

THE NO. 1 BESTSELLING AUTHOR OF **ZERO SIX BRAVO**

Damien Lewis

CHURCHILL'S SECRET WARRIORS

**THE EXPLOSIVE TRUE STORY OF THE
SPECIAL FORCES DESPERADOES OF WWII**



目录

[封面](#)

[版权页](#)

[致谢](#)

[作者注](#)

[地图](#)

[献词](#)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结语](#)

[图片部分](#)

[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附录一 格斯·马奇-菲利普斯——勋章](#)

[附录二：杰弗里·阿普尔亚德——装饰品](#)

[附录三 安德斯·拉森——装饰品](#)

[安德斯·拉森荣获军事十字勋章的嘉奖令](#)

[安德斯·拉森第二次荣获军事十字勋章的嘉奖令](#)

[安德斯·拉森第三枚军事十字勋章的嘉奖令](#)

[安德斯·拉森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表彰](#)

[指数](#)

丘吉尔的秘密战士

二战时期特种部队亡命之徒的真实爆炸性故事

达米安·刘易斯

[封面页](#)

[封面](#)

[版权页](#)

[致谢](#)

[作者注](#)

[地图](#)

[献词](#)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结语](#)

[图片部分](#)

[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附录一 格斯·马奇-菲利普斯——勋章](#)

[附录二：杰弗里·阿普尔亚德——装饰品](#)

[附录三 安德斯·拉森——装饰品](#)

[安德斯·拉森荣获军事十字勋章的嘉奖令](#)

[安德斯·拉森第二次荣获军事十字勋章的嘉奖令](#)

[安德斯·拉森第三枚军事十字勋章的嘉奖令](#)

[安德斯·拉森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表彰](#)

[指数](#)

本书最初于2014年由英国Quercus出版社出版。

Quercus Editions Ltd

于 2014 年出版，地址为：

55 Baker Street

, Seventh Floor, South Block,

London

W1U 8EW。

版权所有 © 2014 Damien Lewis

根据 1988 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达米安·刘易斯作为该作品作者的署名权已得到确认。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包括电子或机械方式，例如复印、录音或任何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复制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本书的CIP目录记录可从大英图书馆获取。

精装本 ISBN 978 1 84866 917 8

电子书 ISBN 978 1 84866 854 6

平装本 ISBN 978 1 84866 853 9

本书已尽一切努力联系所有转载材料的版权所有人。如有任何疏忽遗漏，出版商将尽快予以补偿。

图版部分鸣谢（图版按出现顺序编号）

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1、2、3、7、10、13、14、15、16、17、18、19 和 20；

英国国家档案馆，编号HS9/48/1；HS9/680/5(1)；HS2/89/2(1)：4、5 和 6；

德国联邦档案馆/图片 183-B10713/Krempel/Sammelplatz：9；

经 Jack Mann 许可转载：8、11 和 12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这本书以及其他许多好书：

www.quercusbooks.co.uk

“时不时地，会有一只钢铁之手从海里伸出来，越来越高效地将德国哨兵从岗位上抓走。”

温斯顿·丘吉尔

致谢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我得以采访或允许我查阅他们采访资料的老兵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时间、回忆，并无私地向我开放了他们的档案，其中就包括杰克·曼恩。还要感谢即将上映的电影《突袭者》的制片人伊恩·法默和安德斯·桑德伯格，这部电影讲述了安德斯·拉森和他的战士们的生平，正是他们启发我深入探究这段非凡的故事，并将其记录在本书中。此外，还要感谢保罗和安妮·谢拉特夫妇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和建设性的批评和反馈。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出版商 Quercus，以及 Richard Milner、Josh Ireland、Charlotte Fry、Patrick Carpenter、David North、Jane Harris、Dave Murphy、Ron Beard、Caroline Proud、Hannah Robinson 和所有帮助本书出版的人。我再次感谢我的研究员 Simon Fowler，感谢他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帝国战争博物馆和其他多个场所进行的详尽研究工作。再次感谢他挖掘出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等待被发现的秘密。

我还要感谢那些先前探讨过本书主题并在此书中引用其著作的作者们。按字母顺序排列，他们是：W.E. Benyon-Tinker（《海上的尘埃》）；Thomas Harder（《安德斯·拉森的战争》）；Peter Kemp（《无色无徽》）；Charles Koburger（《酒红之海，血红之海》）；James D. Ladd（《SBS——隐形突击队》）；Mike Langley（《安德斯·拉森VC，MC》）；Suzanne Lassen（《安德斯·拉森VC》）；Brian Lett（《伊恩·弗莱明与特别行动执行处的“邮政局长行动”；《小规模突击队》）；John Lodwick（《冒险者》）；以及Gavin Mortimer（《二战中的SBS》）。

再次感谢我的妻子伊娃，以及大卫、达米安二世和西娅娜-莎拉，感谢他们容忍爸爸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写作。

爱尔兰科克，2014年

作者注

令人遗憾的是，本书所描述的二战特种部队行动的幸存者寥寥无几。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尽力联系了所有在世的参与者，以及已故参与者的遗属。如果还有其他目击者愿意站出来讲述本书中的故事，请与我联系，以便我能在未来的版本中加入更多关于本书所描述的行动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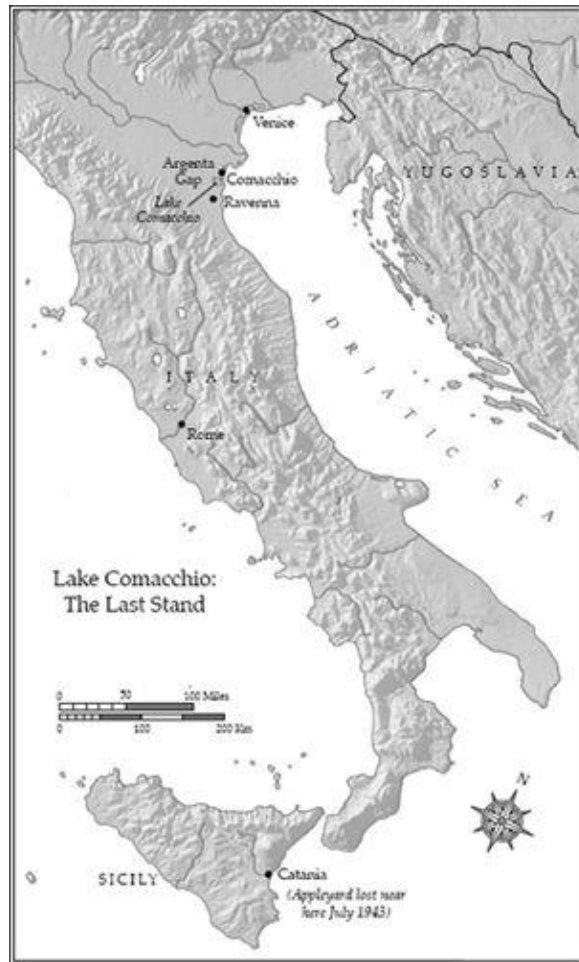
盟军军人作为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特工和/或特种部队队员，或被敌军俘虏的经历，往往充满创伤，许多人选择将这些故事带入坟墓。我非常感谢那些愿意提供证词的人（其中一些人如今已不幸离世）。记忆往往各不相同，尤其是在敌后行动中那些混乱而紧张的记忆更是如此。现存的关于此类任务的文字记载也往往在细节和时间跨度上有所差异，地点和时间顺序也常常自相矛盾。尽管如此，我已尽力在本书中呈现一个清晰易懂的地点、时间跨度和叙事脉络。

如果关于某次任务的各种描述显得尤为混乱，我采用的重建方法是“最有可能”的情景。如果两份或多份证词或资料指向特定的时间、地点或事件顺序，我选择以该描述为最有可能的。必要时，我会重现一些对话片段，以使叙述更加流畅。

尽管如此，本书中的任何错误均由我本人造成，我乐意在未来的版本中予以更正。同样，虽然我已尽力寻找本书中所用照片、草图和其他图像的版权所有者，但这并非总是易事。同样，我乐意在未来的版本中更正任何错误。







杰克·曼恩，
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至今依然坚定不移。
不幸去世的其他屠杀劫匪。

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

第一章

1943 年 7 月 3 日，克里特岛卡斯泰利空军基地

山羊们在干燥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漫步，不时啃食着能找到的植物。前方，德国空军基地的铁丝网围栏巍然耸立。围栏边长着一丛低矮的灌木，枝叶依然鲜嫩多汁，吸引着最饥饿的动物。为了够到最高的树枝，它们不得不后腿站立，前蹄搭在铁丝网上。

两个身影跟在牲畜后面。他们穿着当地牧羊人的装束，裹着宽松的传统脏灰色长袍和披肩。他们试图控制住牲畜，把它们从铁丝网边拉回来，但收效甚微。这时，两架容克Ju-87轰炸机降落在简易跑道上，螺旋桨的轰鸣声盖过了牧羊人呼唤牲畜的声音。

两人目光扫过令人憎恶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它们那刺耳的“耶利哥号角”式警报声，即使是最老练的飞行员也会感到恐惧。跑道上还停着六架Ju-87，以及几架更大的Ju-88快速轰炸机——希特勒引以为傲的战机。

毫无疑问，卡斯泰利空军基地开始繁忙起来。除了几架流线型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之外，跑道上还停着许多鹞式侦察机，可供选择的诱人目标数不胜数。

斯图卡轰炸机的轰鸣声渐渐消失，空军基地内某处传来一声德语的挑衅声。原来是一名守卫发现了正在攀爬围栏的山羊，他用枪托猛击铁丝网。

“嘿！你！把你的动物弄下来！快！快！把它们弄下来！”

伪装之下，安德斯·拉森（生于丹麦，现效力于英国特种部队）和他的希腊抵抗战士向导内雷亚诺斯·乔治奥斯都显得有些僵硬。与乔治奥斯不同，拉森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每个字都能听懂——但两人都努力装作一无所知。

拉森摩挲着藏在长袍下的鲁格手枪，拨动保险栓。乔治奥斯很容易就能冒充当地人，但拉森那头稻草般的金发和锐利的蓝眼睛却暴露了他的身份——前提是德国卫兵能走近仔细观察。

“把你们的该死的山羊从铁丝网上弄下来！”德国佬又吼道，“滚出去！不然我就开枪！”

利用牧羊人的掩护近距离侦察机场似乎是个好主意，但拉森却没料到这些羊天生顽固，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当他和乔治奥斯用棍子驱赶羊群时，德国守卫似乎突然变得更加警惕了。

‘*Kommen Sie hierher!*’ –到这里来。’ *Kommen Sie hierher!*’

拉森握紧了手中的武器，但就在这时，乔治奥斯抢占了先机。他无助地摊开双手。

“我们不明白！”他用希腊语冲着卫兵喊道，“我们不明白！”

守卫愤怒地举起步枪，做了个射杀山羊的动作。然后他把枪口转向那两个人。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滚出去！拉森觉得他们已经看得够多了。两人合力把最后几只羊从栅栏上拖下来，用棍子把它们赶了回去。

卫兵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然后继续执行他的任务。

“太好了，”拉森在他们走远后低声说道，“这道栅栏没有通电。”

当他们驱赶着牛群走远时，他时不时地偷偷瞥一眼空军基地周围更广阔的防御工事。最近的一座瞭望塔——一座约50英尺高的木制建筑——外侧的木柱间透出一盏探照灯，塔上的人员可以操作这盏灯。

“看到了吗？”拉森低声说，“探照灯都朝外照。”

乔治奥斯瞪了他一眼。“正好看到我们来了。这有什么用？”

拉森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但眼神中却丝毫没有一丝温暖。只有对德国敌人根深蒂固的仇恨，以及吸食苯丙胺后那种眼神迷离、神经紧绷的神情。苯丙胺——俗称“苯尼”——是一种……强效安非他命。自从他们登陆这座希腊小岛以来，拉森就一直在分发这种药丸，就像发糖果一样。正是苯丙胺让他和他的手下得以继续战斗。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悄悄地开展工作，”拉森低声说道。“一旦我们到达机场——”

“前提是我们能到达机场，”乔治奥斯插话道。

“别担心，”拉森反驳道，他的丹麦口音依然很明显。“我们会到那儿的。”

从东方的天空传来一阵微弱而颤抖的声响。随着一架飞机的接近，这声响逐渐变成一声强劲有力的轰鸣。在空军基地的远端，三个身影短暂地悬浮在空中，仿佛漂浮在空中。但仅仅几秒钟后，它们就如同雷鸣般朝着拉森和乔治奥斯站立的地方呼啸而来。

“更多快速轰炸机！”拉森兴奋地低声说道，“先是斯图卡，现在又是这些！他们一定是在清理伊拉克利翁。”

容克Ju-88轰炸机低空呼啸而过，双BMW发动机的强大动力加上下沉气流，震得山羊四散奔逃。这种高速轰炸机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盟军战斗机难以拦截或击落，事实证明它是战争中最通用的飞机之一。在德国空军中，Ju-88被誉为“万能少女”（Mädchen für Alles），它被用作轰炸机、夜间战斗机、重型战斗机、侦察机，甚至鱼雷轰炸机。

最近，快速轰炸机曾从克里特岛执行后一项任务，进行反潜和反舰巡逻，搜寻可能潜伏在附近的盟军舰艇。地中海。拉森和他的部下是在这次行动开始时被一艘在德国人眼皮底下活动的英国军舰空投到那里的，因此，摧毁那些快速轰炸机将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拉森放声大笑。“东西都在这里了！看来福尔摩斯和他的同伙要去袭击空跑道和机库了！”

在德占克里特岛的另一端，几十公里之外便是伊拉克利翁空军基地——肯·拉蒙比和迪克·霍姆斯率领的另一支突袭小队的目标是这里。霍姆斯是拉森在D中队（他们同属一个特种部队）的死对头，这位丹麦人一想到霍姆斯抵达伊拉克利翁后可能会发现根本没有目标可打，就兴奋不已。

*

两个小时后，他和乔治奥斯到达了位于空军基地上方高处的光秃秃、烈日炙烤的山脊。他们事先约定好，把山羊留给了乔治奥斯的一个兄弟，也把当地的服装留在了那里。

看到他们，躲在隐蔽哨位上的雷·琼斯喊出了暗号挑战：“加拉杰！”

“奴隶！”拉森回答道。

和所有事情一样，他们力求简单：密码由队员姓名和军衔的首字母组成。卡斯特利行动共有五名突袭队员——包括乔治奥斯在内——所以记住基于这些简单信息的五个密码轻而易举。最近，突袭部队总部命令他们使用一套更复杂、或许也更难破解的密码系统，但和大多数事情一样，拉森喜欢把事情做得万无一失。对于那些他不认同的命令，他只是敷衍了事。

拉森和乔治奥斯与主力队伍会合，他们正躺在洞穴入口外一片岩石灌木丛的阴凉处。除了琼斯之外，其他人都在忙着制作夜袭所需的工具。这些工具大多是刘易斯炸弹——一种自制的爆炸燃烧弹，由柴油、“诺贝尔808”（一种塑性炸药）和铝热剂（一种金属基火药）混合而成。

发明刘易斯炸弹的是乔克·刘易斯中尉，他是SAS创始人戴维·斯特林的得力干将之一。斯特林的部下需要一种既轻便易于携带到战场，又威力足以破坏并引燃飞机的装置。刘易斯炸弹装在一个小型帆布袋里，可以藏在驾驶舱内或机翼上，靠近油箱，从而引燃航空燃油——这正是拉森和他的部下今晚打算使用的手段。

拉森蹲在他的士兵队伍中。他抓起一个吃了一半的K口粮包，掏出几块硬饼干。当其他英军士兵都配发所谓的英式“复合口粮”时，拉森设法弄到了一些美军伞兵的“K口粮”给他的部下。这些口粮比复合口粮轻便得多，也更容易携带，虽然勉强能吃，但提供的能量和热量刚好够士兵在战场上维持生存。

当然，拉森主要靠苯丙胺来提神，但今晚的任务迫在眉睫，他需要一些实际的东西来支撑自己。他开始绘制空军基地的地图，用一系列简洁有力的句子描述他和乔治奥斯发现的情况。他双眼圆睁，目光灼灼，他的部下都能感受到他眼中燃烧的嗜血欲望。一股热血

在他血管里奔涌。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把那个空军基地炸成碎片的想法都令人兴奋不已——只是对拉森而言，真正让他热血沸腾的是杀德国人的想法。

“我们行动简单明了，”拉森宣布道。“今晚进去，剪断警戒线。云层很厚，月光微弱。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你们从东边进去，攻击燃料和弹药库。琼斯，你和我，从西边进去，尽可能多地摧毁飞机。凌晨1点穿过警戒线。我们应该在里面待不超过20分钟。把定时器设在凌晨2点，这样我们就能在爆炸前撤离一段距离。”

“那我呢？”是乔治奥斯问道。

“回你的村子去，”拉森对他说。“回家去。”

“但我可以反抗！”

“今晚不行。别跟我们待在一起。基地一旦被攻破，我们就跑得像风一样。你不想跟我们待在一起。反正德国人可能会报复。回去，让你的部下做好准备。”

尽管拉森冷酷无情，但他与当地人的关系，尤其是克里特岛上的女子——那些拥有深邃眼眸和乌黑秀发的迷人女子——却有着真挚的感情。他与克里特人有着共同的纽带，他们对德国敌人的仇恨与他一样深切。

“但我想要战斗，”乔治奥斯坚持道。“我是 *抵抗战士*。我想要战斗。德国人已经杀害了我的许多同胞。”

拉森的声音柔和下来。“回到你需要你的地方去。保护你的家人。相信我，没有你，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

“但是当你奔跑时，你需要向导，”乔治奥斯辩解道。“没有我，你寸步难行。你进攻，我进攻；你进去，我进去；你出来，我为你指路。”

“安迪，乔治奥斯说得对，”杰克·尼科尔森中士插话道，“没有他，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惨了。”

“好吧，”拉森让步道，“乔治奥斯，你和尼科尔森、格里夫斯一起去。但要待在警戒线外，引导我们再次撤出。”

“好！”克里特人挥拳打向空中。“安迪，我们要像兄弟一样并肩作战！”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怎么办？”尼科尔森问道，“如果我们接近目标时被探照灯发现怎么办？或者我们到达基地安装炸药时发现怎么办？”

拉森的目光再次变得锐利起来。“接近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人被发现。”他沉默了一会儿。“务必确保这一点。如果我们在空军基地被发现，就把一切都炸毁，赶紧撤离。你们都知道应急房车的来历吧？”

拉森伸手进口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图。他拿起铅笔，试图在他们约定的紧急集合点（万一走散）上潦草地写下“集合点”两个字。但英语不是他的母语，拼写也不是他的强项。他又试了一次，沮丧地擦掉，最后潦草地写下一个大写的单词：“肉”。

“明白了吗？”他问道。

传来一连串表示肯定的咕啾声。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没能登上房车，我们就不会回去接他。明白了吗？”

又是一阵表示同意的咕啾声。

拉森点点头。“很好。现在开始战斗。”

*

夜袭空军基地的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四名突袭队员身着轻装，只背着装满刘易斯炸弹的行囊，配备手枪、手榴弹和匕首。他们把笨重的汤姆逊冲锋枪和德制施迈瑟机枪留在了基地——执行此类任务的关键在于能够快速隐蔽地行动。他们绝不可能与敌人正面交火，今晚的敌人大约有两百名德意混编部队。

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像幽灵一样来去匆匆。

距离空军基地大约五百码时，拉森的队伍与尼科尔森的队伍分道扬镳。尼科尔森的队伍向南穿过一片葡萄园，朝着燃料库隆起的方正轮廓前进。拉森则带领琼斯向简易机场跑道进发，他们从葡萄藤的掩护下匍匐前进，距离铁丝网还有几百英尺。一束探照灯划破夜空，最近的瞭望塔上的哨兵们凝视着那道细细的光束，它穿透了周围的黑暗。

那道刺眼的强光仿佛瞬间穿透了拉森和琼斯，将他们钉在了地上。两名劫匪匍匐在干燥的泥土和稀疏的灌木丛中，试图躲避探照灯无情的照射。被困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在周围没有任何掩体的情况下。

几秒钟的紧张气氛后，灯亮了，拉森催促琼斯上前。丹麦人认为，是动作吸引了守卫的目光，所以如果他们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每当光线扫过时，没有人会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探照灯再次扫过时，他和琼斯立刻僵在了原地。一阵紧张的沉默后，光束继续平稳地扫过山坡。他们继续向前推进，拉森努力克制着自己天生的兴奋。狩猎时，他无比快乐，尤其是在追踪那些梦寐以求的猎物时。

他从小就是这样，小时候就在父母位于乡间的大庄园里用弓箭追踪鹿群，悄无声息，行动迅速。但现在他的祖国丹麦被德国敌人占领了，丹麦人民——包括他的家人——像克里特人一样，被纳粹的铁蹄践踏。

这加深了他对纳粹的仇恨，也激发了他的复仇欲望。

最后，他和琼斯终于抵达了铁丝网。在他们南边大约一百码的地方，拉森隐约能看到大门的轮廓，六座岗楼中的一座高耸在大门之上。浓重的黑暗中，一根火柴划破夜空，暴露了岗楼顶端哨兵的位置。哨兵们传递着火柴，每人点燃一支香烟，吞云吐雾，在火光中留下四点橘红色的火光。

在燃烧的火柴的光芒中，拉森瞥见了一挺德国“施潘道”通用机枪——Maschinengewehr 42——那枪身呈深蓝色的轮廓。这挺7.92毫米口径的弹链供弹机枪，火力压制力惊人。他们最好祈祷哨兵们不够警惕，因为拉森的手下只带了几支手枪、几把匕首和二十几枚刘易斯炸弹就冲了进去。

拉森和琼斯环顾前方地形几秒钟。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矮胖的身影距离他们大约两百码，只隔着一道铁丝网。*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拉森的目光在黑暗中搜寻，发现两名哨兵正在飞机列队旁进行徒步巡逻。敌人在跑道旁修剪过的草坪上搭起了帐篷，以便在帆布下安营扎寨，对战机进行全天候警戒。显然，除了瞭望塔上的哨兵外，他们还安排了人员全天候监视飞机。

巡逻的哨兵们肩上挎着武器，但拉森能感觉到他们精神抖擞，全神贯注于任务。他知道德国人是训练有素、斗志昂扬的战士，不像他们的意大利同伴那样缺乏斗志。千万不要低估他们。

拉森用两根手指指着眼睛，然后指向哨兵，竖起两根手指——示意琼斯往哪里看，以及最近的敌人的编号。琼斯默默地点了点头，拉森心想琼斯已经看到了。拉森示意后，琼斯伸手拿起一把钢丝钳，开始剪断铁丝网，剪断了大约三英尺高的一段。

他用力掰开火柴，正要伸手去够更高的地方时，右侧黑暗中再次燃起一根火柴。这次近多了。火焰映出一个哨兵，他停下来点火。看来他们派了卫兵在铁丝网周围巡逻——这是第三道防线。

拉森和琼斯趴了下来，把脸更深地埋进干燥的泥土里。哨兵沿着铁丝网踱步靠近，不知为何，他突然停在了袭击者剪断铁丝网缺口的正对面。或许他听到了他们的动静，铁丝钳利落的剪响声在寂静的夜色中传得很远。

拉森低声咒骂了一句。

他们之前已经“涂黑”过脸，先用迷彩膏，然后用烧焦的软木塞抹脸，但这遮不住眼白。哨兵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吐了出来。六月的夜晚温暖宜人，士兵似乎并不急于行动。恰恰相反：他的注意力似乎完全被拉森和琼斯刚才切割的那段铁丝网吸引住了。

如果那两个突袭队员再不行动，尼科尔森那伙人恐怕已经安放好炸药了，拉森和琼斯就会在跑道上被炸死，弹药库和燃料库也会随之爆炸。拉森悄无声息地从背包里滑出来，

伸手去够围栏。他身形矫健如猫，像猫一样敏捷地钻过狭窄的洞口，右手紧紧握着那把沉重的“匕首”式战斗刀的刀柄。

他起身蹲伏，在黑暗中迅速接近哨兵。拉森曾在苏格兰与特种部队新兵一起训练时，用刀悄悄接近并猎杀了一头鹿。目睹这一切的人都惊叹于他的狩猎技巧。那是一头体型硕大的雄鹿，他和同伴们享用了它的肉好几天。拉森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几乎任何猎物，并徒手将其杀死。

他悄无声息地绕到哨兵身后。动作迅捷，左臂猛地勒住哨兵的脖子和嘴巴，形成一道凶狠的锁喉，让他发不出任何求救声，同时猛地将哨兵的下巴向上向左一甩。紧接着，他的右臂猛地一挥，将匕首的刀刃深深刺入哨兵的脖子，直至刀柄，然后又向前一击，割断了动脉。

拉森紧紧抓住那倒地的人，如同铁钳般攥着，眼睁睁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流逝，几秒钟后才将他放倒在血迹斑斑的泥土上。片刻之后，他又回到了围栏边，死者的冲锋枪斜挎在自己血淋淋的肩膀上。他蹲下身子，用尽全力压在铁丝网上，把狭窄的缝隙撑开，让琼斯钻了过去。

“走吧！我们出发！”

拉森近距离杀死的德国人已经足够多了，再多一个死人也不会让他灵魂堕落。但他第一次用刀杀人时，却感到十分艰难。一年前，在突袭海峡群岛萨克岛时，他用刀刺死了一名落单的德国哨兵。

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做过最艰难、最困难的事情。”

自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

琼斯挤了过去。两人并肩低伏着身子，紧贴着最黑暗的阴影向前移动。他们绕过倒下的哨兵，他的尸体躺在一滩越来越浓稠的血泊中，然后来到一个机库的后方，那里连着一栋营房。里面传来一阵嘈杂的交谈声和笑声，机组人员、技术人员、飞行员和警卫们正在享受着片刻的欢愉。闲暇时光。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毫无疑问，他们的思绪都飘到了远在家乡的亲人身上。

拉森领着琼斯绕到街区侧面，避开光线。前面还有一挺机枪，这次架设在一个沙袋掩体里，枪口朝外，用来掩护后面的飞机。拉森贪婪地盯着那些飞机。

不远了。

琼斯伸手去够第二道围栏，这道围栏将简易机场与基地其他部分隔开。这里的铁丝网更粗，阻力更大，但他们必须剪开一条通道。唯一的其他入口是正门，拉森可不想冒险从那里进去。

琼斯费力地剪断了最前面几根铁丝。在他身旁，拉森用手将剪断的铁丝末端向上拉起，向后弯曲，形成一个刚好够人爬过去的洞。拉森用他偷来的德制机枪掩护着琼斯，并挥手示意他继续前进。直到琼斯到达洞的另一边，拉森才把枪从洞底伸进去，自己也钻了过去。

拉森蹲伏着掩护他，琼斯跪下身子，像之前在外围围栏那里那样，把铁丝拧在一起，做了个临时的修补。乍一看，没人会注意到铁丝被剪断了。

他们此时至少已经进入基地内两百码，几乎已经置身于飞机群中。琼斯正忙着收紧铁丝网，拉森确信他们肯定会被发现。跑道上布满了哨兵，想要在飞机群中悄无声息地穿梭几乎是不可能的。

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琼斯才转过身，竖起大拇指。拉森松了口气。他继续观察了几秒钟，调整自己的感官，感受着德国哨兵的行进节奏。一旦掌握了他们的步伐，他就做好了准备。

他用手势示意琼斯向左移动，去对付近侧的飞机。他自己则向右前方移动，准备对付第二排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这时，在远处探照灯的照射下，拉森发现了一个更远但更诱人的目标。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后面的草地上，他隐约看到了一架双引擎容克-88“*谢尔轰炸机*”的轮廓。

拉森的步伐加快了。这架线条流畅的战斗轰炸机侧面涂着一个被黑色十字分割的白色正方形，表明它是令人憎恶的*德国空军*的飞机。这标志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像飞蛾扑火般吸引着拉森。

他左右环顾，做好冲刺的准备。哨兵们巡逻即将结束，他们很快就会掉头迎面而来。在剩下的几秒钟里，拉森猛地向前冲去。他快速穿过跑道旁光秃秃的草地，尽可能地躲在掩体后，不被发现。

下一刻，他猛地踏上一片开阔的柏油路，毡底靴无声地掠过坚硬的路面，然后他迅速跃入对面的草地。最后冲刺一番，他溜进了那架大型飞机的掩护之下——就在第一个哨兵转身的前一刻。他们距离他不过两百码，正接近跑道的尽头。跑道——这意味着拉森和琼斯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他们的任务。

拉森向左瞥了一眼，证实了他的猜测——这是六架Ju-88轰炸机中的第一架。他爬上靠在飞机侧面的钢梯，然后从那里滑到机翼上。

拉森匍匐前进，背包举在身前，双手在里面摸索着，寻找两枚刘易斯炸弹和一个定时器。这架飞机体型庞大，他想确保万无一失，把它炸上天。他注意到几架Ju-88停放得非常密集。只要能引爆这架飞机的油箱，就能引爆下一架，再下一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他双手飞快地将两枚炸弹滑入预定位置，并把同一根引信塞进两枚炸弹里。一切就绪后，他转身看向最近的哨兵，能听到哨兵的钉鞋咔哒咔哒地朝他走来。拉森现在躺在容克飞机的机翼上，背对着来时的方向，琼斯在他面前。

拉森看着他的同伴听到脚步声靠近时僵住了，然后趴在了他选定的斯图卡轰炸机的机翼上。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好几枚还没放的炸药，在哨兵靠近时，他们强迫自己一动不动。不幸的是，琼斯和他所在小队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个烟瘾很大的烟民，当领头的哨兵向前走去时，他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哨兵身体僵硬了一下。他转头看向琼斯的方向。“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

哨兵盯着琼斯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看了好一会儿。琼斯竭力将身体贴紧坚硬的机翼，但机翼上沾满了露水，十分湿滑，他担心自己会滑倒。

“弗里德里希？”哨兵再次喊道，这次语气更加急切。

他从肩上取下步枪，拨开保险，将枪口抵在腰间。他保持这个姿势，伸手进口袋里掏出手电筒。

就在这时，一个无声的身影沿着轰炸机的机翼疾驰而来，掠过空中，重重地砸在德国人的肩膀上。拉森在落地的一瞬间，一手猛地将哨兵的头向左上方拽去，另一只手则将匕首刺入他的喉咙，残忍地向下压去。

哨兵倒下时，他的步枪落在地上，枪管撞击混凝土发出刺耳的金属碎裂声。

他的同伴哨兵惊恐地僵住了。他喊道，声音里满是惊恐：“奥利？奥利？”

垂死之人发出凄厉的喘息声，拼命挣扎着想要摆脱拉森的控制。片刻之后，拉森站起身来，手里紧紧握着死者的步枪。

“嘿！弗里德里希！是我！”他用流利的德语说道，“我像个傻瓜一样被自己的武器绊倒了。”

“笨蛋！”哨兵笑了，但笑声里带着一丝紧张。或许他已经注意到，拉森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像他认识的奥利。“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只有我笨手笨脚，”拉森回答道。

他扛起步枪，继续向前走去，仿佛在执行巡逻任务。两人相距十几步时，拉森看到哨兵犹豫了一下，手伸向武器。拉森动作流畅地拔出鲁格手枪，扣动扳机，一枪从腰间射出，这是他在“血腥杀戮学校”里学到的上海式射击技巧。子弹正中哨兵胸口，精准地穿透了他的心脏。

枪声的回响渐渐远去，拉森听到几百码外机枪阵地传来一声闷闷的警报。他冲进黑暗中，朝琼斯跑去，与此同时，机枪手呼叫探照灯，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扫射跑道。

一束探照灯划破黑暗。混乱的枪声响彻空军基地，紧张的守卫们朝着阴影处开火。虽然目前还没有人瞄准拉森和琼斯，但他们的任务显然已经失败。德国人会派出搜寻队寻找奥利和弗里德里希；两名哨兵失踪绝非儿戏。

拉森跑到琼斯身边，琼斯正蹲在一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下的阴影里。“计划有变，”他低声说道，“尽可能多地在飞机上安装炸药。我们需要制造一些干扰来掩护我们，这样我们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交给我吧……如果我们走散了，房车那里见。”

拉森一言不发，转身弯腰小跑着朝营房方向跑去。琼斯则迅速跑向剩下的飞机。当丹麦人接近跑道尽头的营房时，围栏上的一个障碍物升了起来。一辆德国敞篷吉普车——库贝尔瓦根——缓缓驶入。车上载着四名士兵，想必是来调查那声孤零零的枪响和两名失踪哨兵的。

拉森悄悄溜进了最后一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阴影里。他等着那辆车过来，右手紧紧攥着一枚已经拔掉保险销的手榴弹。他素有“手榴弹专家”之称——他酷爱这种武器，从不放过任何使用它的机会。当库贝尔瓦根接近第一架俯冲轰炸机时，他用德语喊了一声。

“蠢货！哨兵换岗还有三十分钟呢！”

库贝尔瓦根车减速了，拉森上前一步，扔出了手榴弹。手榴弹划出一道弧线，落在了敞篷吉普车的后部。瞬间，一声巨响撕裂了整辆车，锋利的弹片撕裂了它单薄的金属外壳，也撕裂了车内的人。库贝尔瓦根车在火焰的炙烤下继续翻滚了几秒钟，最终停了下来，一半车身悬在跑道旁浅浅的排水沟里。

车辆还没停稳，拉森就朝着最近的机枪阵地跑去，一边跑一边喊：“游击队员！快点！快点！快点！”

机枪手猛地将枪口转向拉森，但那声德语喊叫让他犹豫了一瞬。就在那一刻，拉森拔出鲁格手枪，从腰间射出三颗子弹，迅速击中德国机枪手。这是一次经典的“双击”——两枪打在身上，一枪打在头上，正如他所受的训练——机枪手向前倒下，趴在了枪上。

片刻之后，拉森跃入机枪阵地，将尸体甩到一边。他动作流畅地将Maschinengewehr 42机枪转身，用这支7.92毫米弹链供弹的武器开火射击。

他这么做的时候，卡斯特利机场顿时一片混乱。

第二章

1941年8月25日，大西洋，距北非海岸400英里处

在漆黑的海面上，一艘饱经风霜的渔船在油腻的波浪中摇晃——高耸的双桅杆、四张锋利的帆、垂直的船首和倾斜度极佳的船尾，都表明这是一艘古老却依然优雅的渔船。乍一看，船上空无一人，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几个模糊的身影正在漆黑的甲板上移动。

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船员们赤裸着上身，穿着五花八门的便服，身上都藏着半掩的武器——手枪、手榴弹、棍棒和刀具绑在腰带上，塞进裤兜里——以至于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群嗜血的海盗，而不是人们可能会在这样的船上看到的诚实渔民。

事实上，这艘神秘的船并非普通的布里克斯汉姆拖网渔船。它是一艘小型、秘密的英国军舰——一艘“Q艇”，其中的“Q”代表秘密和虚张声势，而这些行动往往违反了所有已知的和公认战争规则。

她经过精心挑选和改装，以适应此次任务，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极其细致的考量。布里克斯汉姆拖网渔船就其尺寸而言，这艘船坚固耐用，采用三层船体结构，外层铺设四英寸厚的木板，并用水泥覆盖至水线。经评估，该船适航性极佳，足以横渡变幻莫测的大西洋三千英里而不解体——前提是船员能够避开敌军并成功抵达目的地。

这艘八人船既有风帆也有发动机，非常适合在燃料有限的情况下进行长途航行，或者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夜间悄无声息的行动。由于船体是木质的，她可以航行于世界各大洋，几乎不受威胁钢铁船体的磁性水雷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来袭的敌机来说，她看起来就像一艘无害的渔船，根本不值得被轰炸或扫射。

然而，她那看似无害的甲板只需轻轻拉动操纵杆，几分钟内便可折叠起来，胶合板制成的驾驶室随即敞开，露出一门40毫米维克斯速射炮，能够以每分钟115发的射速发射高爆穿甲弹。两挺刘易斯机枪安装在甲板上特意降低的部分，这样就可以通过排水孔——也就是让水从甲板上流走的开口——进行隐蔽射击。

仿佛这还不够，她的甲板上还可以发射四门实验性的布莱克尔轰炸机迫击炮——一种主要为国民警卫队开发的短程反坦克武器。这些迫击炮配备20磅空爆弹，旨在对敌方潜艇进行近程攻击。最后，在甲板上方还搭建了一个仿制的瞭望台，作为舰员可以进行射击的

平台。他们用汤普森冲锋枪向下扫射——这种所谓的“汤米枪”深受 20 世纪 30 年代黑帮分子和 40 年代精英特工的喜爱。

理论上，如果敌方潜艇浮出水面并用甲板炮试图击沉这艘船，它也能与之抗衡。但战斗并非它的首要防御手段：它的主要防御手段完全在于诡计和欺骗。

简而言之，她是执行此类小规模游击行动的完美之选，而她目前正执行的正是这样的行动——将少数训练有素的精英特工深入敌后，进行破坏、掠夺、谋杀和盗窃。大约 2000 英里之外，有一个胆大妄为的目标，她的六名船员的任务是将其消灭，同时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英国——以及温斯顿·丘吉尔——承担任何责任。

为此，每位船员在出发前都签署了一份协议，承认一旦死亡或被俘，英国政府将与他们断绝关系。实际上，他们只能自求多福。被活捉的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他们很可能被当作间谍对待——遭受酷刑并被处决。事实上，船上的航海日志中最早的几条规定之一就是：“尽可能避免战斗，但要抵抗到最后一刻。”

考虑到这些文字潦草地写在托马斯·里德出版社印刷的标准精装*游艇航海日志*上，而且很多周末航海者都随身携带，这些文字显得格格不入。

今晚船上的气氛异常紧张——比迄今为止这段危险航程中的任何阶段都要紧张。这艘小船即将抵达她的第一个陆地。在她前方……黑暗笼罩着中立的葡萄牙领土马德拉岛，这座岛屿位于西北非海岸约四百英里处。这艘船计划驶入丰沙尔港——这无疑是对船员们机智和胆识的最大考验，更不用说伪装船的虚张声势和伪装了。

驾驶着那匹名为“侍女号”（*Maid Honour*）的马车（讽刺的是，这匹马的名字就叫“侍女号”）的，是一位身材纤细、相貌俊朗的男子，他的胡须遮不住嘴唇上那道被马咬过的疤痕。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格斯·马奇-菲利普斯或许会成为他梦寐以求的惊悚小说作家和职业骑手。但现在并非如此。世界正处于战争之中，而身经百战的敦刻尔克老兵马奇-菲利普斯上尉，正率领着一群匪徒和亡命之徒，执行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二战中首次可以否认的秘密行动。

在马奇-菲利普斯号前方，主桅下方，矗立着安德斯·拉森那醒目的身影。这位令人生畏的“丹麦维京人”一人，在战争中击毙的德国士兵数量几乎超过了其他任何同类士兵。然而，这位年仅二十岁的丹麦贵族子弟拉森，此时尚未经历过任何战斗。即将到来的任务将是他初尝战火的滋味。

为了进一步实施他们今晚将要使用的虚张声势和诡计，拉森升起了瑞典国旗。国旗在桅杆顶端飘扬——明亮的蓝色背景上，黄色的十字在微弱的天光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在马奇-菲利普斯征用“荣誉少女号”的几年前，她的主人曾将她改装成……这是一艘远洋游艇，

船上的六名船员伪装成一群前来度假的瑞典人。由于瑞典是中立国，这个掩人耳目的说法被认为合情合理，而且船上的瑞典国旗至少能增添几分真实感。

然而，拉森并不完全相信他们关于瑞典保持中立的说法。在从英格兰南部的普尔港启航之前，拉森爬上了六十多英尺高的桅杆顶端，在那里钉上了一块干海豚尾巴。他发誓说这是水手们给他的幸运符，而且他相信他们现在急需这块尾巴带来的好运。

“我们完蛋了，”拉森断言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们孤身航行，没有护航。我们毫无希望。”

拉森的悲观宿命论并非表明他缺乏参战的意愿，恰恰相反。尽管他年纪轻轻，却已是“少女荣誉号”上经验最丰富的海员之一。中学毕业后，他几乎是离家出走加入了商船队，并由此辗转来到英国。但从他在公海上的经历来看，他深信任何没有护航的船只都注定会沉没。

然而到目前为止，拉森的担忧显然是多余的。在没有任何护航、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且没有合格的领航员的情况下——出发前，马奇-菲利普斯几乎完全是自学了海上导航速成课程——“荣誉少女号”成功地航行了1267英里，到达了那个偏远的岛屿前哨站。他们需要在那里补充淡水和食物。甲板上下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目的是为了让这艘船在黎明和登陆时尽可能地看起来像一艘普通的瑞典游艇。

在拉森的阴影对面，杰弗里·阿普尔亚德中尉和格雷厄姆·海耶斯中尉正忙着将“荣誉少女号”的武器弹药藏匿起来。这些武器弹药必须藏得非常隐蔽。一旦进入马德拉岛的丰沙尔港，“荣誉少女号”势必会受到葡萄牙海军当局的严格检查。在这场迅速蔓延至全球的战争中，葡萄牙人——就像他们的西班牙邻国一样——竭力维护自身的中立地位。

人人都叫他“苹果”，阿普尔亚德是一位英俊潇洒的23岁约克郡小伙子。和马奇-菲利普斯一样，他也是一位自然爱好者，热衷于鸟类学。他体格健壮，身经百战，同样是参加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事实上，阿普尔亚德和马奇-菲利普斯的相遇纯属偶然，两人都曾在敦刻尔克血腥的海滩上躲进过一个散兵坑。马奇-菲利普斯和阿普尔亚德都痛恨敦刻尔克战役带来的无力感和失败感。他们发誓要对德军展开猛烈反击，而正是这次偶然的相遇，促成了如今这项大胆的行动。

马奇-菲利普斯是一位富有灵感和干劲的指挥官，他总是倾向于思考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这些特质使他非常适合这项任务。他的副手，阿普尔亚德，他是一位更冷静、更有条理的计划者和思考者，但同时也毫不逊色于其他人的勇敢和精神。

“荣誉少女号”的火炮藏匿起来，他是这艘小型舰艇的三副。海耶斯中尉与阿普尔亚德在约克郡的林顿沃夫村一起长大，两人从小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战前，海耶斯是一名木雕

师，他性格沉稳、魅力十足，却又无所畏惧，精力充沛。此次任务，他是应阿普尔亚德的亲自委派而被征召的。

为了帮助他们共同掩盖真相——这不过是一次瑞典之旅——马奇-菲利普斯招募了17岁的弗兰克·“巴兹”·珀金斯二等兵作为船员的第五名成员。巴兹这个绰号是他小时候起的，因为他的小妹妹还不会发“哥哥”的音，就叫他“嗡嗡”。巴兹金发碧眼，面容清秀，身材修长，他是“荣誉少女号”船长一位好友的儿子——这位好友不知怎么被说服，同意让儿子踏上这段危险的航程。

当他们接近葡萄牙水域时，巴兹被命令尽其所能地扮演一个船童的角色。

他在船上的另一项工作是维护船上唯一的发动机，使其保持良好运转——这项任务吃力不讨好，而且极其痛苦。这台动力不足的四缸汽油发动机极其不可靠，但巴兹不知怎么的，还是设法让它在风暴肆虐的一千多英里海面上航行了下来。

在出发前的几个月里，这些人都接受了以当时非常不符合英国传统的方式作战的训练——快速而残酷，不择手段。在赫特福德郡斯蒂夫尼奇以南，看似高雅的阿什顿庄园，革命性的“第六实验站”——也就是这个实验站的代号——他们被训练成“毫不畏惧地战斗，轻松地伤人、撕咬、伤害甚至杀人”。他们的教官是传奇人物威廉·费尔贝恩和埃里克·“比尔”·赛克斯，这两位老兵曾在当时蛮荒的上海条约港——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维护英国的利益。

在那座城市无法无天的海滨，以及蜿蜒曲折的街道和小巷里，费尔贝恩和赛克斯学会了如何在近距离伤人杀人。战争爆发后，他们被召回英国，将他们所掌握的一切传授给“少女荣誉号”的船员以及其他自愿执行类似任务的人。他们向威尔金森剑业公司定制了一把特制匕首，刀刃长七英寸，刀柄厚重，即使在潮湿环境下也能牢牢握住，护手可以防止手滑，刀刃锋利无比，刀尖呈尖锐的匕首状，便于刺击。

战争期间，大约有25万把这样的刀从威尔金森剑业公司位于伦敦的生产线上流产，每把刀的方形刀头上都刻着“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的字样。费尔贝恩和赛克斯教会了“少女荣誉”小队如何悄无声息地从背后接近目标，用手臂勒住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发出任何呼救声，同时猛地将他的头向侧面甩去，然后以凶狠的向下刺击，将刀刃深深地刺入颈部和肩胛骨之间的柔软部位。

他们演示了如果一条主要动脉被切断，人会迅速失去意识并死亡——几秒钟内就会溺死在自己的血泊中。费尔贝恩强调，最重要的是，在近距离作战中，没有比这更致命的武器了。比刀子更厉害，“而且永远不会用完弹药”。在他们后来被称为“血腥杀戮学校”的地方，

他们演示了无声绞杀的方法，如何用拳头或靴子一击击倒肾脏或脊柱等脆弱部位，以及如何像“上海式”那样快速致命地从腰间挥舞手枪。

他们强调，大多数手枪决斗都发生在极近距离，双方相距仅几英尺。他们演示了拔枪速度最快的人无疑会获胜，无论他的枪法多么精准。通过上海式拔枪射击——将枪托抵住髋部并以此瞄准——射手可以出其不意地击败对手。他们教授了双击射击法——先从髋部快速射出两颗子弹，大致瞄准目标躯干，使其丧失行动能力，然后再更仔细地瞄准头部补射一枪。

简而言之，他们强调在战争中，“容不得半点矫情”。第六站教的那些东西既不公平也不美好，但却确实有效。而安德斯·拉森就是其中之一，他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很快就适应了这所血腥混乱的学校。

但此时此刻，当太阳升起在波光粼粼的海洋之上，马奇-菲利普斯号驶向马德拉岛丰沙尔港时，最需要的就是诡计和欺骗。

登陆即将到来。

随着马德拉岛崎岖的轮廓映入眼帘——岛上的火山峰最高峰超过6000英尺——就连拉森也被说服丢弃并藏匿了他所有的武器。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瑞典语，这位金发碧眼的男子丹恩和会说一点瑞典语的海耶斯，以及“舱房男孩”巴兹，将带头实施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骗局。

掩护文件被匆匆收集起来，其中包括伪造的护照和海员证件，所有这些文件都表明船员是进行跨大西洋旅行的瑞典平民。

武器藏好，文件准备妥当，*侍女号*驶入了位于岛屿南端的看似宁静祥和的港口。圣克拉拉教堂那醒目的白色尖顶仿佛在守护着港口的防波堤，防波堤像一条弯曲的手臂一样伸入海湾深处。但马奇-菲利普斯担心的却是其他窥视的目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德拉岛曾引起德国人的注意，如今想必又会重蹈覆辙。

1916年12月，德国潜艇U-38悄无声息地驶入丰沙尔港，用鱼雷击沉了三艘英国和法国船只。随后，它又用舰炮轰击了这座城市，最终被岸防炮火迫使撤退。在那场战争中，葡萄牙与英国并肩作战，德国敌人在葡萄牙所有领土上都不得安宁。但此时，到了1941年8月，葡萄牙保持中立。与许多中立国一样，其首都里斯本也充斥着德国间谍。同样，位于大西洋中部战略要地的丰沙尔港也必然有不少敌方特工。

如果“荣誉少女号”的真实性质和目的被发现，一艘装备精良、藏匿了大量武器的英国秘密侦察船将会……他们在这里绝不会受到欢迎。船只将被扣押；船员将被逮捕、监禁，并且

彻底失去英国政府会前来营救的希望。但如果不补充淡水和食物，船员们根本无法完成接下来两千英里的艰辛航程。

要么去丰沙尔港，要么就彻底失败。

按照马奇-菲利普斯的命令，船只缓缓停了下来，并在防波堤的背风处抛锚。*现在，只能等待了。*

最先出现在水面上的是传统的“舢板船”，船员都是当地人，船上载着新鲜食品——水果、鸡蛋和蔬菜——卖给来访的水手。但在这群船只中，船员们辨认出了一艘线条流畅的葡萄牙海岸警卫队巡逻艇，艇上还有身着制服的官员。

那艘小艇迅速向他们驶来。拉森完美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故意操着一口浓重的口音，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迎接葡萄牙船长登船，这似乎让船长相信这的确是一艘瑞典船。船长在假驾驶室旁徘徊了许久，气氛紧张——只需轻轻拉一下操纵杆，那门40毫米维克斯QF炮就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尽管有假门，但“驾驶室”只能从下方进入，如果船长要求进去看看，拉森就得编造一个荒唐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打不开。

幸运的是，拉森在海耶斯和巴兹·珀金斯的协助下，成功地带领海岸警卫队避开了主要危险区域。检查结束后，丰沙尔当局似乎对这艘船的情况感到满意。船员们声称这是一艘普通的游艇，船员来自友好中立国瑞典。海岸警卫队队长敦促船员们带上航程所需的一切补给，在他们完全伪造的证件上盖章，并祝他们“一路顺风”。

少女荣誉号“经受住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她的骗局成功了。船员们匆忙补充给养后，立即再次扬帆起航，向南驶向西非海岸。清新的信风推动着船只飞驰，船员们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葡萄牙水域。离开丰沙尔两天后，“少女荣誉号”的航速达到了七八节。一天后，航速突破了十节，船员们得以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一些飞鱼误打误撞地钻进了船的索具里。

“荣誉少女号”平均每天航行146英里，继续向南疾驰。当她接近佛得角群岛时，被迫转向西行，以便避开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随着德军在法国取得胜利，相当一部分法国民众选择与德国侵略者结盟。维希法国成立，与轴心国结盟的法国领土囊括了法国南部的大片地区以及众多海外殖民地。塞内加尔落入维希法国之手，驻扎在塞内加尔达喀尔海军基地的法国殖民海军也同样如此。众所周知，维希法国政府极度反英。

1940年9月，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扬帆起航，准备以武力夺取塞内加尔，以防维希法国守军屈服。他们拒绝投降。在“威胁行动”中，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率领两艘战列舰、数艘巡洋舰、护卫驱逐舰和运兵船围攻达喀尔海军基地。但维希法国守军利用岸防炮以及自

身的轻巡洋舰“乔治·莱格”号和“蒙卡尔姆”号击退了进攻。在一百多架岸基战机的支援下，英国特遣舰队最终被击退。

十一个月后，塞内加尔仍处于维希法国的控制之下，其舰队依然是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因此马奇-菲利普斯才绕道西行，避开塞内加尔海域。正当他最不需要的时候，“荣誉少女号”却漂出了南风带，陷入了无风带。她当时仍在佛得角群岛以北约三百英里处，完全处于从达喀尔港出发的维希法国军舰的拦截范围内。“荣誉少女号”成了待宰的羔羊。如果敌舰驶入地平线，由于被困在无风带，其动力不足且不可靠的汽油发动机几乎无法提供任何逃脱的机会。

马奇-菲利普斯敦促船员们时刻警惕海天，轮流站岗，每班六小时休息六小时。尽管所有人都因持续不断的警戒而疲惫不堪，但他们现在最不能冒的风险就是让敌舰在他们亮出伪装、架起火炮之前悄悄靠近。

侍女号距离马德拉岛还有六天的航程，仍然被困在无风的平静海面上，这时桅顶防火平台上的瞭望员发出了可怕的警告。

“左舷前方有船！左舷前方有船！”

两艘船距离太远，尚无法辨认，但其中一艘显然是商船，而另一艘则有着战列巡洋舰那令人不寒而栗的轮廓。从它们的航行方向来看，极有可能是维希法国的船只。如果是这样，那么这艘战舰必定是“乔治·莱格”号或“蒙卡尔姆”号。这两艘排水量约9000吨的轻巡洋舰，最高航速可达31节，配备9门152毫米主炮和24门40毫米炮。

那艘巡洋舰似乎没有办法从他们身边经过。事实上，马奇-菲利普斯越是仔细研究远处那艘军舰指挥官设定的航线，就越发确信它正朝着拦截他们的方向航行。

少女荣誉号的船长权衡着各种选择。他们或许能在丰沙尔港骗过几个葡萄牙海岸警卫队官员，但维希法国巡洋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便她从远处无法将“少女荣誉号”识别为敌舰，也一定会派出登舰检查队进行彻底检查。

马奇-菲利普斯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行动。显然，欺骗的时机已经过去。

“上炮！”他喊道，“上炮！”

甲板上人影飞奔。模拟驾驶室被拆除，维克斯40毫米炮装填完毕并对准目标。它的精确射程约为4000米，但其两磅炮弹能对一艘拥有120毫米厚侧装甲的维希法国巡洋舰造成多大破坏，尚待商榷。刘易斯机枪被取出，船员们各就各位，等待敌舰进入射程。

马奇-菲利普斯决心第一个开火，但他只有在确认这确实是一艘敌舰之后才能这样做。即便如此，“少女荣誉号”被击沉也只是时间问题。安德斯·拉森那句可怕的预言——*我们完了；我们没有护航；我们毫无希望*——似乎即将被残酷地证实。

于是，这六个人就这么等着，躲在武器后面，决心拼死一搏。

第三章

就在“少女荣誉号”的船员们等待着一场看似致命的冲突之际，伦敦最高层也正上演着一场权力斗争，而这一切都与这艘小船的大胆任务息息相关。随着英国远征军从法国海滩撤退，丘吉尔向他的参谋长们下达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命令：“准备好猎杀部队，进行一场血洗式的恐怖统治。”

在丘吉尔的命令下，英国军队被委以重任，执行一项并非他们擅长的任务——组建一支突击部队，以各种可能的手段对敌人进行游击战。“少女荣誉号”上的每位官兵都是丘吉尔的“特勤志愿者”，而马奇-菲利普斯被赋予了“绝对权力”来挑选人员。他挑选的都是与他自身形象相符的人：热情似火、桀骜不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并且对既定的军队等级制度不屑一顾。

事实上，马奇-菲利普斯及其整个团队的权力并非来自正规军，而是来自一个在丘吉尔铁腕统治下诞生、完全秘密组建的组织。1940年夏天，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批准成立了这个高度机密的组织。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职责远不止于屠杀和撤离。它的使命是点燃敌占区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尽可能地发动颠覆和破坏行动。

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并非隶属于英国军方。它由经济战部组建，更像是秘密情报局（SIS）的一个独立分支机构。其存在极其隐秘，甚至使用了一个听起来无害的掩护名称——“跨部门研究局”。那些在其位于伦敦贝克街64号那栋毫不起眼的灰色总部工作的人们，对SOE的称呼五花八门，有“公司”、“组织”，或者或许最贴切的“骗局”。

官方层面上，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并不存在，其特工和任务也并不存在，这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侍女号”的关键船员——马奇-菲利普斯、阿普尔亚德、海耶斯和拉森——在前往非洲之前都经过了详尽的审查和甄别，并以极其保密的方式签订了合同。

《官方保密法》由四位《少女荣誉》的坚定支持者签署，该法警告他们：“任何人违反 1911 年和 1920 年《官方保密法》的轻罪，一经定罪或起诉，将被判处监禁，可附加或不附加强制劳动……”

拉森的“会议记录表”详细记录了他接受特别行动执行处审查的情况，上面写着他是“丹麦人——通过了军情五处和苏格兰场的审查”。负责审查他的军情五处官员斯特朗上尉在描述拉森时写道：“没有任何不利记录”——也就是说，在这位即将加入特别行动执行处的新兵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负面痕迹。

特别行动执行处严格遵循“按需知情”原则，不受正规军错综复杂的规章制度约束。繁文缛节。为了防止银行和工资单留下任何纸质痕迹，其特工的报酬都是现金支付。它拥有一个类似詹姆斯·邦德电影中那种阴险狡诈的部门，专门制造爆炸公文包、伪装成钢笔的手枪，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创新性武器来伤害敌人。

事实上，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成立是为了执行那些被认为政治上过于激进、非法或丧尽天良，以至于无法被英国主流体制所接受的行动。这是丘吉尔对其“焚毁敌国领土”命令的回应——尽管他或许从未想到，他那非同寻常的动员令最终竟会以一艘满载着形形色色海盗和亡命之徒的木制拖网渔船的形式，航行半个地球。

除了是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外，“荣誉少女号”的船员还是秘密特工，直接受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指挥。“荣誉少女号”目前的行动最初是由马奇-菲利普斯和阿普里亚德在SOE大楼的深处构思出来的，他们与SOE的行动和训练主管科林·麦克维恩·古宾斯准将（大家都更熟悉他的代号“M”）共同商讨。

前一年，古宾斯被派往挪威，组织突击队开展游击战，以阻击德军的推进。他们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埋设地雷，尽可能地制造破坏和混乱。在挪威，古宾斯精通了游击战的技艺，并且是游击战的坚定拥护者之一。在他看来，“荣誉少女号”的任务完全符合游击战的理念。

但当温斯顿·丘吉尔批准成立特别行动执行处（SOE）时，他并未预料到这会在某些圈子里引发如此强烈的不满和愤怒。M在训练特工之后，却在实际部署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难题。“少女荣誉部队”也不例外。在为该部队的首次任务——也是SOE的首次秘密行动——制定各种方案时，M不仅遭到了英国军方高层的强烈反对，还遭到了丘吉尔主要政治对手的阻挠。

“荣誉少女号”船长和船员的无法无天，更不用说他们的作案手法和意图了，因此设法禁止他们参加所有欧洲战区的行动——但禁止他们参加非洲战区的行动。

古宾斯以及所有参与策划此次任务的人都明白，风险极高。如果“少女荣誉号”的船员们成功完成当前任务，那就证明特别行动执行处（SOE）那种高风险、完全无视国际法的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并且能够取得惊人的成果，获得巨大的回报。但如果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

这艘小型Q船目前在西非海岸附近陷入平静，它的目标位于东面约两千英里处，在西班牙殖民地费尔南多波岛（现称比奥科岛）这个小型岛国。费尔南多波岛位于几内亚湾——

—非洲的“腋窝”——拥有圣伊莎贝尔港，其战略重要性与“荣誉少女号”最近补给停靠港丰沙尔港不相上下。

英国当局担心圣伊莎贝尔港被德国潜艇用作秘密补给点，这些潜艇正伺机袭击沿非洲海岸航行的盟军船只。突袭圣伊莎贝尔港的行动可能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因为至少在理论上，西班牙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该地区近期的事态发展让古宾斯准将、温斯顿·丘吉尔及其战时内阁确信，如果能够完全否认，这样的突袭或许值得冒险。如果一切顺利，对于急需战争正面消息的英国而言，这也将是一次极其宝贵的宣传胜利。

北非沙漠的战争正酣，胜负难分。空中掩护对于交战双方——英国和德意轴心国——的命运都至关重要。由于地中海地区受到敌方潜艇和战机的威胁，将飞机和零部件运往北非最安全的途径是通过护航船队抵达英国在西非的港口，然后再从那里空运到仍由英国控制的北部机场。

或者说，至少曾经是这样。但到了1941年夏天，德国U型潜艇在西非沿岸的袭击威胁到了这些护航船队的安全——其中许多船队被迫绕道数千英里，横跨大西洋。

西班牙弗朗哥将军领导的长枪党政府被视为新法西斯主义政权，并且是轴心国的热情支持者，尽管他们行事隐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意大利军队曾与弗朗哥的军队并肩作战，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也提供了毁灭性的空中支援。简而言之，尽管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口头上信奉其大肆吹嘘的中立，但费尔南多波岛的圣伊莎贝尔港却被怀疑是德国潜艇秘密加油和重新武装的仓库。

更令人怀疑的是，有三艘敌舰——一艘悬挂着德国纳粹万字旗，一艘悬挂着意大利国旗——似乎长期停泊在圣伊莎贝尔港。其中最大的“奥斯塔公爵夫人号”是一艘8000吨的意大利客货两用船，船员均为意大利人，约有40至50人。船舱里塞满了贵重的军需品，包括铜锭，以及一些船长拒绝透露更多细节的物资。

西班牙国家安全局（SOE）已获得该船的货物清单副本，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缺失的那一页：“转发的货物清单共有六页，”SOE报告说，“但据了解，第七页缺失了……西班牙港务局要求船长提供缺失的那一页的副本，但船长拒绝提供，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公爵夫人号”船长一再拒绝透露清单第七页所列货物的性质，这加剧了人们的猜测，认为他的船实际上运载的是武器，甚至可能是德国潜艇的备用零件。

停泊在圣伊莎贝尔港的第二大船只是一艘现代化的德国拖船，名为“利孔巴”号，排水量200吨，配备德国船长和船员。“利孔巴”号是前往受损U型潜艇的理想船只。救援人员将她拖到最近的隐蔽热带泻湖或“中立”港口避风。停泊在“利孔巴”号旁边的是一艘豪华游艇“比邦迪”号，据推测也是一艘德国船只。

无论这三艘船及其船员可能在做什么——怀疑他们与西班牙港口当局串通一气——都决定必须阻止他们。

特别行动处（SOE）的成立完全是为了让其行动能够被英国政府否认。显然，任何突袭圣伊莎贝尔港并摧毁三艘敌舰的任务都必须由SOE特工执行——因为任何此类任务都需要绝对保密和完全否认。

在特别行动执行处（SOE）总部，曾考虑过多种突袭方案——代号“邮政局长行动”。从空中轰炸这些船只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英国战机很容易被识别。这种肆意违反中立的行为几乎肯定会激怒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之后葡萄牙很可能也会被迫效仿，这将对英国在战争中的命运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潜入港口，击沉停泊在那里的船只，是下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选择，但这并不能一举击垮它们。港口相对较浅，底部是坚实的岩石，像“奥斯塔公爵夫人号”这样大小的船只只会沉入海底几英尺。修复并重新浮起它并非不可能，德国拖船或许也能做到。因此，这次任务变成了一项“速战速决”的任务——旨在解救这些船只。并将它们秘密送到英国人手中，而英国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这次突袭行动的计划是，马奇-菲利普斯驾驶他的船在夜幕掩护下驶入圣伊莎贝尔港，然后他和他的手下将制服船员，夺取船只，炸毁锚链，然后将它们秘密转移到几内亚湾对岸约 1500 英里处最近的英国港口之一。

如果被发现，“荣誉少女号”会伪装成一艘普通的渔船，尽管它配备了一些对于这类船只来说不同寻常的武器。如果被俘——这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荣誉少女号”或许还能继续维持其瑞典籍的身份。如果船员中有人被活捉——死亡远比死亡好；像所有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特工一样，船员们都携带了被戏称为“圣餐”的秘密物品，一种藏起来的自杀药丸，以备被俘时服用——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掩护身份。如果所有这些措施都失败了，英国政府将会强烈否认这次任务，并将责任归咎于“叛乱分子”，指责他们未经官方授权就发动了这次袭击。

乍一看，这样的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看看港口的防御工事，失败的可能性极大。有报告称，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武器装备抵达费尔南多波岛。该岛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德国和英国都垂涎的目标——因为谁控制了费尔南多波岛，谁就几乎控制了几内亚湾。西班牙在岛上驻扎了四十名军官，指挥着……约有五百名本地士兵，另有一百多名欧洲国籍的预备役人员，必要时可征召。

岛上部署了十几门4英寸火炮，圣伊莎贝尔镇的海关大楼、兵营和主要公共建筑都架设了机枪，可以俯瞰港口。该岛的西班牙总督是出了名的亲纳粹分子，因此对英国的利益抱有敌意。

毋庸置疑，如果“荣誉少女部队”真的抵达费尔南多波岛，他们的任务将几乎违反所有战争规则。这次秘密行动将构成公海上骇人听闻的海盗和绑架行为；它将侵犯西班牙的“中立”地位；而且，由于这些袭击者没有穿制服，如果被俘，他们“理应”被视为间谍。

如果马奇-菲利普斯计划得逞，英国——丘吉尔——就必须能够完全否认知情和承担任何责任。否则，西班牙可能会被激怒，从而允许德国入侵英国领土直布罗陀及其重要港口。如果德国占领直布罗陀，那就意味着地中海战争几乎已经失败；战败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必须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说明两艘德国船只和一艘意大利船只究竟是如何落入英国人手里的。M与当时特别行动执行处（SOE）驻海军部的联络员伊恩·弗莱明（后来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作者）密切合作，着手策划这样一个骗局。最终，M、弗莱明和其他知情人士商定的掩护故事由几个复杂且环环相扣的要素组成。

驻扎在尼日利亚西非港口拉各斯的英国驱逐舰“紫罗兰”号将驶入几内亚湾，拦截这三艘已被“截停”出港口的船只。官方宣称，意大利和德国船员发动叛变，自行切断锚链并驶离港口。官方行动中，“紫罗兰”号将在国际水域扣押这些船只及其船员，并将他们押送至拉各斯港的英国拘留所。

在这个掩护故事中，知情权和令人信服的戏剧效果至关重要。紫罗兰号的舰长会收到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密封命令，并被告知只有在出海后才能打开。直到启航之前，他都不会知道任务的性质。他的所有军官和船员都会被蒙在鼓里，相信他们的任务是拦截一支真正的“敌方舰队”，而全副武装的登船队将被派往船上解除所有人员的武装并制服他们。

紫罗兰号的舰长就要发出一条加密无线电消息：“邮政局长成功”。这将触发下一阶段的掩护行动，该行动由伦敦方面策划。英国广播公司（BBC）将以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播出一则报道，内容基于海军部发布的新闻稿。报道将详细描述三艘敌舰如何被一艘皇家海军军舰拦截。船员们因费尔南多波岛上的低薪和恶劣条件而发动叛变，这些船只被作为战利品扣押。

*

这次秘密突袭行动及其掩护故事的成功至关重要。鉴于此，M在最近几周多次前往位于普尔的“少女荣誉部队”基地视察。因此，他确信，如果说有人具备完成此类任务所需的训练、技能和胆识，那非马奇-菲利普斯及其队员莫属。

然而，海军部始终对这支被视为“定时炸弹”的部队心存疑虑。就在“少女荣誉号”启航前不久，伊恩·弗莱明被派往普尔进行独立调查。无论弗莱明对“少女荣誉号”部队的结论如何，海军部都选择不阻拦他们前往费尔南多波岛——或许他们认为，如果让这些袭击者执行如此异想天开的计划，远离家乡，他们也造成不了多大危害。

然而，就在“荣誉少女号”驶向目标之际，其他强大的势力却密谋阻挠她。海军南大西洋总司令威利斯海军上将——“荣誉少女号”当时正航行于这片海域——在得知她即将执行的任务后十分不满。英国陆军西非总司令吉法德将军对突袭费尔南多波岛的计划更是深恶痛绝。两位指挥官都担忧“邮政局长行动”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荣誉少女号”在西非附近海域风平浪静，吉法德将军和威利斯海军上将也向伦敦明确表示，他们认为风险是不可接受的，两位指挥官都不太愿意协助进行这样一项可能会改变战争走向的任务。

当然，对于“少女号”上的船员来说，失败的后果将更加直接和致命。或许不可避免地，在特别行动执行处（SOE）成立约12个月后，希特勒得知了它的存在，以及它派遣特工深入敌后的任务。针对SOE早期的活动，希特勒下达了一道令人不寒而栗的命令，要求SOE特工及其抵抗组织成员消失在“夜与雾”之中。

被俘的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特工将不被怜悯。在遭受难以言喻的酷刑后，他们将按照元首的指示，用钢琴线被绞死，以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死亡时间，并使其遭受羞辱。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是震慑他人；二是榨取这些特工的每一滴情报，以协助追踪他们的SOE同僚。

当“荣誉少女号”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一艘军舰快速逼近时，船员们担心他们即将消失在夜色和浓雾之中。

第四章

马奇-菲利普斯——那个在“侍女号”轮舵旁，激励部下奋力抵抗却徒劳无功的男人——也被称为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特工W.01。“W”代表西非，即他被部署的地区；“01”表示他是第一位被派往该地区的SOE特工。“0”前缀也表明马奇-菲利普斯是一名“零级”特工，这意味着他接受过训练并持有执照，可以使用一切手段消灭敌人。

但此时马奇-菲利普斯消灭敌人的手段却十分有限。尽管他在航海日志中下达了命令——*尽可能避免战斗，但要抵抗到最后一刻*——“荣誉少女”号似乎已无力回天。由于海面平静，她那台小型且不可靠的发动机根本无法驱动她逃窜。她别无选择，只能坚守阵地，与快速逼近的“拉加利索尼埃”级巡洋舰的强大火力正面交锋。

至少马奇-菲利普斯推测，这艘神秘战舰的身份就是如此。当他用望远镜扫视甲板时，他注意到上层建筑前方的双联炮塔里装有巨大的火炮，后部的炮塔位置比前部的炮塔更高，这样它们就能同时发射威力巨大的齐射。特工W.02和W.03——也就是阿普尔亚德海耶斯和海耶斯同样确信，这一定是维希法国军舰中幸存下来的一艘，它曾参与了英国对达喀尔发动的失败的“威胁行动”。

强大的战列巡洋舰分分秒秒地逼近那艘小巧的Q舰。五双眼睛扫视着这艘舰艇，试图找出它的身份线索，紧张的气氛不断升级，所有官兵都坚守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

就在这时，那些手持望远镜的人注意到了一个异常之处。随着她逐渐靠近，船首划破水面，激起一道白色的浪花，人们这才看清，这艘神秘舰艇比法国巡洋舰更大更强——更像是一艘完整的战列舰。排水量9000吨的“蒙卡尔姆”号和“乔治·莱格”号肯定比这艘驶来的舰艇小得多，后者看起来更像是一艘3万吨级的庞然大物。舰体中部的巨大上层建筑也与现代法国“拉加利索尼埃”级巡洋舰流畅低矮的外形格格不入，近乎垂直的船首也同样如此。

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船上飘扬的白船旗的独特形状——白底红十字，一角饰以英国国旗——这一定是英国制造的。

“少女荣誉号”甲板上响起了一阵如释重负的欢呼声，船员们得知了这艘军舰的可能身份。

马奇-菲利普斯在航海日志中的记录风格简洁明了，通常淡化了当时的情形：“下午 4:30 从霍夫出发。登船接受讯问。英语。”

在战舰炮火的掩护下，一支全副武装的小队被派往“荣誉少女”号战列舰，审问了舰长。马奇-菲利普斯表现得非常出色，令登船部队指挥官十分满意，他和他的部下被邀请登上英国战列舰。五名意志坚强的水手享受了热水澡、饮料和新鲜食物，之后双方各退各家，船只各自启程。

但“侍女号”接下来的航程远非一帆风顺。当她绕过非洲西侧凸起，开始向东驶往几内亚湾时，气温飙升至令人难以忍受的华氏135度（约摄氏57度）。船只时而陷入无风状态，时而酷热难耐，引擎也频频发生故障，淡水和食物都成了大问题。经验丰富的海员拉森想出了解决食物短缺的办法——自制鱼弹。他从船上的一盏乙炔灯（一种燃烧乙炔气体的灯）中取出一块碳化钙，将其放入一个旧但光亮的铁罐中，然后把整个罐子扔进了海里。

“看！瓦奇！”他朝船员们喊道，“鱼排上来了！”

温暖的海水里生机勃勃，尤其是成群的梭鱼。它们被锡片缓缓下沉时闪闪发光的亮片吸引而来，随后海水与碳化物接触，剧烈爆炸，释放出乙炔气体。被爆炸震晕的鱼儿浮到水面。人们将它们收集起来，用棍棒敲打致死，剖开内脏，然后送到船舱的厨房，进行鱼片处理和烧烤。

凭借这种非常规的办法，再加上风力最终增强，船员们得以维持航行，最终“荣誉少女号”抵达了目的地港口——英国的拉各斯港。尼日利亚殖民地（途经塞拉利昂）。“荣誉女仆号”完成了超过3000海里的史诗般航程。

正如拉森在日记中记录的那样：“我认为毫不夸张地说，在一艘小船上完成这项壮举实属不易。这是近年来同类壮举中最出色的之一。”

他们的目标地点费尔南多波岛位于几内亚湾以东四百英里处。圣伊莎贝尔港和三艘敌舰已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又有六名“少女荣誉部队”的骨干成员被空运到拉各斯，以增援现有的“邮政局长行动”小组——其中包括莱斯利·普劳特，他成为该小组的第四名军官。普劳特曾是橄榄球和拳击的少年冠军。中学毕业后，他接受了机械师的培训，但在战争爆发后加入了军队。他曾在法国与阿普尔亚德并肩作战，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是通过私人推荐入伍的。

普劳特身边还有五名级别较低的特工——托马斯·温特、欧内斯特·埃维森、乔克·泰勒、丹尼斯·托特纳姆和自由法国人安德鲁·德斯格朗日。除了这11名“少女荣誉”特工外，还有6名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特工常驻拉各斯，使特工总数达到17人。其中一人，代号W.10的伦纳德·盖斯，已经在推进“邮政局长行动”的目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盖斯并非“O”级特工，因此与“少女荣誉”特工不同，他没有接受过杀人训练。盖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SOE特工擅长的是诡计、欺骗和诡计等微妙的技巧。

吉斯伪装成英国政府信使，向位于圣伊莎贝尔港的英国领事馆递送邮件，被派往费尔南多波岛。在那里，他忙着划着小船在酷热的港口来回运送“邮件”，并在三艘目标船只的锚链旁停下来，假装喘口气。在此过程中，他设法用手掌测量了每条锚链的粗细——这对于解开船只的锚链至关重要。

突击部队容不得半点差错。所有炸药必须同时爆炸，才能保持至关重要的突袭奇袭效果。但如果任何一个炸药未能引爆或切断目标链条，重新布设炸药将耗费宝贵的几秒钟。一旦听到第一声爆炸，舰上的船员和港口防御部队肯定会察觉到袭击者的存在。

马奇-菲利普斯对目标和港口防御工事研究得越深入，就越发清楚地认识到，“荣誉少女号”虽然非常适合潜入港口破坏船只，但却几乎无法将它们拖走。由于敌方船员可能被锁在甲板下，想要劫持像“奥斯塔公爵夫人号”这样的船只，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拖船将其拖出港口，驶向公海。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利孔巴号”以及停泊在它旁边的游艇。

幸运的是，拉各斯港停泊着一些非常适合这项工作的船只。其中一艘是强大的英国拖船“火神号”，船长是一位能力出众且乐于助人的船长。指挥官是拖船船长科克。邮政局长行动计划被重新修改。“火神”号将用于拖曳大型客货两用船“奥斯塔公爵夫人”号。与此同时，一艘较小的拖船“纽尼顿”号，由古德曼中尉指挥，将拖走德国船只“利孔巴”号。之后，拖船将把各自的船只拖到预定地点，与英国驱逐舰“紫罗兰”号会合。届时，英国可以正式“扣押”这些船只及其“叛变”的船员。

“奥斯塔女公爵”号上有八名军官和约四十名船员，“利孔巴”号也同样由德国军官指挥。一旦突袭的奇袭优势丧失，“奥斯塔女公爵”号上的水兵尤其能够组织起持续的防御，甚至可能在双层钢甲板上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此外，岸上还有数百名西班牙士兵、当地士兵和警察。考虑到袭击者人数上的绝对劣势，“邮政局长行动”计划中还加入了更多欺骗手段，以期稍微扭转战局。

第二名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W.25 理查德·利佩特，被派往费尔南多波岛，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利佩特伪装成英国贸易公司约翰·霍尔茨圣伊莎贝尔办事处的商人，他的任务是设法在袭击当晚将意大利和德国军官从各自的船上救出。他们希望，没有了军官的指挥，船员们在面对全副武装的英国海盗突击队时，抵抗会减弱。

利佩特开始积极与人交往，尽可能地讨圣伊莎贝尔当地居民的喜欢。尤其重要的是，他他们四处搜寻那些可能反佛朗哥、反长枪党的西班牙人——那些可能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军作战的人。这类西班牙人或许会同情马奇-菲利普斯及其同伙所策划的那种破坏和阴谋诡计——尽管利佩特和所有参与“邮政局长行动”的人一样，只掌握了完成自己任务所需的信息。

利佩特与圣伊莎贝尔五金店的助理经理，一位名叫阿贝利诺·佐里利亚的年轻西班牙人结下了友谊。佐里利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多次羽毛球比赛或在圣伊莎贝尔港口漫步的过程中，利佩特推断佐里利亚同情英国的事业。利佩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费尔南多波岛的西班牙总督索鲁拉斯失去影响力。索鲁拉斯的警察和士兵对英国领事馆进行着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

这种敌对的审查极大地阻碍了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利佩特和盖斯以及领事馆内其他参与“邮政局长行动”的人员的工作。特别行动执行处最终想出的对付总督的方法是屡试不爽的勒索手段。他们发现总督有一个当地的情妇——一位非常漂亮的黑人非洲女子。总督毫不知情的是，在他可能还有其他计划之前，有人拍下了他赤身裸体地在楼上浴室里用浇水壶给情妇洗澡的照片。

总督在看到那些不利的照片后，同意立即停止对费尔南多波岛上英国人的任何监视。他甚至被说服允许……他曾多次驾驶私人飞机飞越港口，据称是为了拍摄港口的“风景优美”的照片。

这些照片被送回拉各斯，并用于向马奇-菲利普斯及其团队汇报情况。根据这些照片，他们确定了三艘船的确切位置，以及港口周围西班牙守军部署的机枪和4英寸大炮等关键建筑。他们还找到了当时居住在费尔南多波岛上的英国随军牧师的住所，计划在进攻当晚从那里发出预先安排好的消息，向西班牙方面发出信号，允许突袭者进入港口。

但利佩特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在袭击当晚让德国和意大利军官下船。他最终想出的计策是在圣伊莎贝尔岛一家最好的餐厅举办晚宴，邀请当地所有名流——包括船上的军官——参加。为了转移英国人的怀疑，利佩特的西班牙朋友佐里拉同意担任晚宴的表面上的人。他还同意让岛上德裔知名医生海因里希·卢尔也卷入其中，让他假扮成支付晚宴费用的人——而实际上，卢尔支付的钱是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资金。

特工盖斯——代号W.10，就是那个划着小船在港口里测量锚链宽度的家伙——负责在袭击当晚引导拖船靠岸。假设利佩特成功将军官们引诱上岸，他和盖斯就足以完成“邮政局长行动”中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这两个环节，M以及特别行动执行处总部的所有人都认为，这次任务的成功率会大打折扣。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几率——如果没有成功，就不会获得批准。

在最后一项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中，马奇-菲利普斯和他的特工小队被派往尼日利亚内陆，深入丛林腹地。在那里，在一个名为奥洛科梅吉的丛林小村落，他们加入了一所秘密的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学校，该学校专门训练非洲黑人进行游击战。“邮政局长行动”

计划要求从船侧而非岸边炸断锚链，以确保突袭部队不会踏上西班牙的土地。突袭队员们使用塑性炸药炸断了不同直径的锚链，同时力求将爆炸对船只本身的损害降到最低。

铰链式“手镯”炸药被证明是最有效的。三个这样的炸药可以套在锚链上，装上雷管和引信，并用导线连接，使其同时爆炸。但即便所有炸药都爆炸并切断了锚链，仅仅是转移“*奥斯塔公爵夫人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她是一艘7872吨的无舵沉船，需要通过通往外海的唯一一条狭窄航道，从浅水港拖出。

“*奥斯塔公爵夫人号*”全长464英尺，对于岸基炮兵来说，它无疑是一个显眼的目标，尤其因为它停泊在距离港口仅一百英尺左右的地方，极易受到4英寸炮的攻击。在几种最糟糕的情况下，船员们可能会把自己封锁在钢制甲板下方，而岸基守军则会用炮火猛烈轰击舰桥。

更令人担忧的情况是，锚链无法爆破，导致船只无法起航。另一种情况是，袭击者在抵达目标船只之前就被发现并遭到攻击——守军的四英寸炮足以对拖船造成严重损伤。还有一种情况是，拖船无法将船只驶出浅水港，导致船只搁浅。如果西班牙船只驶入港口封锁出口，袭击部队将被困住，届时所有火炮都可能转向攻击他们。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邮政局长行动”的策划者都认为失败的概率远远大于成功的概率。尽管M和他在伦敦的政治幕僚仍然认为值得冒险，但两位实力强大的地区指挥官却始终不为所动。威利斯海军上将和吉福德将军多次致电伦敦，并以其他方式明确表示，他们“不同意，再说一遍，不同意”执行这项行动。

当伦敦方面下达明确命令，要求进行这次突袭，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时，威利斯海军上将默许了，并批准了皇家海军参与此次任务。

但两人中更为顽固的吉福德将军在最后一刻找到了挫败“邮政局长行动”的办法。马奇-菲利普斯估计他需要17名额外人手，既用于协助拖船操作，也用于执行突击行动。吉福德将军被要求提供这些额外人手，但他只对“少女荣誉部队”表示“祝行动成功”。至于派遣任何陆军人员参与“邮政局长行动”，他断然拒绝了。

距离任务预定展开仅剩几天，马奇-菲利普斯手下却只有所需兵力的一半。温斯顿·丘吉尔及其战时内阁成员全程听取了任务进展情况的汇报。不出所料，当地的延误令他们怨声载道。在伦敦方面的指示下，马奇-菲利普斯和特别行动执行处驻尼日利亚的最高特工维克托·拉弗萨奇与尼日利亚总督伯纳德·亨利·布尔迪隆爵士举行了会晤，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亨利爵士是一位原则坚定、精力充沛的人，从一开始就支持特别行动执行处在该地区的行动。他曾在一战中担任少校，之后进入殖民地事务部工作，并自1935年起担任尼日利

亚总督。简而言之，他是一位身经百战、参与过阴谋诡计和外交斡旋的五十八岁老兵，他将成为“邮政局长行动”中众多默默无闻的英雄之一。

亨利爵士听完马奇-菲利普斯和拉弗萨奇陈述的困境后，提出了一个既充满活力又极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他们应该从殖民地公务员队伍中组建一支力量，其中不乏退伍军人。亨利爵士要求拉弗萨奇和马奇-菲利普斯拟定一份名单，名单上应该包括“尼日利亚公务员队伍中最强悍的人才”。

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吉斯如此描述这些新招募的成员：“这是尼日利亚有史以来最精锐的一群暴徒”。入选者包括三名警察、三名教育部门人员、四名公共工程部门人员，以及分别来自土地测量部门和会计部门的各一名人员。受邀加入这支突袭部队的殖民地行政部门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已经52岁了。年龄。他们的掩饰说法是他们被召去休假两周，而事实上，他们只有在乘坐拖船前往费尔南多波岛后才会知道即将到来的任务的性质。

于是，三十四名突袭队员——连同负责给拖船船舱炉膛添柴的非洲司炉工——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每个人都身着深色服装，并配发了一双软底帆布鞋——非常适合潜入敌舰。只有少数人了解整个任务的来龙去脉：他们被告知，自己是自愿参与一项军事行动，这项行动艰辛且充满危险，但将极大地助力战争。

马奇-菲利普斯终于将突击队整备完毕。他收到了一份来自古宾斯准将的电报——在集结的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中，古宾斯更为人们熟知的代号是“M”。电报内容如下：

祝你狩猎顺利。我相信你会格外小心谨慎，确保狩猎成功并避免任何后果。祝你、MH以及其他人员好运。M

现在剩下的就是扬帆起航，执行突围任务。训练时间所剩无几，更没有丝毫耽搁的时间。

这次袭击将在残月掩护下进行，那时夜色最为黑暗。

第五章

尽管他的丹麦船员拉森年轻气盛，而且近乎疯狂——他那双冰蓝色的眼睛目光坚定，毫不动摇——但马奇-菲利普斯很高兴拉森能加入他的队伍。拉森有些孤僻，自信满满，常常显得傲慢自大，但马奇-菲利普斯却从这个丹麦人身上看到了天生的战士气质，以及成为优秀领导者的潜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两人关系日渐密切，“少女荣誉部队”的指挥官赋予了拉森在即将到来的进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将是第一个登上“奥斯塔公爵夫人号”的人。

如果即将到来的行动取得成功，丘吉尔提出的“绝对可否认的违法行为”加上“屠杀式”恐怖袭击的理念将得到验证，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和“少女荣誉部队”（*Maid Honour Force*）也将真正走向成熟。马奇-菲利普斯需要指挥官来指挥这支规模大幅扩大的队伍，而他早已为拉森物色好了合适的人选——两艘看似普通的拖船驶向费尔南多波岛，即将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

“火神”号和“纽尼顿”号很早就出发了，而且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马奇-菲利普斯需要一些海上航行时间，以便对他的新兵进行秘密突袭的速成训练。在突袭之夜到来之前的四天时间里，他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训练。让他的船员各司其职，并将他们融合为一支战斗力量。

船上还有三名西班牙人，他们都是死硬的反法西斯分子，曾与自由法国并肩作战对抗德国人。他们是在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建议下，在最后一刻加入他的船员队伍的。SOE认为，如果突击队在驶入圣伊莎贝尔港时遭到阻拦，他们可以提供有效的掩护。

在圣伊莎贝尔，即将到来的骗局计划早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利佩特让他的朋友佐里拉设法拉拢了当地一位德国籍显赫居民的妻子卢尔夫人，让她加入他们的计划。他们已经为圣伊莎贝尔的名流举办了一场晚宴——算是一次演练——而且非常成功，之后又在“奥斯塔公爵夫人号”游艇上举办了一场回礼酒会。现在，他们说服卢尔夫人预订了瓦伦西亚餐厅——一家位于僻静小巷、远离港口视线的私密餐厅——作为后续晚宴的举办地。

卢尔夫人向意大利和德国船上的军官们发出了邀请，所有人都欣然应允。在利佩特看来，欺骗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或许不出所料，佐里拉察觉到有些不对劲。显然，利佩特

组织和资助的绝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晚宴。佐里拉问他的英国朋友，晚宴结束后他是否会遇到危险。利佩特无法否认，他确实有可能遇到危险。

这位勇敢而充满活力的西班牙人明确表示，无论他们即将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采取何种行动，他都全力支持。但他同时指出，或许最好还是采取更谨慎的方式。如果他能在晚宴当晚悄悄离开的话。在利佩特的祝福和帮助下，佐里拉安排了一位非洲渔民带着一艘当地的独木舟待命。一旦宴会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就会请渔民划船带他横渡几内亚湾——当地的船夫偶尔会做这样的航程——然后把他送到尼日利亚（当时是英国的领土）上。

利佩特随即着手处理下一个任务——安排突袭部队的行动许可信号。驻扎在费尔南多波岛的英国随军牧师马克汉姆被要求上岸休假。当时尼日利亚正在召开教会会议，这正好给了他一个绝佳的借口。牧师的住所位置极佳，可以俯瞰圣伊莎贝尔港的入口。最终的行动许可信号将从他的窗户发出。

从利佩特的角度来看，一切似乎都已安排妥当，但在袭击发生前三天，瓦伦西亚餐厅老板的妻子病倒了。晚餐预订被取消了。唯一的替代地点是赌场餐厅，上次的晚宴就是在那里举行的，但它位于一个地势较高的露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港口的壮丽景色，目标船只就停泊在附近的海湾里。

利佩特时刻提醒自己首要任务：让那些德国和意大利军官下船。于是，他让佐里拉把晚餐预订改到赌场餐厅。他精心设计了一份座位安排表，确保所有军官都背对大海。他还特意安排了一位漂亮女士坐在每位军官的对面，希望以此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利佩特成功了。佐里拉很清楚，钱不是问题。参加派对的人要尽情喝酒——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对于那些有此意愿的人来说，特别行动执行机构的资金甚至可以支付他们在当地妓院一两次醉酒嫖娼的费用！

在利佩特看来，船上能偷偷溜出去寻欢作乐的军官越多越好。没办法，老兄。

利佩特还试图利用灯光为自己谋利。为了节约电力，圣伊莎贝尔港每晚午夜前不久都会断电。马奇-菲利普斯的劫掠者计划趁此机会驶入漆黑的港口，劫走船只和船员。如果利佩特能在赌场餐厅的露台上安装蒂利灯——一种加压煤油灯——用餐者就会被笼罩在一片光海之中，对下方黑暗水域中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

*

在利佩特和佐里拉精心策划岸上欺骗行动的同时，海上突击艇上的训练也已展开。马奇-菲利普斯将船员分成五个小组，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准备——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盖

斯将其描述为“一次佯攻行动，说白了就是简单的盗窃”。这些队员被分成了电缆组、机舱组、登船组、备用登船组以及至关重要的拖曳组。

政府发放了自制警棍，警棍由包裹在橡胶中的长金属螺栓组成——因为伦敦紧张政府强调，他们希望将伤亡降到最低，尤其是在西班牙民众中。

“尽可能用威慑手段，”马奇-菲利普斯告诫他的部下，“如果不行，就使用武力。速度至关重要。”

突击部队拥有的最大型武器是一些布伦轻机枪——一种7.62毫米轻机枪——安装在拖船船首的两脚架上。同样，布伦机枪手也被要求：“消灭任何船只。向船首方向射击。不要进行无谓的屠杀。”

“火神号”的甲板上指挥进攻，而拉森将率领突击队登上他们的目标船只“奥斯塔公爵夫人号”。与此同时，“少女荣誉部队”的骨干成员莱斯利·普劳特将负责指挥船上锅炉房的非洲司炉工，确保他们在爆炸和枪声响起时不会停止工作逃跑。“火神号”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将这艘庞大的意大利船只拖出，因此司炉工必须不停地往发动机里铲煤，这一点至关重要。三名西班牙人也驻守在“火神号”上，以便在遭到挑衅时用西班牙语发出友好的问候。

较小的拖船“努尼顿”号的任务是扣押德国船只“利孔巴”号。曾参与“少女荣誉”号行动的老兵格雷厄姆·海耶斯——他也是当年驾驶“少女荣誉”号从英国出发的五人船员之一——将指挥并领导此次行动。与他同行的还有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盖斯，以及年轻的巴兹·珀金斯。两名地区专员，纽因顿先生和阿贝尔先生，也加入了支援他们的平民志愿部队。

起初天气恶劣，殖民地服务队的志愿者们都晕船晕得很厉害。但到了第二天，海面已经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后，在“火神”号上的第一天训练正式开始。必须迅速将缆绳系在“奥斯塔公爵夫人”号上，以便能尽快将其拖出港口。当拖船长科克专注于训练新兵们进行拖缆操作时，海耶斯则将志愿者们召集到阳光普照的“纽尼顿”号甲板上，向他们演示一项最重要的技能——如何使用汤姆逊冲锋枪。

汤普森冲锋枪在战争爆发时已经问世二十多年了。然而，它仍然是精锐突击部队的最爱，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些原因也体现在它的各种绰号中，例如“战壕清扫者”、“战壕扫帚”和“斩首者”。它设计简单可靠，射速极高，而且其.45口径弹药具有强大的制止力。如果配备30发弹匣或50发弹鼓，汤普森冲锋枪的火力足以扫射整个敌军战壕——更不用说敌舰的甲板了。

但就在那些企图袭击者用汤姆逊冲锋枪向海中抛掷的目标猛烈扫射时，灾难降临了。“纽尼顿”号当时正被“火神”号拖曳，以节省燃料——两艘船都是燃煤船。突然间，“纽尼顿”

号剧烈倾斜，海水涌入驾驶室，涌入下方的机舱。船上的各种补给品纷纷落入海中，船员们拼命抓住船舷，生死一线。“纽尼顿”号在拖曳绳的牵引下向一侧倾斜过度，几乎倾覆。

随着“火神”号奋力向前，她将那艘较小的船拖入更深的困境，海水倾泻而下，淹没了她的甲板。多亏了经验丰富的水手拉森，他才化险为夷。眼见“纽尼顿”号严重倾斜，他抓起一把斧头，跑到“火神”号的船尾，砍断了拖缆。“纽尼顿”号终于挣脱束缚，恢复了船身平衡。两名船员落水，由于附近海域发现了鲨鱼，他们被迅速救起。当两艘船最终再次起航时，“纽尼顿”号已经能够依靠自身动力航行了。

训练恢复。两艘折叠式独木舟（folbot）组装完毕，并涂成暗灰色迷彩，用于夜间行动。马奇-菲利普斯和阿普尔亚德认为，由于“利孔巴”号吃水较浅，可以从这些折叠式独木舟上登船。折叠式独木舟的优势在于，只要划桨者和掌舵者熟练掌握划桨和掌舵技巧，就能实现完全无声且隐蔽的接近。

海耶斯和温特——这两位“少女荣誉部队”的常客——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们将驾驶第一艘双人小艇，地区专员纽因顿和阿贝尔则乘坐备用独木舟。驾驭这种双人小艇需要一定的技巧。两艘船都停稳后，地区专员纽因顿钻进那艘狭窄的帆布小艇，头上戴着惯常的圆顶圆帽，嘴里叼着烟斗。纽因顿身材魁梧，和蔼可亲，他精神抖擞地划向“火神”号，此时“火神”号正作为靶舰。

他很快就翻船了。

他毫不气馁，帽子和烟斗都还留在身上，开始划着他的小船向纽尼顿方向游去。就在这时，鲨鱼开始在周围盘旋。甲板上的人朝纽因顿大声发出警告，但他以为这只是善意的玩笑，便继续缓慢而稳健地航行。幸运的是，他最终平安返回，但当他意识到鲨鱼离他有多近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们离开拉各斯已经是第三天了，“邮政局长行动”定于明天午夜前展开。马奇-菲利普斯决定是时候向新兵们详细说明任务的性质了。他概述了他们的目的地、目标以及他们将面对的敌军和武器装备——包括岸上守军和舰上船员。他解释说，他将把“少女荣誉部队”的正规军派往最前线——由拉森、阿普尔亚德和海耶斯领头，他们的任务是炸断锚链，解救这两艘船。

殖民地服务队的志愿者将组成第二波登船突击队，负责制服并征服船上的船员。马奇-菲利普斯强调，他们无法预测会遇到的抵抗程度。为了便于攻占“奥斯塔公爵夫人号”，他们在“火神号”的驾驶室外搭建了一个平台。平台上可以容纳四人，然后他们可以从那里跃上更大的甲板。登船小队四人一组，轮流练习使用平台作为攻击的跳板。

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上午十点左右，人们看到了海拔一万英尺、山峰嶙峋的圣伊莎贝尔峰——费尔南多波岛的最高峰。午餐是冷的，因为厨房被用来准备炸药，以便炸断锚链。当天下午，最后的装备发放工作开始了。每个登船队员都领到了一支手电筒、一把手枪和一支汤姆逊冲锋枪。他们被告知要尽可能使用非致命性棍棒，尤其要注意枪声会惊动港口守军，让他们察觉到袭击。

“少女荣誉部队”的正规军配备了种类繁多的武器，包括令人胆寒的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拉森在裤腰后藏了一把备用的贝雷塔手枪，以防万一其他武器都失灵。他们的脸都涂成了黑色，以便融入黑暗之中。马奇-菲利普斯手下的一名正规军成员，自由法国人德斯格朗日，身着缠腰布，头上系着一条五彩头巾，遮住了他浓密的黑卷发——这与这支劫掠部队的海盗形象十分相符。

赤道非洲的夜幕很快降临。那天没有月亮，两艘没有灯光的拖船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掠过水面。“火神”号和“纽尼顿”号在夜色掩护下改变航向，径直驶向圣伊莎贝尔港。“纽尼顿”号原本计划领航，因为它距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而且到达目的地后还要放下浮标。

距离圣伊莎贝尔四英里处，“努尼顿”号悄悄驶到船头，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盖斯坐到船头，引导她驶入港口。即使在漆黑的夜色中，他也自信能够驾驭“努尼顿”号穿过各种浮标和航标，安全抵达目的地。

袭击的零时是 23:30——也就是港口电力供应被切断的那一刻。

*

在四英里外的漆黑海面上，圣伊莎贝尔赌场餐厅里一群宾客正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这群人大约有二十几位，其中包括来自“奥斯塔公爵夫人号”的八位意大利军官，以及该舰的代理舰长翁贝托·瓦莱。在他旁边坐着两位来自“利孔巴号”的德国军官，其中一位是该舰的舰长施佩希特上尉。固执己见的施佩希特拒绝参加上一次的聚会。他生性多疑，直到上次聚会平安无事地过去后，才勉强接受了第二次的邀请。

佐里拉只待了足够长的时间，确保所有船员都到齐并妥善就座——所有人都背对着大海——并且酒水畅饮无阻。晚上11点左右，那个西班牙人悄悄溜走了。在海岸线一处隐蔽的地方，一艘独木舟正等着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但赌场餐厅露台上的人似乎都没注意到他的离开。美酒佳肴应有尽有，蒂利灯笼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人们谈笑风生。

与此同时，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利佩特正与一位西班牙朋友在码头边的餐馆安静地用餐，之后他像往常一样在港口附近散步，以助消化。他做了最后的检查——除了赌场餐厅

露台上喧闹的聚会外，没有其他异常活动——然后漫步返回酒店住处。夜色漆黑一片，只有……远处的地平线上闪过一道奇异的闪电，热带风暴肆虐着，看起来像是大陆的丛林。

利佩特希望佐里拉号穿越几内亚湾的航程不会受到风暴的干扰，于是回到酒店房间躺下休息。过去几周里，他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诡计、谎言和阴谋，这无疑是一场压力巨大、令人精疲力竭的走钢丝表演。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W.25理查德·利佩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但当利佩特安然入睡，确信自己已尽一切可能在岸上做好准备时，一场无法预料且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悲剧正在海上上演。

一切都取决于时机。

或许可以理解，马奇-菲利普斯和阿普尔亚德都以为费尔南多波岛与邻近的尼日利亚处于同一时区。但事实并非如此。出乎意料的是，该岛采用的是马德里时间，这意味着它比附近的非洲大陆晚一个小时。直到两艘船绕过一个岬角，港口小镇映入眼帘时，这个问题才显露出来。英国操作员的手表显示已是午夜，但圣伊莎贝尔的房屋和街道上的灯光依然顽强地亮着。

突击部队提前一个小时抵达目标区域。显然，如果他们在海湾灯火通明的情况下驶入港口，后果将不堪设想。“邮政局长行动”的关键在于利用夜幕掩护突击部队，直到最后一刻才展开行动，并力求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发动突袭。如果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所有计划都将落空，任务也将彻底失败。

领头舰“努尼顿”号速度骤然减慢，几乎寸步难行，因为“火神”号的舰桥上爆发了一场争吵。马奇-菲利普斯怒不可遏。特别行动执行处的情报部门——此前一直精准无误——怎么可能没能提醒他们存在时差？马奇-菲利普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领导者，他的无畏、才智和正直吸引着众人追随他，但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脾气暴躁。他的怒火会像刚才那样瞬间爆发，让他怒不可遏。此外，他还有些口吃，而且这种口吃会随着他的情绪波动而明显加重。

“你们能不能他妈的快点儿！”他的声音在平静的水面上回荡。“要么赶紧滚蛋，要么就滚出去！我要回来了！”

“纽尼顿”号的舰桥上，舰长古德曼中尉采取了果断行动。他调转舰身，横穿“火神”号的舰艏，并关闭了其引擎，从而阻止了这艘更大的战舰继续前进。

在阿普尔亚德的安抚下，马奇-菲利普斯终于意识到，在灯光熄灭前驶入圣伊莎贝尔港无异于自杀。他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留在离岸几百码的地方，引擎空转，祈祷不被发现。

于是，劫匪们等待着城镇陷入黑暗——他们的脸像黑夜一样漆黑，沉默不语，随时准备发动袭击。

第六章

真是巧合，理查德·利佩特也对负责在午夜临近时切断全镇电力供应的那个人施展了他的“魔法”。他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丰厚的金钱诱惑；安排一位秘密情人趁夜色与他幽会——成功说服了镇上的电力工程师提前几分钟切断了电源。

马德里时间晚上11点15分左右，圣伊莎贝尔镇周围的第一盏灯熄灭了，海湾周围的窗户也一扇接一扇地陷入黑暗。灯光刚一熄灭，两艘等候的船只便开始缓缓向前移动。“努尼顿”号领头，吉斯坐在船头，一边观察着标示安全入港航道的浮标，一边挥舞着手臂指挥。“伏尔甘”号紧随“努尼顿”号的船尾，拖船船长科克则跟随吉斯的航向穿过浅滩。

港口静谧而昏暗，如同坟墓一般。两束微弱的光芒吸引了我的目光。一束来自赌场餐厅的露台，那里传来阵阵欢笑声和偶尔夹杂的意大利语歌声，回荡在寂静的水面上。另一束来自马卡姆牧师家的窗户，一盏蒂利灯笼在窗前燃烧，灯光映照出一片金黄。一道明亮的光带横跨海湾，延伸至隐蔽的船只。

随着“努尼顿”号和“火神”号缓缓驶近，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那扇孤零零的窗户。果然不出所料，正如众人所料，蒂利灯笼前的遮光帘缓缓升起又落下——这是预先约定的信号，表明圣伊莎贝尔港一切如常，至少，正如袭击者们所预想的那样。两艘船都关闭了引擎，登船队员们接过一杯提神的朗姆酒。无论他们最初是以训练有素的特工突击队员的身份执行这项任务，还是作为殖民地服务队的志愿者，此刻他们都已是至死不渝的海盗和亡命之徒。

朗姆酒一饮而尽，男人们面朝下趴在甲板上，拖船缓缓向前漂去，船底轻柔的拍打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震耳欲聋。行进速度慢得令人煎熬，紧张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每个人心中都萦绕着同一个念头：他们能否悄无声息地潜入目标船只，不被发现地抵达目的地？

仿佛过了很久，努尼顿号才在港口中心停了下来。夜色浓重，领头登船的海耶斯和温特几乎看不清眼前的物体。他们几乎完全凭感觉，将第一艘小船放入海中。两名劫匪爬上船，特工盖斯随即指出了前往利孔巴号的方位。海湾一片漆黑，仿佛被浓重的阴影笼罩。

海耶斯和温特——劫掠者的先锋——将桨浸入平静的水中，出发了。在他们身后，那两个由地区专员转变为强盗的人也缓缓下水。他们钻进小船，手枪、棍棒和汤姆逊冲锋枪都妥善收好，也开始划桨。起初，他们似乎完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直到盖斯低声喊了

一声纠正航向。他们的任务是作为先头突袭队员的重要后援。如果海耶斯和温特遇到麻烦，地区专员们将提供武力支援。

在前方的独木舟里，海耶斯和温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他们的武器都藏了起来，而且事先准备好了掩人耳目的说辞。如果“利孔巴”号上的哨兵盘问他们，他们就声称自己是施佩希特上尉和他的德国同僚，刚从岸上一个非常愉快的晚宴上回来。

划了五分钟后，他们把独木舟划到“比邦迪”号——一艘系泊在德国大船旁边的游艇——旁边，以便更好地掩护他们的行进路线。但就在这时，一道手电筒的光芒划破了黑暗，一个声音喊出了挑战的口号。

“那里是谁？请表明身份！”

“利孔巴”号的甲板上传来，正照在坐在前排船首的黑耶斯身上。发出呼喊的人显然高度警觉，因为他和温特划桨向两艘船靠近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黑耶斯选择用掩护战术，而不是去摸他的汤姆逊冲锋枪。他非常清楚，如果现在开火，就会在“火神”号上的人员登上“奥斯塔公爵夫人”号之前，彻底暴露任务。

海耶斯用几句蹩脚的西班牙语和德语咕哝着，发出了一声听起来醉醺醺的回答。

“斯佩希特船长……聚会……返回船上。”

随即有两个身影上前，仿佛要搀扶“他们的船长”登船。两人都是船上的非洲籍船员。但当他们一眼看到浑身涂黑的黑耶斯时，便意识到这并非他们的船长。一阵混乱过后，第二个身影从昏暗中出现——地区专员纽因顿和阿贝尔手持汤姆逊冲锋枪，从船舷边探出身来。

两名守卫刚意识到自己正对着两挺.45口径机枪的枪口，便转身拔腿就跑。他们向前狂奔，从“利孔巴”号的船头纵身跃下，拼命向五十码外的陆地逃窜。所幸，他们当时的震惊和措手不及，竟都没来得及发出警报。

这正合袭击者的心意。毕竟，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减少伤亡，避免无谓的屠杀。但这确实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哨兵一旦登陆，就会向岸上的守军发出警报。

登船队指挥官海耶斯现在没空考虑这些。四人迅速冲上那艘大船，海耶斯和温特径直走向锚链。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装满预制炸药的背包，而且每人携带的炸药量都足以切断所有系泊绳，以防万一其中一人无法行动。他们弯腰在船头和船尾执行任务，而两名地区专员则手持汤姆逊冲锋枪和警棍，迅速穿过船身。

在他们后方，努尼顿号缓缓靠近，慢慢地并排而行。第一艘目标舰确认无敌后，必须系好拖缆，准备撤离。炸药已安装完毕，海耶斯和温特屏息凝神，等待着预定的时机——这样，当主力突击队冲上“奥斯塔公爵夫人”号的甲板时，他们就可以炸断锚链。

“利孔巴”号旁边的70吨重游艇“比邦迪”号，让海耶斯陷入了真正的困境。如果这是一艘西班牙船，他们把“比邦迪”号连同主要战利品一起拖走了，那肯定会引发一场外交事件。M先生电报中的话语——“我相信您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成功并避免任何后果”——在他脑海中不断回响。

海耶斯很想把“比邦迪号”解救出来。但在主舱里，他的同伴温特发现了足以证明这艘船身份的铁证：照片显示“比邦迪号”悬挂着纳粹万字符，旁边还有一位女士——据推测是船主的妻子——摆姿势拍照。

“我们带她走吧，格雷厄姆，”温特低声说道，同时把照片给海耶斯看。

海耶斯同意：“比邦迪号”应该作为战利品被缴获。

进攻已经进行了十分钟，岸边却连一声惊呼都没有。声音在静谧漆黑的夜色中传播得通常很远，然而海湾却依然平静如镜。

这种和平即将被彻底打破。

海耶斯探测到水面上回荡着第一声闷闷的呼喊。想必“火神”号正在接近她的目标——那个巨人。那是一艘意大利客货两用船。他预感到登船者即将涌上甲板，于是决定炸毁“利孔巴号”，然后逃走。与此同时，年轻的巴兹·珀金斯和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盖斯正准备手持拖绳跳到德国拖船上。

盖斯和珀金斯背负着汤姆逊冲锋枪和米尔斯手榴弹——一种菠萝形状的手榴弹——所以跳跃起来相当吃力。当海耶斯和温特点燃前后锚链上的引信时，珀金斯和盖斯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船上；盖斯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枚手榴弹，以防万一。但当他们落在“利孔巴”号的船头时，海耶斯突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警告——因为他和他的同伴们刚刚躲好掩体，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爆炸。

一道耀眼的闪光过后，第一声爆炸撕裂了圣伊莎贝尔港，打破了夜的宁静。炸药用了大量的塑胶炸药才将一根粗大的钢缆炸断。第一枚炸药引爆时，爆炸的冲击波将珀金斯和盖斯从“利孔巴号”的甲板上掀了下来，抛入了黑暗之中。

两人消失在视线中，海耶斯确信他已经杀死了他们两人。

*

利孔巴号东侧几百英尺处，便是庞大的奥斯塔公爵夫人号。事实上，整个U形港口的宽度也不过3000码。第一声爆炸划破了狭小的港湾，爆炸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声音在意大利船只的甲板上回荡，撞击着港口墙壁陡峭的火山岩，并在水面上来回反射。

“火神”号上，安德斯·拉森——一如既往地全副武装——听到并感受到了爆炸的威力，他绷紧身体准备跳下去。在他身旁的临时突击平台上，是阿普尔亚德和马奇-菲利普斯，

他们身上背负着炸药；而在他们上方的舰桥顶上，两名布伦式轻机枪手正俯身瞄准着武器。所有人的目光都扫向那艘意大利战舰在阴影中的身影，寻找被第一声爆炸吸引到甲板上的船员。

甚至在“火神号”撞上“奥斯塔公爵夫人号”之前，身手敏捷的拉森便跃了过去，一手抓着绳索，另一只手则伸向船上的绳梯。就在他双脚触到梯级的瞬间，从“利孔巴号”方向传来第二次爆炸，一道耀眼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海湾，使袭击者们的双眼短暂失明。

马奇-菲利普斯、阿普尔亚德和哈吉斯·泰勒——马奇-菲利普斯的勤务兵——紧随拉森之后，疯狂地冲向至关重要的舰桥。身手矫健的拉森将绳索绕过最近的系缆柱，将绳索的另一端扔回黑暗中，朝着与主甲板齐平的“火神”号舰桥飞去——同时发出了一声欢呼。

“拉！拉罗宾！使劲拉！”

“火神”号的二把手罗宾·达夫抓住缆绳，将其拉紧并固定住。

“快点！”他朝拉森喊道，“快点！”

最后，英国拖船和最大的战利品——意大利班轮兼货船——被捆绑在一起。

一架竹梯被放下，架在两艘船之间约八英尺的距离上，其余的登船队员——包括“荣誉少女部队”的老兵、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以及殖民地服务队的志愿者——涌了过去。但当登船队员们在464英尺长的船上前后奔跑时，一名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突然被一名身手不凡但行踪不定的袭击者击倒在甲板上。

特工W.30，也就是德斯蒙德·朗格上尉，担心船员们已经醒来并开始反击，挣扎着站起身来，一手拿着手枪，一手紧握着匕首。然而，一阵惊恐而又非人的尖叫声揭示，袭击者竟然是一头在甲板上乱窜的大猪，这三头猪无疑是准备被送往船上厨房的。

似乎只有两名非洲哨兵守卫着这艘船，其中一人一见到凶神恶煞的劫掠者便跳入海中，另一人则不战而降，任由俘虏将他们俘虏。奥斯塔公爵夫人号的主甲板在完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被攻占，而且一枪未发。

马奇-菲利普斯安全登上舰桥，主甲板也已清空，阿普尔亚德和自由法国人德斯格朗日得以带着炸药冲上前去，准备炸毁前锚链。在船尾，德斯蒙德·朗格——他已从猪群袭击中完全恢复——与一名女子荣誉部队的正规军士兵一起蹲伏在船尾，准备安放炸药。

他们得处理六根船尾缆绳，时间显然对他们不利。利孔巴号的爆炸声已经响彻海湾，他们担心圣伊莎贝尔镇很快就会恢复供电——到那时，他们就会像射击场里的鸭子一样被电得睁不开眼。

在舰桥上，马奇-菲利普斯急切地想要封锁下层甲板区域。他清楚地意识到那里困着许多意大利船员，他们现在肯定已经意识到自己正遭受攻击。只要能把意大利人困在下层，他们就能放开锚链，把“公爵夫人”号拖向茫茫大海，走向胜利。

正如特别行动执行处（SOE）一直不遗余力地指出的那样，这艘意大利军舰将是“迄今为止战争中最丰厚的战利品”。正当马奇-菲利普斯沉浸在这样的想法中时，他下方某个地方传来一声用意大利语发出的挑战声。

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回应道：“起来！起来！”

听起来意大利人似乎终于集结了兵力，准备进行某种形式的抵抗。

与马奇-菲利普斯号隔海相望的“火神”号上也出现了问题。在拖船的船舱深处，非洲的司炉工们汗流浹背地铲煤，使锅炉达到最大压力——正如少女荣誉部队的拳击冠军莱斯利·普劳特所担心的那样，爆炸声响彻水面，他们也随之做出了反应。

当然，司炉工们并不在知情范围之内，他们对突击部队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直到……那两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加上甲板上传来的惊恐呼喊，让司炉工们吓得魂飞魄散。在他们看来，遭到炮击和攻击的正是自己的船。普劳特既是位拳击手，也是个管理高手。他用威胁和巨额奖金的承诺，让每个司炉工都乖乖地趴在铲子上，汗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

响彻海港的爆炸声让赌场餐厅露台上的用餐者们措手不及。无论他们如何醉醺醺地唱歌或大笑，都无法掩盖这足以切断钢制锚链的爆炸声。

第一声爆炸席卷露台后，所有人的声音——甚至包括那些醉醺醺的人——都瞬间安静下来，用餐者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但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海湾，注视着水面时，第二声爆炸撕裂了夜空，利孔巴号的后锚链被炸断了。

那短暂的闪光转瞬即逝，水面上再次陷入一片黑暗。但德国军官们尤其意识到，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发生在他们的船上。距离甲板约四百码的地方，“利孔巴”号上发生了两声神秘爆炸，要不是施佩希特上尉喝了太多酒，他根本没能迅速采取行动。

蒂利灯笼照亮了露台，由于他的船那边没有发生火灾或进一步的爆炸，醉醺醺的斯佩希特一筹莫展。为了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响彻海港的急促号角声彻底打动了斯佩希特。警报是从总督府——费尔南多波岛西班牙殖民政府所在地——发出的。

众人迅速奔向架设在屋顶上的机枪，枪口扫射着下方海湾的水面。但由于无法看清威胁，炮手们一时不知该向何方开火。还没人决定恢复全镇的电力供应。毕竟，如果这是空袭，最好还是保持黑暗，让全镇陷入一片漆黑。

*

距离海湾不远的地方，SOE特工利佩特被第一声爆炸惊醒，当时他正在酒店房间里。他瞥了一眼手表，显示时间是23:35。从窗户望出去，他看到街道上迅速挤满了人，圣伊莎贝尔的居民纷纷涌出屋外，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酒店阳台上挤满了客人，所有人的目光都惊恐地盯着海湾漆黑的海水。

利佩特是他们当中唯一知情的人，他决定保持低调，待在原地。

*

在利佩特酒店窗户对面，巴兹·珀金斯和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盖斯正逐渐恢复意识。*利孔巴号*上的第一次爆炸将他们抛向空中，又将他们抛回自己的船上——其中一人落在*纳尼顿号*的甲板上，另一人则被抛过船舷。海耶斯确信他已经杀死了这两个人，但是……奇迹般地，两人都只受了些轻伤，肋骨断了几根。更幸运的是，他们携带的手榴弹没有爆炸。

然而，巴兹·珀金斯和盖斯仍然失败了，“*利孔巴号*”和“*比邦迪号*”的锚链被解开，随风和水流向岸边漂去。尽管受伤且惊魂未定，珀金斯和盖斯还是鼓起勇气尝试第二次跳伞。这一次，他们成功地将拖绳拉上船，并牢牢地系在了“*利孔巴号*”上。

在“*纽尼顿*”号的舰桥上，舰长古德曼中尉命令司炉工加大火力。他的拖船承担了动力，片刻之后，三艘船都起航了，驶向通往港口入口和公海的安全航道。

“*努尼顿*”号驶过的航线会让她靠近“*火神*”号。当这艘较小的拖船驶过她更大的姊妹舰时，第一个登上敌舰的格雷厄姆·海耶斯瞥见了“*公爵夫人*”号船首的那群人，他们正准备炸开前锚链。在这一刻的胜利喜悦中，他忘记了他们任务的所谓“可否认性”，情不自禁地用英语喊了一声。

“我们抓到他们了，苹果！我们抓到他们了！”

阿普尔亚德的回答与*公爵夫人*的鞠躬一样热情洋溢……而且是用英语说的。

“驶向公海！”

“*公爵夫人号*”的甲板下，袭击者们一直在忙碌着。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抓获了28名意大利战俘，其中几个比较不配合的战俘已被用棍棒击毙。迫使他们屈服。他们还踹开了几扇门，其中一扇门后藏着一名口音明显带有德国腔的女船员。吉尔达·图尔奇看到这些涂黑脸的袭击者冲进她的船舱，吓得当场晕了过去。

图尔奇女士被抬到露天甲板上，希望新鲜空气能让她恢复过来。意大利船员——许多人还穿着睡衣——也被赶到露天甲板上。他们脸朝下趴着，以便袭击者的汤姆逊冲锋枪能轻易扫射他们。他们不留活口，也不示弱。如果有人胆敢向岸上发出警告——而此时港口边到处都是监视者——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七章

马奇-菲利普斯发出割断锚链的信号——他脖子上挂着一根哨子，吹响了一声尖锐的哨声。

“公爵夫人”号的前后，塑料炸药切割钢铁发出独特的尖锐爆裂声，一枚枚炸药接连引爆——爆炸的闪光将蜿蜒的海港街道映照成鲜明的光影，将惊恐的围观人群映照成一片惨白的鬼影。码头边的围观者惊慌失措地逃离了响彻海湾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公爵夫人”号上的炸药比安放在“利孔巴号”上的要大得多。这是必然的，因为要炸断她那粗壮得多的锚链，就必须如此。炸断的金属坠落，大块的钢片轰然落入水中，仿佛圣伊莎贝尔港正遭受着空中炸弹的猛烈轰炸。事实上，对于惊恐万分的镇民和港口守卫者来说，这番景象看起来太过逼真，仿佛真的遭到了空中轰炸。在他们看来，这完全就是一场空中轰炸。

“公爵夫人”号上，阿普尔亚德、拉森和他们的同伴们屏住了呼吸，因为第一声急促的枪声从岸边传来。突然间，海湾周围的火炮开始齐射，释放出……一轮又一轮的炮火齐射。随着“火神”号全速前进，螺旋桨猛烈地拍打着沸腾的海水，竭力推动着船尾的巨舰移动，港口边的大炮炮口刺破黑暗，喷吐出长长的火舌。

“火神”号竭尽全力，却也无法让“公爵夫人”号这艘庞大的沉船挪动哪怕一寸。不知何故，它依然牢牢地卡在海底。是阿普尔亚德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个前置炸药未能引爆，这意味着“公爵夫人”号的船首仍然牢牢地锚定在海底。随着港口炮火一轮接一轮地响起，阿普尔亚德冲上前去，放置了一个新的炸药，点燃了引信，然后迅速躲到掩体后。

轰！

片刻之后，这艘庞大的意大利军舰开始缓缓向前移动。马尔奇-菲利普斯从舰桥上发出了一声欣喜若狂的喊道：“我的天哪，她自由了！”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拖船长科克了。

随着“火神”号加速，莱斯利·普劳特催促汗流浹背的司炉工们继续铲煤，同时用手按住安全杆，防止它启动并降低过载发动机的压力。拖船船长科克要求船只发挥最大动力，而他也如愿以偿。他成功地让两艘船以3节的快速航速起航，开始操控拖绳末端那艘重达7872吨、没有舵的庞然大物，驶过险恶的浅滩。

码头周围一片混乱。岸边炮台向天空喷射火焰，有节奏的闪光……海湾上空闪烁着微光。这短暂的光芒让*斯佩希特*船长和他的意大利战友，代理船长翁贝托·瓦莱，得以窥见海湾中可怕的景象。不知何故，他们的船只似乎正在悄悄地滑向大海深处。

简直难以置信。近1万吨德国和意大利的船只——*他们的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被悄悄运走了。当“*利孔巴号*”和“*奥斯塔公爵夫人号*”消失在黑暗中，炮弹和枪声撕裂费尔南多波岛上空时，西班牙殖民卫队的队长四处奔走，大声喊着：“Que pasa? Que pasa?”——*发生了什么事？*

恐慌笼罩着镇民，港口边响起一片“警报！警报！警报！”的疯狂呼喊。任何试图组织起某种协同行动来拯救那些迅速消失的船只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邮政局长行动”的核心——那场精妙绝伦的骗局——似乎已经彻底完成。

在海湾水域，威力更强的“*火神号*”超越了“*纽尼顿号*”，两艘战舰都拖着各自的战利品，不断向海外驶去。在“*拉森公爵夫人号*”的船尾，隆格和哈吉斯·泰勒用汤姆逊冲锋枪瞄准着码头，以防西班牙守军或德国和意大利舰艇上的军官进行任何形式的最后抵抗。

显而易见，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发生：邮政局长行动取得了超出所有人想象的成功。袭击者劫持了三艘目标船只，虽然城镇上空依然枪林弹雨，但似乎没有一枪是瞄准目标的。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行事。除了几个伤痕累累的意大利俘虏外，他们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正如M所要求的。袭击者唯一开的一枪是走火——一把左轮手枪意外走火——而且无人受伤。

随着船只越驶越远，仿佛圣伊莎贝尔镇上空正上演着一场午夜烟火表演。事实上，五艘船驶过标示港口出口的浮标，转向公海时，时间才刚刚过了午夜时分。这次突袭行动仅用了三十五分钟就完成了。

*

在圣伊莎贝尔镇，终于有人鼓起勇气恢复了供电。海湾周围的灯光一亮，人们立刻意识到港口少了什么。“*奥斯塔公爵夫人号*”和较小的“*利孔巴号*”原本停泊的地方，如今只剩下茫茫的海水。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盟军战机也没有在小镇上空呼啸而过，投下炸弹。

岸边炮台停止了向天空射击。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是谁袭击了港口，劫走了船只？没有人知道任何线索。有人说，多达五艘巨型战列舰趁着夜色潜入，实施了这起大胆的劫掠。也有人坚信，“*公爵夫人号*”和“*利孔巴号*”是遭到了空中袭击。

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意大利和德国船只停泊的水面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形状独特的帽子。这些帽子被从系泊绳上割断，从海里捞上来后，发现是自由法国海军的军帽。由于自

由法国人实际上是无国籍人士，他们为了夺回家园而战，西班牙人又能对他们采取什么报复措施呢？一些旁观者阴沉地谈论着从海对岸传来的英国人的声音，但谁也无法确定。

然而，有一个例外。就在几分钟前，*利孔巴号*的骄傲的指挥官斯佩希特船长还毫不怀疑是谁造成了他船只的损失。

施佩希特上尉拒绝参加第一次晚宴，因为他一直坚持他的那艘精致的小船上应该留一名德国军官。这次，只有卢尔夫人的魅力才让他破例。结果，他现在成了一个既没有船员也没有船的船长，而且他确信卢尔夫妇一定是英国的秘密特工。

斯佩希特吐血了。他浑身油光锃亮，脸涨得通红，径直走向唯一一个可以发泄怒火的目标——英国领事馆。他怒气冲冲地闯了进去，穿过食品储藏室，与英国驻费尔南多波岛副领事彼得·莱克迎面相遇。莱克实际上是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特工W53，由M亲自招募，负责从圣伊莎贝尔方向指挥“邮政局长行动”。

斯佩希特破口大骂了一连串脏话，然后大喊：“维尔是我的船吗？”

“如果你认为……”莱克回答道，但他立刻被打断了。

“谁喝醉了？谁喝醉了？”愤怒的斯佩希特质问道。

“你就是！”莱克反驳道，“现在滚出去！这是英国的主权领土。滚出去！”

斯佩希特彻底失控了。他一拳打在莱克脸上，这给了这位26岁的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借口。莱克随即对这位德国上尉痛揍了七顿，最终斯佩希特发现自己正被一把左轮手枪指着。看到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斯佩希特立刻瘫倒在地，裤子撕破，剩下的部分也沾满了污秽。

警方接到报案后，将施佩希特拖走关进监狱，同时在领事馆安排了24小时警卫，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莱克很快得知施佩希特威胁要杀了他和他的同事，但他并不太担心。在之前的冲突中，他已经摸清了这位德国上尉的底细，如果真有什么事，他很乐意再来一次。

莱克决心充分利用这位德国船长的放纵行为。他立即致信岛上的西班牙总督，谴责施佩希特违反国际法。他要求此类事件不得重演，并要求西班牙全面保护当时在费尔南多波岛上的所有英国公民。莱克这样做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同事、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理查德·利佩特，他是“邮政局长行动”圣伊莎贝尔岛阶段欺骗行动的主要策划者。

索鲁拉斯被莱克手中那些不雅照片的威胁吓住了，立即保证会优先处理莱克的请求。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暗示照片实际上是英国人拍的。谁可能对当晚那次惊天动地的突袭行动中令人震惊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

“*奥斯塔公爵夫人号*”漆黑的舰桥上，马奇-菲利普斯凝视着大海，心中充满了喜悦。他在航海日志上的记录，也反映了他内心那份平静而内敛的满足感。他和他的部下终于对敌人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登船俘获并拖走了‘*奥斯塔号*’、‘*利孔巴号*’和‘*贝穆伊沃伊号*’，”他写道，“无人员伤亡。撤离行动按计划进行。”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中，他似乎把俘获的德国游艇的名字记错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之情。

马奇-菲利普斯转身看向站在桥上他身旁的一个高大身影。那是隆格，那位在猪袭击中幸存下来的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

“这对我的祖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马奇-菲利普斯说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激动，也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自豪。

的确精彩绝伦：“邮政局长行动”第一阶段圆满完成——堪称一次五星级的精心策划。但第二阶段，即英国人必须正式“夺取”那些被隐形袭击者解放的船只，以及将在伦敦精心策划的复杂情报行动，都尚未执行。

马奇-菲利普斯任命技艺精湛的水手拉森为*公爵夫人*的二副，而他自己则继续统领这艘被劫持的船只。在年轻的丹麦人凶狠的目光下……意大利俘虏船员被迫劳动，尽可能地提升船只的适航性。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按计划与“*紫罗兰号*”军舰会合，会合地点位于费尔南多波岛以西约四十英里处。猪被捕获、圈养并拴好，准备在任务完成后举行庆祝盛宴。

马奇-菲利普斯希望尽可能利用夜幕的掩护完成航程。费尔南多波岛的西班牙总督有可能请求轴心国空军对海域进行搜索，寻找失踪的船只，或者圣伊莎贝尔港可能停泊着一些能够追击的舰船。

“*努尼顿号*”开始出现引擎故障时，情况急转直下。“*火神号*”奋力前行，拖着“*公爵夫人号*”紧随其后，但由三艘小型舰艇组成的舰队却越落越远。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洒满东方地平线时，圣伊莎贝尔峰的轮廓清晰可见，在即将到来的日出映衬下勾勒出优美的剪影。“*努尼顿号*”——引擎失灵，拖着两艘笨重的战利品——仍然停留在离海岸几英里处，完全在西班牙领海之内。

马奇-菲利普斯忧心忡忡，艰难地决定掉头。他换乘了“*火神号*”，解开了拖缆，“*公爵夫人号*”在拉森的指挥下随波漂流，而强大的拖船则驶回寻找失踪的船只。马奇-菲利普斯发现“*纽尼顿号*”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它连同船上的战利品正漂回费尔南多波岛。

海耶斯和“*少女荣誉*”舰队指挥官商议“*火神号*”是否应该拖走这三艘船。但海耶斯和他的船员仍然坚信他们能够重新启动“*纽尼顿号*”的引擎。至关重要的是，马奇-菲利普斯不能忘记他们更大的目标：“*公爵夫人号*”。因此，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让这三艘船随波逐流，

而“火神”号则再次转向西行。当“火神”号返回“公爵夫人”号时，有人灵机一动，用木头临时拼凑了一个骷髅头和交叉骨的图案，骄傲地悬挂在船桅顶端。

无论最初是阿普尔亚德还是拉森提出这个主意，得胜的袭击者们都欣然接受了。他们从船舱里取出床单，用一罐黑漆在上面潦草地画了个骷髅旗。但马奇-菲利普斯并不十分满意。他痛苦地意识到下一步欺骗行动至关重要——“紫罗兰”号必须接近那支舰队，除了舰长之外，船上所有人都要相信那是叛变的意大利和德国船员驾驶的敌舰。

升起骷髅旗与掩护故事并不相符。他勃然大怒，下令将旗帜取下焚毁。但一如既往，他的怒火转瞬即逝。在阿普尔亚德的沉着控制下，拖船再次起航，这次没有了骷髅旗。

*

可以理解，伦敦方面坚持在“邮政局长行动”期间保持绝对的无线电静默。如果敌人截获了突袭者发出的任何一条信息，就可能彻底破坏至关重要的否认机制。这就是……火神号全速驶向她的会合地点，却不知道紫罗兰号根本不可能到达那里。

不知何故，这艘英国驱逐舰在前往会合地点的途中搁浅了。“紫罗兰”号牢牢地困在了尼日尔河口附近，这条河流经一个巨大的三角洲注入几内亚湾，在远离海岸的深处形成了危险的浅滩和沙洲。

由于“紫罗兰”号战列舰被困，英国军舰短期内无法与“邮政局长行动”突袭部队会合。更糟糕的是，双方都无法发出无线电警告——无论是向马奇-菲利普斯指挥的舰队，还是向焦急等待伦敦突袭消息的人员。

*

不出所料，几内亚湾黎明破晓时，圣伊莎贝尔的气氛有些紧张。德国驻费尔南多波领事和西班牙总督都向各自政府发出了冗长的密电报，谴责这次袭击。公爵夫人号的代理船长翁贝托·瓦莱向意大利当局发出无线电报告，称他的船被一艘“国籍不明”的大型拖船扣押，船上28名船员全部被俘。

这些报告，连同后续截获的无线电通讯，让伦敦方面首次得知“邮政局长行动”已经成功。但圣伊莎贝尔镇本身仍然充斥着阴谋和未经证实的谣言。似乎所有相关方都成了此次突袭的嫌疑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显而易见的嫌疑人——现在又加上了美国人，甚至还有一群由佐里拉领导的神秘的反法西斯西班牙“叛乱海盗”。

“各种谣言满天飞，”利佩特探员在谈到突袭后的第二天早晨时说道，“尤其是在佐里拉下落不明之后……有报道称，佐里拉已经……挣脱了‘奥斯塔公爵夫人号’的系泊绳，驾船逃走了……有人说是自由法国人干的，有人说是来自达喀尔的维希法国人干的，还有人说是英国人干的。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任何消息，或者说没有人看到任何消息。”

当地的西班牙人和非洲人中，有些人不禁对这次突袭的技巧和胆量表示惊叹。不幸的晚宴“主人”的丈夫海因里希·卢尔甚至断言，只有德国人才能策划出如此成功的袭击，而且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应该被授予铁十字勋章。

但海湾周围，意大利和德国的船只已不复存在，气氛迅速变得阴沉起来，尤其是在由长枪党殖民卫队指挥官比尼亚上尉领导的官方调查展开之后。那场晚宴——特别是那些组织和出资的人——成为了调查的重点。

中午时分，比尼亚船长的手下逮捕了第一批嫌疑人，并将他们带走审问，卢尔夫妇首当其冲。西班牙人佐里拉从一开始就缺席，这很引人注目。有传言说，他让晚宴上的客人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没有人对港口发生的突袭做出反应。简而言之佐里拉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也被抓起来审问。

当然，除了理查德·利佩特之外，没有人知道是当地渔民驾驶着一艘小小的独木舟，将佐里拉偷偷送过大海，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位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兼费尔南多波岛骗局的策划者，正竭力保持低调。但利佩特很快发现他的西班牙朋友都离他而去，他预感到比尼亚上尉的手下迟早会来抓他。

*

与此同时，伦敦方面却弥漫着日益加剧的恐慌和担忧。除了从圣伊莎贝尔领事馆直接收到副领事莱克的一份简短电报——“*奥斯塔公爵夫人号*和*利孔巴号*于14日午夜启航”——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消息。人们期待已久的来自“*紫罗兰号*”的加密无线电电报——“*邮政局长任务成功；这是启动下一阶段掩护行动的触发信号*”——却迟迟没有收到。早已过了预定的会合时间，但无线电波依然一片沉寂。

当西班牙和轴心国的媒体开始哀叹“严重违反中立原则”时，M、战时内阁和温斯顿·丘吉尔本人都感到无力回应。如果真相大白，西班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迫与英国开战。失踪的舰队必须找到，这场巨大的骗局也必须继续下去。

*

不幸的是，马奇-菲利普斯抵达大洋中央会合点后却发现“*紫罗兰号*”不见踪影。他完全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做。敌舰并未出现，但现在猜测已无意义。马奇-菲利普斯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必须迅速果断。*火神号*和*奥斯塔公爵夫人号*在会合点停留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遭遇巡逻的敌方军舰或飞机。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向西驶往拉各斯——最近的英国港口。问题是，*拖着两艘德国船只的“纽尼顿号”*却不见踪影。想必那艘小型拖船的引擎故障依然存在，它正艰难地在东边某个地方航行。

但马奇-菲利普斯并没有忽视她的命运可能更糟。“纳尼顿”号或许会漂向费尔南多波岛附近，被西班牙当局重新夺回，而一些愤怒的德国和意大利军官也会助纣为虐。如果真是如此，这场豪赌将彻底失败，“邮政局长行动”也将沦为了一场惨痛而代价高昂的失败。

他们的批评者——就像饥饿的秃鹫一样伺机而动——将会有一块肥美的尸体可以争夺。

第八章

1942年1月17日，也就是空袭发生三天后，事态跌至谷底。德国和西班牙的媒体大肆报道，而伦敦却噤若寒蝉。英国仿佛被迫单手反绑、口塞着战斗，注定败局已定。

德国媒体大肆宣扬，英国军舰舰队发动了这次袭击，被俘船只上的船员全部被处决。就连标榜中立的瑞典媒体也谴责了英国的侵略行径。西班牙爆发了愤怒的街头示威，长枪党媒体指责英国发动了这场无端袭击。西班牙报纸《*Arriba*》的报道颇具代表性，称这次袭击“策划得极其卑鄙无耻，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懦弱和残忍。所有船员似乎……都被暗杀了。”

随着时间推移，伦敦建筑师们在《邮政局长》这部电影中所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更糟糕的是，在圣伊莎贝尔，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理查德·利佩特，这位冷静而老练的骗局策划者，被带去接受讯问。利佩特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审讯做好了准备。尽管他极其谨慎，但调查的严苛和咄咄逼人仍然令他感到不安，尤其是在利佩特所描述的“如同盖世太保般”的环境下进行。鹰钩鼻、眼窝深陷的比尼亚上尉处处试图将罪名栽赃给他：他给所有相关人员赠送的奢华礼物；他资助的那些致命的晚宴；他与佐里拉的密切友谊——或者说，*他的合作关系*。

利佩特只能用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来应对这些指控，那就是将矛头指向不在场的西班牙同伙佐里拉，此时佐里拉已经安全抵达尼日利亚。利佩特原定六天后离开费尔南多波岛，搭乘常规蒸汽渡轮前往大陆。他知道，如果他和佐里拉同时逃走，英国人的罪证将会更加确凿。因此，他选择留下，帮助转移人们对袭击者的怀疑。但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利佩特在审讯中的表现堪称完美。“我很庆幸没有年轻人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利佩特写道，“否则他们可能会把我击垮。”事实上，他的表演几乎太过逼真。当利佩特被带去接受第二次讯问时，比尼亚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他似乎确信利佩特就是他自称的那样——一位典型的正直、廉洁的英国绅士。

比尼亚上尉解释说，他打算对“佐里拉最亲密的合作者”提起诉讼，并且需要理查德·利佩特出庭作证。利佩特是比尼亚上尉的关键人物之一。控方证人，因此他被拒绝发放离境签证离开该岛。

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 W.25 理查德·利佩特落入陷阱：邮政局长的惊天骗局有被彻底揭穿的风险。

*

人们常说，黎明前的黑暗最为漫长。利佩特第二次接受比尼亚上尉审讯的第二天，伦敦终于传来第一条好消息。关于“邮政局长行动”舰队的命运——至少是其中一半——的消息终于传到了英国人的耳中。

1月19日，皇家海军“紫罗兰”号驱逐舰舰长尼古拉斯中尉发来一份简短的电报：“已在北纬003度53分、东经02分处拦截到‘奥斯塔公爵夫人’号，该舰正向西航行。已顺利部署俘获小组登舰。除非另有命令，否则将护送至拉各斯。”这份电报完全符合此次欺骗行动的需要。其背后隐藏着更大的故事：这艘英国驱逐舰终于摆脱了沙洲的束缚，前去支援英国袭击舰。

理论上，马奇-菲利普斯、阿普尔亚德、拉森及其同伙，以及“叛变”的意大利船员，都已正式“被捕”。但格雷厄姆·海耶斯和“努尼顿”号、“利孔巴”号和“比邦迪”号上的其他人却杳无音讯。自从马奇-菲利普斯做出痛苦的决定，将这三艘船留在费尔南多波岛的背风处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

实际上，他们已经消失了。

“紫罗兰”号巡洋舰发出的电报足以构成回应的理由。轴心国媒体以及她所谓的“中立”盟友不断散布的指控。

就在同一天，海军部发布了第一份反驳公报：

鉴于德国指控盟军海军在西班牙费尔南多波岛圣伊莎贝尔港对轴心国舰船实施了切断行动，英国海军部认为有必要声明，在所谓事件发生时，没有任何英国或盟军军舰出现在费尔南多波岛附近。然而，由于从德国广播中获取的信息，英国总司令已派遣侦察巡逻队前往该区域。目前已收到报告，发现一艘大型不明船只，英国海军舰艇正前往该地点进行调查。

这份声明堪称双重标准和欺骗的杰作——其目的在于暗示德国人通过其肆意妄为的指控，给自己招致了随后的不幸。

特别行动执行处（SOE）驻拉各斯行动负责人接到了明确的指示：在任何船只抵达港口之前，袭击艇的船员必须被秘密转移并妥善保管。就M和整个SOE而言，除了“荣誉少女号”的船员和一小群内部人员之外，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这支秘密部队的存在。意大利战俘将被押送到内陆地区，关押在远离外界窥探的战俘营中。

*

直到1月21日星期三，在皇家海军“紫罗兰”号护航舰的护送下，“火神”号和“奥斯塔公爵夫人”号才终于抵达拉各斯。巧合的是，“纽尼顿”号及其护航的两艘舰艇也几乎在同一时

间出现。由于找不到护航舰艇，海耶斯和他的船员们只能勉强使用“*纽尼顿*”号的引擎，一路躲避潜在的敌舰和战机，最终几乎是独自一人艰难地驶入了最近的英国港口。

格斯·马奇-菲利普斯终于能够向伦敦发去一份电报，告知M和他的政治上司他的任务取得了成功：“我方伤亡为零。敌方伤亡为零，除了几个脑袋受了点伤。俘虏：德国人零人，意大利人：男性27人，女性1人，当地人1人。”

随后，M和英国首相本人都发来了祝贺电报。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在整个战争期间保守丘吉尔的秘密突袭队在“邮政局长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五艘船只安全抵达拉各斯三天后，西班牙政府就此次袭击发表了第一份措辞最为强烈的抗议声明。马德里当局根据所有事实推断，“此次侵略行为是由为英国利益服务的船只和人员，或与在西非海岸作战的英国军队直接合作者所为。”

在外交上的焦虑和愤慨的言辞背后，隐藏着一个简单的真相：袭击发生十天后，西班牙人仍然不清楚究竟是谁策划了这次袭击。他们强烈怀疑英国参与其中，但也仅限于此。这意味着“邮政局长行动”最重要的方面——其不可否认性——得以维持。

在马奇-菲利普斯的舰队抵达拉各斯港五天后，一份提交给M和其他人“绝密”的报告中，“凯撒”——M在特别行动执行处的副手朱利叶斯·哈瑙中校——发出了欢欣鼓舞的胜利之声：

既然《*邮政局长*》这部剧已经拍成了，我想您可能有兴趣看看随信附上的这部剧的浪漫而戏剧性的发展历程，它从剧的早期一直到达到高潮，按时间顺序排列。

在那份报告中，凯撒透露，“*努尼顿*”号拖船——连同“*利孔巴*”号和“*比邦迪*”号——在突袭当晚因引擎故障而搁浅。幸运的是，“邮政局长”行动得以成功脱困，并拖着战利品逃脱。凯撒接着赞扬了突袭者的胆识和勇气，并对那些阻碍“邮政局长”行动的人深表痛惜：

此次行动不仅实现了其物质目标，而且实现方式也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外交部和海军部在应对政治和法律后果方面的工作量。我们希望特别行动执行处能够获准证明这一点。在费尔南多波岛发生的事在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生：也许下次就不必再进行长达四个多月的漫长而零散的谈判，然后进行二十五分钟的紧凑而果断的行动了。

凯撒还强调了邮政局长对国家安全局的价值，即证明其运作方式的重要性：

“邮政局长”行动是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在中立港口执行的首个规模较大的特殊行动，因此具有一定的测试意义——要在漆黑的夜晚悄悄带走一艘停泊在近岸的8000吨级邮轮，并且不留下任何痕迹，绝非易事。没有任何消息来源表明，英国方面参与了此次行动，并留下了任何确凿的证据。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撒说得太早了。他忘记了一个关键因素：理查德·利佩特。

利佩特探员的处境岌岌可危。他担心，如果被迫在类似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指证”他的西班牙朋友，他会崩溃。虽然所有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特工都宣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全面战争——在战时抛开正常的道德顾虑——但这对他来说还是太过分了。如果罪名成立，他的西班牙朋友将面临长期监禁，甚至可能被处决。

此时，伦敦方面已发表数份正式声明，声称意大利和德国船只已被扣押。在公海上必须公平公正。如果利佩特在军事法庭上崩溃，英国政府最高层的丑闻就会暴露无遗。*他必须被秘密转移。*

为了让利佩特离开小岛，所有办法都尝试过了，但似乎每条路都走不通。比尼亚船长决心要让这位关键证人留在身边，所以西班牙人肯定不会允许利佩特离开。另一方面，如果英国领事馆组织某种形式的逃脱，而他们的参与被发现，那么英国在邮政局长骗局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就会暴露无遗。

最终，利佩特因疟疾高烧不退，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效仿佐里拉，雇佣一位当地渔民划船渡海前往尼日利亚。他在岛上的尼日利亚居民中有很多朋友——其中大多数人强烈支持英国——他与其中一位朋友商量好，由他协助自己逃脱。

1942年2月25日，也就是袭击发生六周后，利佩特决定逃跑。他跋涉陆路来到一个偏僻的沿海村庄。但在等待渔民来接他时，利佩特得知一队西班牙警察已经抵达，准备逮捕他。由于当地的皮划艇手没有出现，利佩特别无选择，只能独自一人逃跑。

利佩特匆匆跑到岸边，想偷一艘当地人的独木舟，结果撞上了一个西班牙殖民地警察。利佩特年轻时曾是重量级拳击冠军。尽管身患疟疾，身体虚弱，他还是一拳打在了警察身上。他把那名西班牙警察打得不省人事，把他打晕在地。快到海滩时，他又对另一名警察做了同样的事，最后才抓起一艘独木舟，推入翻滚的浪花中。

不幸的是，他在混战中摔断了拇指，开始划桨时疼痛难忍。对于一个已经饱受疟疾折磨的人来说，前方还有四十英里的航程，要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海。但利佩特别无选择。他花了十五个小时，筋疲力竭、痛苦不堪地划过这片海域，最终抵达了尼日利亚的海岸线。

在利佩特逃脱后不久，英国驻费尔南多波领事馆发出的一份电报中，明确指出了他的困境：“W.25 离开费尔南多波时精神高度紧张，我们认为……如果他留下来参加军事法庭审判，在交叉质询的压力下，他很可能会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

利佩特侥幸逃脱，而“邮政局长行动”背后的巨大骗局——可以说——也同样如此。随着关键证人失踪，比尼亚上尉对西班牙人的指控彻底瓦解。最终无人被判有罪。调查的焦点随即转移到海因里希·卢尔身上，他似乎是这些晚宴的幕后金主，并被指控为英国间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SOE“邮政局长行动”的责任最终落在了德国人的肩上。

*

随着“邮政局长”行动的成功，特别行动执行处完成了迄今为止战争中最大胆的一次行动。“邮政局长”行动的成就，鲜有知情人士能够忽视。正规军——陆军、海军和空军——仍然对这些无法无天的特工突击队感到不满，但对于这项如此非凡的任务，不得不给予他们勉强的尊重。

马奇-菲利普斯推荐阿普尔亚德——“组织和指挥能力极佳”——以及格雷厄姆·海耶斯——“一位技艺精湛、全面发展的作战士兵”——晋升。马奇-菲利普斯批准了他们二人晋升为上尉的申请。至于二等兵安德斯·拉森——用马奇-菲利普斯的话来说，他是“在‘公爵夫人’号行动中最杰出的士兵”——他被授予了正式的军官委任状。

拉森在日记中以轻松诙谐的口吻写道，他参与了这次抢夺行动，并在带着战利品离开费尔南多波岛时，被马奇-菲利普斯非正式地授予了军衔。“我们直接驶入一个外国港口。劫持了一艘大船，扬帆起航。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为此大闹了一场。马奇-菲利普斯船长在舰桥上提拔我为军官。”

按照特别行动执行处（SOE）一贯的作风，拉森无需接受任何军官训练，就被直接任命为少尉，军衔标志直接缝在了他的制服上。“他们就这么把军衔标志给了我，”拉森笑着向一位同伴解释道。他又向另一位同伴汤姆·温特吐露心声，温特曾与海耶斯一起夺取了“利孔巴”号：“在此之前，我得到的最大晋升就是被临时任命为水手！”

*

在离开非洲之前，拉森再次前往内陆，帮助训练奥洛科梅吉的游击队——此前，袭击者曾在那里试验过他们的锚链式冲锋。袭击发生时，他爱上了一个年轻、身材苗条的非洲女孩。

拉森刚与她父亲谈妥以10英镑加两瓶杜松子酒的价格买下她，就被召回伦敦接受晋升。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可惜的是，我刚谈妥买下一个美艳绝伦的妻子，就不得不离开非洲……因为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我被召回，真是太遗憾了。”

西非的劫掠者们留下了另一位美艳动人的女仆——“荣誉少女”本人。这艘忠诚的Q型舰艇卸下了隐藏的武器，变回了普通的渔船，最终被卖给了民用。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辜负众望，即便与她同名的部队早已不复存在，她也将在劫掠者们心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荣誉少女”部队的末日已至。

“邮政局长行动”将马奇-菲利普斯的声望推向了新的高度，他的特工突击队正在走向更大更好的目标。

回到英国后，尽管拉森未能如愿迎娶他的非洲新娘，但结婚的气氛似乎依然浓厚。马奇-菲利普斯——此时已晋升为少校——邂逅了玛乔丽·斯图尔特，一位容貌出众的女演员，她已签约成为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特工，两人坠入爱河。从“邮政局长行动”返回英国仅两个月后，马奇-菲利普斯便与他美丽的特工新娘喜结连理。M出席了婚礼，阿普尔亚德、海耶斯、拉森以及大多数“荣誉少女部队”的常驻人员也到场祝贺。

“邮政局长行动”的成功带来了一连串的荣誉：马奇-菲利普斯荣获杰出服务勋章（DSO）；格雷厄姆·海耶斯荣获军事十字勋章（MC）；阿普尔亚德原有的军事十字勋章又添一枚勋章饰条。这些勋章的授勋词委婉地提到“表彰其在执行秘密行动期间的贡献”。安德斯·拉森也获得了一项荣誉，但尚未授予他。

丘吉尔对这次突袭的结果欣喜若狂。他骨子里是个冒险家，从一开始就是“邮政局长行动”的幕后推手——而高风险似乎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对这类行动的渴望。尽管对手政客和高层人士普遍对这次行动“海盗式”且“极不英国”的性质表示不满，但丘吉尔却毫无悔意。

在这次标志性行动中缴获的三艘船只中，最重要的战利品“奥斯塔公爵夫人号”（*Duchessa d'Aosta*）由皇家海军的俘获人员押送回英国。她被重新命名为“育空帝国号”（*Empire Yukon*），并一直作为运兵船使用到战争结束。连同船上的货物，她的估价约为30万英镑，用于征用。考虑到当时这笔钱足以建造23架喷火式战斗机，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另外两艘德国船只也被重新命名，并在英属西非继续服役，直至战争结束。

在突袭中俘获的意大利战俘被送往南非接受审讯，并被严加看管，以免引起公众注意。然而，直到1944年1月，当权者仍在考虑对费尔南多波岛发动第二次行动。抓捕那些逃脱抓捕的意大利军官。无论奥斯塔女公爵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英国政府似乎都决心要将它们全部揭开。

*

马奇-菲利普斯的婚礼之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马奇-菲利普斯——“少女荣誉部队”的导师、指挥官——比他手下的大多数士兵都年长，而且他才智过人，理想主义至极，为了实现理想几乎不择手段。在安德斯·拉森身上，他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但两人却被彼此深深吸引。拉森刚加入特别行动执行处时，被认为纪律涣散，无法学习任何训练，而且过于好斗，难以磨练间谍技巧。但此时，马奇-菲利普斯已经认定他非常适合“带领登船小队”，也适合执行他设想的那种任务。

与阿普尔亚德和海耶斯——他们如同冷静的定海神针，稳住了马奇-菲利普斯炽热的愿景——这些人共同构成了一座无比坚固的金字塔的四角，也是一支即将从“荣誉少女部队”的灰烬中重生的新部队的基石。“荣誉少女部队”为了掩盖真相而被牺牲：它从未真正存在

过。取而代之的是凤凰涅槃般的“小型突袭部队”（SSRF）。同样神秘的SSRF是马奇-菲利普斯实现其宏伟计划第二阶段的工具。

他的部下将采用与在费尔南多波岛类似的战术，在德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法国海滩上——给他们带来恐惧和惊吓。几个月前，英军还在这里，在德军闪电战的猛烈攻势下仓皇逃窜。

*

拉森最初报名成为特勤志愿者时，只用了“A. 拉森”这个名字。实际上，他的全名是安德斯·弗雷德里克·埃米尔·维克多·绍·拉森，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从事冒险活动的丹麦乡绅家族。战前，他的父亲经常到伦敦，吹响猎号，召唤司机驾驶的劳斯莱斯从海德公园酒店的台阶上驶来。

在拉森无与伦比的战时生涯中，他从未向最亲密的战友透露过自己出身高贵、家境富裕。他所渴望的只是被人称为“安迪”，并与那些和他并肩作战的形形色色的反叛者和特立独行者融为一体。

但这一切都还未发生。眼下，这支刚刚组建成特别支援部队（SSRF）的小分队正因费尔南多波岛突袭的成功而士气高昂。随后，他们展开了大规模的招募行动。首批新兵之一是伊恩·沃伦，一位在非洲被“招募”到这支部队的英国士兵。在“荣誉少女号”西非停留期间，马奇-菲利普斯和沃伦发生了争执，因为沃伦不停地跟着留声机里播放的战时热门歌曲《星尘》哼唱。马奇-菲利普斯命令他停止哼唱，否则就把他从餐厅窗户扔出去。尽管比马奇-菲利普斯矮了几英寸，身材敦实的沃伦还是挺身而出，与“荣誉少女号”的指挥官对峙，并反过来把他扔出了窗外。

马奇-菲利普斯爬回车里，以典型的体育精神和风度告诉沃伦：“你这个该死的小个子——你最好加入我们！”

沃伦成了拉森的室友，这份工作可谓危机四伏。沃伦经常训练归来，发现木门框上几英寸外有一把刀在颤抖，或者听到箭矢扎进床腿的闷响。这是和这位丹麦人同住一间房的职业风险，他总是磨练刀法，考验同伴们的胆量。

最初只有十二名特工突击队员，后来人数增长到近六十人。其中就包括约翰·格温，他被招募加入团队担任行动策划，但所有人都只知道他叫“杀手”。格温是个素食主义者，滴酒不沾，只用冷水刮胡子，而且他的眼神里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彼得·肯普是另一个无可救药的战争狂。他因在西班牙内战中负伤而未能通过英国陆军的体检。一枚迫击炮弹爆炸，炸伤了他的双手，并炸碎了他的下巴。但肯普“不适合服兵役”的认定并没有阻止马奇-菲利普斯招募他，尤其因为他拥有如此丰富的战场经验。

另一位参加过战斗的老兵是杰克·尼科尔森中士，他曾荣获杰出行为勋章（DCM）。尼科尔森是苏格兰人，曾在第7突击队服役，马奇-菲利普斯和阿普尔亚德最初也曾在这个部队服役。遭遇一系列失败，被逐出法国海滩。

对于马奇-菲利普斯的大多数部下来说，重返欧洲大陆——即使是暂时的——也早已是众望所归。

第九章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跨海峡行动，特别侦察部队（SSRF）被分配了一个新的基地。此前，他们一直以停泊在普尔码头的“少女荣誉号”（*Maid Honour*）为基地开展行动。SSRF的新总部设在多塞特郡北部温特伯恩河畔一座昔日辉煌但已略显破败的乡村宅邸——安德森庄园（Anderson Manor）内，这座庄园曾被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征用。

在特别行动执行处（SOE）代号为“菲尔德”（Fyfield）的安德森基地，马奇-菲利普斯（March-Phillipps）打造了他所在部队独特的**团队精神**。在菲尔德基地，他向新兵灌输了他对那些常常困扰着整个军队的繁文缛节的蔑视。军衔低于士兵的功绩，制服的整洁程度——无论他们穿的是什么——都远不及士兵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作战的能力重要。

事实上，这种战争——孤立无援，没有后援，而且往往深入敌后——几乎没有长期生存的机会。正如拉森向一些丹麦新兵解释的那样：“我会明确地告诉你们，活着回来的几率不到50%。”

尽管有这样的警告，所有十六名丹麦新兵还是报名加入了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特工突击队。为了更好地帮助这些新兵应对如此艰巨的挑战，马奇-菲利普斯他们训练时在土豆里塞上引爆器，互相投掷；要么躲开，要么冒着被炸伤的风险。

来自安德森庄园的马奇-菲利普斯、阿普尔亚德、海耶斯、拉森、沃伦、格温、肯普、尼科尔森以及其他几十人开始在多塞特海岸线的众多河口和河流中进行训练。不出所料，这些身着五花八门的英式和外式制服、外表粗犷的男子引起了当地人的极大怀疑，尤其是在深夜被发现划着独木舟逆流而上时。

拉森尤其如此，他一头白金色的头发，带着外国口音，总是被国民警卫队怀疑是德国间谍而逮捕。但每次给特别行动执行处总部打个电话后，他都会被确认为丘吉尔特别任务志愿者的一员，然后被释放回部队。

马奇-菲利普斯深知，突袭法国海岸的敌人远比在费尔南多波岛遇到的敌人强大得多。驻扎在法国的德军很可能已经在欧洲各地作战过。因此，他制定了一套速成训练方案，类似于今天的英国特种空勤团（SAS）选拔。训练内容包括长达60英里的强行军、长时间夜间航行、徒手搏斗、近身肉搏、射击以及水上行军。

队伍在夜间被空投到偏远的多塞特郡乡村，被告知要自行找到返回菲尔德的路，他们身无分文，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正是在这样漫长的行军中，队伍中的城里人第一次

向其他新兵介绍了苯丙胺（一种当时的安非他明）。在伦敦的高档夜总会里很受欢迎，俗称“bennies”。

苯丙胺具有令人愉悦的兴奋作用，可以让操作员长时间保持警觉和头脑清醒，而无需睡觉。

其中有高度逼真的模拟任务，例如渗透“敌方总部”，猎杀部队会追击并驻守在假想目标上。在所有这些任务中，拉森天生的战斗技能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在题为“现代战争中弓箭的使用”的提案中，他向战争部请愿，要求允许他将其开发成终极无声杀伤武器。

“我曾就读于不同的训练学校.....我毫不怀疑弓箭在很多情况下都极具价值，”他写信给陆军部说。“我拥有丰富的弓箭狩猎经验。从麻雀到雄鹿，我都射杀过。虽然我从未尝试过射杀人，但我认为结果也同样会令人满意.....”

然后他列举了它的优点：

1. 箭矢射出时几乎没有声音。
2. 这种箭射杀人时不会造成惊吓或痛苦，所以人不太可能会尖叫或做出类似的事情。
3. 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每分钟最多可以射出十五箭。
4. 这支箭的杀伤力与普通子弹一样致命。

陆军部惯用的伎俩是，给拉森提供了两把带箭的猎弓，但没有授权他使用。在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盛行的年代，不起眼的弓箭竟被视为一种“非人道的武器”，因此，拉森决定用它们来对付敌人。但这并没有阻止拉森在多塞特郡的林地和草地上用他新获得的武器进行训练，村民们开始称他为“罗宾汉突击队”。

到 1942 年夏天，安德斯·拉森已经准备好证明他的绰号名副其实了。

SSRF即将发起“德莱厄德行动”，这是他们在欧洲的首次突袭。他们配备了两艘鱼雷艇（MTB），其中一艘的设计使其在水下航行时能够保持极低的轮廓，从而难以从陆地上被发现。这艘由索尼克罗夫特造船厂制造的“实验型”鱼雷艇，因其水下排气管（因此几乎无声）持续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被SSRF的队员们戏称为“小尿尿者”。

“小尿尿号”（Little Pisser，原MTB 344）在接下来的任务中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艘经过改装的小型鱼雷艇，为了将航速提升到30节左右，除了两挺机枪外，其他武器都被拆除。她配备了两台索尼克罗夫特（Thornycroft）发动机，只要天气相对平静，在公海上几乎没有什么能追上她。她的艇长是弗雷迪·伯恩中尉，他后来成为了特种作战部队（SSRF）行动中的中坚力量。

“德莱亚德行动”计划包括一支苏格兰特种部队快速反应小组乘坐小皮塞尔渡过英吉利海峡，绑架驻守在莱卡斯凯的德军——莱卡斯凯是当时英国最北端的据点之一。海峡群岛，以及距离英国最近的德占前哨之一——莱斯卡斯克，被炸得面目全非。莱斯卡斯克曾是德国海军的信号站，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海峡群岛是英国唯一被德军占领的地区。法国沦陷后，英军放弃了这些岛屿，因为它们被认为无法防守。这些岛屿位于法国海岸炮台的射程之内，稍有不慎就会被摧毁。1940年6月，亨克尔轰炸机的一次空袭造成四十多名岛民丧生，之后岛民被迫投降。

莱斯卡斯克（Les Casquets）——一排嶙峋的隆起岩石——是一系列荒芜露头的一部分，水下砂岩山脊从海浪中露出。饱受风雨侵蚀，这里寸草不生。莱斯卡斯克（Les Casquets）这个名字据信源于法语单词“cascade”（瀑布），暗示着环绕岛屿的汹涌潮汐。袭击者的主要目标是建在岩石最高点的灯塔，以及至关重要的无线电台和德军驻军。

莱斯卡斯克特礁周围的海域有着漫长而惊险的沉船历史，仅此一项成功的登陆行动就足以构成巨大的挑战。袭击者只有先穿越一系列险恶的浅滩，才能攀上那座90英尺高的礁石并发起攻击。在这些浅滩中，汹涌的潮水如同巨型马桶的冲水声一般汹涌澎湃。

与费尔南多波岛之行一样，马奇-菲利普斯的袭击计划也要求在夜幕掩护下发动袭击，绝对保密，力求出其不意。此次突袭成功的关键在于制服岛上的……驻军直到能够使用无线电向驻扎在邻近岛屿上的德军求援后才得以脱险。

1942年7月和8月，曾三次尝试执行这次突袭，但每次都因恶劣天气和难以接近目标而失败。然而，这些失败的尝试并非完全徒劳。它们使得对目标进行近距离侦察成为可能，并在安德森庄园建造了目标的模型，以便突袭队员更好地规划攻击。

到了第四次尝试时，马奇-菲利普斯缩减了计划规模，采用了一支更加灵活、易于操控的部队。他不再使用两艘鱼雷艇，而是只派出“小尿尿号”（Little Pisser），搭载十二名队员。至关重要的是，这十二人中有一人会德语——一位名叫阿布拉姆·奥尔·奥波钦斯基的波兰犹太人，以及帕特里克·杜金，一位在学校里学过一些德语、足以应付日常交流的英国人。就像费尔南多·波的“友好西班牙人”一样，他们将被派往先锋，用德语喊出令人困惑的命令，迷惑这座岩石哨所的守军。

1942年9月2日，突袭当天清晨，阳光明媚。马奇-菲利普斯和他的同伴们围坐在莱卡斯凯的模型旁，进行最后的计划会议。他们决定放弃三个相对容易的登陆点——岩石底部形成的小型岩石滩。因为这些登陆点很可能布设地雷，或者有哨兵把守。

相反，他们会选择最困难的登陆方式，在灯塔正下方一处陡峭的80英尺岩壁底部登陆，然后攀爬上去。发动突袭，行动极其隐蔽且出其不意。他们全副武装——每人携带一把汤

姆逊冲锋枪和六个弹匣的子弹、米尔斯炸弹、炸药，以及必不可少的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这将是一次艰巨的攀登。

经过一整天紧张的等待，队员们吃完了最后一顿饭，穿戴好行装准备执行即将到来的任务。每个人都穿着深色迷彩服、黑色巴拉克拉法帽和静音的毡底靴，所有裸露的皮肤都按照规定涂抹了英军迷彩膏。黄昏时分，军用卡车从安德森庄园出发，突袭队员们沿着多塞特郡的小路颠簸前行，低声哼唱着歌，为即将到来的行动鼓劲。

在韦茅斯海岸附近的波特兰港，弗雷迪·伯恩早已驾驶着“小尿尿号”严阵以待。夜幕降临，伯恩启动了这艘低矮的鱼雷艇，驶向海峡群岛。除了留在驾驶台上的马奇-菲利普斯和阿普尔亚德之外，所有突击队员都下到了甲板下。和大多数鱼雷艇一样，“小尿尿号”习惯于像攻城锤一样劈波斩浪，在波涛间颠簸摇晃，撞击声震耳欲聋，双引擎的轰鸣声仿佛两架喷火战斗机正从船体两侧起飞。

她没有亮起任何灯光，男人们尽力走完这段路程，让自己的视力适应黑暗，为进攻做好准备。

22:45，莱斯卡斯克岛的模糊轮廓——如同海蛇驼背般从漆黑的海水中探出——映入眼帘，灯塔如刀锋般纤细的身影在其上方刺出一道弧线。在阿普尔亚德的指引下，伯恩驾驶着山地自行车尽可能靠近岩石的北侧，袭击者们将试图从那里向上攀登。

在最后接近目标时，“小尿尿号”切换到了静音模式。除了动力强劲的两台索尼克罗夫特发动机外，她还配备了一台更为平稳的辅助福特V8发动机，以便悄悄接近敌方目标。她静静地驶到距离礁石800码处抛锚；现在一切都取决于马奇-菲利普斯和他的船员了。

今晚行动选用的近距离突击艇是戈特利艇，这是一种可折叠的木质底划艇兼独木舟，两侧覆盖帆布。战争结束时，陆军部将订购约1000艘戈特利艇，但在战争初期，它们的使用主要限于非常规突袭部队。

马奇-菲利普斯下令出发。阿普尔亚德跪在船头，左右打着手势指示方向，两侧的四名船员拼命划桨。一股强劲的水流试图将船向东北方向推去，随时可能将他们冲过礁石东侧，卷入茫茫大海。戈特利号的帆布船头迎着汹涌的潮水，船员们弯着腰奋力划桨，尽管夜色凉爽，汗水仍顺着黝黑的脸庞倾泻而下。

大约十五分钟后，这艘低矮的船只悄悄驶入了这座阴暗荒凉的小岛背风处。阿普尔亚德发现机房塔楼正下方有一块倾斜的平板状岩石，他估计他们或许可以把它当作临时的登陆平台。海浪拍打着海岸，掩盖了船只接近的声音，戈特利号尽可能地靠近了小岛。以免她那脆弱的船身撞到悬崖上，被撞出一个洞。于是，小锚——一种用于帮助船只在狭窄险峻水域中操纵的轻型锚——被释放了。“戈特利”号现在固定在了船尾。

阿普尔亚德从船头取下一根缆绳，准备纵身一跃。他精准地把握时机，跃过那块黏滑、长满海藻的岩石，系紧了双套结。“山羊号”两端都已固定到位，这使得其余负重前行的劫掠者更容易跟随他。

*利孔巴号*脱离险境的英雄——和另一名船员留在戈特利号上，以保护它免受海浪和礁石的侵袭，并防止被敌人发现。剩下的十名船员则争先恐后地爬上湿滑的登陆点，进入了敌方领土。

夜空晴朗，繁星点点，只有一弯淡淡的月牙挂在空中。男人们环顾四周，勘察着前方的路线。岩壁前半部分被海浪不断拍打，几乎染成了黑色。再往上，隆起的砂岩褶皱呈现出灰蒙蒙的色调，月光下，偶尔会映出一抹明亮的黄色，那是顽强的地衣附着在岩缝和裂缝中形成的。

十名男子奋力攀爬岩壁，他们的声响淹没在峡谷和沟壑中隆隆的海浪声中。幸运的是，悬崖上有很多宽大——尽管起初有些湿滑——的抓手。当他们接近顶峰时，突袭者们遇到了第一个障碍——一圈圈的带刺铁丝网，构成了一道防御圈。领头的男子紧贴地面，隐蔽身形，割断了铁丝网。下方海浪的咆哮声淹没了他剪纸的清脆声响。

长途划桨横渡大海，肌肉酸痛难忍，再加上负重攀爬，此时此刻，他们在多塞特郡接受的艰苦训练才真正发挥了作用。虽然看不到哨兵，但灯塔底部布满了带刺铁丝网、混凝土掩体和碉堡，周围环绕着一堵齐肩高的围墙。一门20毫米厄利孔火炮架设在一堵墙上，可以向袭击者倾泻毁灭性的火力。

午夜刚过，马奇-菲利普斯率领部下翻越了西侧的围墙。幸好这道围墙没有铁丝网，而且远没有安德森庄园突击训练场的围墙那么高。他们轻盈地踏入院落内部，深知时间紧迫。他们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就会被发现，必须趁敌人毫无防备时迅速出击。

马奇-菲利普斯将部下分成四组——分别示意一组攻占灯塔，一组攻击宿舍楼，一组控制机房，最后一组攻击至关重要的无线电室。马奇-菲利普斯亲自率领部队突袭宿舍楼。他踹开大门，冲进中央房间，汤姆逊冲锋枪已上膛。他首先看到的是两名正在站岗的德国士兵，旁边放着一盒打开的木棍手榴弹。

面对四门由面目狰狞的敌人挥舞的扫雷炮，以及敌人的猛烈炮火，德军猝不及防，竟没来得及掏出手榴弹。他们被俘虏了，也因此牢记了那句警示语的重要性。离开那里将是致命的。完成这些后，马奇-菲利普斯命令部下继续深入建筑物。宿舍从一条主走廊分岔出去。想必其余的守军都在那里，指望着值班的两名战友在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时发出警报。

外面，两名突袭者冲进无线电室，只见一盏灯正亮着，仿佛熬夜工作一般。不知何故，这里暂时空无一人，或许是无线电操作员出去上厕所了。总之，这里简直是个宝库。桌子

上散落着大量的德文密码本、写满潦草信息和指令的笔记本，还有用于编写电报的信号键盘、无线电日志和记录。突袭者此行的目的，正是要获取这类资料——确凿的、可用的情报。

大约凌晨一点。在宿舍楼里，帕特里克·杜吉恩突然闯入了两名德国电报员的房间，他们刚刚离开无线电室。两人正准备睡觉，杜吉恩猛地推开房门，他那支汤姆逊冲锋枪的枪口扫过房间。杜吉恩是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他的突袭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图迈，大象男孩”，取自1937年的英国冒险电影。他用蹩脚的德语对着电报员们厉声质问，逼问其他战友的下落，以及他们的装备情况。

几乎就在茫然的无线电操作员还没来得及回应之前，马奇-菲利普斯和他的手下就已经在走廊尽头展开了行动。他们踹开最后一个房间的門，发现里面有两个人还在睡觉。他们把其中两人从……中拖了出来。马奇-菲利普斯反对扣押第三张床，因为躺在那里的人戴着发网。

“你不能拿走它！”他喊道。“那是个女人。”

很快，人们发现这三个德国人竟然都戴着发网睡觉，于是，那个被误认为是女人的德国人也被抓住了！其中一个德国人看到袭击者从夜色中探出头来凶狠的目光时，竟然晕了过去。从悬崖上爬到海边，肯定会让他恢复过来。

当所有守军都被抓获后，袭击者们俘虏了四名海军士兵——其中三名是高级电报员——他们由海军士官长蒙特指挥，此外还有三名陆军士兵，他们负责守卫这个偏远的前哨站。确保阵地安全后，马奇-菲利普斯下令进行彻底搜查，并带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配给簿、身份证、站务日志和灯光日志，以及私人信件和照片——所有东西都被装上车，袭击者们准备撤退。

在无线电室里，他们收集了最后一批文件，之后迎来了让他们最快乐的时刻——用斧头砸碎德国的无线电设备。

现在唯一的难题是如何把七名战俘从湿滑的岩壁上弄下来，送上等候在那里的“戈特利”号。马奇-菲利普斯还缴获了德军的武器——所以他的手下都扛着20毫米厄利孔机枪、几箱手榴弹、几支斯太尔长步枪，以及头盔和其他德军制服。如果试图带着这些人再次登上“戈特利”号，那很可能导致它沉没。

马奇-菲利普斯最终画出了十七个蜷缩在湿滑岩石上的黑影，海浪来回拍打着岩石。它们急于将劫掠者和俘虏都纳入冰冷的掌控之中。船上显然没有地方存放偷来的武器，于是便毫不客气地将它们扔进了深海。

进入等候在那里的“戈特利”号的唯一方法——无论是俘虏还是劫掠者——都是沿着45度角的岩石板滑下，然后跃过水面进入这艘脆弱的小船。两名劫掠者因此受伤，第二个受

伤的是阿普尔亚德。他是最后一个跳下去的，带着绳子跳进了拥挤的船头。他落地姿势很别扭，听到小腿传来一声脆响，随后胫骨处传来一阵剧痛。他根本没时间检查自己的“扭伤的脚踝”，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拼命划水才能登上等候的船。

“戈特利”号帆布船体仅露出几英寸的浪尖，在疲惫不堪却又兴奋不已的船员们的驾驶下，终于返回了等候在那里的鱼雷艇。与“小尿尿”号会合后，俘虏们被赶到船头，那里有几挺汤姆逊冲锋枪可以掩护他们。当鱼雷艇悄无声息地驶离莱斯卡斯克时，对德国俘虏的审问已经开始了。

马奇-菲利普斯和他的部下刚刚劫持了莱卡斯克特（Les Casquets）——一座重要的德国海军信号站——的整个驻防部队，他们摧毁了无线电室，并将所有武器弹药抛入大海，还顺便缴获了大量情报资料。继“邮政局长行动”取得成功之后，“树妖行动”可谓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完美后续行动。

劫掠者们还有两个小时的渡河路程，当“小尿尿号”绕过波特兰比尔时，欢欣鼓舞的劫掠者们……他们穿上了缴获的各种德军制服，包括敌军士兵特有的头盔。

他们的 SSRF 兄弟们迎接他们时，高喊着“你看起来像个该死的德国佬！”和“杰瑞来了！”

当然，这些话只是玩笑话，但在几个劫掠者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尤其是拉森。如果他们能弄到足够的德军装备，岂不是可以假扮敌人进行劫掠？拉森和他的丹麦、波兰同伴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们肯定能把伪表演得天衣无缝？这个想法需要一些技巧，但这位丹麦维京人决心要把它变成现实。

凌晨4点，战俘连同突袭队员缴获的所有文件一起被直接移交给军事情报局（M19）。其中几名电报员——尤其是41岁的一战老兵蒙特一级军士长——非常健谈。他们提供了从东部的加莱到西部的瑟堡半岛，横跨整个海峡群岛，沿法国海岸线绵延广阔区域的敌军阵地信息——这些情报对法国皇家海军特种部队（SSRF）未来的突袭行动至关重要。

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描述极其详尽。他们回忆起那年八月暴风雨期间，一只信鸽被驱赶到莱卡斯凯。这只精疲力竭的鸟儿落在灯塔下，落入了陷阱。它的腿上绑着一个绿色的小罐子，里面装着一卷纸和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纸条是用法语写的，开头是“信鸽 1942 年8月28日 15时”。信中提到了博洛尼亚、迪耶普、飞机和机库等地点。这只信鸽及其传递的信息——据推测与法国抵抗组织有关——已被移交给德国情报部门。

德国人花了二十四小时才弄明白位于莱卡斯克的海军信号站为何突然失去联系。奉命调查的部队发现，那里简直成了一座幽灵站。没有任何抵抗的痕迹：没有血迹，也没有弹孔。一些失踪人员被抓时还穿着睡衣，甚至连制服都留在了那里。

希特勒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宣布莱卡斯特无法防守，但德国海军辩称该地至关重要，不容失去。德军重新占领莱卡斯特后，驻军人数增加了五倍，防御工事也得到了显著加强。

马奇-菲利普斯本人对此次任务的报告表达了对任务圆满完成的满意之情。“伯恩中尉指挥舰艇功不可没……他在靠近暗礁和沉船的危险艰巨任务中表现出色；阿普尔亚德船长的导航也功不可没，正是他的出色指挥才使得这些任务得以完成。此外，还要感谢会说德语的奥尔列兵，他负责管理俘虏，为搜捕行动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其意义而言，“德莱厄德行动”对于尚未再次大规模踏上欧洲大陆的英国军队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宣传胜利。丘吉尔随后对此次行动以及类似的跨海峡突袭的赞扬之词意味深长：“从海里冒出来……”不时会有一只钢铁之手，越来越高效地将德国哨兵从岗位上揪出来。

*

“德莱厄德行动”结束后不久，安德斯·拉森再次挥舞着丘吉尔的“钢铁之手”，带领一支六人小队登上布尔胡岛，这是位于构成莱斯卡斯特的砂岩山脊东端的一块岩石露头。

他的侦察任务旨在探明能否在布尔霍部署轻型火炮，以便对海峡对岸奥尔德尼岛上的德军阵地发动闪电打击。结果证明，布尔霍是另一个荒凉且风吹日晒的前哨站，德军仅仅将其用作射击练习的靶场。

这次突袭获得了有用的情报，马奇-菲利普斯建议派遣一支装备迫击炮和驮炮（单兵便携式火炮）的部队登陆布尔胡，向敌人进行炮击，然后隐入夜色中撤退。

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准将，后晋升为海军元帅——当时是英国联合行动司令。严格来说，像马奇-菲利普斯及其部下这样的特别行动执行处特工并不在蒙巴顿的管辖范围内，但在“邮政局长行动”和“树妖行动”之后，他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蒙巴顿下令，至少每两周进行一次跨海峡突袭，以保持德国海岸部队的警惕，并打击其士气，震慑敌军。与此同时，突袭部队还要收集情报，以防德军即将入侵法国海滩。

SSRF还参与了其他几次跨海峡行动——包括与敌人进行的一些激烈的夜间遭遇战，以及对敌方防御工事的秘密侦察。但正是现在，马奇-菲利普斯、阿普尔亚德、拉森和其他经验丰富的突击队员开始为真正意义上的越境行动做准备。

在即将展开的“水墨行动”中，他们计划以法国本土为目标，在几个月前英军被德军闪电战赶入大海的海岸线登陆。他们计划在圣洛朗叙梅尔村登陆，该村位于后来在诺曼底登陆日被称为“奥马哈海滩”的东端。

与以往的此类突袭行动一样，“水墨行动”严重依赖天气。最终，行动获准在1942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进行，当时安德斯·拉森难得休假，很可能是和一位女伴一起。

在那个命运攸关的夜晚，马奇-菲利普斯将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他的维京劫掠者的缺席。

第十章

1942年9月12/13日夜间，“水墨行动”在没有拉森的情况下展开，结果却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小尿尿号”将突击队员们带到了法国海岸，但他们却没能找到计划攀登的悬崖。相反，他们从“戈特利号”登陆艇上下来，却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开阔的沙滩上。

夜色漆黑如墨，但他们的运气却很差。一支装备精良的德军巡逻队正向海滩推进，结果与英军突击队不期而遇。在随后爆发的血腥交火中，一名突击队员身负重伤，不得不被留在原地，而其他队员则沿着原路返回等候在那里的“戈特利”号，同时向追击的敌人猛烈开火。

剩下的十个人逃回了他们的帆布船，但德国人用架设在沙滩上的机枪猛烈扫射“戈特利”号，船体被炸得粉碎。“小尿尿”号试图偷偷溜进去救起落水的幸存者，但在德国岸防炮的猛烈炮火下，她被迫再次出海。

十一名士兵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无一幸免。三人阵亡，四人逃亡，其余的人——其中许多人身负重伤——被敌军俘虏。

成功逃脱的人员中包括格雷厄姆·海耶斯上尉——他是“荣誉少女号”的元老级成员，曾率领突袭行动攻击德国船只“利孔巴号”。他一路逃到了名义上的中立国西班牙，却被西班牙人出卖——或许还有被盖世太保渗透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最终被送回德国人手中。

那时，海耶斯的另外三名逃亡同伴已被抓获。其中两名“外国人”（即非英国籍），波兰人“奥尔”·奥波钦斯基和荷兰人扬·海林斯，被送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施塔拉格133号和空军杜拉格。他们最终要么死于这些战俘营，要么被处决。希特勒此前已下令，任何来自被占领欧洲、被发现与盟军并肩作战的人都将枪决：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命运。

至于格雷厄姆·海耶斯，他被关押在巴黎南部臭名昭著的弗雷讷要塞监狱，单独监禁。他唯一能摆脱牢房的孤独和极度肮脏的方式，就是定期去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审讯中还伴随着残酷的殴打、在冰冷的浴缸里半溺水，以及用钢条加固的牛肠鞭抽打。

海耶斯从未背叛或出卖任何人——包括那些真心实意为帮助他逃脱而付出巨大努力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

在圣洛朗海滩遇难的人员中，包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格斯·马奇-菲利普斯少校（DSO）。他是少女荣誉部队和SSRF的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在试图从布满弹孔的戈特利号上游到岸边时，他溺水身亡。

在“邮政局长行动”开始前不久，马奇-菲利普斯在非洲写了一首诗，诗中描述了他短暂的战士生涯以血腥但高尚的方式结束。

让我再次勇敢地做个同性恋吧

主啊，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时。

让我心中的神性升起，打破一切。

恐惧的扼杀。

请说我为你和国王而死，也为我珍视的一切而死。

似乎马奇-菲利普斯在西非闷热的热带地区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死亡。

至于他一手创建并精心培育的这支小规模突袭部队，它突然失去了无可替代的灵魂人物。除了格雷厄姆·海耶斯和奥尔·奥波钦斯基之外，那位在“邮政局长行动”中身着缠腰布、头戴海盗头巾的自由法国人德斯格朗日也离开了，还有许多其他人也随之离世。群龙无首，失去了那些塑造并成就了这支部队的人，这无疑是这支部队最黑暗的时刻。

幸运的是，阿普尔亚德在任务期间一直留在小皮瑟岛上，因为他的职责是在抓捕一些德国战俘进行审讯后，监督与戈特利号的会合。由于他的脚踝骨折，他无法执行任务。他原本甚至不应该参与一线作战行动。正是阿普尔亚德那股顽固的责任感，才让他参与了那场致命的“水彩行动”。

甚至在突袭者登陆之前，拉森就预感到他的战友们即将遭遇灾难。在“水墨行动”当晚，他焦躁不安地在自己下榻的卧室里来回踱步，无法入眠。半夜，他惊醒过来，冷汗涔涔，惊恐万分地大声喊叫起来。他确信马奇-菲利普斯已经阵亡，在突袭中丧生。

他无法安心，第二天一大早便赶往安德森庄园，却得知“戈特利”号上的船员无一归来。直到第二天，也就是9月14日，德国人才正式发布公报，通报了马奇-菲利普斯率领的部队抵达法国海岸的情况：

他们的行动立即被防御部队发现。防御部队随即开火，登陆艇被直接命中击沉。三名英国军官和一名戴高乐派海军军官被俘。一名少校、一名连队军士长和一名列兵被送上岸时已阵亡。

尽管他很少提及，但拉森始终将“水彩行动”的失败以及失去挚友、导师和引路人马奇-菲利普斯的责任归咎于自己。马奇-菲利普斯拥有罕见的堂吉诃德式的天才，这使他成为像“少女荣誉部队/SSRF”这样的组织的理想领袖。他的离世令所有人深感悲痛。

拉森在日记中深情地写道，他崇拜并努力效仿的一位伟人去世了，许多人都说他“忠心耿耿”。他写道：“马奇-菲利普斯少校去世了。他是我唯一真心喜欢和尊敬的人，他率领部下浴血奋战，最终战死沙场，死得其所。有时我真希望在他遭遇困境时，我能和他并肩作战。其他时候我们都一起战斗，唯独最后一次没能一起。”

由此产生的愧疚和愤怒将驱使拉森在接下来的任务中竭尽全力，他一心想要为马奇-菲利普斯和其他战友报仇。但眼下，十一名队员——尤其是特种突击队的指挥官——已经牺牲，这支队伍面临着迷失方向和失去使命的危险。特种突击队的指挥权落到了阿普尔亚德手中，正是由于他没有让悲痛冲昏队员们的头脑，突击队才得以从这场几乎毁灭性的损失中幸存下来。

绝密”字样的陆军部电报中，指挥权的变更以最枯燥的措辞报告道：“突袭部队的前任指挥官马奇-菲利普斯少校……不幸失踪，我们希望任命陆军少尉JG·阿普尔亚德接替他的位置……阿普尔亚德上尉26岁，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是军官……最近获得了一枚军事十字勋章的加授勋章。”

在惨痛的“水彩行动”之后，M前往安德森庄园，与他的特工突击队员们待了一段时间，以提振士气。他是一位真正的领袖，与马奇-菲利普斯关系密切——马奇-菲利普斯是最早相信M的特工突击队理念的人之一——他对马奇-菲利普斯和其他队员的牺牲感同身受。

正是他们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驱使着M、阿普尔亚德、拉森和其他人继续前进。而命运弄人，他们的下一个任务将把这些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险、恶名和耻辱的境地。

*

“阿夸廷行动”结束仅仅两周后，突袭队员们便准备再次投入战斗，执行“玄武岩行动”。10月3日夜，阿普尔亚德、拉森、帕特里克·杜吉翁——绰号“图迈”的“象童”，这位会说德语的突袭队员曾在“莱卡斯凯”号上审问过战俘——以及其他九人准备再次驾驶“小皮塞尔”号扬帆起航。他们忠实的战船是少数几艘在法国海岸那场灾难性的突袭中幸存下来的船只之一。

“玄武岩行动”令官兵们神经紧绷，濒临崩溃。这是该部队证明自身实力的一次机会，即便他们伤亡惨重，依然是一支高效的战斗力量。同时，这也是为那些阵亡的战友，或者更糟的是，像格雷厄姆·海耶斯那样被俘的战友复仇的绝佳机会。

今晚的突袭行动将把这些人带回他们以前的狩猎场——海峡群岛。目标是萨克岛，这是一块面积相对较小但人口稠密、驻军密集的岛屿，岛上遍布铁丝网，几乎所有可能的通道都布满了机枪阵地和雷区。

萨克岛面积仅2.1平方英里，位于莱卡斯凯以南，格恩西岛以东。1942年秋，萨克岛由驻扎在那里的德军指挥官阿尔布雷希特·兰茨少校统治。在格恩西岛。根据之前在莱斯卡斯凯突袭中缴获的俘虏的说法，萨克岛上的驻军约有200至300人，配备有小型武器、手榴弹、轻机枪和火炮。

更令人担忧的是，岛上散布着大约二十个雷区。这些雷区布满了令人闻风丧胆的S型地雷，也就是所谓的“跳雷”。这种地雷一旦被触发，就会弹跳到膝盖高度，然后爆炸，炸出漫天的钢珠。此外，岛上还设有固定的火焰喷射器和反坦克炮，以威慑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雪上加霜的是，岛上居民还被实行夜间宵禁，由巡逻的德军负责执行。这意味着任何在夜间被发现的人都会被视为敌对分子。

萨克岛上的德军驻军正在进一步加强防御。特种部队突袭小组的任务是设法渗透到这些防御工事中，袭击敌军营房，并尽可能多地俘虏敌军士兵。在夜间秘密俘虏敌军士兵被视为在德军中散播极致恐惧的手段——甚至比直接夺取生命更有效。

十二名被选中的勇士被告知，他们可以随意挑选即将到来的突袭所需的武器。拉森反复斟酌是否要带上他的弓箭。最终他放弃了——很可能是因为陆军部禁止在战斗中使用弓箭——而是选择了他的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

*

“小尿尿号”劈波斩浪，在昏暗的海面上艰难前行，每一道波浪都仿佛要将她淹没，她低矮的船体艰难地划出一道航道。前方。咸咸的海浪拍打着站在露天甲板上的人们的脸庞，刺痛难忍。阿普尔亚德和拉森在驾驶室里，双腿大张着抵挡着猛烈的冲击，严阵以待，准备迎接他们预知的复仇。

晚上11点前不久，她绕过了莱卡斯凯，转向南方，朝着萨克岛驶去。和往常一样，弗雷迪·伯恩中尉掌舵，当他们接近目标时，他将航速降至10节左右，以降低发动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不久，萨克岛嶙峋的轮廓逐渐显现，月光下，悬崖峭壁泛着银灰色的光泽。

伯恩从东南方向驶来，利用岛屿东南角天然形成的半圆形港湾。他关闭了发动机，让鱼雷艇缓缓靠近海岸线。伯恩从海图上得知，船底下的水深适宜航行，几乎可以一直航行到岸边。他以一两节的速度悄悄驶到悬崖的背风处，抛锚并关闭了辅助发动机。

眼前有两个看似容易登陆的地点——缓坡上的鹅卵石和沙滩，只需简单攀爬即可到达岛上较为平坦的区域。但由于担心每个登陆点都布有地雷，袭击者们打算采取更具挑战性的方案。在两个海湾之间，有一个被称为“猪背岬”的短头岬角。空中侦察显示，岬角顶端架设着一个德军机枪阵地，可以清晰地向下两个海湾射击。

鉴于“水墨行动”突袭部队的遭遇——他们的“山羊”号在行动中被机枪扫射——水上登陆——阿普尔亚德认为，必须瞒过驻守机枪阵地的敌人才能登陆。唯一的办法就是直奔猪背岬，在它最远端与大海交汇的地方登陆。

在执行任务的准备阶段，阿普尔亚德发现了一本古老的萨克岛旅游指南——战前海峡群岛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指南中提到有一条小路从猪背山直通大海。海岸线上有一些洞穴，这条小路很可能过去曾被走私者使用。它是否仍然存在，是否还能通行，还有待观察。

拉森担任弓箭手，“戈特利”号向岸边驶去。丹麦人划桨轻触水面，船身紧贴着礁石。拉森的任务是第一个攀上前方悬崖，对付上方的德军炮位。

午夜前不久，帆布船轻轻撞上礁石，拉森纵身跃上岸边。几秒钟之内，他就被黑暗吞噬。他像山羊一样，沿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小跑而上，消失不见。随后，十个幽灵般的身影紧随其后，步伐更为谨慎，阿普尔亚德走在最前面。他们身后，留下一人守卫“山羊号”。

正如指南所暗示的那样，攀登的开始陡峭而危险，悬崖峭壁被海水反复拍打，风化严重，且遍布潮湿松散的页岩。手脚并用地攀爬了一百多英尺后，坡度逐渐缓和下来。阿普尔亚德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陡峭蜿蜒的小路上，这条小路通往猪背峰顶。它呈之字形盘旋而上。穿过两旁长满茂密蕨类植物和金雀花的陡峭沟壑，但与之前走过的路相比，这段路走起来轻松多了。

阿普尔亚德继续前进，急切地想要与那位常常鲁莽勇敢的丹麦人会合。在他前面，拉森已经登上了山顶。他脸朝下趴在地上，环顾着悬崖顶上的位置。那里被一卷卷新铺设的铁丝网包围着，而且确实有一门大炮。幸运的是，对于袭击者来说，那是一门老旧的、废弃的大炮——单凭航拍照片是无法确定这一点的。

夜色静谧，一阵清脆的剪断铁丝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拉森从他挖的洞里钻了出来，迅速消失在阴影中，侦察着前方的地形，尽可能地深入。确认前方没有敌人后，他匆匆返回向阿普尔亚德汇报情况。突袭队员们在猪背山V字形山顶会合，然后沿着山脊向内陆进发，前往一个名为小迪克斯卡特的小村庄，那里聚集着一群房屋，据说最近的敌军就驻扎在那里。

途中，这支悄无声息的小队发现了一个疑似德军无线电哨所，哨兵岗哨一应俱全。阿普尔亚德和拉森悄悄向前，希望能够重演“莱斯卡斯克”行动——夺取宝贵的情报和俘虏，并在敌人察觉之前悄然消失。然而，这静谧的月光下，却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哨兵在黑暗中静得不可思议，一动不动。

结果发现他们都是假人，整个装置是一个射击场，德国占领者在那里磨练枪法。他们的炮术令人惊叹。这预示着不祥之兆。萨克岛上的守军显然由训练有素、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人数大约是袭击者的二十倍。

他们躲过了第一队敌军巡逻队员的追捕，一动不动地潜伏在小路边缘茂密的植被中。几分钟后，突袭队员们接近了他们的目标——拉斯杰斯佩莱尔，这是一栋大型独立式住宅，据说是几支德军部队的营房。他们包围了这栋房子，破窗而入，但屋内唯一的住户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她正在楼上的卧室里睡觉。

弗朗西丝·皮塔德夫人面对闯入她房间的凶神恶煞的袭击者，反应出奇地沉着冷静。她表明自己是英国人，是居住在英国的一位皇家海军指挥官的女儿，并询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忙。拉森组织了一支警戒部队监视敌情，而阿普尔亚德则向皮塔德夫人询问敌军的实力以及他们在岛上的各个位置。

时间对阿普尔亚德和他的突击队员们越来越不利了。他们先是攀爬悬崖，然后悄悄潜入一个原来是射击场的地方，接着躲避了路过的敌军巡逻队，现在又发动了一次失败的袭击，时间已经接近凌晨2点了。他们已经在德军占领区待了两个多小时了。

皮塔德夫人收集了一些当地报纸和一张萨克岛地图，并给阿普尔亚德做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即兴简报。她向他指出了敌军的主要阵地，并证实阿普尔亚德选择不登陆的两处海滩确实都布满了地雷。更令人不安的是，报纸披露，德国人已经订购了数百枚地雷。被遣送出海峡群岛的身强力壮的男子，他们的目的地是德国劳工营。

许多人已经走了。

皮塔德夫人解释说，最显而易见的袭击目标是迪克斯卡特酒店的附属建筑。它有独立的入口，里面驻扎着大约六名德国士兵。只要袭击者能够悄无声息地发动突袭，就能不被发现地将俘虏带走。但如果他们被发现，附近的迪克斯卡特酒店里挤满了敌军。很快，岛上就会到处都是搜捕这支人数不多的英军的德国士兵。

临行前，阿普尔亚德提出让皮塔德夫人搭乘“小尿尿号”安全返回英国，因为她显然可能成为德国报复的目标。但她拒绝了。她一生都生活在海峡群岛，现在绝不会离开。

他们现在的位置距离迪克斯卡特山谷只有几百码，那里是他们的新目标所在地。阿普尔亚德安排手下在酒店边缘一棵醒目的紫杉树下集合。劫匪们抓到俘虏后，会在那里重新集结，然后沿着谷底径直前往猪背山，再向下到达山脚下的戈特利。

阿普尔亚德的部队几乎悄无声息地从佩蒂特迪克斯卡特高地滑入下方树木繁茂的山谷，在树林间穿梭，向着酒店的方向前进。到达目的地后，阿普尔亚德派拉森和另一名士兵上前侦察地形并搜寻哨兵。他们发现一名哨兵在空地上来回踱步。观察了他的动向后，阿普

利亚德派拉森和另一名士兵上前侦察地形并搜寻哨兵。几分钟后，两名袭击者返回了阿普尔亚德。

“苹果，我真应该带上我的弓箭，”拉森低声说道，他的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拉森自告奋勇进去干掉那个落单的哨兵，之后主力部队就会被召集上前。他像虫子一样钻过灌木丛，直到靠近毫无防备的德国人，能听到他的脚步声。周围一片寂静，但此刻这寂静中透着一丝诡异，令人脊背发凉。

寂静被一声痛苦的呻吟打破，这呻吟清晰地传到了等候的袭击者耳中。拉森将死去的德国士兵放到地上，同时拔出匕首，刀刃在银色的灯光下闪烁着病态的红色。

他犹豫了一下。用刀杀人——哪怕是令人憎恶的敌人——与猎杀野生动物截然不同。他刚才所作所为的亲密感，与之前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令拉森不寒而栗。

他猛然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他们向其他人发出信号，然后迅速行动，如同一个整体，冲过酒店修剪整齐的草坪。他们推开通往附属建筑的大门，发现眼前的房间里灯火通明，但空无一人。房间尽头有一扇门。拉森溜了进去，发现一条走廊，走廊尽头还有几扇门——通往的应该是卧室。

阿普尔亚德召集了他的部下。一声令下，他们齐刷刷地踹开大门，发现了五个德国人。他们还在床上熟睡。眼前的一切让他们震惊不已。其中一个昏迷不醒的人，不得被指节铜套狠狠地敲了一下下巴，才让他意识到袭击者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什么噩梦般的幻影。

阿普尔亚德认为他们能够控制住这五名俘虏。毕竟，这比他们在莱斯卡斯凯俘虏的少了两个人。但他们和戈特利之间隔着几百码的路程，要穿过一片阴暗的树林山谷，而且四周都是德军阵地，很可能还有巡逻队。为了以防万一，他下令将俘虏的双手绑起来，以便在带走他们时更好地控制他们。

过程中，为了让一两个俘虏温顺配合，不得不对他们进行一些殴打。这五个人都是在附近港口防御工事工作的工程师，来自工兵部队，和所有工程师一样，他们身材魁梧。上等兵魏因里希——相当于下士，也是这群人的指挥官——看起来相当温和。但其中一两个下士身材高大，比好几个精瘦的袭击者都高出许多。

营房被搜查，所有有用的文件都被收集起来，战俘们被押送到外面。他们刚到紫杉树下的集合点，一名下士（他大概是意识到袭击者人数寥寥）就试图逃跑。他立刻被卫兵扑倒在地，但双方随即爆发了搏斗，在叫喊声和拳脚声中，可以听到那名德国士兵的呼救声。

“让囚犯安静！”阿普尔亚德喊道。

场面一片混乱，拉森试图堵住俘虏的嘴，防止他们呼救。剩下的三名下士效仿同伴，试图逃跑。一声枪响，一名逃跑的俘虏应声倒地。更多的枪声划破黑暗，下士们奋力挣脱，而袭击者则试图阻止他们。

只有拉森紧紧抓住他的人，他刀刃上沾满鲜血，让魏因里希上等兵明白逃跑是徒劳的。但警报已经彻底拉响。从主酒店方向传来砰砰的开门声，伴随着德语的尖锐叫喊和命令声。

拉森像个真正的屠夫一样，眼中闪过一丝散播混乱和恐怖的机会。他抓起几枚手榴弹，转身急促地向阿普尔亚德解释了自己的计划。此时，酒店主楼里已经挤满了德军士兵，他们严阵以待，准备战斗。

拉森打算冲上前去，向每一扇窗户扔出一枚手榴弹，在他们中间制造一场血腥的混乱。

第十一章

阿普尔亚德一如既往地冷静沉着，沉思了许久才接受了拉森的提议。手榴弹无疑会在德军士兵中造成惨重伤亡。但阿普尔亚德的当务之急是确保手下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文件返回船上，他希望这些文件能提供重要的情报。

“把手榴弹留着，”阿普尔亚德告诉拉森，“我们以后可能用得着。”

他示意部队出发。他们匆匆穿过树林，朝着猪背山脊、山羊山以及相对安全的地方奔去。他们保持着开放式的巡逻队形，拉森手拿珍贵的手榴弹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拉森天生擅长使用米尔斯手榴弹，投掷的力量和精准度鲜有人能与他匹敌。如果敌军巡逻队追击过来，他会将敌军后方变成一片致命的爆炸和弹片旋风。

逃脱的关键在于速度和隐蔽。他们带着吓得魂飞魄散的上等兵魏因里希，躲在茂密的金雀花和蕨类植物丛中，避开主要道路——因为那些是敌方猎兵巡逻队最有可能选择的路线。他们登上了猪背山脊。耳边回荡着四面八方德军的喊叫声。

*

在海上，小皮瑟号的船长弗雷迪·伯恩听到了岸上所有的枪声和骚动。尽管突击队早已迟到，但他决心不离开他们。阿夸廷行动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他要让他的小船坚守岗位，直到它不再漂浮。

离岸边更近的地方，驾驶“戈特利”号的孤身一人劫掠者同样决心坚守阵地，等待同伴归来。

*

回到迪克斯卡特酒店，至少有一名从袭击者手中逃脱的士兵毫发无损。他得以向萨克岛的德军指挥官赫尔特上尉汇报了他所掌握的所有情况。一支巡逻队被派往猪背山进行搜索，岛上所有防御炮台都通过野战电话接到警报，一艘装备机枪的船只被派往岛屿南部的海湾搜索登陆艇。搜捕行动正式展开。

与此同时，阿普尔亚德率领部下——外加一名俘虏——慌乱地从悬崖上滑下，大约在凌晨3点左右抵达岸边。幸好，“戈特利号”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得以把魏因里希上等兵和自己一起塞进船里。十三个人挤在小船上，开始拼命划桨，同时时刻担心身后的悬崖顶或两侧的海水会……与敌人并肩作战，屏息凝神，等待子弹射入他们的后背。

一弯细细的月牙高悬夜空，借着它微弱的光芒，低矮的“小尿尿”号清晰可见。此刻，他们正划着简陋的小船，在波光粼粼的开阔水域中艰难前行，正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刻。但今晚，幸运女神眷顾了他们。阿普尔亚德的袭击者们兵不血刃地抵达了相对安全的MTB船边，并成功登船。“山羊号”随即被折叠起来，收纳到船尾。伯恩如释重负地抛锚停泊，驶向茫茫大海。

三个小时后，“小尿尿号”抵达波特兰港，唯一的俘虏被移交给军情九处审讯，十二名突袭队员返回安德森庄园。他们兴高采烈，每个人都盼望着能吃上一大盘煎蛋和培根。这次突袭在所有人眼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抓获了一名德国俘虏，还缴获了大量情报资料；他们击毙了大约六名敌人，而且无一人受伤。

但更重要的是，尽管马奇-菲利普斯、海耶斯和其他战友最近牺牲，但今晚在萨克岛，他们证明了自己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已经完全恢复了战斗力。

拉森回到安德森庄园的房间，潇洒地掏出他的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他把刀在那些没有参加过萨克岛突袭的人的鼻子底下晃了晃。

“看：血。”

然而，“玄武岩行动”的余波也让德军高层怒火中烧。尽管萨克岛遭受的破坏相对较轻，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愤怒却无以复加。袭击发生两天后，《格恩西晚报》的头条新闻就预示了接下来的局面：“英军袭击并围困萨克岛德军。立即对这一耻辱事件进行报复。”

据说希特勒勃然大怒，文章中的这句话正是元首本人亲口所说。萨克岛事件引发了一场宣传战，这场宣传战掩盖了突袭行动本身的成就，并永远地巩固了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及其特工突击队员的恶名。德国人率先遭到打击，在突袭行动三天后，希特勒就萨克岛突袭队员捆绑德国战俘双手一事发表了如下声明。

从10月8日中午起，所有在迪耶普被俘的英国军官和士兵都将被捆绑……今后，所有不按军人身份行事、反而像土匪一样行事的英国及其盟友的领土破坏和破坏小组，都将受到德国士兵的对待，无论在哪里遇到他们，都将遭到无情的消灭。

无情歼灭：这句话意味深长，不容置疑。萨克岛战役之后，任何被敌人俘虏的袭击者都将遭受灭顶之灾。迪耶普突袭是指8月份对德占法国港口迪耶普的一次攻击。与SSRF正在完善的战术不同，迪耶普行动涉及约6000名士兵登陆，其中绝大多数是加拿大步兵，以及英国士兵。还有美国突击队支援，以及装甲部队、军舰和战机。简而言之，迪耶普战役并非小规模、秘密的突袭行动。

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并控制迪耶普港，然后炸毁主要设施并撤退。部队于凌晨5点登陆，仅仅五个小时后，指挥官就被迫下令撤退，所有目标均未达成。超过3000名士兵被困在海滩上，阵亡、受伤或被俘。

萨克岛战役之后，希特勒下令将迪耶普的所有战俘都戴上镣铐。盟军随即下令将数量相近的德国战俘也戴上镣铐。

随后，英国媒体也加入了这场论战。在希特勒10月8日发表宣言的第二天，《每日电讯报》的头条新闻是：“德国人驱逐海峡群岛的英国人——萨克岛突袭行动揭露劳改营的围捕行动”。《每日镜报》报道称，数百名年龄在16岁至70岁之间的男性及其家人被驱逐到德国。该报还补充说，在萨克岛突袭行动中被捕的德国囚犯证实，这些驱逐行动是为了强迫劳动。

口水战持续升级。德国媒体将萨克岛事件描述为“冷血处决被捆绑的战俘”，希特勒以此作为报复，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特别处理令”（*Sonderbehandlung*），盟军士兵称之为“突击队命令”。根据该命令，所有被俘的突袭部队成员都将被单独挑出来进行“特殊处理”，这实际上是冷血处决的委婉说法。

在那份绝密命令中——该命令标有“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落入敌手”——纳粹领袖谈到袭击者的行为“尤其残暴卑鄙”，以及英国军队蓄意招募“罪犯”和“囚犯”。希特勒下令，今后所有袭击部队都必须“全歼，无论是否身着军装……无论战斗还是逃跑”。

任何被俘的突击队员都将被移交给令人闻风丧胆的党卫军安全局（*SD*），即纳粹党卫军和纳粹党的安全部门。从他们手中得到的，除了酷刑折磨致死，别无其他。任何不遵守特别处理程序的德国指挥官都将被传唤到军事法庭受审。对被俘突击队员的处决必须始终保密，他们将被埋葬在无名墓穴中。

在萨克岛上，防御工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岛上增设了约13000枚地雷，海滩和悬崖禁止居民进入，宵禁时间也延长了。当地德军指挥官赫尔特上尉因允许部下睡在“无防御工事”中而被送上军事法庭。皮塔德夫人——这位勇敢的英国女士曾为袭击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被带走接受讯问。最终，她与其他约20名萨克岛居民一起被驱逐到劳改营，这些人被认为是“可能向英国突击队提供情报的不可靠分子”。

因此，萨克岛之行引发了纳粹高层的激烈反应，这种反应与突袭行动本身的影响完全不成比例。这次突袭仅仅俘虏了一名战俘，几乎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伤亡寥寥，并未造成持久破坏。然而，希特勒对“玄武岩行动”的反应，恰恰反映出英军能够在夜间迅速出击，看似随意地打击德军阵地，这令敌人感到震惊，正如丘吉尔所预料的那样。

在英国议会中，有人强烈谴责袭击者的无法无天和无政府主义行径，尤其是在萨克岛上的所作所为。但当一位政治对手挑战丘吉尔，要求他约束其秘密袭击部队时，丘吉尔毫不妥协地为他们的行为辩护。

萨克岛事件之后，希特勒特意邀请阿普尔亚德到下议院办公室进行私人会晤，以示特别的感谢。他祝贺阿普尔亚德作为皇家突击队新任指挥官的首次突袭行动取得成功，并赞扬他进一步发展了“屠杀式突袭”的理念。显然，他们最近的行动让希特勒感到非常不安。

丘吉尔继续对希特勒进行人身攻击：“英国沿海岸的袭击，虽然只是未来袭击的先兆，却激起了这位犯下如此多罪行和苦难的始作俑者的强烈焦虑。”

萨克岛突袭行动的功勋也随之而来。阿普尔亚德荣获杰出服务勋章（DSO），帕特里克·杜吉恩和安德斯·拉森均荣获军事十字勋章（MC）。拉森的勋章是为了表彰他在当时仍属高度机密的“邮政局长行动”以及随后的海峡群岛突袭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份由蒙巴顿签署的嘉奖令注明“严禁公开”。嘉奖令中称拉森为“一位鼓舞人心的领导者……一位才华横溢、判断力卓越的水手”。并迅速做出决定。蒙巴顿亲自给这位丹麦维京人写了一封祝贺信。

亲爱的拉森，

看到您获得军事嘉奖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并向您致以最诚挚的祝贺。您在小规模突击部队中获得的任何荣誉都是实至名归。祝您未来一切顺利。

此致，

路易斯·蒙巴顿

尽管获得了这样的荣誉，拉森也觉得萨克岛突袭事件中的某些环节令人不安。与他在安德森庄园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刃时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截然不同，拉森在日记中最为坦诚地倾诉了他第一次用刀杀死另一个人的感受：“我做过的最艰难、最痛苦的事——第一次用刀。”

拉森一直打算，如果自己战死沙场，就把日记留给母亲。他显然对近距离无声杀戮感到不安：提到用刀杀人是他的日记的最后一条记录；其余页面都是空白的。

拉森渴望战斗和杀戮敌人的欲望显而易见，但这并非出于对德国人民本身的仇恨。他的许多堂兄弟和远房堂兄弟都是德国人，其中一些人正在为德国而战。他憎恨的是德国人入侵并征服了他的祖国——如果换作是他的祖国丹麦遭到任何侵略，他也会同样奋力抵抗。

但更重要的是，拉森憎恶纳粹的精英主义、残暴行径以及扭曲的世界统治理念，更不用说他们自诩为优等种族的荒谬信念了。安德斯·拉森摩托车俱乐部迫切希望反击他们这种妄想的意识形态，而他即将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

在北非沙漠，另一支精锐突击队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戴维·斯特林的特种空勤团（SAS）凭借其高度机动的吉普车突袭行动，以及其姊妹部队远程沙漠部队（LRDG）的协助，被认为对扭转北非战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北非战事基本结束，SAS需要找到新的定位，不再局限于沙漠作战。

盟军攻势的下一阶段将包括从海上发起突袭，目标是欧洲的薄弱环节——意大利、希腊、克里特岛和爱琴海诸岛，以及紧邻土耳其西海岸的地区。由于英国特种空勤团（SAS）缺乏两栖作战经验，因此需要从其他部队抽调军官来协助训练和指挥他们执行预定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从小型突袭部队（SFM）抽调军官。

1943年1月20日的一份标有“HUSH – MOST SECRET”（绝密）的电报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奠定了基调：“已达成协议，派遣一支由200名各级军官组成的特种部队……请尽快空运两名有两栖作战经验的军官前往开罗，组成一支小规模突袭部队，以协助SAS进行两栖训练和作战。”

斯特林的特种空勤团（所有成员都接受过伞降训练）由A、B、C和D四个中队组成。D中队将组建特种部队新的海上作战力量。乔治·杰利科伯爵——一战著名海军上将之子——将指挥这支新的两栖突击部队，他亲自要求将拉森调入他的部队。在萨克岛突袭后不久，杰利科和拉森在伦敦偶然相遇，杰利科确信他需要这位丹麦人来帮助组建他的新部队。

1943年2月8日，拉森乘坐一架美制“解放者”远程轰炸机飞往开罗，加入当时正式名称为“第一特种空勤团”（1st SAS Regiment）的部队。他将作为特种空勤团（SSRF）主力队员的先锋，这些队员大多将被编入特种部队。拉森抵达后不久，阿普尔亚德奉命乘船随后抵达，并带走了大约五十名剩余的特种空勤团队员。由于该部队实际上已被并入特种空勤团，因此一小部分人被留在了安德森庄园。

随着盟军为即将到来的诺曼底登陆做准备，小规模两栖突袭行动的重心转移到了地中海。正是在那里，丘吉尔的“屠杀即撤退”突袭队的数量将大幅增加，他们这种非传统的作战方式也将真正走向成熟。

*

即使在成立初期，SAS也是一支独具特色的部队。凭借着成功和声望，又不受SOE那种严密保密制度的束缚，它散发着一股浪漫神秘的气息。由于其秘密行动的性质……“女仆荣誉部队”（*Maid Honour Force*）和“特别特种部队反应部队”（SSRF）没有专属徽章，而“特别特种空勤团”（SAS）则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帽徽，由大卫·斯特林亲自设计。帽徽上是一把白色匕首，颇似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匕首下方叠加着“勇者必胜”（Who Dare

s Wins) 的字样。这枚帽徽与伞兵翼章一同佩戴，两者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著名的带翼匕首标志。

斯特林第一次佩戴那款早期帽徽设计时，遇到了时任中东战区总司令的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将军盯着帽徽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道：“我的天哪，斯特林，你衬衫上那是什么？”

“是我们的作战部队，长官，”斯特林机敏地回答道。

“嗯，嗯，”奥金莱克低声说道，“而且也非常好……非常好。”

即将闻名遐迩的 SAS 徽章刚刚获得了正式批准。

可惜的是，大卫·斯特林佩戴这枚标志性徽章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1月，就在拉森和人数更多的苏格兰皇家突击队（SSRF）成员加入他的部队前几周，斯特林在北非的一次突袭中被俘。他将在战俘营中度过余下的战争岁月，最终被关押在科尔迪茨城堡，以阻止他多次越狱。

因此，斯特林和拉森——两位英国特种部队的先驱——永远无缘相识。但无论如何，拉森在杰利科伯爵的指挥下，拥有了一位卓越的指挥官。斯特林被俘后，杰利科成为了特种部队两栖作战部队的总指挥，而SAS的陆上作战部队则由他负责。指挥者是另一位杰出的特种部队传奇人物罗伯特·布莱尔·梅恩，他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帕迪”。

这两个人可谓截然不同。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杰利科伯爵五官轮廓分明，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更添几分俊朗，言辞犀利。他是第一代杰利科伯爵之子，后者曾任海军元帅。他的教父教母包括多位皇室成员和前高级军事将领。乔治·杰利科先后就读于肯特郡布罗德斯特尔的预备学校、温彻斯特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其出身可谓显赫，堪称英国上流社会的典范。

他冷静而又略带讽刺的性格在他迎接一名从德国人手中逃脱归来的特工时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名特工在被俘 134 天后成功逃脱。

“啊，你回来了，”杰利科说道，“你动作真慢啊！”

相比之下，布莱尔·帕迪·梅恩则是一位身材魁梧、一头红发的阿尔斯特人，他既是爱尔兰国家橄榄球队员，又是重量级拳击冠军。当斯特林邀请梅恩成为他六位创始特种空勤团（SAS）军官之一时，梅恩几乎别无选择。要么接受邀请，要么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因为他此前击倒了自己的指挥官，已被严密监禁。

拉森同样以脾气暴躁和动辄出拳而闻名。不久之后，他在特拉维夫的一家酒吧里，毫无预兆地挥拳将他的新任指挥官厄尔·杰利科打倒在地。

“我想我一定是说了什么惹恼他的话，”杰利科解释说。“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接下来我……”他知道我仰面躺在酒吧的地板上，肯定昏迷了很久。他要是想打人，拳头可不小。我说：“哎，安迪，我真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我们又喝了几杯，然后开车回了我的营地。他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想小题大做。

对拉森来说幸运的是，杰利科当时已经对这位丹麦人产生了好感，更不用说他对拉森作为一名杰出的海盗劫掠者的能力的深刻欣赏了，所以他选择不再追究此事。

另一位后来爱慕并珍视这位桀骜不驯的丹麦人的指挥官是杰利科的副手大卫·萨瑟兰。萨瑟兰身材修长，一头沙金色的头发，肤色白皙，还带着些许雀斑，他属于那种“静水流深”的类型。他只在有话要说时才开口，因此，人们都愿意倾听他的话。萨瑟兰人称他为“小不点”，因为他似乎能在沟渠里睡上一个星期，出来时依然容光焕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后来，萨瑟兰给拉森起了个绰号叫“维京人”。

“安德斯·拉森是维京人的大师，”萨瑟兰评论道。“他完全符合维京人的特质。他掌握了维京劫掠者的所有伎俩和技巧；精通航海，熟练运用武器，以及其他一切技能。”

拉森的名声早已在外，尤其是在萨克岛事件中。德国国内对“玄武岩行动”的愤怒持续高涨，对英国的报复行动也愈演愈烈。事实上，拉森很快就以他那种略带讽刺的反驳方式而闻名，这种反驳针对他的最严厉的指控。他的同伴袭击者们用泥巴塞满了德国战俘的嘴，堵住他们的嘴，让他们保持安静。

“我们并没有往囚犯嘴里塞泥巴，”他会故作傲慢地宣称，“我们塞的是草！”

当拉森被任命为D中队巡逻队的指挥官时，他的上级军官们起初有些忐忑不安。萨瑟兰把杰克·尼科尔森中士——这位SSRF老兵，和拉森一样，也是杰利科两栖突击队的新兵——叫到他的帐篷里谈话。

“我任命拉森中尉负责你们班，”萨瑟兰平静地宣布。

“很好，先生，”尼科尔森回答道。

“拉森中尉需要有人看管，”萨瑟兰语气略显神秘地补充道，“他惹上麻烦了。好像是在一次对法国的突袭中杀害了一名战俘。我要你盯紧他，把他控制住。”

尼科尔森有些吃惊。他很少见到一位新任分队长如此不同寻常的训诫。更重要的是，就他对拉森的了解，尼科尔森怀疑这番训诫很可能根本无法遵守。拉森虽然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导者，但他更像一股自然之力——桀骜不驯，势不可挡。

在第一次突袭中，他就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仿佛飓风席卷了敌人。

第十二章

杰弗里·阿普尔亚德在拉森之后不久也抵达了北非。令人遗憾的是，这标志着阿普尔亚德与这位丹麦人长期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的终结。拉森被杰利科的部队招揽，而备受瞩目的阿普尔亚德则被主流的SAS部队接纳，帕特里克·杜吉恩——他的突击队员们称他为“图迈，大象男孩”——也加入了SAS。

随着马奇-菲利普斯的去世，格雷厄姆·海耶斯被盖世太保监禁，阿普尔亚德和拉森分道扬镳，“荣誉少女”号的创始成员作为一支战斗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的遗产将推动地中海两栖突袭行动达到新的大胆和荣耀的高度。

阿普尔亚德、拉森等人暂时仍受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庇护，但M对这些特工突击队员的控制力正在迅速减弱。他们已被特种部队收编，或许不再需要SOE特工身份所赋予的那种否认权和高度保密性。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哈士奇行动”的阴影，这是盟军入侵欧洲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而这项行动需要的是他们作为快速反应突击部队的技能，而不是作为高级欺骗特工的技能。

“哈士奇行动”是由盟军最高指挥部精心策划的，旨在通过其南部地区渗透欧洲。“腹地”，并向北推进至柏林。进入南欧的跳板是西西里岛，而要夺取西西里岛，就必须从德国和意大利的控制下夺取克里特岛——希腊最大的岛屿——或者至少要使驻扎在其空军基地的战机失去作战能力。

轴心国正是利用克里特岛尘土飞扬的简易机场，控制了东地中海的制空权。前往西西里岛的“哈士奇”入侵运输队会途经克里特岛海岸附近，这使得它们更容易受到驻扎在该岛的战机的攻击。如果杰利科的突袭队能够深入敌后，破坏这些空军基地，那么第八集团军就可以在几乎不受此类攻击威胁的情况下向西西里岛推进。如果西西里岛陷落，意大利也将随之沦陷；如果罗马陷落，柏林也将陷落。至少，这是当时的理论。

“哈士奇行动”究竟是精心策划的总体方案，还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至今仍不清楚。它很可能是一种双保险策略。如果能够让轴心国相信欧洲的解放将从南方发起，那么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如果穿越意大利的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欧洲的解放很可能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无论如何，为了启动“哈士奇行动”，一小队意志坚定的战士需要登陆克里特岛，跋涉穿越群山，躲避驻扎在那里的众多敌军，并摧毁德意两国的战机和空军基地。这正是安德斯·拉森中尉（荣获军事十字勋章）和他昔日的特种空勤团战友们梦寐以求的任务。

在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密文中——大多数无线电消息都是双重加密并以摩尔斯电码发送的——盟军最高指挥部以“密文”的形式阐述了对杰利科部下的要求：“由小队破坏分子效仿西沙漠特种空勤团的行动，袭击敌方机场……对克里特岛选定的机场进行小规模袭击，以削弱敌方对哈士奇运输队的空中力量。”

接到这样的指示后，拉森召集了一批核心成员。他即将指挥爱尔兰巡逻队，这支队伍被许多人形容为“一群乌合之众”。成员包括肖恩·奥莱利、西德尼·格里夫斯、莱斯·斯蒂芬森、迪克·霍姆斯、道吉·庞福德、雷·琼斯、汉克·汉考克、道吉·赖特、弗雷德·格林、吉波·康比和帕齐·亨德森。拉森在即将到来的突袭行动中肯定不愁找不到志愿者——但首先，他需要进行训练。

杰利科新组建的两栖突击部队的基地设在阿特利特，当时那里属于巴勒斯坦（位于今以色列的最北端）。阿特利特湾几乎只是一片新月形的金色沙滩，被蔚蓝的海水环绕。在北部，一座气势恢宏的十三世纪十字军城堡遗址——佩勒兰城堡（Château Pèlerin），曾是著名的圣殿骑士团的驻地——矗立在伸入地中海的海岬上。

杰利科在海滩后方的花草地上搭起一簇簇帆布帐篷，建立了他的训练营。帐篷后方陡峭耸立着卡梅尔山，这是一片海拔近2000英尺的山脉。山上覆盖着大片的橄榄树林、橡树林和月桂树林。卡梅尔山丘的灌木丛和草地为杰利科的突袭者提供了完美的训练场地，让他们能够练习一项关键技能——徒步穿越干燥、几乎没有水源的地形进行远程渗透，以打击远距离目标。

训练开始时，杰利科指挥着大约 130 名军官和士兵，但随着行动的加强，他的部队将扩大到数百人。

在拉森所在的小队里，有几个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逐渐变得亲密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苏格兰特种部队老兵杰克·尼科尔森中士——他曾被委以重任，要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盯紧”拉森并“约束”他。尼科尔森身材高挑，沉默寡言，是个精瘦的苏格兰人，身上没有一丝赘肉。他一头蓬乱的黑发，衬托着他清瘦的脸庞，他那副模样给人一种格外平静的感觉，但这与他战场上的凶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森和尼科尔森形影不离，尤其随着袭击次数的增加，他们的胆量和勇气也呈指数级增长。拉森结识的另一位好友是来自爱尔兰南部的肖恩·奥莱利。41

岁的奥莱利在这些袭击者中堪称老前辈。作为一名爱尔兰卫队老兵，奥莱利和拉森一样身手不凡，据说他主要靠女人和啤酒度日，不过如果非要二选一，他肯定会选择啤酒。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莱利与拉森发展出近乎父子般的关系，实际上成为了这位丹麦人的保镖。利物浦人喜欢他，这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道吉·庞福德是利物浦人，后来也加入了爱尔兰巡逻队——爱尔兰的故乡就在利物浦对岸，那里聚集了众多爱尔兰移民。22岁的庞福德在斗殴方面甚至比奥莱利更胜一筹。

战前一年，庞福德赢得了英国金手套业余中量级拳击锦标赛冠军，共取得五场胜利，其中包括一场首回合就击倒爱尔兰卫队挑战者的比赛。他坦率地谈起自己荒唐的青春岁月，自称是个不折不扣的浪子，曾带着一条狗私奔到马戏团。他教会了狗一些小把戏，自己则站在拳击台上，向所有挑战者发出挑战。

战争初期，庞福德离开了游乐场，加入了兰开夏郡步兵团。但拳击的艰苦训练让这位年轻士兵培养出了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并不受正规军的待见：自立自强、严于律己，以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目标的能力。当然，这些正是杰利科伯爵在阿斯利特组建部队时所需要的品质。和阿斯利特的其他人一样，庞福德也是自愿加入的，他后来证明自己是一位优秀的特种空勤团新兵。

“我们想要的是能够自立自强、积极主动、自律自强的人，”杰利科解释说，“而不是那种军营里强制推行的纪律。我最看重的是那些能够主动行动的人，而不是依赖军官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人。”

另一位技艺精湛、积极进取的拳击手是21岁的卫队老将迪克·霍姆斯。他来自……福尔摩斯来自伦敦东区，是爱尔兰巡逻队中为数不多被容忍的英国人之一。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跋山涉水的能力后来成为传奇。福尔摩斯和拉森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有时会发生冲突。

“他的一切都凭本能，”霍姆斯解释说。“所以，如果有人和他争论，或者指出他做错了什么，他就会很不高兴，立刻大声反驳，根本不考虑自己说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霍姆斯自愿加入特种空勤团，是因为在他原来的部队里，军官们有时会下达一些在他看来毫无道理的命令，这让他感到不安。他厌恶死板的纪律和对自己命运毫无掌控感，所以他多次被关进禁闭室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杰利科的部队里，霍姆斯如鱼得水。

“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我自己的错，”霍姆斯这样描述他加入如今在阿斯利特集结的这支部队的经历。“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喜欢这份工作，我做得很好，而且这正是我想要参与的战争。”

还有炮兵雷·琼斯。琼斯身材敦实，胸膛宽阔，一头蓬乱的棕色头发，衬托着他那张略带顽皮却又坦诚直率的脸庞。他从皇家炮兵部队转入特种空勤团，目的是为了摆脱他口中正规军那些繁琐的规章制度。琼斯操着一口浓重的伯明翰口音，和许多伯明翰人一样，他是个朴实无华、脚踏实地的人。琼斯最终会愿意追随安德斯·拉森到天涯海角。

阿斯利特的训练制度与安德森庄园如出一辙，但更加残酷无情。这里的突击训练场甚至设有可燃路段：新兵们必须匍匐穿过熊熊燃烧的火墙和呛人的浓烟。60英里的行军必须在酷热的初夏地中海气候下完成，而且地形极其干旱缺水。

阿斯利特训练营对新兵来说极其残酷，淘汰率很高。训练刻意严苛，旨在淘汰那些缺乏体力和意志力的人，因为他们将面临即将到来的挑战——长时间深入敌后执行破坏任务。训练的目标是将士兵逼到极限，找出他们的崩溃点。新兵们常常精疲力竭，甚至昏厥过去，但对于任何掉队的人，训练营都不会给予多少同情。

其中最年轻的是19岁的无线电操作员杰克·曼恩，他原是皇家通信兵团的成员。杰克·曼恩在海外长大并接受教育，天生精通语言，会说法语、意大利语和一些德语，这使他成为突袭行动中的得力助手。他刚从远程沙漠突击队（一支在北非沙漠与特种空勤团并肩作战、战功卓著的英国突击部队）调到阿斯利特，但与大多数身经百战的远程沙漠突击队老兵不同，他发现自己根本长不出像样的胡子——而远程沙漠突击队里几乎人人都留着胡子。

“撒点鸡粪上去，”一位老远程雷达防御部队士兵开玩笑说，“它就会长得像灌木丛一样茂密。”

加入杰利科的部队后，曼恩为了弥补自己胡茬不够的缺陷，留起了“像灌木丛一样浓密”的头发。杰利科本人引领了留长发的风潮，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际需要。“我们可能连续几周都在外执行任务，”曼恩解释说，“当然，我们也没有理发师。”

在阿斯利特，曼恩向他灌输了“刻苦训练，轻松作战”的理念——这后来成为了SAS的一句口号。“训练越艰苦，战胜敌人的可能性就越大，”曼恩回忆道。“我意识到，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进行的登山和游泳训练给了我优势。我学会了完全自力更生的价值，以及战友的价值——那些很快就成为你最亲密战友的人。”

他也意识到，在杰利科的部队里，军官不能仅仅依靠军衔就想当领导；他们必须赢得指挥权。有一次演习中，曼恩正在攀爬悬崖，他抓着的岩石突然松动，一块巨石落下，砸穿了下面的木制小艇。他们的巡逻队里有一位准将的侄子，这位军官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熟悉部队。这位军官似乎对曼恩“损坏军队装备”的行为颇有微词。

后来，曼恩正在准备晚餐——“大杂烩”：把几罐食物倒进锅里一起煮——军官命令曼恩给他上菜。

“哦不，穿这身衣服可不行，”曼恩反驳道。“穿这身衣服，你自己看着办吧。”

当他们回到营地时，曼恩已经被军官指控。他的枪被没收了，他的带着斗刀，被关进了军营监狱。曼恩纯粹是出于恶作剧，在军队文件上把自己的宗教信仰登记为“俄罗斯东正教”。他英语口音很重，所以他觉得反正也能冒充俄罗斯人。他打电话给监狱长，要求见俄罗斯大使，声称自己是俄罗斯公民，要投诉狱中待遇。

“我们部队里各种国籍的人都有，所以狱卒根本分不清，”曼恩解释说。“没人想跟俄国人起冲突，几个小时后我就逃了出来。我回到营地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都想知道我是怎么逃出监狱的，用了什么妙招。但这正体现了部队培养的自力更生精神，以及在危难之际，一个人究竟能做到什么。”

武器训练必须涵盖所有类型的武器——包括敌人的枪支弹药，突袭队员需要搜集并按需使用。在附近的耶路撒冷，杰利科的手下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实验站6号”，那是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血腥杀戮训练营，拉森曾在那里磨练他的无声杀戮技巧。

这所位于耶路撒冷、由前警察局改建而成的机构被称为“杀手学校”，其主要目的是让新兵为即将到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严峻考验做好准备，因为小股突击队将与规模大得多的德国和意大利正规军作战。

新兵们分批接受杀手学校的训练，每批三十人，他们对即将面临的一切毫不怀疑。“当你……”“冲进一间满是敌军士兵的房间，你一定要记住……”一位教官告诫道，“第一个动的人就开枪，不管他是否敌对。他刚从看到你持枪的惊吓中缓过神来，所以很危险。接下来，射杀离你最近的人。他最有可能给你制造麻烦。”

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武器。突击队员们最爱的武器依然是汤姆逊冲锋枪。它并不轻便，装满子弹后重约12磅，但每秒能发射两发.45口径子弹，威力十足。更棒的是，它的可靠性几乎是传奇。弹鼓并不受欢迎，因为它们容易卡弹。弹夹式弹匣才是标准配置，每个弹匣可装20发子弹。不过，士兵们被教导不要连发射击，而是要轻点扳机，以便快速、精准地进行单发射击。在敌后长时间作战中，弹药极其珍贵，不能随意扫射。他们被教导要像拳击手一样蹲着射击，只要枪口对准目标，就用任何能握住的地方握住汤姆逊冲锋枪。

他们师从传奇人物伦纳德·格兰特-泰勒，这位49岁的一战老兵和顶尖武器教官，学习使用.38口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或柯尔特45手枪进行近距离射击。格兰特-泰勒以一段简短的开场白欢迎学员，这段开场白直白得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一所杀人学校。杀人是我的专长。不是在战场上随意射杀敌人，而是冷血地、有针对性地杀死一个人。这是一门艺术，你们必须学习、练习并精益求精。”

他们学习、练习、精益求精。他们学会了用左右手射击手枪，以适应各种情况。门可能会打开。他们接受过训练，能够使用任何可能落到他们手中的敌方武器。他们学习操作独特的Maschinenpistole 40冲锋枪——通常被称为“施迈瑟”——以及意大利的同类武器贝雷塔MAB 38。此外，他们还接触到了坚固可靠的鲁格P08手枪，以及德国臭名昭著的24型柄式手榴弹的诡雷用途。

在杀手学校的结业测试中，每位学员都必须用自己擅长的冲锋枪射击十发子弹，每发子弹都必须击中一个突然出现的靶子。考虑到即将面临的战斗，这些靶子都非常逼真：它们会出其不意地从门后、橱柜后或昏暗的楼梯间跳出来。结业测试是在每位学员多次通过学校的障碍训练场后进行的，因此，在测试开始前，他们就已经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了。

杰利科的手下对杀手学校的信条了如指掌，这信条体现在其非正式的口号中：“瞄准他的腹部，他必死无疑。”腹部是人体最大的射击部位，而且很少有人能从腹部中弹中恢复过来。

温斯顿·丘吉尔对杰利科的部下极为重视。他坚信，是时候在东地中海——对盟军事业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孤注一掷”了。他形容杰利科的部队“由最优秀的士兵组成”，这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由一支特种空勤团（SAS）中队改造而成，决心“在海上重现其在沙漠中赢得的辉煌”。

要重现那份辉煌，没有人比安德斯·拉森扮演的角色更重要。

*

1943年6月，代号为“蛋白行动”的克里特岛空军基地突袭计划最终获得批准。此次行动的指挥权落到了杰利科的副手大卫·萨瑟兰手中，他沉稳冷静的性格颇有几分杰弗里·阿普尔亚德的风范。行动的目标是克里特岛的三个空军基地：廷巴基、伊拉克利翁和卡斯特利。每个基地将由一组突袭队员分别攻击，为此，萨瑟兰将部队分成了A、B、C三个巡逻队。

在阿斯利特集结的部队收到的简报明确阐述了行动目标：“首要任务是摧毁指定机场上尽可能多的飞机。除飞机以外的目标（例如汽油或炸弹堆）只有在认为这是摧毁附近飞机的最佳方式时才会受到攻击……每人将携带十枚刘易斯炸弹，配有引信和延时装置。”

与“邮政局长行动”（即费尔南多波岛突袭）一样，“蛋白行动”也将是一项多层次的行动。围绕此次突袭，将开展一场信息战，由政治战执行处（PWE）——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一个衍生机构，专门负责宣传行动——在开罗和伦敦两地运作。政治战执行处的目标是尽早将有关此次突袭的正面报道植入英国媒体，从而赢得这场信息战。

为此，突袭队员的任务是，一旦击中目标，就立即从现场发出一个单词信号——“成功”。这个信号会触发PWE的媒体行动。这场行动旨在抢在德国宣传机器之前展开。其行动

速度之快，从PWE关于“蛋白行动”的简报中可见一斑，该简报标有“绝密——仅限军官阅读”的字样：“预计D巡逻队的信号将在黎明前收到。C和B巡逻队的报告可能要到袭击发生8小时后才能收到……然而，一旦收到来自任何巡逻队的第一个成功信号，公报将立即发布……并优先转交给BBC。”

事实上，BBC在两个层面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向英国听众发布突袭消息外，BBC还将用希腊语向克里特岛民众播报重要报道。策划“蛋白行动”的人员完全预料到德国人会对当地居民进行报复，因为突袭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帮助。用希腊语播报旨在减轻打击，并将突袭的责任从岛民身上转移开来。

为此，每个巡逻队都奉命携带诱饵。“一面特制的旗帜将被留在目标区域，以表明此次袭击是由英军实施的。”这面诱饵几乎不给德军任何误解的机会：它是一面英国国旗。此外，还要丢弃“某些装备（例如钢盔、弹壳等）……以表明袭击是由英国陆军人员实施的”。

萨瑟兰任命22岁的安德斯·拉森为C巡逻队指挥官，并挑选23岁的肯尼斯·拉蒙比中尉指挥B巡逻队。肯尼斯·拉蒙比于1940年12月加入萨福克团，当时他……他未经实战考验，也未曾经历过实战磨练。他之所以能被杰利科的袭击部队接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出色的航海技能，而且他还是阿斯利特新兵的海上训练教官。

在温暖的近海海域，拉森、尼科尔森、奥莱利、琼斯、霍姆斯等人接受了一项全新的、极具挑战性的训练，这对即将到来的任务至关重要。在拉蒙比的密切监督下，他们必须练习从半潜的潜艇上部放下充气橡皮艇。海浪拍打着裸露的甲板，这项工作绝非易事。更棘手的是，所有这些投放都必须在夜间进行，艇员们必须划行数英里，根据罗盘方位导航，才能抵达敌占区。

或许是因为对大海的共同热爱，拉森和拉蒙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拉蒙比深知丹麦人的凶悍名声，而拉蒙比——一个似乎永远嘴里叼着烟斗的人——无疑让拉森很高兴队伍里有这样一位航海同道，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突袭行动中，海上通道将比其他任何手段都更能打击敌人。

当杰利科的部队准备深入克里特岛时，杰弗里·阿普尔亚德也在为一系列飞越西西里岛的空降任务做准备——这些任务旨在为随后的“哈士奇行动”入侵部队进行软化打击。由于阿普尔亚德隶属于驻扎在埃及首都开罗的特种空勤团主力部队，这两位昔日的战友自三个月前从英国部署以来，几乎没有机会见面。

当他们各自准备执行任务时，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再也无法活着见到对方了。

1943年6月17日黎明，杰利科的突袭队员们聚集在阿斯利特，进行最后的任务简报。对于这支初出茅庐的亡命海盗队伍来说，这样的场景相当典型，但在英国皇家武装部队的其他部队中却并不常见。聚集的士兵们几乎看不到任何通常意义上的“军事纪律”。没有敬礼，也没有碰脚跟或跺脚。

事实上，聚集的人群中，大多数人似乎都直呼其名，不分等级，许多人还被冠以——往往看似毫无逻辑的——绰号。拉森的绰号很简单：“安迪”。杰利科的绰号也一样：“大人”。但迪克·霍姆斯不知何故成了“杰夫”，而一位铁石心肠的苏格兰特工似乎只认得他爱人的名字——“默特尔”。

至于他们的穿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而且往往风格独特。迪克·霍姆斯穿着一双巨大的加拿大伞兵靴，靴筒几乎及膝，靴子外面套着一条宽松的卡其色短裤。整体效果近乎滑稽，直到你看到他眼中那股坚定的神情。其他人则穿着南非军用皮靴，外面套着宽松的沙色降落伞服，兜帽紧紧地裹在身上，抵御着清晨的寒意。

正如“杰夫”·霍姆斯所描述的那样，“没有虚伪，没有敬礼。”“最棒的是，你身边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也同样厌恶虚伪做作……我告诉自己，我是在和那些……”他们没有接受过我那样的训练。他们没有跳伞，也没有连续行军数英里。在我看来，我比他们强，这让我——我想也让其他队员——拥有了巨大的优势……我们不仅在体能上，而且在心理上也更胜一筹。

集结的部队武器装备齐全。除了随处可见的汤姆逊冲锋枪外，还有几支施迈瑟冲锋枪，以及一支美制M1卡宾枪，这支枪勉强可以充当狙击步枪。他们不知从何处弄到了一批意大利手榴弹——绰号“红魔”，取自当时流行的一种英国烟花。虽然比米尔斯手榴弹体积更小、杀伤力更弱，“红魔”的优势在于携带量更多，而且可以紧随其后，利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迅速解决被震晕的敌人。

部队乘坐军用卡车前往港口，只有萨瑟兰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他的作战服里夹着第166号行动指令，上面标有“绝密，仅限军官”字样，概述了即将进行的突袭计划。

当部队乘坐快速摩托艇——一种长86英尺、令人想起人们记忆中“小尿尿号”（Little Pisser）的舰艇，主要用于反潜作战——启航时，萨瑟兰的巡逻队已经磨练成精锐的战斗单位。由拉蒙比率领的B巡逻队成员包括迪克·“杰夫”·霍姆斯和另外两人。由拉森率领的C巡逻队成员包括杰克·尼科尔森、悉尼·格里夫斯和雷·琼斯。第三支部队——A巡逻队——计划在四天后跟进，目标是与B巡逻队和C巡逻队同时袭击廷巴基空军基地。

尽管拉森和拉蒙比是朋友，但当摩托艇以接近20节的速度向远处的目标疾驰而去时，两人之间还是不时地开着玩笑。艇上人员中，只有拉森和萨瑟兰是深入敌后执行突袭任务的老手。其余的人都是游击战的新手，现在正是检验阿斯利特训练成果的时候。

夜幕降临地中海，纤细的快艇在漆黑的水面上缓缓行驶，紧张的气氛也随之无情地升腾。克里特岛位于袭击者出发点以西约600英里处，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眼前的任务。在距离克里特岛南海岸数英里处，快艇放慢速度，尽可能地靠近他们预定的登陆点——科基诺索斯角，这是一片向南延伸至海中的狭长陆地。

午夜刚过，小艇关闭引擎，抛锚停泊。十几名突击队员心跳加速，准备放下充气艇，划向岸边。拉森和拉蒙比的巡逻队面临着一项艰巨的挑战：横穿整个克里特岛——希腊最大的岛屿——因为他们将在南岸登陆，而目标机场则位于对岸。

直线距离不过三十英里，但拉森和拉蒙比的巡逻队实际要跋涉的距离却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因为他们的路线蜿蜒曲折，翻山越岭，穿越克里特岛极其崎岖的内陆地区。一条东西走向的高耸雪山横亘在他们的行进路线上——其中包括白山，其海拔高度……海拔 8,000 英尺，伊迪山脉的高度与之相近，而略低一些的迪克蒂山脉海拔 7,000 英尺。

在巍峨的山峰之间，遍布着无数刀锋般切割的峡谷、陡峭的山谷、尽头的高原以及巨大的、回声阵阵的洞穴系统。在他们计划的登陆点——南海岸，气候更接近北非，气温攀升至摄氏40多度。随着他们横穿岛屿向北行进，气候逐渐变得更像地中海气候，但即便如此，正午的酷热仍然会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30多度。

不仅如此，每个人还要背负70到80磅的个人装备、武器、炸药、食物和水——在如此酷热的天气和崎岖的地形下，这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因此，杰利科的部下在前几个月于阿斯利特接受的训练中，有机会适应这种酷热的气温和艰苦的体能消耗，就显得尤为幸运了。

突袭队员们的任务更加艰巨，因为每个巡逻队都必须在同一晚攻击目标，以最大限度地取得奇袭效果。行动的“D日”（即发起攻击的时间）只有十二天。队员们只有十二天的时间来穿越岛屿险峻的脊梁，寻找并侦察目标，制定最终的攻击计划，同时还要竭力避免与德意驻军或其巡逻队遭遇。

在北非战争期间，克里特岛一直是德国非洲军团的重要中转站，其空军基地对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的空中作战至关重要。据报道，岛上每位克里特岛本地居民对应着四名德国或意大利士兵。岛上到处都是敌人。

幸好当时有援军在场。当袭击者们悄无声息地划向岩石嶙峋的海岸线时，一名英国特工据称已经在岸上等候他们了。

1941年盟军撤出克里特岛后，英国人选择留下一部分士兵协助组织克里特岛抵抗运动。这些人学会了说希腊语，并和当地人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必须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藏身于偏远山区，因为德意军队竭尽全力地搜捕他们。

在希腊圣战队的领导下，克里特岛的抵抗力量最初主要由装备着少量老式步枪和猎枪的农民组成。这支队伍由一些为解放家园而战的希腊前士兵和军官组成。尽管缺乏现代化武器，克里特岛游击队员的士气和精神却十分高昂，他们对岛上敌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得也堪称一流。

他们的领袖莫诺利·班杜瓦斯是最早向英国留守部队的领军人物“帕迪”利·费默少校提供全力支持的人之一。费默是克里特岛的荣誉游击队领袖，战后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旅行作家，并被任命为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特工。他伪装成一个名叫“米哈利斯”的牧羊人，已经在崎岖的山区生存了近两年。他和他的……费默尔的副手比尔·斯坦利·莫斯上尉非常能干，他建立了一个遍布克里特岛的情报人员和向导网络。

杰利科的突袭队员打算依靠费默的特工来指引方向，抵达目标地点，并避免沿途与敌人交战。正如这类行动中常见的情况一样，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帮助和支持，这些行动几乎不可能成功——因此，赢得民心将成为首要任务。

*

在平静和浓重的墨色黑暗中，两艘橡皮艇悄无声息地驶向岩石嶙峋的海岸。它们无声地撞击着沙滩，拉森从一艘艇上跳了下来，拉蒙比则从另一艘艇上跳了下来。一个声音从阴影中传来，轻声呼唤着他。那是格雷戈里乌斯·赫纳拉基斯，利·费默在克里特岛上的得力干将之一。格雷戈里乌斯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显然力大无穷。他咧嘴一笑，笑容几乎和他宽阔的肩膀一样宽，他向拉森伸出的手掌力道十足，仿佛要把骨头都捏碎。

卸下货物并藏好船只后，格雷戈里乌斯率领劫掠者向内陆行进了两英里，他们沿着一条狭窄、布满巨石的河床行进。正值六月，河床干燥，但在昏暗的夜色中行走依然十分艰难。这位希腊人从未抱怨过。恰恰相反——格雷戈里乌斯在费尔莫尔和他的部下中以爱笑著称，他高兴时总是开怀大笑，遇到困难或危险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拉森发现自己被这个人深深吸引——他来自一个像他的祖国丹麦一样，正遭受纳粹占领的国家。

“格雷戈里乌斯，我们会进入那个机场，我确信我们还会出来，”拉森向他保证道，两人带头穿过黑暗的山谷。

格雷戈里乌斯发出了一声低沉的笑声。一个是丹麦维京人的后裔，另一个是古希腊人的后裔——这两个人之间有着天生战士那种本能的、轻松的联系。

他们抵达了预定的藏身之处——干涸山谷两侧的一系列洞穴——并与利·费默会合。萨瑟兰和无线电操作员将在此藏匿，直至任务结束，同时藏匿的还有额外的弹药和补给。一切顺利的话，突击队将在任务结束后在此与指挥官会合，然后以与抵达时类似的方式离开海滩。

第二天，他们开始了内陆跋涉。起初，拉森被山谷中弥漫的草莓和百里香的甜香所吸引，克里特岛南部是农业发达的肥沃地区。但随着路线蜿蜒深入内陆，攀上科基诺克索斯山脊，地形很快变得陡峭起来，耕地逐渐被茂密的森林和干燥的荆棘丛所取代，荆棘撕破了衣物，刮伤了裸露的皮肤。在酷热的天气下，这段路程异常缓慢而艰辛。

起初，拉森和拉蒙比的巡逻队一起行进，因为这两个空军基地相距不过十几英里，就在岛屿北岸内陆不远处。士兵们都背着意大利军队的背包——之所以选择这种背包，是因为它们……这款背包容量足够大，可以装下所需的所有装备，同时又轻便耐用。它不像当时大多数大型背包那样带有铁架，而是在背负者的背部和背包之间塞入一块地垫，以缓冲负重并防止摩擦。

第一个伤亡者——被崎岖地形折磨的受害者——很快就出现了。拉蒙比巡逻队的一名队员扭伤了脚踝。他那沉重的背包只能由其他人轮流背负。身材魁梧的迪克·霍姆斯——脚上穿着巨大的加拿大伞兵靴——第一个承担了重担。拉森巡逻队的杰克·尼科尔森紧随其后，这位身形矫健的苏格兰人展现出了与他精瘦身材不符的力量和耐力。

事实证明，这片地形遍布敌军。攀登约四天后，巡逻队进入了一条V字形沟壑，两侧的岩壁如同熔炉般炙烤着大地。沟壑尽头便是阿波伊尼村，也是分岔路口——拉蒙比的巡逻队继续向正北方向进发，前往伊拉克利翁机场。拉森的巡逻队则转向东北，穿越维亚诺斯山脉崎岖的地形，位于白雪皑皑的迪克蒂山西麓，每一步都让他们离目标——卡斯特利空军基地——更近一步。

此前，两支巡逻队都配备了无线电操作员，但他们背负着重达100磅的无线电设备和电池，早已筋疲力尽。事实上，巡逻队的通讯状况糟糕透顶，拉森发给萨瑟兰（位于海岸基地）和开罗突袭部队总部的最后一条信息便印证了这一点。

B和C两套信号机加起来太重，无法携带。信号机被留在了后面……白天因为敌人的缘故无法上前。将于晚上9点上前。由于时间紧迫，两套信号机只能通话一次。第一次通话时，由于躲在地下，无法建立通讯。

这条消息描绘了一幅巡逻队被敌人骚扰得焦头烂额的景象——白天躲藏，晚上藏身地下——以至于他们很难找到时间建立无线电通讯。

“我们必须用摩尔斯电码发送所有信息，绝不能用语音，”杰克·曼恩解释道。像他这样的无线电操作员都是专家，会被分配到最需要他们的巡逻队。”由于这些信息都经过双重加密，所以要确保万无一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然，所有的密码都可以被破解，但理论上讲，等到德国人破解了我们用摩尔斯电码发送的双重加密信息时，我们早就撤走了。”

拉森的电报也反映出，在如此崎岖的地形上携带沉重的无线电设备和电池是多么不可能。巡逻队的无线电员将被留在阿波伊尼，在那里他们将作为中继站，分别与位于海岸基地的萨瑟兰和突袭部队总部进行通信。如果突袭行动按计划进行，他们将从那里发出“成功”信号，从而启动由伦敦指挥的信息宣传活动。

在阿波伊尼，格雷戈里乌斯也不得不与劫掠者们分道扬镳，拉森的巡逻队被移交给另一位向导瓦西里斯·科尼奥斯，他对前方的地形更为熟悉。凭借与附近村庄的联系，瓦西里斯得以补充劫掠者们日益减少的食物储备——这主要得益于他与村民们的联系。燕麦片、葡萄干和罐装咸牛肉，再加上一些搜罗来的美军K口粮。拉森和他的部下在高山峡谷里扎营时，瓦西里斯下到各个村庄，带回煮鸡蛋、黄瓜、新鲜出炉的面包，当然还有当地的克里特葡萄酒。

但他带回了令人担忧的消息。德军派出了巡逻队，侦察克里特岛的所有居民点。敌人对利·费默及其克里特岛特工的活动了如指掌，正在各个村庄搜寻英军存在的蛛丝马迹。拉森的巡逻队现在必须格外小心。他们必须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扎营——在冰冷刺骨、狂风呼啸的岩石峭壁上，盖着借来的毯子；或者躲在阴暗潮湿、光线昏暗的冰冷洞穴里。

他们知道，如果被抓获，他们将成为希特勒“*特别行动*”（*Sonderbehandlung*）的首要目标，即他的突击队命令：被消灭殆尽，一个不留。

第十三章

他们从瓦西里斯那里被转交给另一位向导，切里托克·卡尔福普洛斯。由于切里托克·卡尔福普洛斯念他的希腊名字时需要极其夸张的发音，他很快就赢得了“哈里斯”这个绰号。哈里斯年轻、身材修长，有着一双深邃的大眼睛和一口洁白的牙齿，他将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兼任他们的翻译。

当晚，哈里斯带他们来到山坡下较为温暖的众多葡萄园之一，让疲惫不堪的袭击者们好好休息一晚。哈里斯让他们裹好毯子后，便前往山谷，回他的家乡取些食物。到达后，他意外地遇到了一支德国巡逻队。

不知何故，这些来自德国空军第22步兵师的敌军士兵认定，他们痛恨的“英国佬”及其“匪帮”同伙就在村子里。哈里斯和他的年迈父母以及其他村民——这些村民对德国占领者恨之入骨——一起排成一排。他怀着越来越强烈的敬畏和自豪，看着母亲直视着一名德国士兵的脸，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周围根本没有英国人。

尽管拉森及其部下矢口否认，但德国士兵决心要将他们揪出来。他们四处搜寻，最终找到了他们。在挨家挨户搜查的过程中，哈里斯设法溜走，带走了一捆村民的普通衣物。他匆匆赶回葡萄园，叫醒了拉森和他的手下，他们费力地穿上了这些五花八门的衣服。他们伪装成克里特岛当地居民，出发了，力求与德国巡逻队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

但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行军，哈里斯找不到任何明显的藏身之处，拉森和他的部下无处可藏。他们被迫向他的一个线人求助，那是一个克里特岛的家庭，他们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而且他们家的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美得令人惊艳。拉森和他的部下享用了一顿热腾腾的丰盛晚餐，被安排到几张用树枝临时铺成的石床上休息，并被邀请好好睡上一觉。

不久之后，第22空军步兵师的巡逻队抵达了村庄。这家人叫醒了拉森和他的部下，把他们塞进房子后部一个狭小的、地板下的地窖兼储物间里。四个人几乎窒息而死，但计策奏效了。当德军从头到尾搜查房子时，拉森、尼科尔森、琼斯和格里夫斯在幽闭的黑暗中一动不动，鸦雀无声，最终德军转而搜查了邻居家。

此时，劫掠者的食物和香烟都已耗尽——香烟是他们舒缓紧张情绪的必需品。拉森给了哈里斯一些出发前发给他们的希腊货币，哈里斯便出发去补充他们的香烟。他回来时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了他们。村民们提供了所有的……劫匪们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香烟，并且拒绝接受任何报酬。

但那漫漫长夜的惊险远未结束。搜查结束后，德军巡逻队便安顿下来，把一些当地居民赶出了家门，自己则暂时住了下来。拉森知道他们必须离开那里。他们待得越久，被发现的风险就越高。

村庄坐落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峡谷中，他们接下来的路程会经过德军阵地附近。他们等到午夜过后才悄悄溜过去。幸好，村里的狗——通常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没有吠叫，没有暴露他们的行踪。他们得以融入峡谷尽头的黑暗之中——而又一个夜晚的行军，很可能是一夜无休止的行军，正向他们招手。

当他们抵达卡斯特利机场郊外时，拉森一行人已濒临崩溃。只有不断吞服的苯丙胺药片才能勉强支撑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对于那些执行此类艰苦敌后任务的人来说，安非他命类药物必不可少，但拉森本人也逐渐对其产生了依赖。

在一名新晋抵抗战士内雷亚诺斯·乔治奥斯的带领下，拉森和他的部下匍匐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进入一个俯瞰空军基地的狭小洞穴。计划中的袭击之夜还有两天。在此期间，他们需要密切监视并摸清机场的防御情况。通往机场的主要道路就在洞穴入口下方。德国军用车辆来回穿梭，他们必须格外小心，以免被发现。

每当周围环境安全时，拉森都会用望远镜观察空军基地。基地大约有半英里宽，依山而建。空袭队员们可以看到远处的目标：跑道旁一字排开的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容克88快速轰炸机——德国引以为傲的双引擎战斗轰炸机。此外，还有几架梅塞施密特战斗机护航，以及各种老式侦察机。

他们能清楚地辨认出用于给战机加油和重新装弹的燃料和弹药库。这些肯定是他们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夜幕降临，他们可以看到探照灯刺破空军基地周围的黑暗。似乎没有看门狗，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但他们无法确定环绕空军基地的围栏是否带电，也无法确定探照灯的照射范围和射程。

如果无法掌握这些因素，他们就如同盲人摸象，而即便如此，他们的胜算也微乎其微。他们还从当地人那里听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乔治奥斯就来自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的消息并不乐观。显然，德国人在跑道上部署了常驻守卫，在每架飞机下方的草地上都搭起了帐篷，以便进行持续的严密监视。当地人认为，拉森和他的部下即使不能击落全部战机，也几乎不可能击中大部分。

“别理会，”拉森告诫他的战士们，“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夸张说法。”

拉森痛苦地意识到，格里夫斯、琼斯和尼科尔森都没有敌后突袭的经验。他们都是新手，而他现在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些当地人打击部下的士气。经验丰富的突袭者拉森感到自己必须以身作则，并且不能流露出丝毫的犹豫或怀疑。

但这并非易事。据报道，卡斯特利空军基地的驻军人数就达100人，这还不包括机组人员、地勤人员和辅助人员——消防员、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等。面对如此庞大的兵力，拉森率领的四人突袭小队寡不敌众，人数约为敌方的三十倍，而且火力也远逊于对手。

此外，拉森从任务前的简报中得知，村民们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据报道，德军地中海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曾向其位于克里特岛的空军基地下达以下命令：“1. 每架飞机配备一名警卫，并安排一名替补警卫在附近休息；2. 警卫人员需持续在飞机周围巡逻，距离不得超过2码；3. 空袭期间，警卫人员不得寻找掩体，而应在炸弹落到附近时立即卧倒，即便如此，也应继续观察飞机。”

拉森认为他们需要进行一次近距离的侦察，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地人所说的哪些内容可能是准确的。他自告奋勇带队，而唯一合适的同行者就是他们的克里特岛向导乔治奥斯。

拉森和乔治奥斯留下巡逻队的其他人去好好睡一觉，并开始制造他们的刘易斯炸弹，自己则悄悄溜走，与卡斯特利空军基地的守军展开了近距离遭遇战。

在拉森所在位置西北方向十几英里处，拉蒙比所在的B巡逻队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经过一番艰苦跋涉，他们终于抵达了位于伊拉克利翁空军基地以南的阿诺阿尔哈尼村，但那里敌军密布。他们躲藏在岩石高地上，可以看到下方村广场上两百名德军士兵正在操练。

他们的向导是一位名叫詹尼的克里特岛年轻人。他出发去侦察机场，却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伊拉克利翁空军基地似乎空无一机。事实上，德国人似乎已经关闭了伊拉克利翁，并将他们的战机转移到了岛上的其他基地——尤其是拉森的目标卡斯特利。

但詹尼确实带来了一个可能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拉蒙比部下驻扎地以西几英里处，有一个巨大的燃料和弹药库，里面存放着数千桶珍贵的航空燃料，还有炸弹。由于燃料和弹药的匮乏，德国战机无法起飞：拉蒙比决定，这必须成为他们的目标。

*

拉森和乔治奥斯伪装成当地牧羊人，穿过空军基地一侧的葡萄园。他们赶着羊群，悄悄接近了围栏。围栏由外层由立柱支撑的垂直铁丝网和内层由丹纳特铁丝网组成的线圈构成。拉森和乔治奥斯把“他们的”羊群赶到最外层的铁丝网前。铁丝网似乎没有通电，拉森心想，这意味着他们即将剪断铁丝网，闯入空军基地。

拉森还仔细查看了基地设施，在脑海中精确地绘制出了关键目标和防御工事的位置。这些防御工事本身就足以令人胆寒，更不用说附近还有增援部队。在机场北部，约有3000名德军驻扎在卡斯特利佩迪亚塔村。在南部，约有300名德意混编部队驻扎在穆克塔里村。

拉森的希腊向导乔治奥斯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这里几乎没有掩体，德国人到处都是，”他抱怨道，“进攻这里——我连最恨的人都不希望他经历这种事。”

“这么多肥肉目标，我都没注意到德国人，”拉森回答道，他冰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乔治奥斯。“该行动了。”

“但是进入那个机场——斯皮罗，就像跳进火里一样。”

拉森露出一丝笑容。“快跳，我们就不会被烧伤。我们回去找其他人吧。”

“斯皮罗”是当地克里特岛抵抗战士给这位丹麦人起的绰号。他们当中有人觉得拉森长相和举止都像极了英俊潇洒的中世纪骑士伊波提斯，这位骑士在许多古代英国手稿中都有记载。不知怎么的，伊波提斯就演变成了斯皮罗——一个常见的克里特岛名字，或许也是人们能想到的最接近伊波提斯的希腊语变体。

但乔治奥斯近距离观察过斯皮罗-伊波提斯之后，感到十分担忧。他担心拉森过于专注于任务，以至于对眼前的危险视而不见。

回到洞穴基地后，拉森勾勒出目标的关键特征：成排的战机、飞机库、燃料和弹药库、滑行道，以及驻守警卫部队的营房。考虑到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快速轰炸机的严密防守，拉森将部队分成两组。一组——由尼科尔森率领格里夫斯——从空军基地东侧发起攻击，目标是燃料和弹药库，以及任何他们能够攻击到的战机。与此同时，拉森和琼斯将从西侧发起攻击，制造“佯攻”，使其他队员能够悄无声息地执行任务。这样一来，至少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有机会大量投放他们的刘易斯炸弹。

此外，通过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双方都不必穿越南北走向的开阔跑道，这条跑道实际上将空军基地一分为二。攻击的零时定于7月4日晚上11点30分——也就是接下来的那个晚上。

至于乔治奥斯，在与拉森激烈争论后，双方同意他陪同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进入，但要留在围栏外，以便引导他们返回。双方完成后，巡逻队将在预先安排好的房车集合，开始返回沿海基地的漫长旅程，萨瑟兰应该会在那里等候。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怎么办？”尼科尔森中士问道，说出了大家心中的担忧。“如果我们在接近目标时被发现怎么办？或者我们到达基地安放炸药时又该怎么办？”

“进场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人被发现。”拉森沉默了一会儿。“务必确保这一点。如果你们在空军基地被发现，那就把一切都毁掉，赶紧撤离。”

拉森现在开始摸清尼科尔森的底细了。这位沉默寡言的苏格兰人身上有一种沉着冷静的气质，再加上他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让他想起了他在“荣誉少女”行动中的战友阿普里亚德和海耶斯，他们两人都已证明自己是极其优秀的特工突击队员。

乔治奥斯带领四名突袭队员潜入月影最深的水域，沿着纵横交错于葡萄园间的秘密小径前进，尽可能地靠近空军基地。他们距离最近的铁丝网只有几百码的距离，但此时小队不得不分头行动——拉森和琼斯向西北方向前进，尼科尔森、格里夫斯和乔治奥斯则向东前进。

黑暗中，两人匆匆低语道别——乔治奥斯再次强调他们会“像兄弟一样战斗”——随后，渗透行动的最后阶段正式开始。拉森和琼斯匍匐前进，拉森带着他们从最后一丛盘根错节的藤蔓掩体中爬了出来。眼前这片开阔、尘土飞扬的草地和灌木丛显得格外危险，探照灯来回扫射，更显危险。

拉森警戒了几分钟，气氛紧张，然后一束探照灯闪过，他立刻行动起来——弯着腰，飞快地朝敌人的炮火和铁丝网冲去。他只穿着轻便的制服，身上除了一个装满刘易斯炸弹的背包，外加一把手枪、几枚手榴弹和一把刀之外，什么也没带。他和琼斯一起行动。他们得以迅速穿过开阔地带，但探照灯的光束还是转向了他们。

刺眼的强光让他们动弹不得，两人俯身下去，僵住了不动。他们不得不反复尝试几次，才到达第一道障碍——铁丝网。克里特岛上到处都是抵抗战士，德军也因此加固了阵地。卡斯特利空军基地也不例外，眼前的丹纳特铁丝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战前，德国实业家霍斯特·丹纳特发明了一种油淬钢丝。这种钢丝强度极高，可以制成自支撑的折叠式铁丝网。换句话说，这种高强度钢丝——极难切割——无需桩柱，只需在地面上钉入几个固定钉即可。它是现代刀片刺网的雏形。

这就是拉森和琼斯现在面临的残酷困境。当他们正忙着剪断丹纳特铁丝网时，对面的哨兵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点燃一支香烟，站在那里扫视着铁丝网，一动不动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或许他听到了刀片剪断铁丝网的独特声响，琼斯和拉森正在穿过铁丝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的前进之路被堵死了。拉森伸手去摸他的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像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潜入阴影，杀死了哨兵——他是当晚第一个死去的敌人。他们挥手示意琼斯上前，然后驶入环绕空军基地的宽阔环形轨道——这是一条供等待使用跑道的战机滑行的滑行道。

他们绕过一座类似机库的建筑，隐约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温暖的低语声。那天是星期六晚上，卡斯特利空军基地的官兵们无疑都在思念着远在家乡的亲人。很快，拉森和琼斯就会把他们从这温馨的遐想中唤醒。

*

向东几百码，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发现路途相对轻松，乔治奥斯领着他们来到一处似乎没有哨兵阻挡他们穿过丹纳特铁丝网的地方。但当他们剪断第一根铁丝时，却被迫停住，

一束探照灯扫过他们。尼科尔森坚信可以用意志力战胜恐惧。现在，他正好运用了这种能力。

“一动不动，”他冲着格里夫斯嘶嘶地说，“但别趴下。如果我们动一下，他们就会看到我们。”

果然，似乎是某种移动的物体吸引了操作员的目光——一道强烈的白光几乎没有停顿地掠过他们眼前。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每次在白光闪过时都保持静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割断了电线。

由于没有哨兵需要对付，他们比拉森和琼斯先一步潜入了空军基地的东侧边缘。他们悄悄地走到最近一架飞机的幽灵般的轮廓旁。结果发现那是一架Fi 156“鹳”式飞机，外形瘦骨嶙峋，像个骷髅。双座观光飞机，名副其实——*鹳*；鹳——一种长腿、大翅膀的鸟。

鹳式飞机拥有无与伦比的短距起降能力，但它绝非最佳目标。不过，尼科尔森心想，先用它试试也无妨。据他观察，它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附近没有任何哨兵。

鹳式飞机那细长的固定式起落架下，掏出了他的第一枚炸弹。近看，刘易斯炸弹并不起眼。那是一团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像面包面团——但实际上是塑性炸药和铝热剂火药的混合物——每枚大约重一磅，摸起来油腻腻的，像刺猬一样，上面连着雷管、引信和定时笔。

刘易斯炸弹威力的关键在于将装药尽可能靠近飞机的油箱。这样，铝热剂爆炸产生的闪光就能引燃航空燃油，将目标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他们的第一枚炸弹被放置在鹳式飞机的翼根油箱上——也就是机翼与机身连接的地方。假设飞机已经加满了油，那么爆炸应该会引燃大约40加仑的航空燃油。

打破触发计时铅笔的玻璃瓶后，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准备转向下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几十码外的一架Ju-88快速轰炸机。但当他们飞过去时，尼科尔森发现飞机流线型的机身下方聚集着三个人影。正如当地村民警告的那样，卡斯特利空军基地跑道上停放的那些最珍贵的战机，都有成群的卫兵日夜守卫着。

在第一架快速轰炸机之外，尼科尔森还能看到另一架，不知为何它似乎无人看守。他和格里夫斯悄悄绕过最近的哨兵，小心翼翼地在那架飞机靠近。他们绕到这架流线型战斗轰炸机的机头，伸手取下两枚刘易斯炸弹，分别投掷在机翼下方，也就是左右副油箱所在的位置。

随后，在远处阴影中，尼科尔森发现了一架Ju 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那标志性的鸥翼轮廓。这种独特的俯冲轰炸机令盟军士兵深恶痛绝，尤其是那些曾遭受过斯图卡攻击的士兵。战争初期，尼科尔森在第7突击队服役，在一场与敌人的血腥交锋中，他是仅有的16名幸

存者之一，他对斯图卡非常熟悉。它那刺耳的警报声，即使是最铁石心肠的士兵也会感到恐惧。

尼科尔森想要那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

他和格里夫斯低伏了一会儿，仔细观察着俯冲轰炸机——他们心里清楚，快速轰炸机和鹳式侦察机的定时铅笔已经启动，爆炸倒计时已经开始。他们觉得可以避开哨兵，于是尼科尔森带着格里夫斯走向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矮胖的身影。此时，一股沉重的寂静和紧张的气氛似乎笼罩了整个空军基地。尼科尔森伸手准备放置第一枚刘易斯炸弹时，突然听到一声低速子弹的闷响在跑道上回荡。听起来像是一声手枪射击。

它来自西部，尼科尔森毫不怀疑这意味着拉森正在行动。

第十四章

夜色中，照明弹噼啪作响，琼斯将最后几枚弹药推向目标。每枚照明弹都像微型太阳般燃烧着刺眼的白光，在降落伞的牵引下缓缓飘落，随风轻轻摆动。卡斯特利空军基地的西侧被这刺眼的白光笼罩。琼斯感到自己在这几乎与白昼一样明亮的强光下暴露无遗。

拉森用手枪击倒了一名德国哨兵后，便将谨慎抛诸脑后。他拿起一挺缴获的德制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在他周围噼里啪啦地飞过。营房里的守卫也开始还击，一阵凄厉的警报声划破了枪林弹雨。

琼斯匆匆赶往最后一个目标——一架*快速轰炸机*。不安放炸药就离开是不可想象的。他拖出另一枚刘易斯炸弹时，一辆装甲半履带车猛地驶上跑道，六名德国步兵从车上跳了下来。敌人现在将他和拉森三面包围，并且正准备封锁他们唯一的出口——围栏上的缺口。

刘易斯炸弹阵型布置完毕，琼斯跑去与拉森会合，子弹在他周围呼啸而过。丹麦人发动了最后一击，凶猛无比。他用机枪扫射了一阵，然后跳下敌方碉堡，拔腿就跑。跑着跑着，他身后扔下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炸毁了炮位，弹片四处飞溅，撕裂了阵地。

琼斯和拉森朝着他们切开的围栏缺口飞奔而去，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他们后方的一架战机瞬间化作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在跑道上空激起一团浓厚的油烟，形成蘑菇云。紧接着又是两声爆炸，第一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刘易斯炸弹的冲击下剧烈摇晃，片刻之后，它的油箱爆炸，发出沉闷的巨响。

几乎与此同时，一团巨大的火焰从弹药库和燃料库方向冲天而起，直扑空军基地东侧。由于拉森一方的火力全开，德军迅速将部队调往空军基地的另一侧，这使得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得以畅通无阻地展开行动。

事实上，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确信拉森和琼斯要么被俘，要么很可能已经阵亡——因为在空军基地西侧遭受如此猛烈的炮火袭击，谁又能幸存下来呢？随着德军守备部队被拉森阵地周围的激烈交火所吸引，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认为他和琼斯都必死无疑。

事实上，那个野蛮的丹麦人和他的英国同伴拼命奔跑，仿佛背后有魔鬼和他的恶魔在追赶。在突袭的混乱中，他们甩掉了敌人，冲过了围栏，从铁丝网上的破洞钻了过去。然而，一旦他们穿过围栏，气喘吁吁的他们就……但欣喜若狂的拉森下令停止行动。身后传来德语的疯狂叫喊和咒骂声，间或夹杂着爆炸声和零星枪声。

德军士兵像蚂蚁一样来回穿梭，搜寻着行踪诡秘的袭击者。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袭击者在哪里。空军基地上空被烧得通红，一片炽烈的橙色，在跑道两侧十几处熊熊燃烧的火光中，拉森还能看到更远处的敌机……

他示意琼斯保持隐蔽等待。待周围相对平静后，拉森示意他们返回基地。一方面，现在返回空军基地近乎疯狂，突袭的优势已经彻底丧失……但另一方面，这却是敌人最意想不到的。

琼斯像狮子一样无所畏惧，被拉森对战斗的狂热热情所感染，两人都准备爬过铁丝网回去。

*

两名突袭队员——一个身材高挑纤细，金发碧眼；另一个身材矮壮，一头浓密的黑发——从他们之前在丹纳特铁丝网上切开的洞口钻了回去，尼科尔森则带着格里夫斯从另一边撤退。他们身后留下了刘易斯炸弹，炸毁了尼科尔森一直想摧毁的第一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以及他们发现停放在防爆掩体里的另一架。这时，一卡车的德军增援部队已经抵达，他们四处搜寻破坏分子，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遭到了持续的炮火攻击。尼科尔森明智地决定撤退，他们正准备撤离。他们返回外围围栏的途中，用最后几枚刘易斯炸弹把燃料库炸成了花环。他和格里夫斯从铁丝网里钻了过去，与此同时，在他们身后，发电机房在塑料炸药和铝热剂火花的冲击下爆炸，随后一辆油罐车几乎被一场灾难性的爆炸撕成了两截。

随着燃烧的航空燃料吸入氧气，沸腾翻滚，尼克尔森和格里夫斯趁机逃入黑暗中。爆炸的热浪炙烤着他们的后背，两人拼命奔向葡萄园的掩护，寻求相对的安全。探照灯扫过他们两侧的地面。他们几次被迫趴在地上，生怕子弹会击中他们的后背。最终，他们逃到了第一排古老的葡萄藤下，躲进了藤蔓的掩护之中。

在尼科尔森看来，等待其他人毫无意义，甚至连前往约定的露营地也无济于事。他和格里夫斯都确信拉森和琼斯已经完了。他们几乎没有停顿，就与一直忠实等待他们的乔治奥斯会合，踏上了漫长的征程。在他们身后，卡斯特利机场再次被爆炸声和持续不断的枪声所笼罩。

*

在卡斯特利空军基地东北方向十几公里处，B巡逻队也开始行动，不过他们的目标截然不同：一个堆放着20万升航空燃油和数千磅炸弹的燃料弹药库。过去几个小时里，他们年轻的克里特岛向导詹尼一直在监视着弹药库的哨兵巡逻。夜间数小时都有警卫带着警犬巡逻燃料和弹药库，所以袭击者必须格外小心。

当詹尼带领四人小队从山上的藏身处下来时，迪克·霍姆斯就被这位克里特向导的勇敢和机敏所折服。詹尼展现出令人钦佩的无畏精神，带领他们穿过通往附近伊拉克利翁镇的主干道，在午夜前不久，他们已经占据了发起进攻的有利位置。问题是，他们看到一名德国军官带着一条凶猛的德国牧羊犬在前方徘徊，他们需要一些计谋才能不被发现地绕过那条狗。

他们在橄榄树林里隐蔽了二十分钟，仔细商讨行动方案。最终，他们决定分头行动。詹妮将带领霍姆斯沿着一条狭窄的沟壑匍匐前进，前往燃料堆放处，这样可以避开军官和他的警犬的视线。沟壑尽头距离成排的燃料桶还有大约三十码，他们必须冲过黑暗，潜入其中。

与此同时，拉蒙比和其他人将前往附近的炸弹堆放处，那里还有一道丹纳特铁丝网作为额外的屏障。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福尔摩斯和詹妮到达了沟壑的尽头，福尔摩斯随即背起装满刘易斯炸弹的背包，独自向前冲去。燃料库周围环绕着一道高高的土堤，福尔摩斯别无选择，只能从唯一一条狭窄的通道进入。穿过通道后，他面前出现了一条中央通道，通往阴暗的油桶堆之间。

他匆匆上前，跪在中心点，左右两侧分别埋设了第一批炸药，尽可能地将它们塞到金属桶底下。埋好后，他绕到燃料堆场的外围，重复了同样的步骤。尽管他知道那个带着狗的德国军官肯定就在附近徘徊，但霍姆斯却出奇地冷静沉着。

安放好炸药后，他匆匆赶回入口，探出头确认道路畅通，差点撞上敌军巡逻队。哨兵和他的狗就在不到三十码远的地方。霍姆斯赶紧躲回掩体。他意识到自己触发的定时铅笔会被酸液腐蚀，必须在炸药爆炸前离开。

这时，又来了一名带着狗的哨兵，两人开始用德语交谈起来。他们守在入口处，福尔摩斯实际上已经被困住了。更糟糕的是，两条狗都发出令人担忧的呜咽和低吼声，福尔摩斯确信它们已经察觉到了他的存在。

哨兵们喋喋不休地聊了很久，时不时还命令他们的狗安静下来，最后终于离开了。霍姆斯抓住机会，悄悄溜出燃料库，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沟壑里。他带着詹妮原路返回房车，却得知拉蒙比一行人因为哨兵和铁丝网的阻拦，没能进入炸弹库。

临行前，詹尼还有最后一项任务要完成。他从其中一个背包里拿出一面英国国旗“诱饵”旗，然后冲了出去。他把东西顺着沟壑扔下去，放在一个天亮时德国人肯定会发现的地方。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太可能对当地的克里特人进行报复。

至少每个人都希望如此。

凌晨1点10分，霍姆斯的第一枚炸药爆炸了。爆炸威力巨大，燃烧的燃料喷射而出，越过土堤，喷涌而出，穿过弹药库，引爆了储存在那里的炸药。结果，弹药库也被炸得通红——燃料和弹药库上空的天空变成了可怕的血红色，浓厚的有毒油烟遮蔽了星辰。

*

卡斯特利空军基地也一片火海，一片混乱。拉森和琼斯虽然还活着，但也只是侥幸。当他们的战友们向山上撤退时，他们拼命地从围栏上的破洞冲了回去。但即便他们艰难地挤了过去，也发现前方的路已经被堵死了。一大群德军正涌上跑道，搜寻炸毁他们空军基地的罪魁祸首。

拉森当机立断。他示意琼斯稍等，然后一把扯下帽子，露出白发，拔出鲁格手枪，走到开阔地带。

“那边！那边！入侵者！”拉森用德语喊道，同时向黑暗中开枪。

德国士兵跟随他的指示，向夜色中开火，随后拉森追着假想的入侵者疾驰而去，引得德国士兵也跟着他。琼斯见状，躲进一条排水沟的掩体里，然后……可以看到拉森的情况，以及他或许能如何提供帮助。

一辆消防车呼啸着穿过跑道。消防员们挥舞着水管，开始向一架受损的Ju-88倾泻水流。但正如拉森和琼斯所预料的那样，燃烧的飞机散发出的灼热高温对德国消防员来说太过猛烈。瞬间，排在后面的那架流线型战斗轰炸机也燃起了熊熊大火，爆炸的冲击力将消防车抛到了跑道另一侧。

随着更多*快速轰炸机*被卷入熊熊烈火之中，拉森抓住机会，从他之前“指挥”的德军士兵队伍中溜了出来。他大步走向大门，试图蒙混过关，但守卫立刻起了疑心，举起了枪。

“我跟你们在一起，蠢货们！”拉森吼道。“到处都是游击队员！我们需要更多人手！他们正在袭击兵营！”

几名卫兵立即投入战斗，琼斯难以置信地看着拉森第二次带领一群德国士兵冲入混战中心。紧接着，最猛烈的爆炸发生了：跑道东侧的弹药库像小型核弹一样爆炸，瞬间，整个基地被一连串绵延不断的灼热爆炸照亮。

弹药引爆——强烈的爆炸声撕裂夜空，将空军基地上空变成了一场巨大的烟火表演。在刺眼的强光下，离拉森最近的那个警卫终于看清了他的脸和制服。拉森注意到他神态的立刻变化。就在德国人发出警报的叫喊声时，拉森他觉得敌人太多，自己应付不过来。于是他拔腿就跑，冲进了阴影里。

德国人紧追不舍，子弹呼啸着飞过。拉森拼命奔逃，他和琼斯拼命往围栏那边跑去，躲避追击。经过几个月在阿斯利特的训练，他们的体能比敌人强，但长途跋涉也让他们精疲力竭。苯丙胺或许是他们的优势之一，但两人最终还是逃不过德国人精准的子弹。

拉森和琼斯一定是在混乱中迷失了方向，因为他们翻过铁丝网后，竟然找不到入口。他们手脚被割伤，慌忙挣扎着翻过丹纳特的围栏，跳到了另一边。

但就在这时，一声低沉的喊声划破了黑暗：“停！举起手来！”

拉森被火炬的光束照得动弹不得。基地外围的一个碉堡里架设了一套防空炮，以更好地阻挡盟军战机。驻守的德军炮手发现了拉森和琼斯，并掩护了他们。他们命令拉森放下武器。

‘举手！举手！’

“蠢货！”拉森怒吼道，他的德语带着军官般的威严。“白痴！机场里有英国士兵，还有游击队员。把枪转向他们！”

‘先生！’

当德国炮手们转身向假想的敌人开火时，拉森和琼斯趁机溜进了夜色中。这又是一次死里逃生，但这位丹麦人似乎仍然不满意。

卡斯特利空军基地敌军密布，但拉森认为目标区域内还有一处相对平静的地方。如果他们能再次潜入铁丝网，在那里制造最后的混乱，他们的任务就彻底完成了。琼斯受到指挥官无所畏惧的鼓舞，心想管他呢——不妨一试。

他们刚第三次潜入铁丝网，就遭到盘问。拉森大步走到附近的哨兵面前，用德语下达命令，然后举起鲁格手枪开火。在枪林弹雨中，他希望没人会注意到那颗击倒哨兵的子弹。但当他继续潜入空军基地时，一连串猛烈的火力向他们袭来。

拉森估计至少有二十名敌军正向他们逼近。他只能用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回应——投掷手榴弹。威力强大的米尔斯手榴弹爆炸并碎裂，锋利的钢片撕裂着火光笼罩的黑暗，拉森发现了最后一个目标。他没有跟琼斯说话，便猛地向前冲去，钻进了车里。

他跪在巨大的履带式拖拉机旁，抓起背包，把最后几枚刘易斯炸弹抵在油箱上，然后扯断了定时引信。做完这一切，拉森趴了下来，躲在一堆油桶后面。跑道边缘。此时，卡斯特利空军基地已化作一片火海，丹麦人不禁被这壮观的景象所震撼。问题是，他被困在混乱之中，几乎被包围了。

空军基地唯一显得安静的地方是西南角，他便朝那里移动。他躲在掩体间穿梭，避开光线，但当他奔向黑暗的外围时，却发现琼斯不见了。他跑到围栏边，仍然没有看到同伴的踪影。在混乱的战斗中，拉森失去了他的踪迹。

那天晚上，丹麦人第四次背对着诱人的黑暗，悄悄溜回了卡斯特利空军基地那熊熊燃烧的火海之中。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找到琼斯，把他救出去。最可怕的情况莫过于琼斯被俘，因为毫无疑问，他一旦被俘，将会面临怎样的下场。

拉森蹑手蹑脚地向前走去，悄悄地靠近最近的德国哨兵，距离只有几码远。他躲在阴影里，倾听着充满震惊、恐惧和愤怒的声音，但只听了一会儿，确认没有俘虏任何人。

琼斯似乎已经逃脱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早就该自己逃走了。

拉森穿过铁丝网，朝着他知道就在附近的葡萄园跑去。在他身后，最后几枚刘易斯炸弹爆炸，击穿了那辆重型履带式拖拉机的油箱。拖拉机被冲击力掀起，然后重重地摔在焦黑的地面上，燃起熊熊烈火。

跑道两侧横七竖八地躺着德国飞机的残骸，许多飞机机翼被炸飞，机身仍在熊熊燃烧。燃料和弹药库以及数辆车辆都被摧毁。空军基地的守军伤亡惨重，许多人丧生，更多人受伤。拉森的这次行动重创了德国空军在卡斯特的作战行动，这绝非夸张。然而，这位丹麦人的喜悦转瞬即逝。日出之时，形势急转直下。

拉森被迫躲藏在他能找到的唯一一小块掩体里——他趴在农民的卷心菜地里。

第十五章

卡斯特利空军基地燃起熊熊大火，伊拉克利翁的燃料库也在灼热的火风暴中化为灰烬，尼科尔森和拉蒙比的两支突击队也消失在了夜色中。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确信拉森和琼斯要么阵亡要么被俘，于是先前往山腰与一名克里特岛游击队员会合——这名游击队员自愿在这次行动中扮演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

经过两个小时的跋涉进入高地后，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与自愿担任他们信使的男子会合，并将“成功”的消息带回阿波伊尼等待的无线电操作员那里——信号将从那里发送到开罗和伦敦，从而引发更广泛的信息行动。

完成任务后，两名劫匪伪装成当地牧羊人，以此掩护返回海岸。至少这样打扮，他们还能冒着天黑的风险走完一段漫长的路程。时间紧迫。消息已经传开，德国人悬赏捉拿这两名破坏分子，并扬言要对任何窝藏他们的村民进行残酷报复。

麻烦很快就来了。一队德国步兵巡逻队轰隆隆地冲进了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所在的村庄。他们躲藏了一夜。两名劫匪匆匆钻进村庄上方茂密的森林山丘，却感觉到黑暗中还有其他黑影闪过。

整个村子的人似乎都逃往高地避难。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后，停下来喘口气。他们问村民们为什么也躲进森林里。克里特人解释说，德国人很可能会劫持人质，并威胁说如果不供出英国袭击者的下落，就处决他们。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们交给德国人？”尼科尔森问道。这是个真诚的问题。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成为一场屠杀的借口。

村民们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他。放弃英国人？这简直不可思议。

*

尽管危机四伏，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至少还在继续行进，向南撤退。而拉森则被迫隐蔽数小时，他的身体被压在耕地里，浑身沾满泥土，德军巡逻队在他周围横冲直撞。他仍然离机场很近，而且没有水，只能靠生卷心菜和洋葱勉强维持生命。

追捕拉森及其同伙的德国人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是谁袭击了他们的机场。信息战已经爆发。收到“成功”信号后，英国媒体收到了一份简短的公报：“昨晚，英国小股陆军部队对克里特岛的机场进行了袭击。行动取得了成功。”地面上多架敌机被摧毁。我方所有巡逻队均成功撤退。

对于被困在卷心菜地里的拉森来说，他的撤退无疑并不成功，但英国媒体还是蜂拥而至，大肆报道此事。“克里特岛机场遭突袭”，其中一条新闻标题写道，“昨晚，英军登陆轴心国占领的克里特岛。他们摧毁了大量汽油和许多敌机，随后成功撤退……”

英国广播公司也向希腊人民传递了希望的信息——这是政治战争执行部门撰写的，专门用来对抗德国的报复行动。

致克里特岛人民的特别信息。你们已经听到了英国军队突袭克里特岛的公告。你们知道，这些军队既没有请求也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任何协助。德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德国人知道，你们对这些突袭没有任何责任。如果他们对你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们很清楚，他们犯下的任何暴行都将受到惩罚。他们终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德国媒体则反驳说，英国破坏分子的行动微不足道：“从军事角度来看，英国破坏分子的行动无关紧要。”报道还称，英国袭击者几乎没有得到克里特岛当地民众的支持：“当地民众完全没有配合……如果这次行动……”这表明，正如丘吉尔先生所宣布的那样，德国方面希望在地中海发动进攻，以抵御更大规模的攻击。

*

幸运的是，拉森得到了当地克里特人的鼎力支持。第二天傍晚，那位农民来到他的卷心菜地里照料。拉森决定冒险与他接触。克里特人立即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夜幕降临田野后，他返回并带领拉森前往最近的村庄。在那里，他与琼斯和他们的向导乔治奥斯重聚。琼斯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村民的庇护。至于乔治奥斯，在指引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安全脱险后，他折返回卡斯特利，前来支援他的战友。

“有玛雅吗？”拉森不停地喘着气说，“玛雅”是阿拉伯语中“水”的意思，这是拉森在阿斯利特学到的。

乔治奥斯一个接一个地给他拿来了八瓶水，丹麦人因在克里特岛烈日下暴晒 48 小时，仅靠卷心菜和洋葱沙拉度日而极度口渴，这才终于得到满足。

*

此时，敌人已经开始了他们第一次血腥报复。驻扎在附近伊拉克利翁镇的德军指挥官劫持了数十名村民为人质。他威胁说，除非交出那些“外国破坏分子”（首先指他们金发碧眼、讲德语的头目），否则就枪毙他们。德军开始逐一处决村民，但克里特岛人仍然不肯开口。

处决令拉森怒不可遏。

他和琼斯被辗转送往各个村庄，一路返回沿海基地，期盼着撤离和安全——但每一步，他们都受到德国人继续暴行的谣言的困扰。

7月8日，也就是袭击发生四天后，他们终于在阿波伊尼上方的山丘上与拉蒙比的巡逻队会合，连同他们的无线电操作员和装备也一并抵达。拉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开罗总部。他发出的电报上写着“最紧急——绝密——仅限军官”，从中可以窥见他当时饱受折磨的内心世界，因为当地的克里特人正遭受敌人的蹂躏。

六十二名希腊人被枪杀。妇女和儿童被监禁。每天还有十人被枪杀，直到我们被俘。希腊人仍在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帮助。民众在经历了英国军队带来的苦难后，急需提振士气。建议对兵营进行强力空袭，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进行白昼扫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声凄厉的呼喊。更糟糕的是，根据拉蒙比中尉发来的另一条无线电消息，德国人“肯定已经击毙了拉森中尉的向导”。所有发往开罗总部的消息都会被克里特岛海岸的主要突击队基地截获，并在必要时转发。在那里，作为此次行动总指挥官的萨瑟兰越来越忧心忡忡。

萨瑟兰在过去两周对该地区进行了彻底的侦察，并派人监视所有可能的袭击者返航路线。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支队伍返回。那是A巡逻队。他们的目标，廷巴基机场，和伊拉克利翁机场一样，空无一机，他们也没有遇到任何战斗。

到了7月9日（D日加5天），萨瑟兰开始感到不安，因为B队和C队巡逻队仍然杳无音讯。他们已经逾期未归，而且由于没有无线电联系，他完全不知道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直到第二天黎明，他才终于得到了第一个好消息。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伪装成克里特岛的牧羊人抵达，并向萨瑟兰汇报了他们的所有进展。

不久之后，一名克里特岛的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特工——帕特里克·利·费默的手下——带来了更多消息。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德国人为了报复之前的袭击，处决了数十名村民。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拉蒙比和拉森的巡逻队都正向萨瑟兰所在的位置进发。拉森设法召集了大约二十名克里特岛人加入他的队伍，这些人之前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逃脱。这些克里特岛人一心想要离开这座岛屿，加入盟军对抗德国侵略者的战斗。

但随着所有巡逻队重新浮出水面，萨瑟兰面临着一个可能无法克服的难题。就在他的无线电操作员呼叫安排撤离时，他的无线电却突然没电了。电池终于耗尽了。由于无法向突袭者部队总部发送信号，开罗，没有接应船来。萨瑟兰非常清楚他们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数百名德国士兵正在南部海岸搜寻，试图在袭击者逃脱之前将他们抓获。

他决定尝试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他从两辆巡逻车上拆下电池，串联起来，希望能筹集到足够的电力来发送这条至关重要的信息。就这样勉强拼凑起来之后，他的无线电操作员终于确认已经与位于开罗的突袭者部队总部取得了联系。

“紧急请求于11日至12日夜间重新登船，”电报中写道，呼叫摩托艇将他们从海岸接走。“信号按先前安排。另需带走12人。确认时间日期。请紧急回复撤离请求。”

“DUMP”是萨瑟兰基地的代号。摩托艇会按要求抵达，这一点已得到确认。现在，所有袭击者只能等待了。

“额外带走的十二人”是拉森带去的克里特岛游击队员，他们想加入盟军。他们是一群充满活力、个性鲜明的队伍。他们手持古老的骨柄匕首和看起来更加古老的枪支，头戴传统的黑色克里特岛帽，衬托出饱经风霜的面容。他们来自一个骄傲的民族，却被纳粹的铁蹄践踏，每个人都渴望战斗。突击队员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让他们保持安静并妥善隐藏，因为他们正等待着当晚接应船只的到来。

突然，一名哨兵喊道：“德国佬！”

两名德国士兵沿着干涸的河谷漫步，突袭队就藏身于此。片刻之后，他们遭到十几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的伏击，随即投降。但萨瑟兰知道，只要有两个德国人，就肯定还有更多。他组织了搜寻队，但就在这时，克里特岛的战士们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们齐心协力地冲上河谷，向可恨的敌人发起反击。

枪声响起。两名德国俘虏属于一支更大的巡逻队。那些仍然在逃的敌军士兵巧妙地展开撤退，退守到岩石掩体后，击退了克里特岛的进攻者。萨瑟兰惊慌失措。这几乎是一场灾难。枪声在方圆数英里内都能听到，如果德军逃脱，他们肯定会带来大量援军。摩托艇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在此期间，袭击者们被困在了海边，动弹不得。

他命令拉蒙比带四个人去阻止克里特人开火，然后再去对付德国人。枪声渐渐平息，克里特人灰溜溜地返回了基地，但拉蒙比和他的部下却不见踪影。最终，夜幕降临，突击队主力向海滩驶去，与摩托艇会合。充气艇准备就绪，装载了装备。四名突击队员终于返回，但拉蒙比仍然杳无音讯。

显然，拉蒙比坚持要独自去对付德国人。萨瑟兰急于把他带回来，于是派人去……拉森和庞福德，他的两名得力拳击手，奉命前去调查。他们沿着干涸的河谷向上走去，突然一声枪响划破夜空。枪声在封闭的空间里回荡，令人不安。他们继续前进，大声呼喊拉着拉蒙比的名字：“肯！肯！”寂静的山丘里没有回应。拉森和庞福德继续搜寻，直到快要乘坐快艇抵达时，才被迫冲向海滩边的撤离点。

这时帕迪·利·费默尔已经抵达，他可以目送袭击者们安全离开“他的”岛屿。利·费默尔主动提出，等袭击者们离开后，他将继续搜寻拉蒙比。无论如何，他们一定会找到这个失踪的人。

于是，当东方的天空泛起一丝晨曦时，萨瑟兰的劫掠者们扬帆离开了克里特岛。他们的队伍壮大了不少，多了十几名克里特岛的游击队员，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自己却少了一位——拉蒙比中尉。拉森祈祷着，希望他的朋友只是受了伤，或者只是在岩石间扭伤了脚踝。如果利·费默的手下能找到拉蒙比，他们就能在日后把他带出来。

*

随着摩托艇消失在夜色中，萨瑟兰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的突击队员们成功摆脱了敌人的包围，还带走了两名德国俘虏。他们身后留下了一座德军空军基地和一个弹药库，如今已化为一片冒着浓烟的废墟。即便如此，无辜的克里特岛村民被处决的惨剧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心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

拉森发誓要查明下令处决克里特岛的德国指挥官的名字，并进行报复。

在突袭中缴获的大部分德军武器都被士兵们据为己有，因为这些武器远胜于英军装备。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可以从敌人身上搜刮弹药。事实上，他们的大量制服和其他装备——更不用说手表和个人物品了——都是从阵亡的敌人身上缴获的。他们偏爱意大利的靴子和水壶，但只要能找到德军的武器弹药，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利用。

其中一名俘虏缴获了他的瓦尔特G43半自动步枪，这对突袭队员来说可是个宝贝。这支步枪是德国最先进的工程产品，将被移交给英国高层指挥部，从而获得大量情报。交出瓦尔特G43的德国俘虏战前曾是英国留学生，因此他的英语非常流利，而且为人也相当友善。在返回开罗突袭部队总部进行任务汇报之前，拉森和他的部下带着两名德国俘虏——乌尔里希和海因茨——去了格罗皮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是他们最喜欢的，也是开罗最著名的餐馆之一，他们在那里喝冰淇淋苏打。

当晚，由于拉森和萨瑟兰都很忙，战俘们被托付给了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照看。尼科尔森和格里夫斯并不想待在家里，照顾两个德国战俘。于是，他们偷偷溜回格罗皮家，吃了顿四人晚餐。他们叮嘱乌尔里希和海因茨要低调行事，因为格罗皮家到处都是英国和盟军军官。晚餐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一切顺利后，他们前往电影院欣赏电影，然后在当地一家咖啡馆喝了几杯，结束了这一天。

乌尔里希和海因茨还要当几年战俘。或许，他们理应在特种部队突袭者的安排下，享受最后一晚相对自由的时光。和许多德国人一样，普通步兵的素质既不比盟军的同级士兵高多少，也不比他们差多少。突袭者们真正愤怒的对象，是那些误入歧途的纳粹主义缔造者——那些认为处决五十名克里特岛村民是正当之举的人。

或许不出所料，开罗总部得知了两名德国战俘的遭遇。高层怒不可遏，试图将怒火发泄在萨瑟兰身上。这位身材精瘦、相貌英俊的特种部队指挥官却轻松地笑了笑，指出至少战俘是在积极配合的心态下被移交的。

*

萨瑟兰关于“蛋白行动”的报告——标有“绝密——仅限军官阅读”，写于任务结束后不久——强调了突袭队员们完成的惊人壮举：“我认为这次行动是特种部队在中东执行过的体能要求最高的行动之一，因为在敌占区，他们在夜间行进了超过100英里的山地，历时三周……所取得的成果要归功于巡逻指挥官和所有相关人员的领导才能、敏锐洞察力和坚定决心。”

拉森在报告中对他的僚机雷·琼斯赞不绝口。“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攻击期间，1469628号炮兵琼斯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出的冷静、决心和敏锐堪称一流……我们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得尼科尔森中士和格里夫斯下士得以从东侧成功发起攻击。”

但对拉森来说，卡斯特利袭击事件以及之前的那些袭击——尤其是萨克岛之战——都让他感到无比沉重。正如他向一名新兵解释的那样：“能避免就别用刀。如果必须杀人——那就开枪。我有时也被迫用刀——那感觉糟透了。”

*

就在他们袭击卡斯特利和伊拉克利翁的当晚，“哈士奇行动”和盟军入侵西西里岛的行动开始了——其成功至少部分归功于在卡斯特利被摧毁的大量德国战机。

在杰利科的绝密行动后报告中，他概述了这些突袭在保护“哈士奇行动”车队免受空袭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由于已知在雅典地区的敌机可能会被转移到克里特岛的机场……这些巡逻除了造成破坏外，还为防范这种危险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缓慢行进的‘哈士奇行动’车队没有遭到任何空袭。”

意大利在西西里的抵抗瓦解，盟军迅速向北推进至意大利本土。到9月初，意大利人已请求和平，并于1943年9月3日与盟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但德国人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迅速调集兵力增援意大利占领区，实际上迫使意大利人要么继续与盟军作战，要么转而攻击他们昔日的德国战友。无论如何，“哈士奇行动”都造成了惨重伤亡：它将大量德军从北欧抽调到意大利进行防御。欧洲腹地之战就此真正打响。

“蛋白行动”成功后，萨瑟兰立即推荐了几名部下获得勋章。迪克·霍姆斯、杰克·尼科尔森、雷·琼斯和西德尼·格里夫斯获得了军事勋章，拉森则获得了一枚军事十字勋章的加授勋章。

拉森的嘉奖令写道：“他假扮成德国军官，蒙混过关，躲过了三名哨兵.....在整个进攻过程中，以及在极其艰苦的行军过程中，这位军官的敏锐、决心和对个人危险的漠视都达到了最高水平。”

萨瑟兰还将因在克里特岛的突袭行动中获得一枚勋章。但在颁发任何勋章之前，那些在最近的突袭行动中表现出色的人却面临着一个黑暗而艰难的消息。

返回阿斯利特后，拉森和尼科尔森——这两位小型突击队的老兵——得知了噩耗。1943年7月12日午夜前后，就在他们安全离开克里特岛之际，杰弗里·阿普尔亚德阵亡了。由于疾病和疲惫，阿普尔亚德被禁止参加战斗行动，但他仍然坚持要陪同部下执行西西里岛上空的任务，尽管他本人并未参与跳伞。

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阿尔伯马尔号——一架双引擎英国运兵飞机——于12日23时30分投放了伞兵，但之后再也没有返回基地。投放区上空遭到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阿尔伯马尔号很可能在西西里岛上空失踪。阿普尔亚德和机上所有其他人员均在战斗中失踪，被推定死亡。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就在阿普尔亚德去世几个小时后，另一位“荣誉少女”的创始成员格雷厄姆·海耶斯也被盖世太保处决。他在被囚禁近一年后，于7月13日在巴黎被行刑队枪决。

到1943年7月第二周结束时，除了马奇-菲利普斯、阿普尔亚德和海耶斯这三位“荣誉少女”的创始成员之外，其余全部阵亡，死于敌人之手。

只剩下拉森一人。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拉蒙比——拉森在阿斯利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他们被迫留在克里特岛的人——的死讯得到了证实。拉蒙比在追捕德国敌人的过程中受伤，最终在当地一家医院去世。

*

为了报复被摧毁的十几架战机、被炸毁的燃料库以及己方部队的伤亡，驻克里特岛的德军指挥官已经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一名英国袭击者拉蒙比被杀，52名克里特岛村民被处决。正如萨瑟兰在其关于克里特岛袭击的报告中所写：“.....由于报复行动，整个地区都笼罩在恐怖之中。”

“我当时感到震惊.....”杰利科谈到那些屠杀时说道，“他们之间有着非常非常牢固的纽带，安迪·拉森对此感触颇深。他几乎是凭直觉就能理解当地人民，并且对他们充满同情，尤其是我认为那些‘平民百姓’——他与希腊渔民、希腊农民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家人相处得非常好。这种联系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但臭名昭著的“克里特岛屠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穆勒中将——的暴行远未结束。1943年9月14日，他向第22空军步兵师下达了如今臭名昭著的命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穆勒的命令都极其残暴。他的部下奉命将整个维亚诺斯地区夷为平地——这里长期以来都是抵抗运动的温床，也是英国突袭者的主要藏身之处——一个由简朴的山村组成的地区，每个村庄都由一簇簇低矮的白色房屋组成，沿着迷宫般的泥土街道蜿蜒而行。他们奉命处决所有16岁以上的男性，以及在乡村地区抓获的任何人，*无论性别或年龄*。

接到命令后，两千名德军士兵在目标区域周围筑起一道钢铁屏障。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围捕当地居民，并坚称他们的意图“完全和平”。一些克里特岛男子愚蠢地相信了他们，被劝说从森林中出来。随后发生了大规模处决，期间还穿插着炸毁房屋、酷刑、抢劫和焚烧建筑物。

大约48小时后，来自20个不同村庄的500多名克里特岛居民被处决，另有200人被处决。他们被俘虏了。许多村庄——卡托·西米、阿米拉斯、佩夫科斯、阿吉奥斯、卢特拉基、米托伊、克里斯托斯——都被夷为平地。幸存者被禁止返回他们冒着烟的家园废墟，甚至连埋葬死者也不行。

简而言之，维亚诺斯已经变成了一片鬼城。

第十六章

杰利科、萨瑟兰、尼科尔森和拉森都明白，普通德国士兵在这场战争中的罪责并不比普通英国或丹麦士兵更大。他们都是应征入伍的，他们也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真正应该承担大部分罪责的是那些高级指挥官——那些盲目服从希特勒意志的人；那些下令屠杀数百名克里特岛平民的人。

“我根本不会恨人，”有人听拉森说过，“我相信，一旦丹麦重获自由，我甚至还能和德国人握手……”

*

克里特岛之战后，丘吉尔命令杰利科率领他的自由海盗们效仿在欧洲沿海地区的做法：点燃“爱琴海”。由于意大利战事正酣，德军也进行了顽强抵抗，丘吉尔深知盟军没有足够的正规军力量攻占希腊群岛，因此杰利科的劫掠者们只能冒险一搏。

“现在没有时间建立传统的军事机构了，”丘吉尔敦促道，“而是应该利用一切可用的战斗力量……”

杰利科的突袭队的任务是在东地中海星罗棋布的岛屿上散播恐怖，震慑德军。这些岛屿为德军在意大利的抵抗提供了空中和海上基地，丘吉尔希望对这些目标进行猛烈打击。

然而与此同时，英国首相下令向那些饱受纳粹铁蹄蹂躏、濒临饿死的当地村民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于是，“争取民心”行动的概念应运而生。

在萨瑟兰和拉森的帮助下，杰利科哄骗并贿赂了黎巴嫩当地水手，让他们将一批古老的卡伊克帆船——一种与旧时的“少女号”有些相似的传统木制渔船——交给自己使用，组建了一支名为“黎凡特纵帆船舰队”的舰队。由此，一系列结合了袭击和争取民心的行动开始了——一方面向当地岛民运送食物和补给，另一方面对德军发动猛烈打击。

这位无畏的金发维京战士率领多次远征，他的名声如同野火般迅速传播开来，他自然而然地吸引着当地人，就像河流奔流不息一样。与此同时，他在德国高级军官心中激起的恐惧也与日俱增，这些人成了拉森的首要目标。其中一位军官在写给指挥官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封信后来被袭击者缴获——“英国人来得像猫，去得像鬼。”

杰利科和他的部下们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支持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方式了。

*

随着意大利抵抗力量的瓦解，驻守在许多希腊岛屿上的意大利守军的命运无人知晓。他们会坚守阵地继续战斗，还是会投靠英国人？意大利人既惧怕他们预料之中的盟军进攻，也惧怕他们昔日的盟友德国人。他们同样惧怕希腊人——那些男丁组成抵抗力量，并且暗中庇护英国袭击者的希腊人。

意大利军队收到了一份简报文件，敦促他们对希腊岛民保持高度警惕。文件概括了指挥官们对这些饱受苦难但意志坚定的当地人的担忧：“尽管表面上看似被动，但希腊民众对你们充满敌意。你们已被敌人包围……只要你们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攻击你们。”

杰利科命令部下优先攻击位于地中海最东端、土耳其近海的三个目标：莱罗斯岛（岛上有水上飞机基地和浮动潜艇船坞）、科斯岛（岛上有三条简易机场）以及最南端的锡米岛。锡米岛将是第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因为它被视为攻击其他岛屿的跳板。

这三个岛屿都位于爱琴海的多德卡尼斯群岛，爱琴海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海域。土耳其曾统治多德卡尼斯群岛，直到1912年意大利占领该群岛。1943年秋季，这些岛屿仍是意大利领土，但岛上居民几乎全部是希腊人。

在阿特利特以北的海法港，杰利科、萨瑟兰、拉森和他们的部下整装待发，组成了黎凡特纵帆船舰队。他们使用帆船——这种外形笨拙、重达10至30吨的木制渔船，主要依靠风帆驱动——作为袭击舰艇，企图像之前使用“荣誉少女号”那样，悄悄绕过敌人。他们会伪装成当地的希腊或土耳其渔民，或者在必要时悬挂德国或意大利国旗。

他们开发了一套夜间导航系统和一套近乎完美的伪装系统。导航系统必须简单易用，但又万无一失——这种方法能够让几乎没有航海经验的年轻军官也能长途跋涉，将部队精准地送达目的地。它必须适用于在深夜航行且亮任何灯光的船只。这套基于易于识别的轮廓而开发的导航方法极其简单。基本原理是：先用罗盘设定一个指向特定点的航线，当船头左舷或右舷出现一个清晰可见的地标时——比如一座形似狗的山——便会重新设定指向另一个地标的航线，帆船就这样蜿蜒曲折地驶向目的地。

他们从正规军那里想方设法弄到了一些标准的伪装网。他们用另一种网布——系在网上的碎布——重新改造了这种伪装网，使其更符合岛屿海岸线的颜色和纹理。标准的网布反射的光线太多，需要一种暗淡的深灰色才能与岩石融为一体。他们沿着海岸线来回航行，往返于海法和岛屿之间。在日落、日出和正午时分，Athlit号会不时停靠在这里，测试不同的纱网组合，以及如何最好地悬挂网子以打破船的轮廓。

接下来，他们请求一位友好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驾驶一艘他们伪装过的帆船飞越其上空，用肉眼搜索并拍摄其位置。飞行员未能发现这艘船，侦察照片显示它与海岸线融为一体。伪装和导航技术如此完善，袭击者们便信心满满地驶入敌方领海深处，伪装成当地

人或敌人，并在沿岸停泊时保持隐蔽。他们越深入敌方海域，就越希望自身安全，因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不会预料到他们的到来，也不会警惕英国袭击队的出现。

新兵们被这支集结的队伍吸引而来。其中一位显然最不适合即将到来的突袭行动的人是波特·“乔”·贾雷尔——“乔”指的是“美国大兵乔”（GI Joe），这是二战时期对美国士兵的俚语。贾雷尔是一位患有慢性近视的加拿大裔美国人，曾在隶属于英国第八集团军的美国野战救护队服役。

他是一名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起初拒绝拿起武器，但在战场上却展现出卓越的医护技能。后来，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误袭了英军防线，造成了惨重的伤亡。贾雷尔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被烧焦、血迹斑斑的沙地，不得不去救治垂死之人，他不禁疑惑自己究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曾自愿加入美国陆军作战部队，却被告知他戴着厚厚的眼镜，而且是扁平足，无法上前线。之后他又尝试加入希腊军队和法国外籍军团，但最终还是去了唯一一个似乎愿意接收他，并能给他提供战场历练机会的部队——杰利科突击队。

贾雷尔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什么。不知何时，SAS的这支海上部队被赋予了新的名称——特种舟艇中队（SBS），尽管队员们对这次更名并不在意。波特·“乔”·贾雷尔以医护兵的身份加入了杰利科的突击队，他当时以为“SBS”是远程沙漠部队的某种重生。

在仔细研究了这位安静的年轻美国人的档案后——他毕业于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大学——杰利科向贾雷尔提供了军官委任状。但贾雷尔对杰利科部队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他以为如果接受军官委任，自己就得终日从事繁琐的杂务，所以他礼貌地拒绝了杰利科的邀请。

“非常感谢您，先生，但我更愿意留在部队。”

加入阿斯利特突袭者队并体验到残酷的训练后，贾雷尔觉得唯一能让他那副厚重的眼镜不掉下来的办法就是用胶带把它们粘在后脑勺上。他还试图让阿斯利特突袭者队的队员们放弃橄榄球，转而打美式橄榄球，但最终失败了。

贾雷尔曾在美国野战勤务队服役，被派往沙漠中的两个英国装甲车部队，还在山区的法国外籍军团短暂服役过——但他从未遇到过像他在阿斯利特遇到的那群海盗叛徒和亡命之徒那样的人。

“他们真够狠的，”贾雷尔回忆起他对杰利科手下的第一印象时说道，“他们有个伦敦东区的小贩，很得意自己用布伦式轻机枪一枪就把一个人劈成了两半。一个格拉斯哥人跟我讲，他在开罗跟一个美国人起了争执，把他打倒在地，还一脚踢在了美国人的下巴上……”

身为“外国人”，贾雷尔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爱尔兰巡逻队，尽管与爱尔兰人滔滔不绝的热情相比，他显得额外内敛。英国人中有些人并不喜欢被拉森——一个连V和W的发音都发不准的人——指挥，但爱尔兰巡逻队却欢迎所有人。即便如此，也没多少人相信他们那目光短浅的“美国佬”医护兵能胜任即将面临的那种工作。事实上，搬运工“乔”贾雷尔后来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突击队员，他和那位口音浓重的队长也变得形影不离。

另一位被爱尔兰巡逻队吸引的“外国人”是迪翁·种马·斯特林。斯特林二十出头，和拉森一样，身材高大，金发碧眼，英俊潇洒。他和那位丹麦人一样，很受女士欢迎——因此得了“种马”这个绰号。斯特林是新西兰人，1938年来到英国时，他知道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着大地。他自愿参军，加入了达勒姆轻步兵团，之后便辗转来到了爱尔兰巡逻队。进入特种部队工作，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作战。

斯特林加入杰利科的劫掠队伍时，早已深深爱上了希腊群岛及其人民。他热爱那里壮丽而永恒的景色、美食、美酒、音乐、舞蹈，以及.....那些眼神深邃的女子。他痛斥占领者，他们的残暴暴行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拉森惺惺相惜，斯特林中尉也成为了这位丹麦人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即便没有其他共同点，斯特林和拉森也会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团结起来：在接下来的突袭中，德国人会悬赏捉拿他们俩。

*

对锡米岛的突袭将拉开多德卡尼斯群岛战役的序幕。但这并非一场屠杀后便撤退的行动。杰利科的部下奉命攻占并控制锡米岛，使其成为作战基地。他们将以此为据点，向整个岛链扩散，逐一夺取岛屿，迫使意大利人要么奋起反抗，要么加入盟军。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行动的先锋将是拉森和他的爱尔兰巡逻队。

锡米镇位于岛屿北岸，横跨一座高耸的山脊，一端延伸至形成港口的狭窄深邃的海湾，另一端则深入对岸的佩迪湾。景色壮丽无比，白墙房屋依偎在陡峭的山峰上，山峰直插蔚蓝深邃的海水。在巍峨悬崖的庇护下，锡米港鲜少受到任何干扰；九月，这里更是风平浪静。1943年，它的水域几乎没有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好准备。

*

1943年9月12日，在卡斯特利空军基地和伊拉克利翁遭到袭击两个月后，两艘满载四十余人的帆船驶出海法港，前往多德卡尼斯群岛。前方是横渡东地中海约500英里的航程。与此同时，杰利科本人也率领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和帆船，从锡米岛向北推进，进攻莱罗斯岛和科斯岛。

没人知道锡米岛上的守军兵力如何，也不知道他们的组成。是全是意大利人，还是有德国人？他们会投降，还是会坚守阵地战斗？无论如何，保持突袭的奇袭效果对这次进攻的成功至关重要。

为了抵达锡米岛，这支舰队必须经过位于多德卡尼斯群岛南端的罗德岛，这座较大的岛屿上驻扎着四万名德意联军。罗德岛扼守着通往爱琴海的门户：当袭击者抵达锡米岛时，他们至少已经深入敌境五十英里。锡米岛的守军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遭到英国袭击部队的袭击。

离开海法五天后，两艘帆船悄悄驶入锡米岛昏暗的港口，船甲板上哪怕最轻微的声响，都像枪声一样在平静如镜的水面上回荡。

平时时期，锡米岛港口的灯光在平静的海面上闪烁，令人心旷神怡。但到了1943年9月，小镇实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四周一片漆黑，不见一丝光亮。两艘帆船缓缓漂流。船只在港口中央停了下来，抛锚抛锚。炮台设在高高的岩石峭壁上，在昏暗的月光下，如果炮手保持警惕并准备开火，这些帆船将成为活靶子。

突袭部队的总指挥是乔克·拉普莱克少校（MC勋章获得者），他是SBS的新军官。拉普莱克现在最需要的是可靠的情报。敌人部署在哪里？他们的武器装备如何？港口水深是否足以让他的舰船直接驶入并登陆？需要两名队员上岸调查。安德斯·拉森和道吉·庞福德自愿前往，他们爬上一艘小型帆船，悄无声息地划入夜色中。

他们悄悄地从悬崖的背风处溜了过去，被月影吞没，朝着码头的方向猛地一拉。周围的水面一片寂静，仿佛连大海都在屏住呼吸。拉森和庞福德登陆后，沿着海岸线进入了锡米镇。港口边就是镇上的主要街道，他们的右侧是一排排笼罩在阴影中的房屋。从其中一两间房屋里传来低沉的说话声，偶尔夹杂着几声轻柔的歌声。

他们路过一家希腊咖啡馆，店门大开着。拉森和庞福德匆匆与当地人低声交谈，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情报：锡米岛上驻扎着140名意大利士兵，但没有德国人。在这个时间，意大利人很可能已经在营房里熟睡了。拉森和他的部下应该能够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消息像野火一样沿着海滨迅速传播开来：人们期盼已久的解放者终于来了！拉森和庞福德抵达港口时，第一座教堂的钟声已经开始响起。散布在锡米港周围的十几座教堂也相继响应：英国突击队——*这意味着自由*——终于来了！

在码头边，拉森四处打听水深是否足够，可以呼叫小船靠岸。但似乎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复。他感到沮丧，于是决定亲自行动。他穿着衣服从码头跳入水中，一头扎进水底。当这位“英国突击队员”沉入漆黑的水中时，当地人顿时鸦雀无声。短暂的紧张时刻过后，拉森的金发浮出水面，在月光下闪耀着洁白的光芒。

“庞福德，向船只发出信号，水深足够了！”拉森喊道，“让他们靠岸！”

当两艘小帆船靠岸并卸下四十名袭击者时，意大利人已经得知“数百名”英国突击队员已经登陆并占领了锡米岛。意大利部队指挥官认为谨慎才是上策，决定不进行任何抵抗。拉森找到这位意大利指挥官后，命令他加入英军对抗德军，否则拉森将追捕他手下所有人，并以懦夫之名将他们全部枪毙。

安全上岸后，拉普莱克将部下分成四队巡逻。拉森的巡逻队被派往锡米镇的最高点，那是一座名为卡斯特罗的古老堡垒，部分已成废墟。卡斯特罗堡垒由圣约翰骑士团（又称医院骑士团）建造，该骑士团是十字军东征时期著名的宗教和军事修会。巨大的石塔和步道将城镇全景以及两侧的海湾尽收眼底。对拉森来说，这里是控制这片领土的绝佳制高点，前提是他们拥有威力足够大、射程足够远的武器。

另一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标是位于岛屿南端、与主岛相对的米迦勒大天使修道院，它俯瞰着帕诺尔米蒂湾的锚地。如同希腊各地的圣人一样，修道院院长克里桑托斯是一位铁杆爱国者，也是袭击者事业的热情支持者。拉森认为，如果德军选择在下方的海湾登陆，他们需要在修道院设立一个预警系统。

在意大利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他已在修道院里安装了一台收音机，并教会了院长的侄子如何操作。克里桑托斯院长对德国人恨之入骨，但他最痛恨的还是意大利人，因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占领”着原本属于希腊的岛屿。意大利驻军或许是被英国人的承诺和威胁所说服，才与英国人结盟，但院长——就像所有岛上的居民一样——对他们没有丝毫信任。那台秘密安装的收音机，既是为了警告意大利人的背信弃义，也是为了警告德国人的侵略。

接下来的几天里，袭击者们加固了阵地，并出海侦察外围岛屿。拉森一天之内率领巡逻队巡视了三个岛屿——皮斯科皮岛、卡尔基岛和阿莱姆尼亚岛。前两个岛屿上没有敌军，但第三个岛屿阿莱姆尼亚岛拥有一个深水港，被意大利人用作潜艇基地。拉森的巡逻队登陆后发现……这个地方不久前才被废弃。拉森和庞福德在那里发现了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在废弃的意大利防御工事中，有一门20毫米火炮。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门布雷达35型火炮，一种意大利制造的两用防空/对地攻击武器。它威力强大，有效射程达5000英尺，能有效击穿30毫米厚的装甲。架设在三脚架上后，它可以360度旋转——也就是向各个方向射击——射速为每分钟240发。拉森和庞福德发现的这门炮缺少一个底座，但弹药却很充足。

布雷达炮被装上他们的帆船，运回锡米岛，然后穿过主干道西洛戈斯广场，沿着蜿蜒的小路，最终抵达卡斯特罗城堡。拉森将其安置在一座塔楼内，可以俯瞰下方地形，包括

两侧的大海。塔楼厚实的石砌结构提供了良好的掩护，而三脚架则将布雷达炮10英尺长的炮管高高架起，使其能够全方位射击。

最后，他委托镇上的铁匠打造了一个简易的替代脚踏板。有了秘密无线电和修复后的布雷达大炮，拉森感觉已经做好了应对敌人任何攻击的准备。意大利军队仍然明显有些犹豫不决，但这支四十人的突击队却渴望战斗。

*

然而在此之前，拉森也遇到了自己的麻烦。他当时正在用燃烧的汽油消毒厕所，结果发生了可怕的意外。火焰严重烧伤了他的双腿。他还患上了严重的痢疾，这是一种痛苦且使人虚弱的肠道感染：由于饮用水和食物经常没有得到适当的消毒，卫生条件也远非完美，所以大多数掠夺者都曾患过这种疾病。

美国医护兵兼突击队员波特·“乔”·贾雷尔仔细查看了拉森满是水泡、已经开始化脓的双腿。他断定拉森的伤势非常严重，应该返回阿特利特，或者更好的选择是开罗，甚至可能是英国接受治疗。由于拉森还患有痢疾，身体虚弱，烧伤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愈合。

两年多来，拉森一直处于一场持续不断的劫掠行动的中心，几乎没有丝毫喘息之机。贾雷尔认为他早就应该休息和休养了。但这位丹麦人拒绝离开。他让贾雷尔尽力包扎他的烧伤，以便他能继续战斗。

拉森强烈希望留下，不仅是因为他决心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更因为他深切体会到当地居民的困境。尽管身体虚弱，拉森还是前往码头，帮忙卸下沉甸甸的面粉和豆子，这些物资将分发给饥肠辘辘的岛民。这些物资已交由克里桑托斯修道院长保管，以便他能将它们分发给最需要的人。

拉森在锡米岛上还有另一项职责。在他一次来岛上巡视时，他发现了一只小型马尔济斯犬，并给它取名为皮波。皮波原本是意大利军官的宠物犬，拉森收养它是为了让它成为自己的战犬。他治好了皮波对意大利面的嗜好，让它吃正规的掠夺者食物，比如罐装牛肉。许多人认为皮波是个邋遢、肮脏、吵闹的讨厌鬼，几乎什么都撒尿。就在眼前。至于拉森，他热爱狩猎，也热爱一切野生事物，他和皮波一见钟情。

但最重要的是，附近有德国人要打仗：拉森感觉到他们来了。

第十七章

十月初，拉普莱克的部队已经控制锡米岛两周了。此时，援军突然抵达，他们是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第74战斗机中队的二十名官兵。他们正前往科斯岛——杰利科舰队占领的岛屿之一——准备为一支派往科斯岛简易机场的喷火战斗机编队配备机组人员。这些皇家空军的机组人员驶入锡米岛港口，却浑然不知他们即将成为该岛防御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杰利科的部下占领科斯岛和莱罗斯岛后，将岛屿移交给英国精锐伞兵部队和后续的盟军步兵部队。杰利科的帆船继续航行，穿过多德卡尼斯群岛，占领了卡利姆诺斯岛、萨摩斯岛、希俄斯岛和帕特莫斯岛。在帕特莫斯岛上，他们无意中听到意大利驻军担忧地低声议论着他们的保险箱，里面塞满了意大利里拉，还有一些零星的德国马克。这其中还包括驻扎在莱罗斯岛上的约1000名意大利士兵的薪饷——莱罗斯岛是袭击者不久前才“解放”的——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杰利科的手下只犹豫了片刻，便破门而入，肆意享用了大量财物。成捆的现金。从此，意大利里拉成了他们的资金来源，也是他们未来战斗的资金。这就是海盗们横扫多德卡尼斯群岛后掠夺的战利品。

但凡事来得太容易，必有报应。拉普莱克、拉森和他们的战友们在锡米岛承受的打击最为沉重。德军的反攻来势汹汹，火力强大，兵力众多。拉普莱克——一位意志坚定、拥有强大精神和勇气的指挥官——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向暂时由他指挥的二十名英国皇家空军士兵下达了严厉的命令。

鉴于我们重要的战略地位，毫无疑问我们将遭受攻击.....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们一定会来；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所以，每个人都必须24小时保持高度警惕。接到出动指令后，卫兵必须在几秒钟内赶到，而不是像昨晚那样拖延几分钟。接到待命命令后，你们必须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进楼下的灌木丛.....记住——行动要迅速，时刻保持警惕，否则你就死定了，相信我。

10月7日黎明，三艘满载德军的船只在锡米镇以东的佩迪湾登陆。那天早上，在安德斯·拉森城堡瞭望台操作布雷达炮的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军士查理·斯科菲尔德，他和波特·贾雷尔一样，都是严重的近视眼。然而，即使是斯科菲尔德也.....他发现了三艘飞行器，它们距离他的有利位置不到一英里——这使它们完全在他的大炮射程之内。

刚睡醒的拉森凝视着海湾，咆哮道：“他们到底是谁？”

斯科菲尔德开火的声音淹没了他的话语。

德军在20毫米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溃散，但他们已经登陆。拉森召集部下，试图在他们进入城镇之前将其击退，而斯科菲尔德则竭力将尽可能多的德军压制在岩石海岸线上。布雷达号猛烈的炮火给斯科菲尔德带来了两个直接的灾难：一是炮弹震碎了他的眼镜；二是引来了一群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它们随即对他的城堡顶部阵地进行了轰炸。

斯科菲尔德从未经历过持续的战斗，但他坚守阵地。当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呼啸而来时，他大声向坚守阵地的皇家空军战友们喊话，鼓励他们。

“德国人不可能击中这里，”斯科菲尔德得意洋洋地宣称，“由于需要避开山丘的投弹角度，他们的炸弹会落空。”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斯图卡轰炸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轰炸20毫米炮阵地，但它们的炸弹都落到了下面的山坡和城镇的房屋里，炮塔毫发无损。

在蜿蜒的街道上，拉森的爱尔兰巡逻队已经投入战斗。奥莱利注意到那个丹麦人靠在墙边一动不动。他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第六感，能轻易找到敌人，就好像能闻到德国人的气味一样。拉森示意墙的另一边有士兵。随着一声令下，拉森和奥莱利冲了进去。他们向德军头顶上方开火，德军随即投降。他们俘虏了两名战俘，但现在将进入近距离的激烈战斗。

锡米镇的街道错综复杂，要接近敌人并与之交战，真是一件需要技巧的事情——而拉森正是这方面的高手。狭窄蜿蜒的道路铺着白色的鹅卵石，陡峭山坡上的台阶已被岁月磨得光滑。德军的钉鞋在掩体间穿梭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而杰利科的突击队员则穿着毡底鞋，悄无声息地在街道上穿行，悄无声息地追踪着敌人。

第二支巡逻队由英国中尉查尔斯·比姆罗斯率领，向锡米岛东部推进——这是德军进攻的方向，但敌人似乎已经占领了俯瞰城镇的高地。一排古老的风车标志着山脊线，意大利人奉命守卫这片区域。但德军带来了一支意大利法西斯部队，他们正通过扩音器煽动同胞攻击英军。意大利人似乎因四分五裂而放弃了阵地。

德军在山脊上架设了一挺机枪，可以从那里向锡米岛迷宫般的街道倾泻火力。比姆罗斯的巡逻队最先感受到了炮火的炙烤。他和他的部下与德军机枪手玩起了捉迷藏，在掩体间快速穿梭。随后，比姆罗斯的巡逻队遭遇伏击。一枚手榴弹被扔过墙头，在西福斯高地步兵威廉·莫里森脚下爆炸。比姆罗斯的军士长被随后的火力击中，比姆罗斯本人手臂也受了轻伤。

他的推进一度停滞，但随后比姆罗斯本人因巡逻队遭遇的惨状而怒不可遏，立即冲锋陷阵，重创敌军阵地。两名德军士兵被击毙，一名受伤，之后比姆罗斯率部撤退到掩体更好的位置。然而，威廉·莫里森因手榴弹袭击中受的伤而身亡，比姆罗斯的军士也身负重伤。

比姆罗斯向拉森汇报了他所掌握的德军兵力和人数情况。拉森的部下早已研究过锡米镇的布局，对那里了如指掌。而新来的德军却一无所知。拉森故意让部下留在后方，引诱德军进入陷阱，然后设下圈套。德军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攻占卡斯特罗古堡，却屡遭伏击，拉森本人则在近距离潜行并击毙了三名德军士兵。

随着清晨的流逝，古老的巷道里枪声四起，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夹杂着垂死者和伤员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和尖叫。子弹在鹅卵石路上曲折穿梭，追赶着沿着蜿蜒街道前进的德军进攻者，他们的攻势逐渐减弱。

当德军残部在城郊重整旗鼓时，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打击才能将他们赶回船上。拉普雷克决定派遣拉森和他的巡逻队去重创意大利人的防线。到目前为止，这支140人的意大利守军除了放弃高地之外，几乎没有参与战斗。必须将德军赶下山脊，而还有谁比那些最先放弃高地的部队更适合执行这项任务呢？

拉森给意大利人摆出了一副非黑即白的架势：“你们可能会被敌人射杀，但如果你们逃跑，就会被我射杀。”

尽管双腿灼伤起疱疼痛难忍，拉森却仿佛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很可能是苯丙胺的作用，无疑也受到了他那强烈的杀戮本能的煽动。意大利人的决心因此更加坚定，他驱使着他们穿过酷热难耐的地形，四周蝉鸣声此起彼伏，有节奏地鸣叫着。

当他们抵达山脊时，意大利人被迫与昔日的盟友交战。德军最后的阵地被肃清，他们被击退到船上。拉森和他的爱尔兰巡逻队一路鞭策着意大利人，枪口紧握。一名意大利士兵在战斗中受伤，但无人阵亡，意大利民族的荣誉至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当天下午三点，德军指挥官已将部队撤回最初登陆地点，并开始疏散伤员。但战斗远未结束。四点钟，一艘更大的德军舰艇出现在视野中——这是一艘满载增援部队的登陆艇，正全速驶向佩迪湾。阻止它登陆至关重要。

这时，那门从别处搜集来的布雷达炮派上了用场。拉森冲到炮位前，控制住火炮，向登陆艇开火，利用炮弹落下激起的白色水雾引导炮弹落向目标。片刻之间，20毫米穿甲弹撕裂了登陆艇，拥挤的甲板被一阵阵弹片席卷。

拉森坚持不懈，直到舰长担心大炮会击沉舰船，于是掉头返回罗德岛——他的突击队员中没有一个人成功登陆。

看到德国船只从海滩登陆，拉普莱克命令部下追击。他们准备了一艘停泊在锡米港的帆船，扬帆起航，但速度太慢，未能追上德国船只。然而，帆船的出现迫使撤退的舰队改变航向，使它们进入了拉普莱克部署在卡斯特罗厚墙上的布伦式轻机枪的射程之内。

布伦轻机枪在600码内精准无比，但它的最大射程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德国舰艇当时就在这个距离之内。拉普莱克的机枪扫射着舰艇暴露的甲板，目标直指佩迪湾全长，直到它们绕过岬角向南驶往罗德岛。锡米岛之战终于结束了，但镇上的守军没有一个人相信，围绕这座岛屿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

*

轴心国在该地区的总司令乌尔里希·冯·克莱曼将军得知战败的消息后勃然大怒。他麾下约有四万兵力驻扎在附近的罗德岛，却被寥寥几名英国突袭队员和叛变的意大利士兵击败。他下令将罗德岛夷为平地。

第二天早上8点，第一批斯图卡轰炸机呼啸而至。这些Ju-87轰炸机在约5000英尺的高度盘旋，在城镇上空旋转180度后，以90度角俯冲向地面。减速板控制了俯冲速度。以最高600公里/小时的速度持续飞行，第一枚炸弹在目标上方约400米处投下，此时开始撤退——斯图卡在身后留下一股浓厚的黑色爆炸烟尘。

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装载着650磅炸弹，原本设计为精确的对地攻击机。但那天早上在锡米岛上空，轰炸却几乎毫无差别，其目的在于恐吓岛上居民。每隔两小时，就有一波新的俯冲轰炸机呼啸而来，很快人们就意识到，整个锡米岛的居民都要为德国的战败付出代价。当它们从燃烧的蓝天中呼啸而出时，就连看似毫无畏惧的拉森也感到恐惧。

拉普莱克手下的另一名士兵，下士罗伯特·麦肯德里克阵亡，锡米岛古老的街道被炸得支离破碎，全岛平民伤亡惨重。岛上大部分建筑都没有使用水泥，即使是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近距离攻击，也会将它们夷为平地，化为一堆瓦砾和尘土。由于缺乏空中掩护，锡米岛极易受到攻击。斯图卡俯冲高度极低，岛上的守军甚至能透过有机玻璃座舱看到飞行员的脸，飞机刺耳的警报声如同女妖的哀鸣般钻入他们的耳中。

午饭后不久，拉普莱克的指挥部遭到直接命中。拉普莱克本人毫发无损地逃脱了，但他的两名部下被困在废墟之下。其中一人是汤姆·毕晓普，他原是掷弹兵卫队的成员。另一人是西德尼·格里夫斯，三个月前，当拉森和琼斯袭击卡斯特利空军基地西侧时，他和尼科尔森在东侧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拉普莱克部队中一名曾服役的矿工带领搜救队，他们挖掘隧道救出了两名被困人员。美国医护兵兼突击队员波特·贾雷尔和英国皇家空军医生莱斯利·哈里斯中尉冲锋在前。斯图卡轰炸机继续进行着恐怖的轰炸，救援人员设法为被困人员中较低的西德尼·格里夫斯

开辟了一条呼吸道。他被压在腹部的大量瓦砾困住，而毕肖普则在他上方，脚被压在废墟下。

斯图卡轰炸机呼啸而过，救援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他们需要救出毕肖普才能救出格里夫斯，但如果试图移开毕肖普脚上的重量，整个残骸可能会坍塌，将格里夫斯彻底压死。唯一的办法是就地截肢毕肖普的脚，把他拖出来，然后尝试支撑残骸，从下方将格里夫斯抬出来。

更糟糕的是，那位皇家空军医生在爆炸中手腕受伤，只能指导贾雷尔进行手术。他的大部分医疗设备都被埋在了废墟下，而贾雷尔只携带了最基本的用品。他们一起设法找到了一些镊子、止血带、手术刀和剪刀，以及一些用于止痛的氯仿。但唯一可以用来截肢的工具只有一把小型木工锯。

尽管如此，为了挽救他战友的生命，毕肖普还是同意了截肢手术。在摇曳的烛光下，皇家空军医生和贾雷尔半倒挂在狭窄的空间里，其他人则在地面上抓住他们的脚以防止他们坠落，手术开始了。在医生的指示下，贾雷尔在止血带缠紧以切断血液流动后，开始锯开毕肖普的腿。

残骸中回荡着毕肖普痛苦的呻吟。又一队斯图卡轰炸机像黑暗的猛禽般在头顶呼啸盘旋，但贾雷尔和哈里斯丝毫没有停下手中的活。最终锯断了毕肖普的脚后，他们把他拖了出来，并给他输上了静脉血。但他所遭受的惊吓、爆炸的冲击以及严重的伤势，最终还是让他不堪重负。

毕肖普被救出来后不久就去世了。

贾雷尔毫不气馁，爬回黑暗、尘土飞扬的洞穴，挤过瓦砾间的缝隙，终于到达格里夫斯身边。他轻声安慰着受伤的格里夫斯，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将一根橡胶管伸入格里夫斯干渴的喉咙，喂他喝水。

尽管竭尽全力，悉尼·格里夫斯还是在被救出前不幸身亡。波特·贾雷尔在总部大楼的废墟中爬行了大约27个小时，试图救出两名被困人员。随时都有可能被斯图卡轰炸机击中，导致整栋大楼坍塌，将他压在下面。他浑身是血，从头到脚沾满了灰尘，精疲力竭，几乎倒下。

皇家空军军医莱斯利·哈里斯中尉简洁地总结了当时的可怕局面，以及贾雷尔的行为和为人。“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手术之一。我当时手腕受伤，无法亲自进行手术。”“他们摔倒在岩石上，所以我只能引导……”他说，贾雷尔“是个了不起的人，一只肩膀上扛着红十字会标志，另一只肩膀上扛着机枪……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但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10月10日黎明，也就是德军突击队被击退出岛三天后，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再次发起猛攻。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机猛烈轰击着城镇。当天早上，拉普莱克接到撤退命令。起初他拒绝执行，尽管岛民的苦难令所有轰炸机飞行员——尤其是拉森——感到无比痛苦。

拉普莱克同意撤离他的伤员以及德国和意大利战俘。10月12日，在又一次猛烈的轰炸之后，撤退命令再次下达。最终，袭击者们屈服于现实，撤离了。他们可以自豪的是，没有地面部队击败他们，而且他们的离开使饱受苦难的岛民免遭进一步的死亡和破坏。

然而，就在他们驶离锡米岛之际，安德斯·拉森即将再次被召回。

第十八章

撤离一周后，拉森通过克里桑托斯修道院院长的秘密无线电收到一条消息，警告他一支意大利法西斯部队已经驻扎在锡米岛上。在被英国突袭队击败后，德国人不愿重新占领这座饱受战争蹂躏的岛屿。但他们乐于派遣意大利人，并给了意大利人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为希特勒而战，要么被送往战俘营。意大利人奉命密切监视锡米岛，尤其是岛上那些反抗的居民。

接到克里桑托斯修道院长的无线电呼叫后，拉森率领他的爱尔兰巡逻队返回锡米岛，准备实施他们最擅长的行动——突袭。拉森和他的部下趁着夜色发动突袭，俘虏了八名意大利人，并炸毁了他们的无线电台——意大利人正是通过这个无线电台向罗德岛的德军指挥官冯·克莱曼将军汇报岛上的情况。

意大利人早就怀疑克里桑托斯修道院长与英国人勾结。修道院长明知意大利人监视着他，却仍然让秘密无线电保持运转，向突袭部队传递情报。拉森返回后，意大利人随即展开了报复。他们杀死了方丈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侄子，彻底切断了无线电通讯。

拉森得知此事后，请求杰利科允许他发动第三次袭击。获得许可后，他驶往锡米岛，夜间袭击了一个意大利炮兵阵地，击毙了指挥官及其数名部下。就这样，攻防、复仇与反复仇的恶性循环逐渐失控，动乱蔓延至整个爱琴海地区，甚至远至希腊大陆。

卡斯特利和伊拉克利翁袭击事件后的暴行再次重演，平民抵抗遭到残酷镇压，德军坦克碾压房屋，居民被碾死在履带下。在希腊大陆的卡拉夫里塔镇——长期以来一直是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德军处决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他们被押到村郊的一片空地上，遭到机枪扫射。死者约700人，其中包括祖父、父亲和学生。

此时，杰利科的劫掠者已经在希腊领土上与希腊游击队并肩作战，并受到希腊平民的庇护，长达六个月之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像拉森和斯图德·斯特林一样，都学会了一些希腊语。对许多人来说，希腊语正逐渐成为他们的第二语言——虽然发音不准，发音也有些失真，但仍然能够理解。劫掠者和岛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友谊与日俱增。

岛民和劫掠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衣衫褴褛；对盲目权威的根深蒂固的蔑视；与生俱来的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天生的坚韧和体能；对黑市无法自拔的热爱。

袭击者和岛民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杰利科的战士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当地人。无线电操作员杰克·曼恩被派往爱琴海的希俄斯岛执行袭击任务。他和一名同伴伪装成希腊当地人，成功诱捕了一艘德国E艇，迫使艇上六名船员投降。然而，帮助当地居民摆脱困境比与敌人作战更加困难。

曼恩被叫到一栋挤满了平民的房子里，据说里面一个九岁男孩快要死了。“他们问我们有没有医生，”曼恩回忆道。

“我们没能帮上忙。但弗雷德对我说：‘祖基’——这是我在部队里的绰号——‘你为什么不看看你能为他做些什么？’岛民们就在我们眼前饿死。我有一些维生素C片、糖和水，就给那个男孩配了些补液盐。他刚喝了一点，脸色就恢复了红润，精神也大为振奋。”

“然后外面排起了长队，每个人都用希腊语喊着：‘医生！医生！医生！’当然，我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药品，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医疗培训。我能怎么办呢？最后我们把所有食物都给了他们。他们饿坏了。幸运的是，另一支巡逻队开上了岛，我们从他们那里弄到了一些补给，否则我们自己也会饿死！”

当德军暴行的消息传到他们耳中时，杰利科的突袭队员——尤其是拉森、斯图德·斯特林、尼科尔森和奥莱利——渴望复仇。幸运的是，他们即将返回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另一边……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屠杀式的突袭。像他们在锡米岛和其他岛屿上那样试图占领领土，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优势。

通过游击战术，他们可以震慑他们最想恐吓的对象——德国指挥官。但首先，他们需要重整旗鼓，补充因伤亡而损失的人员。然后，他们需要在某个中立水域找到一个秘密的海盗基地，以此为据点发动接下来的袭击。

*

拉森在锡米岛的英勇表现为他赢得了第三枚军事十字勋章，嘉奖词如下：“1943年10月7日，德军在锡米岛被彻底击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鼓舞和领导，一方面是他卓越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是他以身作则。他本人腿部严重烧伤，且身患内科疾病，却仍然近距离追踪并击毙了至少3名德军士兵。当时意大利军队正处于被动局面，我认为他们的逆转要归功于这位军官的榜样作用和主动性。”

那是十月，就在从锡米岛撤退后不久，杰利科的副手萨瑟兰得知了拉森获得嘉奖的消息。萨瑟兰觉得应该立即将勋章授予拉森以提振士气，于是用纸和染料拼凑了一条代表军事十字勋章第二条饰带的绶带，并用一个“Players”牌香烟盒的盖子做了些小花饰。

简短的授勋仪式结束后，劫掠者们一直喝到深夜，把能看到的所有酒都喝了个精光。杰利科的突袭者最近得到了“伊罗斯·洛霍斯”（希腊神圣舰队）的鼎力支持，该舰队将与他们一起在多德卡尼斯群岛作战。

在声名显赫的克里斯托杜卢斯·齐甘特斯上校的领导下，圣战中队佩戴着一枚独特的徽章——一把剑，周围环绕着月桂花环，上面镌刻着“要么凯旋而归，要么战死沙场”的座右铭。对于圣战中队的战士们来说，这绝非夸夸其谈。拉森在锡米岛及其周边地区的作战行动中，早已与齐甘特斯上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斯图卡轰炸机对莱罗斯岛进行空袭的中途，拉森突发奇想，给皮波修剪了毛发，把他打扮成了“莱罗斯雄狮”。可怜的皮波最后看起来更像一只贵宾犬，但他确实拥有狮子般的勇气。他会朝着任何接近的斯图卡轰炸机狂吠，他敏锐的听觉总能在人类听到战机的声音之前很久就警告袭击者。至于齐甘特斯上校，他似乎非常喜欢“莱罗斯雄狮”这个梗，他和拉森也很快成了好朋友。

1943年圣诞节临近之际，特种舟艇部队（SBS）的官兵们——连同圣战中队的成员们——准备部署到……土耳其。盟军和轴心国都不想激怒中立国土耳其加入战争，但杰利科的突袭队需要一个基地深入多德卡尼斯群岛腹地，而土耳其水域显然是最佳选择。

即将到来的战役的训练被一场至关重要的圣诞盛宴打断了。突袭队员们刚刚坐下……他们享用了一顿由那位技艺精湛的大厨精心烹制的丰盛晚餐，这时，一位准将走上临时搭建的舞台，宣布了一项消息。原来，BBC综艺乐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朱迪·雪莉小姐将在此献唱几首歌曲，以“奖励”突袭队员们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的英勇表现。

雪莉小姐是应娱乐国民服务协会（ENSA）的邀请而来，该协会是军队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在海外为部队官兵提供娱乐。她金发碧眼，容貌姣好，嗓音无疑也十分动听，但聚集的人群中几乎无人问津。当她走上舞台，人们盘子里的精致晚餐开始变凉时，有人在她歌声中大喊：“把那头母牛弄出去！”

准将羞愧得满脸通红，但他至少还算明智，带着雪莉小姐离开了，让士兵们安心吃饭。

*

在阿特利特西北六百英里处，冯·克莱曼将军无疑正在他俯瞰罗德岛港的宏伟城堡里享用自己的圣诞盛宴。朱迪·雪莉小姐甜美的歌声丝毫没有打扰到他，冯·克莱曼的思绪早已转向了他所管辖的十二群岛的防御。英国的袭击者或许已被赶出他的岛屿，但他确信他们会卷土重来。因此，他正向该地区增派援军。

除了第999步兵师之外，他还调集了一支精锐山地部队的新旅。一支容克运输机编队，其中一些配备了……浮船运送着人员和军需物资，一支新近抵达的驳船队也在岛屿间往返

穿梭。冯·克莱曼是一位精明的指挥官：他明智地部署了部队，以应对他所预感到的即将到来的危机。

他在罗德岛保留了一个师。他向南部和西部的三个岛屿派遣了800人。向北部的关键岛屿——莱罗斯岛、科斯岛和锡米岛——他派遣了超过6000名士兵。但对于剩下的小岛，他却拿不定主意该如何部署。与其在每个岛屿上都只派驻象征性的部队（这样很容易受到英国袭击者的攻击），他决定轮换部署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每次只在每个岛屿上短期驻守。

在开罗的突袭部队总部，冯·克莱曼的行动正受到严密监视。这位德军指挥官如今已在其控制区内部署了至少六个师的作战部队。突袭部队总部为应对冯·克莱曼而制定的战略可谓巧妙：将德军部队围困在岛屿上，并使其陷入恐慌，从而彻底丧失作战能力。该战略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英国潜艇和“博福特”战斗机（一种布里斯托尔“博福特”战斗机的战斗轰炸机改型）将从水下和水上对岛屿进行扫荡，力图削弱冯·克莱曼的舰队，直至这位德国将军无法撤离驻守岛屿的部队。杰利科的袭击舰艇将在这一阶段的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它们要么在港口击沉冯·克莱曼的舰船，要么在公海上将其俘获。

第二阶段的攻势将由杰利科的突袭队发起。他们将攻击目标转向孤立的外围驻军，迫使德军出海增援被围攻的部队并撤离伤员。一旦这些船只被引诱出港，英国潜艇和博福特战斗机将再次发动攻击。

第三阶段完全由袭击者掌控，充斥着彻头彻尾的匪患。杰利科的部下将发动“*神经战*”（*nerenkrieg*）——借用一句德语——“神经战”。在“*神经战*”中，每个驻军都将遭受夜袭的恐怖，伴随着破坏和绑架。食物和弹药短缺，邮件和休假成为历史，视野也仅限于孤立的、被烈日炙烤的灌木丛、岩石和大海，德国士兵——以及意大利士兵——将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恐惧着下一次袭击。

这将是一个士气崩溃、出现逃兵和大规模投降的阶段。

*

为了启动第一阶段行动，突袭者需要在土耳其水域站稳脚跟。他们悄悄地勘察了土耳其爱琴海沿岸大约四十多个潜在基地。主基地的理想位置很快显现：那就是长达六十英里的科斯湾，它位于科斯岛以东，深入土耳其境内，四周环绕着壮丽的山脉和茂密的森林。

1944年1月20日，一支特殊的舰队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起航，贝鲁特位于阿特利特以北。这支舰队由一群袭击者的帆船组成，外加一艘180吨的.....一艘名为“*特菲克*”号的纵帆船——杰利科的袭击者不知从何处弄到了一艘。船舱里装着大约4700磅炸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炸药不会浪费多少。

领头的是安德斯·拉森、斯塔德·斯特林和爱尔兰巡逻队，所有人——甚至包括身兼医护兵和劫匪的波特·贾雷尔——都跃跃欲试。队伍里还有个新成员——弗雷迪·克劳奇。26岁的克劳奇曾是伦敦东区的一名警察。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克劳奇将证明自己是天生的劫匪：正如他的伦敦东区同胞们可能会称呼他的那样，一个“钻石老手”。克劳奇在枪林弹雨中沉着冷静，注定会成为拉森的得力干将之一。

除了船上装满了塑胶炸药，载着劫掠者们还有另一个理由感到高兴：他们的口袋里也塞满了金币。这并非他们第一次被派往海上携带黄金，黄金作为一种通用货币非常有用，可以用来支付向导或线人的费用，也可以用来购买补给。但任何剩余的金币都很少能回到杰利科手中。

正如波特·贾雷尔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往往是“一次成功行动中的第一批牺牲品”。

杰利科一直怀疑拉森囤积了超出作战需求的金币。士兵们习惯把这些小金币塞进靴子的双层鞋底之间，以便更好地隐藏。有一次突袭之后，杰利科甚至趁拉森洗澡时搜查了他的衣服。但突袭部队指挥官一无所获。

贾雷尔解释了丢失的硬币去了哪里。“安迪把金币带进浴室了！”

这笔黄金被指定为突袭队员们行动后的庆祝基金。这些人战斗起来毫不含糊，玩乐起来也同样肆无忌惮。拉森的战时恋人是一位在贝鲁特圣乔治酒店（一家夜总会）表演的舞女——身材娇小、肤色黝黑、魅力四射的“亚历山大的阿莱卡”。拉森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结束艰苦卓绝的训练后，都要去酒店酒吧再来一场同样酣畅淋漓的狂欢。他会开着吉普车，以他惯有的“自杀式”速度飞驰而去，然后和迷人的阿莱卡一起喝酒，真正的派对就此开始。

但此刻，当舰队驶向土耳其水域时，士兵们根本无暇顾及庆祝。他们还有工作要做。

*

科斯湾沿岸为劫掠者提供了约200英里阴暗、松林密布的海岸线，其间点缀着阴影笼罩的海湾和狭窄水道，岛屿阻隔了过往船只的视线。这样的海湾乍看之下似乎空无一物，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一艘矮胖丑陋的帆船停泊在锚地，旁边系着许多充气艇和小型帆船。

不远处停泊着一支摩托艇舰队，外加一队造型独特的帆船。零星散布着其他各种船只，一些袭击者正忙着捕鱼为食。在胖乎乎的纵帆船“特维克号”的船尾，蹲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半裸身影，名叫拉森，他身边跟着一条毛发蓬乱的小狗。这个丹麦人正在削木头。皮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制作弓箭，准备在森林里猎杀野猪。

在船舱下层昏暗的深处，萨瑟兰嘴里叼着烟斗，正誊写着袭击者的第一道作战命令。船头，詹金斯中士——就是他不久前才精心准备了那顿丰盛的圣诞大餐——正忙得不可开

交。他正试图阻止一名袭击者偷吃一罐香肠肉，同时又指责另一名袭击者做了同样的事，还要努力让他的希腊厨师们别再准备章鱼当晚餐了。

“不要章鱼。”他用力摇头。“不要章鱼。不要再来了。求你了。”

在他身旁的舱口，戴着眼镜的美国战地记者唐纳德·格兰特斜倚在躺椅上。他正忙着为《展望》（*Look*）杂志——一份现已停刊的美国光鲜亮丽的新闻杂志——撰写文章。格兰特放下手中的写字板，拿起一把新近获得的鲁格手枪，自豪地擦拭着。格兰特曾与这些人一起参与过之前的多德卡尼斯群岛袭击行动，他立刻就被这些海盗的行事方式所折服。擦拭完鲁格手枪后，格兰特又继续写作。

这些沉默寡言的人穿着沙色的宽松防风裤和衬衫，卸下海军送来的补给，把沉重的包裹扛到肩上，示意我跟上，然后沿着土路稳步前行。走着走着，我意识到只有我一个人在发出声音，于是两个小时的路程，我几乎是踩着鞋底走完了。他们蹑手蹑脚地走着，努力像其他人一样悄无声息……他们是我见过的最邋遢的一群士兵，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并一丝不苟地擦拭干净。

格兰特加入突袭部队的经历非同寻常，尤其对于一个新闻记者而言。萨瑟兰曾问过一群军官是否愿意带上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他会打仗吗？”有人问道。格兰特听到这番挑衅，勃然大怒，脱口而出：“我当然会打仗！”

下一个问题直接来自拉森。“你知道怎么背着背包和枪吗？”格兰特确认他知道。他很乐意带着武器和铅笔一起上战场。拉森递给格兰特一把德国鲁格手枪。“好了，你入职了。”他对记者说。

拉森喜欢美国人。他本人也有一部分美国血统——他的母亲是一位丹麦裔美国贵族——但他从未向波特·贾雷尔或其他任何一位突袭队员透露过这一点。不知何故，拉森既是一个极其注重隐私的人，又能激发他人对他深深的忠诚——那些愿意跟随他深入敌后执行生死攸关任务的人，其中也包括美国新闻记者。

当开罗的突袭部队总部意识到特种舟艇部队（SBS）在队伍中安插了一名记者时，对唐纳德·格兰特采取任何行动都为时已晚。突袭部队总部的高层勃然大怒，但他们却像那只胆小鬼一样，选择了退缩。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格兰特的第一篇轰动性新闻报道已经发出。

这些英国突击队员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之一……但对于一个甘愿披上农夫的破烂衣衫，径直穿过德军驻地的士兵来说，任何赞美都显得苍白无力。他明知，任何一个错误的举动或一句话都可能让他落入盖世太保的酷刑室。我亲眼目睹他如此镇定自若地完成这一切，就像一个在街角烟草店买烟的人……

这些突袭部队如果出现在伦敦林荫大道上的阅兵式上，恐怕不会引人注目。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却以蓄须为傲……在德军哨所附近的山区藏匿期间，由于缺水，无人洗澡，也无人在夜间脱衣。他们的制服五花八门，但无一例外都肮脏、油腻、破烂不堪。所有突袭队员唯一共同的装束，大概就是一件奇特的带帽夹克，这常常让他们看起来像是从故事书中走出来的罗宾汉的快乐伙伴，腰间还别着匕首……他们伏击并杀死了某德军驻军的一名指挥官，当时他们带上了我……

那名德国军官是拉森的目标，因为他指挥着一支盖世太保部队，用一条巨大的黑狗撕咬希腊俘虏的喉咙，以此恐吓他们。拉森确保将那条狗及其盖世太保训导员一起追捕并处死。

拉森早在安德森庄园时期就被冠以“罗宾汉突击队”的称号，那时他手持弓箭，在多塞特郡的田野和树篱间穿梭。如今，多亏了格兰特的报道，这个绰号被载入史册，并传颂于整个突袭部队，而这支部队中最精锐的——爱尔兰巡逻队——正是由这位23岁的丹麦人指挥的。

特维克“号”上布满了各种武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德制武器。在格兰特右侧更靠前的甲板上，拉森的实际贴身保镖奥莱利正在擦拭一支在最近锡米岛附近海域战斗中缴获的德制狙击步枪。他一度想用这支步枪瞄准岸上的目标，但随即又提醒自己，向土耳其海岸线射击——哪怕只是练习射击——恐怕并非明智之举，尤其是在土耳其水域，袭击者并不存在。

在格兰特身后很远的地方，一个身穿醒目的德军尖顶军帽的身影正埋头工作，默默地忙碌着，全神贯注于手中的活儿。尽管他穿着德军制服，却是一名英国突击队员——而且是一位顶尖的爆破专家——他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任务准备炸药，而萨瑟兰刚刚警告过他，这次任务即将展开。

黄昏时分，场面明显热闹起来。那些之前用鱼叉捕鱼或与当地土耳其村民进行物物交换的人回到了母船上，大声嚷嚷着要吃的。信号兵们被总部反复追问消息。即将到来的突袭计划有最新进展吗？是否还有其他攻击目标？

夜色渐深，萨瑟兰把拉森拉到一边。他的命令已经下达完毕。新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劫掠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已经确定。

那将是哈尔基岛，拉森和他的爱尔兰巡逻队将率领它前进。

第十九章

1944年1月31日，1083号摩托艇载着爱尔兰巡逻队迅速驶出土耳其水域，进入敌方领海。哈尔基岛位于他们秘密基地以西约50英里处，这艘快速艇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拉森在驾驶室里抵御着一月凛冽的寒风，他嗅到了刺骨的寒意，也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战斗。他盼望着一些德国船只在哈尔基港沉没。

在他身旁，他的狗皮波——莱罗斯的雄狮——似乎也同样做好了战斗准备。皮波成了拉森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只四条腿的“劫匪”被驮着走过最艰辛的跋涉，被抬上最险峻的悬崖峭壁。皮波有个令人作呕的习惯，喜欢在人的衣服上撒尿，甚至撒在睡袋里。这可没给它赢得多少好感，但拉森绝不允许任何人说它的坏话。

来自哈尔基的情报显示，岛上情况不容乐观。抵抗力量强大，反德情绪高涨，但敌人也因此对当地居民进行了残酷镇压。据报道，岛民营养不良问题已达到危机程度，因此，拉森确保除了所有袭击者的武器装备外，摩托艇还装满了食物。面粉、袋装通心粉、罐装牛肉干、香肠肉以及各种其他主食堆放在船周围。

面对大规模屠杀、饥荒和经济崩溃，希腊岛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帮助。拉森却奇迹般地将非凡的勇气和体能与对人们苦难的敏锐感知以及对弱者永不磨灭的同情心完美结合。

杰利科本人曾这样描述拉森：“他有一种品质，甚至盖过了他杰出的身体和道德勇气……那就是他对那些不如他幸运的人的同情，以及他激发给他们的爱……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能感受到他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而那些与他结为朋友或得到他帮助的人对他的感情也非同寻常。”

*

夜幕掩护下，食物被运送到哈尔基岛偏远无人居住的海岸线上。但当晚风势强劲，岩石嶙峋的海岸陡峭险峻，令人望而却步，而满载物资的小船来回穿梭更是令人疲惫不堪。

没关系；物资卸下后，拉森率领一支队伍，成员包括他的爱尔兰保镖肖恩·奥莱利和希腊圣战中队军官卡齐基斯中尉，前往市长官邸。不出所料，市长官邸里所有人都睡着了，爬满藤蔓的外院整夜紧闭。三人翻过围墙，但市长夫人被惊醒，开始尖叫，她以为这些黑影预示着更多苦难和麻烦的到来。

卡齐基斯中尉用希腊语安抚地叫住了她。他解释说，他们是陌生人，带来了重要的情报。这时，一个声音说道：“我敢肯定那是拉森和他的手下。”是市长。他从楼上的窗户往外看，认出了那位在十二群岛声名远播的丹麦人的金发。

市长夫人猛地推开门。拉森向市长说明了粮食储备的存放地点，并嘱咐他召集村民，以便将物资分发给最需要的人。随后，他询问了岛上敌军的部署情况。市长告诉拉森，哈尔基岛上驻扎着大约六名意大利士兵，并指明了他们的营房位置。

“你想把他们俘虏，还是杀了他们？”拉森问道。

“哦，他们倒也不是什么坏人，”市长回答说，“被俘虏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好，我们去抓住那几个混蛋！”拉森喊道。

拉森带头穿过哈尔基镇昏暗曲折的街道，这个小镇规模几乎和一般的希腊渔村差不多。他们找到了兵营，绕到后面，用力敲打后门。意大利人终于醒了，卡齐基斯中尉跟他们说话，自称是当地村民，掌握着有关游击队活动的重要情报。

意大利人依然心存疑虑，拒绝开门。他们不断让卡特西基斯中尉等天亮了再来。拉森最终失去了耐心。他警告奥莱利不要开枪，然后命令这个身材高大的爱尔兰人踹开大门。奥莱利的靴子刚一蹴而就地踢穿了门框，拉森本人也立刻向意大利人的头顶射出一连串子弹。

他们一共六个人，立刻投降了。突袭者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缴获了六支步枪、两挺贝雷塔MAB 38机枪和一个无线电接收器。拉森因为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资助行动的资金而感到沮丧，这时他发现了一个保险箱。他蹲在保险箱前，琢磨着怎么才能打开它。正当他动手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声音从下面的海湾传来：那是快艇驶入港口时发出的低沉的“突突突”声。

拉森的眼睛闪闪发光。“听起来像一艘船。而且也不像是当地的渔船。”

拉森、奥莱利和卡齐基斯抓住了一名意大利人，四人冲向港口，却发现一艘大型德国E艇——一艘巡逻艇——正驶向岸边。根据艇上的标记，他们判断这艘艇来自罗德岛的总部驻军，很可能是冯·克莱曼将军的补给艇之一。

拉森、奥莱利和卡齐基斯找了个掩体，躲在一个方便的拐角处，丹麦人把手枪的枪口抵在意大利俘虏的后颈上。

“给你的德国朋友们打个电话，”他告诉他，“邀请他们上岸喝一杯。”

意大利人照做了，船上传来的喊叫声表明，德国人很喜欢上岸喝上一两杯茴香酒。

拉森兴奋地打量着奥莱利和卡齐基斯。“你们准备好了吗？”

两人点点头，举起武器。船刚靠岸，拉森和他的手下就猛扑过去。他们绕过拐角，开火射击。奥莱利冲在前面时绊了一下，枪走火，误中了拉森的腿。流弹造成了严重的皮肉伤，似乎激起了丹麦人的怒火。

“你这爱尔兰狗！你想杀了我吗？”他一边大喊，一边向德国军舰倾泻火力。

拉森投掷手榴弹。爆炸撕裂了巡逻艇，使其在水中从船头到船尾剧烈摇晃。德国船员完全措手不及。前一刻他们还在想着喝几杯茴香酒，下一刻，一切都乱了套。在漆黑一片、惊恐混乱之中，他们一定以为袭击者是敌军大军，因为那些还站着的人立刻投降了。

拉森、奥莱利和卡齐基斯登上了那艘德国船。尽管甲板上布满了密集的炮火，加上手榴弹的袭击，这艘船看起来仍然基本适航。拉森抓住了被子弹擦伤后脑勺的轮机长，命令奥莱利把他带到甲板下。他们打算夺取这艘德国船——这样他们就能利用它悄无声息地接近任何毫无防备的敌人。

“启动引擎，”拉森对奥莱利说，“让我们出发吧。”

奥莱利不懂德语，所以他所能做的只是让受伤的工程师指向E艇的发动机，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他手舞足蹈，似乎被恐惧麻痹了，对方似乎根本听不进去他的意思。

“你们在下面等什么？”拉森从甲板上咆哮道，“赶紧启动引擎！”

奥莱利觉得这工程师需要点“速效刺激”。他举起手枪，朝那人头顶上方开了两枪，然后又用手指戳了戳发动机。德国人终于似乎明白了。几分钟后，强劲的轮船发动机发出令人安心的轰鸣声，在船体中回荡。

拉森把意大利人和德国船员都押上了船，袭击者的汤姆逊冲锋枪火力全开，将他们全部扫射了一遍。不少德国人受伤，但这并没有阻止双方爆发战斗。德国人很快意识到，意大利人之前提供的饮料只是个幌子，目的是把他们引诱到岸边。

拉森任由昔日的盟友们继续争吵，自己则驾驶着德国巡逻艇驶出港口，前往1083号摩托艇等候的地方——一路上，他不停地辱骂奥莱利，因为奥莱利开枪打伤了他的腿。现在或许是迄今为止任务中最危险的时刻。当德国E艇接近英国摩托艇时，英国舰艇极有可能误以为遭到攻击而开火。

果然，袭击者们听到夜色中传来阵阵惊恐的呼喊声，以及炮艇上钢炮碰撞的清脆声响，那是摩托艇的火炮已经准备就绪。

“是拉森号！”丹麦人对着英国军舰不停地喊道，“是拉森号！”

最后，摩托艇上的船员们一定是听到了他的呼喊，因为没有人开火。所有战俘都被转移到摩托艇上，随后，德国巡逻艇被用缆绳拖在后面，他们拖着战利品驶向科斯湾。

当他们离开哈尔基岛时，之前运送补给的海滩上挤满了村民。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欢呼着迎接突袭者的离去，还即兴燃放起几根炸药，向拉森和他的爱尔兰巡逻队致敬。

德国E艇里装满了补给，包括必不可少的活猪。对于袭击者们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新战役来说，这是一次漂亮的开局。杰利科的部下奉命摧毁敌军的船只——但如果能将其据为己有，那就更好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像鬼魂在夜里掳走一般，带走了一整支意大利驻军和一艘德国船的船员。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敌人胆寒了。

但1083号摩托艇上的一个人却远非如此。肖恩·奥莱利坐在船头，凝视着漆黑的大海，脸上满是痛苦。毫不夸张地说，这位身经百战、饱经风霜的爱尔兰战士崇拜那位年轻的丹麦指挥官，而误杀了他——即便只是意外——也令他感到无比羞愧。

直到拉森手里拿着酒杯走上前来，奥莱利才感觉到或许宽恕即将到来。拉森把锡杯递给奥莱利，里面装着满满的船上朗姆酒。

“来，喝这个，”拉森对他说。“没事的，肖恩，没事的。”

“但是，先生……”奥莱利开口道，“哦，先生……但是我开枪打伤了您。”

“你的确这么做了，”拉森同意道。“你或许是个该死的爱尔兰枪手，但你仍然是我最得力的士兵。我原谅你。我为我说过的话道歉。但是肖恩，*别*再开枪打我了。”

两人默契地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拉森踱步回到了舰艇的驾驶室。他需要向这艘小艇的指挥官——阿德里安·塞利格曼中尉——寻求一些建议，塞利格曼中尉是执行此类任务的常客。拉森腿上的伤势给他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如果我把这个弹孔——顺便说一句，只是个小伤口——报告说是敌军造成的，他们会给我颁发一枚伤章之类的勋章，”拉森告诉塞利格曼。换句话说，他会因为一件根本不值得嘉奖的事情而获得一枚小勋章。“但如果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人造成的，那他可能会有麻烦……而他是我最得力的部下之一。我该怎么办，艾德里安？”

两人决定采取的行动方案是完全不上报伤情。这样，拉森就不会背负不应得的荣誉，奥莱利也不会受到惩罚。

回到他们在科斯湾的藏身处，袭击者们将俘虏的意大利和德国战俘移交给审讯人员。杰利科派了一名情报中士到他们的土耳其基地，讽刺的是，此人名叫普里斯特利，是个南非人。普里斯特利的审讯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坚持要真相，而且总是能得到真相。在他所有对战俘的审讯记录开头，都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会说……”我能做的，我所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任何囚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都将遭受厄运。

每次突袭之后，主要指挥官都应该提交一份作战报告。这些报告很有用，其他突袭队员可以从中吸取经验。但行动派拉森厌恶所有这类文书工作。他的报告——众所周知——通常只有五个字：“登陆。击毙德国人。滚蛋。”

萨瑟兰和杰利科对此感到非常沮丧，他们不断追问拉森更多细节。但这位丹麦人的回答总是令人费解，难以捉摸。

“事情已经办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拉森的沉默无疑反映了无情的暴力和流血正在对他产生累积性的影响。黑暗正渗入这位丹麦维京人的灵魂深处。每一次突袭；每一次近身搏斗；每一次刀光剑影；每一枚投向毫无防备的士兵人群的手榴弹；每一次双手沾染敌人的鲜血——而此时他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都让拉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真实面目：他是一个几乎无人能及的杀手。

*

由于拉森轻描淡写地描述了自己的伤势——无论谁问起，他都解释说只是“擦破了点皮”——腿上的伤口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最终感染了。最终，很明显拉森必须被送往国外接受正规治疗。于是，这位丹麦人被从土耳其水域送往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的一家军医院，想必一路上都在咒骂奥莱利。

几天后，拉森被从手术室推出来，麻醉药效未消，昏迷不醒，被安置在病房里，挨着科尔中尉。片刻之后，皮波仿佛凭空出现，跳到拉森的床上。它坐在主人的胸口，盯着他空洞的脸，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这场景实在太滑稽了，以至于没有一个护士忍心把这只狗送回家——当然，也没人知道皮波的家在哪儿。

然而，护士长很快就发现了这件事，并明确表示必须把狗送走。幸运的是，科尔中尉的妻子住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虽然他本人不被允许外出，但这位意志坚强的中尉还是带着皮波从后门溜了出去，绕了远路回家。到家后，他劝说妻子好好照看这只“莱罗斯雄狮”，直到拉森康复后来接它为止。

拉森的病情非常严重，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即使康复后，皮波也并没有和心爱的主人彻底分开。拉森教会了皮波一系列滑稽有趣的把戏，这在他想博得漂亮姑娘的欢心时非常有用。如果他晚上不在家，他就会派皮波去一家看起来不错的桌子旁，等姑娘们都聚在一起后，他就会溜过去自我介绍。

拉森出院后不久，年轻的杰利科勋爵就宣布他要结婚了。未婚妻是一位美丽的逃亡者，她曾被关押在日本战俘营。在试图返回英国的过程中，她来到了贝鲁特。在那里，她遇到了杰利科，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妻。婚礼庆典事情变得有点疯狂，拉森最终弄丢了他的假牙（他之前在训练中打掉了两颗门牙）。

更令人担忧的是，他的狗也丢了。拉森原定返回土耳其海盗基地时，皮波仍然下落不明。他给了奥莱利七天假期，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寻找皮波。奥莱利不久前才开枪打伤了拉森，他可有可无地接受了这个条件，觉得有义务答应。拉森给了他十英镑作为搜寻费用，并嘱咐他没有找到狗就不得返回科斯湾。

前四天，奥莱利整日酗酒。第五天，他终于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假期已经过半，却依然找不到皮波。这位爱尔兰人开始在贝鲁特的大街小巷搜寻，但即便在当时拥有约25万人口的城市里，他的运气也十分有限。最后一天，他看到一个女人牵着一只狗，长得像皮波。奥莱利设法抓住了这条狗，把它偷偷带回了酒店房间。显然，它不是皮波，但经过一番涂抹鞋油，这条狗看起来倒也颇有几分拉森那条神秘猎犬的神韵。

奥莱利心想总比什么都不带要好，于是便把狗交给了拉森。拉森过了好一会儿才识破奥莱利的诡计。

“你以为你是谁？”拉森怒吼道，“我给了你七天假期，你竟然还把那条狗带给我？”

奥莱利欺骗行为被当场抓获，这无疑是在拉森刚刚遭受枪伤的基础上雪上加霜。拉森态度坚决：*必须找到皮波*。他与新西兰人一起展开了调查。爱尔兰人斯图德·斯特林回到了贝鲁特的街头，而皮波则奇迹般地被找到了。拉森决定留下这两条狗——它们也成了他日益壮大的动物群的一部分——尽管他很不情愿看到它们打架，而顽强的小皮波最终还是吃了亏。

莱罗斯之狮战败了：拉森希望这不会是不祥之兆。

第二十章

拉森在医院养伤期间，多德卡尼斯群岛的突袭行动愈演愈烈。杰利科部队的新兵伊恩·帕特森少校率领了其中一次最为大胆的行动。帕特森少校曾是第11伞兵营的副营长，该营在上一次战役中科斯岛被占领后接替了特种舟艇部队（SBS）在该岛的防务。近距离目睹了特种舟艇部队的战斗后，帕特森表达了加入他们的愿望，杰利科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

1944年3月初，帕特森迎来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据报道，冯·克莱曼将军的两艘满载食物、葡萄酒和增援部队的机动驳船正前往科斯岛，途中会在尼西罗斯岛停留。尼西罗斯岛是一座形状近乎完美的圆形火山岛。它是冯·克莱曼将军下令轮流临时驻军的“小岛”之一。

帕特森和他的六名队员抢在德军之前登陆尼西罗斯岛。当敌舰驶入港口时，帕特森得以从高地上观察敌情。每艘机动驳船都配备了一门20毫米火炮和机枪，船上载有大约二十几名敌军士兵和水手。这绝非一支规模小、装备简陋的部队。

帕特森的一名手下自愿乔装成当地人，前往码头收集情报。他们从当地一家孤儿院的院长那里得知了德国人的意图。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德国人计划将尼西罗斯岛的所有孤儿运往罗德岛，并定于当天下午三点前来接走他们。

帕特森去拜访了修女院长。她一想到可能会失去所有的孩子就悲痛欲绝。但帕特森从中察觉到一线生机，因为敌人将会分散他们数量可观的兵力。

他问道：“你是否愿意让我利用你的孤儿院来抓捕德国人？”

“什么都行，”修女院长抽泣着说，“什么都行，只要能保住我的孩子们。”

“然后把他们带到高地上，待在那里直到战斗结束。”

帕特森收集了孩子们的行李，整齐地摆放在孤儿院门前，仿佛随时准备接收。他安排手下在古老建筑周围的战略要地设伏，自己则装扮成一位“友善的”意大利神父。

德国人一如既往地准时。三点前，一队人蜿蜒而上山坡。假扮神父的帕特森在那里迎接他们。他领着德国人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走进孤儿院的中央餐厅，随即响起了“*Hände hoch!*”（举手！）的喊声。

德军设法开火，但枪法很差。帕特森的突击队员还击，火力十足，一场残酷的近距离战斗随即展开。战斗中，帕特森的炮一度……他的武器卡住了，他被一名德国士兵抓住了。一名同伴冲上前去，一枪爆了敌人的头，救出了他们的指挥官。

没有一个敌军士兵从孤儿院逃脱。两名士兵阵亡，七名士兵受伤，其余的都被俘虏了。帕特森没有时间耽搁，带领部下带着布伦轻机枪、手榴弹和个人武器前往港口。帕特森把布伦轻机枪架设在高地上，瞄准敌舰。在他下方，他的两名部下悄悄靠近，准备突袭正在甲板上晒太阳的德国船员——孤儿院的枪战距离太远，他们听不到。

但两名德国士兵被派往孤儿院调查延误的原因以及孩子们的下落。他们误入了孤儿院内一片血腥的景象。他们从山坡上跑下来，对着船上的战友们大声发出警告。帕特森用他的布伦式轻机枪扫射了他们，然后把枪口转向了两艘船。在他下方，他的士兵冲上码头，向船上投掷手榴弹。

一些德国人设法接近了舰上的火炮，并开始还击。帕特森从他的有利位置不断击退他们，他的部下也投掷了最后几枚手榴弹。米尔斯炸弹用尽后，他们只好将刘易斯炸弹投向两艘舰船。塑性炸药撕裂了舰体，剧烈的爆炸结束了德国人的抵抗。白旗升起，能够走出来的人举起双手投降。

岛上所有居民似乎都观看了这场战斗，并为德军的战败而欢欣鼓舞。指挥船只的德国船长却兴高采烈。他被一支兵力远少于己方的部队击败，并将失败归咎于“希腊人的卑鄙背信”。他发誓六个月内重返尼西罗斯岛，进行报复。事实上，他和其他德国战俘一起，登上了被俘的两艘船，前往接受南非人普里斯特利的审讯，普里斯特利的目光阴冷而充满敌意：“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他再也没有回到尼西罗斯岛，因为战俘营在召唤着他。

帕特森的冒险之旅尚未结束。当晚，他便驾驶着他们抵达岛上时所乘的摩托艇再次启航。他们驶入土耳其水域后，艇长发现了另外两艘驳船。他以为是友方船只，便靠了过去。直到他们与最近的一艘船靠岸后，才发现船上挤满了德国士兵。对岸还有第三艘驳船，以及一艘装备有3英寸火炮的帆船。

帕特森毫不气馁，抓起汤姆逊冲锋枪跳上船，另外两人紧随其后。他们在昏暗的船舱里穿梭，制造混乱和恐慌，德军试图分辨敌我，却徒劳无功。德国炮艇向英国摩托艇开火，其3英寸炮击毙了两名英国水手。船长设法逃脱，但在此之前，他意识到帕特森和他的两个战友并不在船上。

与此同时，帕特森奋力杀到驳船船头，夺取了船上的两门布雷达炮。他用这门炮对残存的德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弹药……他精疲力竭，向战友们大声下达命令，三人随即跳入海中。他们奋力向海岸游去，最终抵达土耳其海岸线。第二天，帕特森和他的部下们虽然浑身湿透，但还是骑着当地的骡子返回了特种舟艇部队基地。

袭击的节奏愈发猛烈。一支部队刚返回，另一支部队就扬帆起航。拉森对哈尔基岛的伺机而动，以及帕特森对尼西罗斯岛的闪电突袭，都让冯·克莱曼将军焦头烂额。将军下令严格封锁所有袭击消息，以免不安和恐慌的情绪在部队中进一步蔓延。然而，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在更偏远的岛屿哨所，冯·克莱曼将军的军官们夜不能寐。

然而，就在他们得意洋洋之时，劫掠者的命运即将发生转变。

*

1944年4月，拉森带着他的部下重返战场。然而，在这些岛屿上遭遇不幸的却是另一支由比尔·布莱斯上尉率领的巡逻队。布莱斯上尉曾在苏格兰卫队担任教官三年，之后如愿调入特种空勤团（SAS），随后被派往杰利科的突击队，驻扎在多德卡尼斯群岛。

布莱斯奉命突袭哈尔基岛——拉森正是在那里打响了本次战役的第一炮——以及阿利姆尼亚小岛。阿利姆尼亚岛面积仅三平方英里，居民不超过六十人，迄今为止，它在更广阔的十二群岛战役中几乎无关紧要。

但冯·克莱曼将军收到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情报，显示一支英国特种舟艇部队正前往那些岛屿。冯·克莱曼急于反击这些来去如风的袭击者，于是派出四艘德国炮艇，由两艘潜艇护航。船上挤满了勃兰登堡团的士兵，这是当时德军最接近特种部队的部队。

勃兰登堡的战斗机部队被征召来协助克莱曼将军应对英国袭击舰带来的非常规战争威胁。德国舰船在哈尔基岛登陆了一部分勃兰登堡部队，并在阿利姆尼亚岛部署了另一支部队，命令他们埋伏起来等待英军的到来。

4月7日凌晨过后，布莱斯和四名船员在阿利姆尼亚号上岸，但他们乘坐的改装渔船随即被敌人发现。四艘德国炮艇和一艘E艇向他们逼近。在随后的交火中，他们的指挥官，海军少尉艾伦·塔基，认为局势已无可挽回，于是命令部下投降。

塔基和其他四人被俘。他们被押上德国E艇，驶往罗德岛。布莱斯的巡逻队听到了所有的枪声，从高地上目睹了艇上船员的遭遇。他们知道天亮时阿尔米尼亚岛上会挤满敌人，于是说服了一支希腊渔民船队当晚将他们送离该岛。

但在前往土耳其海岸的途中，这艘渔船被拦下搜查。巧合的是，它正是载着……的E艇。拦截希腊船只的五名男子已被俘虏。布莱斯和他的同伴被发现并被俘，不幸的希腊渔民也一同被俘。

短短几个小时内，所有十名前往哈尔基和阿尔米尼亚进行袭击的男子都被俘虏了。他们先被带到罗德岛接受审讯，然后被送往雅典，最后，布莱斯被送往位于德国南部的战俘营——施塔拉格7A。

对俘虏的审讯变得越来越残酷。他们屡次受到希特勒“特别处理”（*Sonderbehandlung*）的威胁——这是他臭名昭著的“突击队命令”——该命令规定将所有俘虏移交给党卫军安全局（*Sicherheitsdienst*，简称SD）处决。到1944年6月初，在经历了骇人的酷刑之后，对俘虏的审讯被认为已经结束。除一人外，其余人都被移交给党卫军安全局进行“特殊待遇”——换句话说，很可能被处决。

只有布莱斯上尉幸存下来，这完全是因为战俘营7A的指挥官奥托·伯格上校相对仁慈。伯格上校曾两次奉命将布莱斯移交给保安处，但他两次都拒绝了。最终，保安处似乎忘记了布莱斯，他也得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在布莱斯的九名突袭队员中，有一名下士雷·琼斯，他曾在卡斯特利空军基地突袭战中与安德斯·拉森并肩作战。

驻扎在科斯湾的劫掠者们无从知晓俘虏们的确切命运：这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明朗。战后多年，他们仍然很清楚被俘的袭击者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

持续不断的袭击——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将士兵们逼到了极限，即使是像杰利科的部队那样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队伍也不例外。一次次死里逃生和险象环生的遭遇，累积起来，令人精疲力竭。许多袭击者都曾躲在岩石下，因为德国或意大利的猎兵巡逻队会停下来，骑在岩石上抽烟。有一次，一艘满载袭击者的摩托艇绕过一个岬角，却发现一艘德国驱逐舰正迎面驶来。

摩托艇指挥官几乎同时下达了“开火——弃船！”的命令。

袭击者们用布伦式轻机枪猛烈扫射驱逐舰的舰桥，然后跳入海中，游向最近的陆地。他们身后的摩托艇已被炸成碎片，但至少他们成功逃脱了。然而，这完全是侥幸，而且一如既往，被俘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恐怖景象，始终萦绕在袭击者的心头。

持续不断的战斗必然导致严重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最不可能崩溃的人也可能面临突袭者们所说的“崩溃”——再也无法承受。通常情况下，那些“崩溃”的人再也无法面对战斗。如果一个人在任务中精神崩溃，他就会成为同伴的累赘。这是他们所有人都害怕的事情。

有些人担心，拉森把自己逼到极端，最终会成为那些“半途而废”的人之一。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面对布莱斯上尉巡逻队的遭遇，杰利科的突袭部队中无人会丧失斗志。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当然，对于如此令人痛心的消息，还有另一种反应——集结在科斯湾的部队更

倾向于这种反应。他们加倍努力，在冯·克莱曼将军的指挥下展开一场恐怖行动，以弥补那些被冷血处决的战友和朋友。

恰如其分地，这次冲锋将由安德斯·拉森和他的爱尔兰巡逻队士兵率领。它将引发丹麦人历史上或许最臭名昭著的袭击——后来被称为“圣托里尼血战”。

*

圣托里尼岛是基克拉迪群岛的一部分，基克拉迪群岛位于多德卡尼斯群岛以西，距离海盗在科斯湾的据点约150英里。圣托里尼岛由一块崎岖裸露的火山岩构成，长约10英里，宽约3英里。陡峭阴郁的黑色玄武岩悬崖从海浪中拔地而起，高达近千英尺，仿佛在向任何航行于其水域的访客发出不祥的预兆。

人类居住地——古老的城堡、古老的修道院和蜿蜒曲折的白色房屋——沿着悬崖顶聚集，这些悬崖呈新月形山脊延伸至与悬崖高度相当的深海之中，它们是半坍塌的火山口的遗迹。这个火山口形成了一个近乎圆形的港湾——温暖的硫磺海水还有助于当地渔民清除船上的水草。

圣托里尼是基克拉迪群岛最南端的岛屿，因此自然会成为海盗们的首要目标。这让拉森不禁想起费尔南多波岛——那个位于赤道非洲的岛国，大约三年前，他正是在那里开启了自己的海盗生涯，那仿佛已是遥远的过去。如今，拉森已是三届MC勋章获得者，统领着少数几支最精锐的海盗团——爱尔兰巡逻队，并且一心想要复仇。

杰利科的进攻计划——于1944年4月初获得批准——完美契合了这些目标。该计划要求在一个黑暗血腥的夜晚，将岛上的所有守军全部歼灭。

布莱斯上尉巡逻队的遭遇彻底改变了突袭队员们的命运。德国战俘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格罗皮餐厅享用晚餐，或者被带去喝几杯啤酒、看场电影了。整个SBS巡逻队的被俘和处决绝不能不了了之，杰利科的手下从此以后也不愿再轻易俘虏敌人了。

布莱斯巡逻队被列为“失踪”仅仅五天后——几乎没人怀疑这意味着什么——拉森和他的部下就启航了。他们从哈尔基岛上的希腊岛民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布莱斯小队命运的零星消息。与其胡思乱想那十名俘虏正在遭受怎样的待遇，不如忙起来。

拉森在将目标锁定圣托里尼岛时，意外地获得了一笔好运。他们的一名德国俘虏——上等兵阿道夫·朗格——在普里斯特利的严密审讯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幸运的是，朗格当时就驻扎在圣托里尼岛，这对于拉森和他的爱尔兰巡逻队来说至关重要。在前一年，他借助地图详细记录了驻守该岛的人数和位置——二十名德国士兵，以及大约四十名意大利支援士兵——包括岛上广播电台的所在地。

从科斯湾到圣托里尼的航程耗时三天。全程夜间进行，两艘帆船白天都停泊在特制的伪装网下。船上载着拉森的许多老部下，个个胆识过人，而且个个都怀着恩怨：杰克·尼科尔森中士，曾是“荣誉少女号”的首批成员之一，也是卡斯特利空军基地突袭的老兵，他此时已得知卡斯特利突袭队的战友雷·琼斯落入敌手；还有爱尔兰人肖恩·奥莱利，他决心为在哈尔基岛突袭中击伤拉森腿部、导致他长期无法作战的行为讨回公道。

但队伍里也有不少新面孔，其中许多人经验不足。拉森在圣托里尼任务中的副手是斯特凡·卡苏利中尉，他相貌英俊，出身名门，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英雄。卡苏利的父母是希腊的知名富豪，他们在埃及亚历山大港过着优渥的生活，远离了席卷故土的战乱。卡苏利——有着古典的鼻梁、深邃迷人的双眼和细腻的嘴唇——已婚，育有一子，他并无参战的义务。

然而，当卡苏利得知特种舟艇部队在希腊各地的行动后，他自愿加入突袭队伍。拉森和卡苏利之间有一种本能的联系：他们都是“异乡人”，卡苏利的希腊和拉森的丹麦都正处于战乱之中。纳粹占领时期，随着轴心国战局的恶化，其残酷和暴行似乎愈演愈烈。拉森结识了卡苏利一家，并与他们成为了朋友，尤其与卡苏利的妻子和他们唯一的孩子关系密切。他高度评价卡苏利作为一名军官的能力和一位充满活力的领导者。

拉森的巡逻队里还有一名新医护兵，顶替因故未能参加圣托里尼突袭的美国医护兵波特·贾雷尔：金斯顿中士，曾是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RAMC）的成员。另一位新成员是来自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萨米·特拉福德。奥莱利胆敢意外开枪射伤拉森后，拉森便开始寻找新的“保镖”。萨米·特拉福德正是他要找的人。事实上，这位丹麦人并不真正需要保镖：特拉福德更像是拉森的司机、船长和私人侍从。

最后，还有伞兵杰克·哈里斯，他也是一名相对较新的新兵，从未经历过拉森的全面突袭。有了这些新兵的加入，拉森的队伍大约有二十多人。

拉森的老搭档杰克·尼科尔森中士用明显不祥的话语欢迎新加入爱尔兰巡逻队的成员，尽管这些话语无疑是想让他们安心一些：“你们是跟杀手一起来的吗？别担心，你们会没事的。”

*

1944年4月23日凌晨，拉森的巡逻队在圣托里尼岛东部的沃沃尔斯角附近登陆，沃沃尔斯角是一个孤立的海岬。两艘帆船将袭击者们投放在一片漆黑的火山沙滩上后，便驶向附近的克里斯蒂安娜群岛——一些孤立的岩石露头。位于圣托里尼岛西南约十五英里处。克里斯蒂安娜斯岛无人居住，四周环绕着险峻的岩石峭壁和浅滩，至少在拉森和他的船员完成任务之前，应该能够保护这两艘纵帆船免受窥探的目光。

拉森的巡逻队在圣托里尼岛登陆后，扛起武器和行囊。他们面前是一段五英里的西南向陆路跋涉，横穿小岛，前往沃沃卢斯村附近的一些洞穴。这些洞穴一直以来都只有牧羊人使用，而他们当地的希腊向导知道，这里是劫匪藏身和收集情报的理想场所，为即将到来的袭击做准备。

凌晨五点，队员们安全地躲进了那些岩洞里。卡苏利中尉和他们的当地向导前往沃沃卢斯村收集情报。拉森急于确认敌军驻防的人数。如果兰格上等兵的证词属实，那么在附近的圣托里尼首府费拉驻扎着六十名德意士兵。如果真是这样，拉森的巡逻队人数就比敌军少了三倍多，尤其因为他需要将队伍分成几个小组，以便同时打击多个目标。

卡苏利带回了令人鼓舞的消息。据说守军人数不超过三十五人，其中既有德国人也有意大利人。人数虽不少，但比兰格上等兵报告的六十人要少。拉森倾向于相信最新的当地情报，而不是几个月前德国战俘的报告。还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进展：敌军驻扎在雅典银行上方。如果进攻一切顺利，银行也可能易手。

拉森将巡逻队分成三部分。五人小队将袭击位于费拉镇北郊伊梅罗维格利岬角的广播电台。三人小队将前往费拉镇内德军指挥官的住所，奉命将其击毙或俘虏。由拉森和卡苏利率领的主力部队，在十二名士兵的支援下，将袭击位于费拉镇中心雅典银行大楼的主营房。

当晚的袭击零时是0点45分，届时三支突袭队必须全部就位。午夜前一个小时，队员们便出发了。沃沃洛斯洞穴位于费拉以北不到两英里处。拉森很快便发现自己正接近洞穴狭窄蜿蜒的街道，前方白色的墙壁和鹅卵石在微弱的银色月光下闪闪发光。

他命令手下停下脚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拆开后，给每人分发了两片苯丙胺药片。

“我希望你们都清醒过来，”他低声说道，一边看着每个人吞下自己的那份食物。

拉森是最后一个喝下他的酒的，直到他确定所有人都喝完了酒。

除了偶尔有狗吠声惊醒外，劫匪们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穿过费拉的街道，无人察觉。拉森、卡苏利和他们的手下抵达了主要街道——西奥托科波卢广场——似乎完全没有被人发现。没有警报响起，也没有枪声响起。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拉森停顿了一下。这座小镇宛如迷宫，街道狭窄，小巷更是密布，如果没有当地向导，他们根本寸步难行。他们彻底迷路了。拉森感觉他们现在正身处迷宫的核心地带，而走出迷宫的过程将会和进来时一样充满乐趣。

拉森让部下找到掩体，以便观察目标——雅典银行。一切似乎都很平静，他没有发现任何哨兵。但他们不能掉以轻心。随着英国突袭者的消息迅速传开，许多敌军驻军都处于

高度戒备状态，这正是杰利科所希望看到的。德意士兵甚至穿着全套衣服睡觉，武器就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这家银行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在昏暗的光线下，它看起来像个古老沉睡、皮糙肉厚的怪物——一座名副其实的堡垒。更糟糕的是，德意士兵就驻扎在一楼。拉森和他的部下必须潜入，悄悄穿过底层，爬上楼梯；这一切都必须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完成——而且必须在他们发起攻击之前完成。

拉森决定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河岸，以增加至少有一支部队能够攻入河岸的几率。他派出一半的士兵，由卡苏利中尉率领，前往南岸，以便他们有时间部署到位。

秒针滴答作响：00:45 即将到来——他们即将发动协同攻击。

第二十一章

拉森和卡苏利的巡逻队悄悄向银行方向移动，最终在通往楼上营房的楼梯井底部会合。他们低声匆匆商议后，拉森带领十二个人沿着昏暗的楼梯向上走去，为了防止木板发出吱吱声，他们小心翼翼地踩在木板的边缘。

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劫匪们的心脏怦怦直跳，肾上腺素飙升。他们谁也不敢相信自己潜入银行的行踪竟然还没有被发现。无论黑暗中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接下来的几分钟将充斥着恐惧和野蛮的侵略，血腥的混乱和谋杀也将交织其中。

楼梯顶端，房间从平台延伸出去。拉森在每扇门的两侧各安排一人，中间留两人作为火力点，并在出口处安排一人守卫，防止有人从那里逃跑。一切就绪后，他吹响了一声短促的哨声，随即几双绉底靴破门而入。

第一枚手榴弹被扔进了卧室。“手榴弹扔出去了！”奥莱利喊道。

登陆过程中，袭击者们一路开火，汤姆逊冲锋枪和德国施迈瑟步枪的枪口火花四溅。一片漆黑。几秒钟之内，空气中弥漫着硝烟，更多手榴弹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在银行狭小的空间里回荡。但就在这时，奥莱利的施迈瑟左轮手枪卡壳了。这位身材魁梧的爱尔兰人一边咒骂，一边试图排除故障。他的武器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在一片混乱中，刺眼的爆炸声、痛苦的尖叫声和密集的枪声撕裂了黑暗，卡苏利中尉和医务兵金斯顿中士踹开了目标房间的门。他们正要冲进房间，却立刻遭到里面猛烈的火力攻击。至少有一名敌人已经察觉到袭击，并做好了准备。

卡苏利胸部中弹，被炸飞后踉跄着跌入黑暗中，金斯顿中士则倒在了地上。拉森的“保镖”萨米·特拉福德紧随其后，子弹撕裂了他的上臂和左腿。他踉跄着，摇摇晃晃。几秒钟后，第四名突袭队员倒下，卫兵杰克·哈里斯喊道：“我中弹了！腿中弹了！我中弹了！”

哈里斯踉跄着走下楼梯，来到银行的室外露台上——但那里没有医护人员可以救治伤员，因为金斯顿中士自己也倒下了。金斯顿腹部中弹，情况危急。

拉森曾试图劝阻金斯顿不要参与突袭中的杀戮行动。“你不能既是杀手又是我们的医务兵，”拉森告诉他。他还警告金斯顿，在真正的战斗开始时，千万不要进入银行。金斯顿原本想参与战斗，现在他却倒下了，而且身负重伤。

杰克·尼科尔森和拉森开火，子弹倾泻到敌人火力袭来的房间里。尼科尔森用他最爱的武器——一挺笨重的布伦轻机枪——扫射，一次又一次地从腰间扣动扳机，将敌人压制在

地。当银行外传来德语喊声，表明敌军巡逻队已经抵达，准备解除围困时，正是尼科尔森用布伦轻机枪精准的火力击退了他们。

拉森抓住机会重整残部——他手下有四人阵亡或受伤，这意味着他三分之一的巡逻队已经失去战斗力。他们聚集在银行的露台上，然后破门而入，撞开两扇法式落地窗，发现自己置身于主餐厅，餐厅旁边还有三个房间。他们绕过大桌子和步枪架，踹开前两扇门，扔进手榴弹。

奥莱利冲回着陆区。他俯身查看倒在地上、浑身是血的卡苏利，抓起他的手榴弹。据他判断，卡苏利已经死了，而奥莱利需要他的米尔斯手榴弹，因为在这场黑暗混乱的战斗中，手榴弹是唯一可用的武器。躲在房间里的德意士兵根本无处可藏，手榴弹爆炸的威力无比巨大。一枚米尔斯手榴弹爆炸后，瞬间造成恐慌、混乱、伤亡——这给了空袭者至关重要的优势。

通往餐厅的中间那扇门似乎被锁上了，连踹都踹不开。有人朝门锁开了枪，门上布满了弹孔，但它依然屹立不倒。门很结实。肯定是从里面堵住了。尼科尔森踹开了门底的木板，奥莱利则准备好了一枚捡来的手榴弹。片刻之后，这个爱尔兰人把手榴弹滚进了破损木板上的洞里，袭击者们纷纷跳开躲避爆炸。

在那间房间里，如同其他许多房间一样，惊恐万分的敌军士兵纷纷涌向窗边——既想逃离爆炸，也想向袭击者开火。许多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袭击者就在他们中间。德意士兵不断向下面的街道投掷手榴弹，并进行长时间的扫射。当然，他们的子弹都打在空无一物的影子上。

一名意大利中士试图从窗户跳下，但那可是四十英尺高的悬崖，摔在坚硬的鹅卵石地上。坠落使他半死不活，随后聚集在露台上的受伤突袭队员开枪，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其他人试图冲向通往楼梯的出口，但拉森的后卫部队已经守住了阵地。驻守圣托里尼的守军被困住了，当拉森得知他的朋友卡苏利被击毙时，他们的命运更是雪上加霜。

一股冰冷的怒火涌上丹麦人的心头。他一把抓住尼科尔森——继拉森之后，他是这群突击队员中资历最老、最顽强的——催促他们完成任务。他们的命令是歼灭圣托里尼的驻军。尼科尔森和拉森开始逐个房间地扫射，先投掷一枚手榴弹，然后紧接着用机枪扫射。

等他们完成任务时，命令几乎完全执行完毕。拉森确信，那个营房里的所有敌军士兵要么已经阵亡，要么已经受伤。

受伤的医护兵金斯顿中士不知怎么地爬下了银行的台阶，来到了前面的露台上。从那里，他看到五个人影从较低的窗户跳了下来，试图逃跑。他设法向他们扔了一枚手榴弹，但力道太弱，他们逃走了。

战斗暂时结束，拉森把幸存的部下聚集到露台上。哨兵已经就位，他们尽力包扎金斯顿的伤口。拉森上前再次确认卡苏利中尉是否真的已经无力回天。这位希腊军官确实已经阵亡，拉森从他的遗体中取出他的身份牌、金项链和日记——打算等他能回到亚历山大港后，把这些东西交给卡苏利年幼孩子的母亲，一位悲痛欲绝的妻子。

但此刻埃及远在天边，圣托里尼岛的战斗也远未结束。银行附近一条狭窄的小巷里传来人声。毫无疑问，那是德国人的声音。尼科尔森略懂德语，便试图把他们引出来。

" *Kommen Sie hierher, Kamerad*"——过来，朋友——他喊道。

没有出现人影，于是他用斯登冲锋枪试射了几发，声音很快消失了。此时大约是凌晨一点，战斗才进行了十五分钟，拉森和尼科尔森知道还有一些德意士兵下落不明。有些人从窗户跳了出去逃走了；有些人出去巡逻了；还有一些人被分散安置在镇上的其他地方。

奇袭的优势完全丧失了。优势将转向防守方，尤其是如果拉森和他的队员们……他们背负着伤员和死者，奋力杀出费拉镇这座迷宫般的城镇。拉森和卡苏利中尉艰难地决定，将倒下的希腊朋友留在原地。但他们绝不会抛下金斯顿中士：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有希望。

他们把一扇门从门框上卸下来，临时当做担架来抬金斯顿中士；但后来不得不放弃。这扇门太宽，无法通过一些最狭窄的巷子，也无法爬上最陡峭的楼梯。于是，四个人只好一人抓住受伤中士的一条胳膊，把他像大字一样架在中间，匆匆躲进了阴影里。

行进速度极其缓慢。金斯顿中士意识清醒，但疼痛难忍，每一次颠簸都让他痛不欲生。他们刚走了不到150码，就来到一个开阔的十字路口。拉森正要过马路时，有人用德语喊了一声挑衅。

拉森闪电般地快速回应道。' *Kommen Sie hierher !* '

'不！*Sie kommen hierher !* "那声音反驳道，话里立即响起机枪扫射。

拉森以一枚手榴弹还击，将其扔向前方空地。一声巨响，黑暗中传来一声尖叫，随后是脚步声沿着昏暗的街道传来，渐渐消失。袭击者们继续前进，朝着约定的会合地点——沃沃斯洞穴进发。

当他们距离洞穴还有至少半英里时，天开始亮了。拉森和尼科尔森继续前进，留下巡逻队的其他人去运送伤员——中士金斯顿和两名轻伤员幸存了下来。拉森和尼科尔森需要赶到房车，安抚其他人。他们发现洞穴里挤满了人。那里有八名德国战俘，他们都是伊梅罗维格利岬角上的广播电台被俘的，而广播电台本身已被炸毁。

不幸的是，奉命抓捕或击毙驻扎在圣托里尼岛的德国指挥官赫塞中尉的小队与目标失之交臂。当他们悄悄接近房屋前时，听到屋后传来一阵焦急的低语。他们立即绕到屋后，

却发现赫塞中尉正带着他的勤务兵逃跑。两名德国人成功脱身，因此赫塞中尉很可能仍然在岛上的某个地方逍遥法外。

当地希腊向导带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担忧。当天早上，有人在附近的沃洛洛斯村发现了德国人的踪迹。他们已经从那里以及费拉镇劫持了人质。他们威胁说，除非当地人供出英国劫匪的藏身之处，否则就处决所有人质。岛民们意志坚定，至死忠诚，绝不会答应这种要求。

那天早上，只有寥寥几个德意士兵被看到在外面活动。传来的消息称，有超过二十名敌军士兵在银行附近受伤或阵亡——加上被俘的八名德军士兵，他们损失了三十多人。他们几乎没有多少身强力壮的士兵来执行他们威胁要执行的处决，或者追捕拉森的巡逻队。

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会一直如此。对于袭击者来说，尽快离开这座岛屿至关重要。有可能。驻扎在圣托里尼的德军指挥官赫塞中尉仍然在逃。据报道，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步兵军官，他无疑会试图发出求援信号——前提是岛上还有能用的无线电。

突袭部队用无线电联系了停泊在克里斯蒂安娜锚地的帆船，并安排了夜幕降临后的接应，随后出发，沿着原路返回岛屿东岸。特拉福德和哈里斯都受了轻伤，勉强能够自行前进。特拉福德背负着一挺沉重的布伦式轻机枪，其他人似乎都无法扛得动。

当他们抵达海岸时，特拉福德已经筋疲力尽。拉森让他把布伦轻机枪处理掉，以减轻负重。他们还可以从敌人那里缴获更多武器。拉森的首要任务是让部下离开那个岛，安全进入土耳其水域。特拉福德把布伦轻机枪拆解成零件，扔进了海里。

指挥官和保镖两人并肩而行，顶着烈日，沿着海岸线向北进发。

拉森瞥了一眼特拉福德腿上的伤口。“萨米，你现在根本没法当保镖了。你得滚回去。回医院去。”拉森转向另一个劫匪，假装沮丧地摇了摇头。“那个该死的萨米把自己打中了。现在你来当我的保镖！”

士兵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做你的保镖？我一点也不害怕！*

金斯顿中士被注射了止痛吗啡，但几乎没人相信他能活下来。袭击者们唯一能找到的用来抬着他的东西，是一根木头。大门是从当地葡萄园借来的。温斯顿意识仍然清醒，但即使注射了吗啡，疼痛也让他难以忍受。正如劫匪们在耶路撒冷杀戮学校学到的那样——*瞄准他的内脏，他必死无疑。*

圣托里尼岛光秃秃的，岩石嶙峋，狂风肆虐。显而易见，任何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举动都会被所有人看到——包括幸存的德意士兵。如果敌军没有被彻底摧毁——无线电台被炸毁，人员全部撤离；银行变成了一片血腥的杀戮场——那么这些袭击者早就被追杀至死在裸露的岩石间了。

他们就这样艰难地抵达了黑沙滩，没有遭到任何袭击。他们在一些洞穴中找到了庇护所，洞穴里回荡着海浪有节奏的拍击声。金斯顿中士被抬到附近一户人家，这家人是盟军的坚定支持者。医生被叫来，但他只看了一眼受伤的英国医护兵兼突击队员，就摇了摇头。金斯顿的伤口正在大量出血，如果不立即进行手术，几乎无能为力。医生又给他注射了一些吗啡，希望能让他安详地离世。

刚过中午，突袭者们就听到了第一声枪响。枪声很远，听起来不像是双方交火。他们等待着消息，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消息是从村民那里传来的。德国人兑现了他们的威胁：他们处决了十名人质，其中一人是当地的市长。他们还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到天黑之前英国突袭者们不投降，就枪毙沃沃洛斯村的所有村民。

村民们态度坚决：劫匪绝不会投降。但拉森怒火中烧。如果幸存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想与他决一死战，那就来吧。但绑架和枪杀当地人——这种野蛮的懦弱和懦弱是丹麦人最痛恨的。

拉森抓起纸笔，匆匆写了一张便条给驻扎在圣托里尼岛的德军指挥官赫塞中尉。便条用德语写成，提醒赫塞，他的名字和照片已被英国袭击者熟知。便条也让他意识到，他即将因战争罪被起诉，因为正是他下令处决了岛上的十名居民。

最后，声明严厉警告不得再采取任何此类行动：

如果[再有任何报复]，我们将带着1000人返回，杀死岛上所有的德国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带500人。

拉森的纸条是由一位机智勇敢的希腊人交给德国指挥官的。对村民的威胁和处决突然停止了。

大约下午时分，尼科尔森看到金斯顿中士终于睡着了。他一直疼痛难忍，不停地让其他人离开他，不要为了他留下。尼科尔森叫来拉森，两人一起检查了受伤的金斯顿中士。金斯顿中士已经沉沉睡去，去世了。他们用毯子裹住他，并放上一本圣经。在他手中，之后当地人向他献上鲜花，并向拉森和尼科尔森保证，他们会给他一个体面的葬礼。

岛民们将金斯顿中士的遗体抬到教堂，安放在圣坛前，全村人都涌向教堂，为他的灵魂祈祷。与此同时，拉森、尼科尔森和突袭队员们乘着接应船只前往海滩会合。突袭后的当晚，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座岛屿。附近较大的米洛斯岛上驻扎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德军部队，他们迟早会派兵前来调查圣托里尼岛上突然出现的寂静。

但当晚暴风雨骤起，海面变得灰蒙蒙的，波涛汹涌。拉森、尼科尔森和其他人轮流用灯光向狂风肆虐的浪尖发出信号，但没有得到回应，也没有帆船从黑暗翻滚的海面上出现。黎明时分，袭击者们在附近唯一能找到的地方——一座修道院——避难。僧侣们为他们提

供食物和住所，这时，他们担心的敌机活动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天空中：四架容克88型快速轰炸机在约300英尺的高度呼啸而过，两架水上飞机伴随其后，还有一架梅塞施密特Me 109战斗机护航。

对劫匪的搜捕行动已经展开。

拉森和他的手下整天都躲藏着。夜里风暴依旧肆虐，但拉森知道他必须尽快让手下离开圣托里尼岛，因为再耽搁下去就可能致命。那天晚上九点左右，远处传来一道灯光，回应了袭击者的信号，但那灯光似乎来自非常遥远的海域。最终，他们发现了一艘划艇，正乘着汹涌的波涛驶来。拉森设法让四名德国战俘上了船，但当船试图返回大海时，却立刻翻了。

拉森的手下从僧侣那里借了另一条船，用它设法到达了最近的一艘船。那是一艘机动艇，被调来用它强大的引擎进行圣托里尼岛的救援。拉森告诉船长，他必须把船开得离岸边更近。他向船长保证，他已经测量过水深，这样做完全安全。事实上，拉森根本没做过水深测量——但这番话却说服了船长，让他把机动艇开到了离岸边很近的地方。

当所有人都离开小岛时，已近凌晨四点。摩托艇和两艘纵帆船刚好能在天亮前抵达克里斯蒂安娜群岛。他们到达后，抛锚，用渔网伪装船只。十五分钟后，五架高速轰炸机呼啸而过，搜寻英国船只。

当天大部分时间里，快速轰炸机继续在克里斯蒂安尼亚斯上空进行搜索飞行，但这些船只肯定没有被发现，因为没有子弹或炸弹落下。

三天后，在躲过进一步的搜捕行动后，这支船队返回了相对安全的土耳其水域。他们在科斯湾的秘密基地抛锚，将俘虏移交给普里斯特利，随后，幸存的爱尔兰巡逻队员们开始酗酒。在经历了圣托里尼之战后，他们需要痛饮一番——圣托里尼之战此时已在他们中间赢得了“安迪·拉森的血腥屠杀”的绰号。

至于安迪·拉森，他似乎乐于谈及他们击毙的德国人，却对卡苏利和金森顿的死只字未提。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能说什么呢？然而，人人都知道他们的牺牲对他打击有多大，尤其是他那位优秀的希腊朋友斯特凡·卡苏利的牺牲。为了悼念金森顿中士和卡苏利中尉，袭击舰上的旗帜降半旗两天。安德斯·拉森则像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借酒浇愁了两天。

★

几周后，拉森抵达亚历山大港。他得知一位年轻的妻子不愿接受丈夫的死讯。卡苏利的遗孀说，只有拉森亲口告诉她，她才会相信。拉森做好心理准备，前往探望了她。

“斯特凡真的死了吗？”她问他。

拉森直视着她的脸。“是的，这是真的，”他温和地告诉她。

她再次询问，他再次告诉她这是真的——深受爱戴的丈夫和父亲斯特凡去世了。

*

不久之后，在一次突袭中缴获了一份德军命令。尽管拉森的巡逻队和其他部队最近损失惨重，但这份命令揭示的内容却令人无比欣慰。它彻底证明了这些突袭对冯·克莱曼将军的岛屿驻军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在安全指令的上方，用粗体大写字母写着这样一句话：“WIR BEFINDEN UNS IN FEINDES LAND.”（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

德语原文大致翻译如下：“我们生活在敌国”。

第二十二章

尽管劫掠岁月战无不胜，拉森还是失去了许多挚友——如今又有两位在圣托里尼岛大屠杀中丧生。他最亲密的十二位战友全部遇难，丹麦维京人的运气似乎正在走下坡路。

或许是为了弥补战败的遗憾，拉森决定授予他的爱犬皮波英国特种空勤团（SAS）的徽章。皮波也如期举行了阅兵式，而拉森为数不多的几次认真打扮出席的活动，也算是其中之一。

拉森向来不拘泥于军队的繁文缛节。在他服役期间——无论是在费尔南多波岛、跨海峡突袭，还是在地中海东部——他和他的部下都很少有机会与英国陆军其他部队打交道，也无需遵守他们的规章制度。无论如何，杰利科——也就是丘吉尔——的海盗式突袭部队都取得了成功。他们对这些岛屿的持续不断的袭击奏效了，杰利科正在赢得这场与克莱曼将军部队的战争。

*

爱琴海战役最终以在袭击者们的老巢——锡米岛——取得的标志性胜利而告终。恰如其分的是，指挥此前锡米岛行动的正是乔克·拉普雷克少校（MC勋章获得者），当时拉森曾潜入该岛测试水深。港口的指挥官——他指挥的部队将第二次袭击锡米岛。

这一次，如同在圣托里尼岛一样，希腊军队毫不留情。锡米岛突袭给冯·克莱曼将军的部队带来了沉重打击：拉普雷克的部下仅损失了两名在登陆时溺水身亡的希腊军官，却击毙了21名敌军士兵，俘虏了151人。此次突袭的成功，加上锡米岛守军的彻底溃败，对敌军士气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同样重要的是，约有十九艘德国帆船在锡米港抛锚时被击沉，德军的炮台和无线电台也被炸得粉碎。数吨敌军补给被抛入大海。等到德军终于从罗德岛发起反攻时，他们的部队冲上岸，却发现除了袭击者早餐的残骸和二十一具阵亡者的尸体外，什么也没有。其余所有人——包括所有驻军，军官和士兵——都已被秘密转移。

他们来得像猫，走得像鬼。

由于圣托里尼岛和锡米岛等地的袭击，冯·克莱曼将军被迫加强所有岛屿驻军的兵力，从而牵制了更多的人员、战争物资和补给。这种突如其来的、猛烈的、致命的夜袭严重打击了士兵们的士气。德军军官们深知，在整个地区，他们连自己的营房和设施都难以守住，更遑论控制那些躁动不安的希腊岛民了。

简而言之，杰利科的手下完成了他们被要求完成的任务：分三个阶段俘虏冯·克莱曼的军团。他们在岛屿基地的行动已初见成效。等到盟军推进占领整个希腊时，冯·克莱曼的许多守军——包括驻扎在罗德岛和其他一系列岛屿上的数万名德军士兵——将无处可逃。他们将被击溃、包抄、士气低落、困于战火之中，最终被集体俘虏，再也无法参与战争。

*

杰利科的部队该继续前进了。他们在土耳其水域的海盗基地在爱琴海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丘吉尔曾敦促杰利科“孤注一掷”，命令他的劫掠者“点燃爱琴海”。像拉森、拉普雷克、尼科尔森、斯塔德·斯特林、波特·贾雷尔和奥莱利这样的人——更不用说像卡苏利这样为之献出生命的人——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更多。

尽管做出了牺牲并取得了成功，但英国统治阶层中仍有人谴责这些突袭者的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议员西蒙·温菲尔德-迪格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温菲尔德-迪格比是西多塞特郡的保守党议员，而“少女荣誉部队”和“小规模突袭部队”早期的大部分训练都发生在该地区。

温菲尔德-迪格比显然认为二十世纪中叶的战争仍然可以是一场绅士之举。他曾在下议院就爱琴海战役质问丘吉尔：“首相先生，您是否真的有一群在爱琴海诸岛，打着英国国旗作战的士兵，简直就是一群嗜杀成性的叛徒？”

毫无疑问，拉森、奥莱利、尼科尔森、斯塔德·斯特林以及所有人——甚至包括美国医护兵兼枪手波特·贾雷尔——都会觉得这种描述有些贴切：他们是一群杀人如麻、桀骜不驯的亡命之徒，而且他们在这方面也确实非常出色。

丘吉尔——一个很少词穷的人——对西多塞特郡的尊敬的议员做出了非常恰当的回应：“如果你不坐下并保持沉默，我就把你赶出去和他们一起。”

如果温菲尔德-迪格比接受了丘吉尔的慷慨邀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接受了——他就会加入杰利科的部队，参与一场全新的战役，这场战役或许是他们所有突袭行动中最胆大妄为的一次。这支由几百名轻装上阵的特种舟艇部队（SBS）成员组成，他们乘坐着各种改装过的渔船和小型巡逻艇，既有英国的船只，也有从敌方缴获的船只。他们即将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解放整个希腊大陆。

欧洲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像欧洲这样，以如此轻盈的力量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而取得胜利。

*

SBS将爱琴海战役移交给希腊圣舰队，杰利科的袭击者撤出了科斯湾。土耳其水域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在刚刚晋升为准将的杰利科的领导下，特种舟艇部队（SBS）和一些附属单位——主要是一些皇家空军团的士兵——被重新编组，组成了一支代号颇具讽刺意味的部队，名为“水桶部队”（Bucketforce）。杰利科被任命为准将是一项精心策划的策略，也是虚张声势的一部分。这有助于……人们误以为他统领着一个完整的旅，而实际上他只是一支由几百名乞讨、借贷和偷窃组成的劫掠队伍。

丘吉尔希望杰利科解放希腊，以减轻盟军在向意大利北部推进时与德军苦战的压力。与之前的岛屿战役一样，杰利科的突袭队能够牵制、俘虏或包围的敌军越多越好。最初，杰利科的突袭计划只是对一个机场进行小规模袭击，但最终演变成了几乎解放整个希腊的战役。

*

1944年9月24日，“水桶部队”空降到希腊大陆西南角，占领了阿拉克索斯机场，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攻占阿拉克索斯岛后，杰利科的部队开始向西推进，直指希腊首都雅典。每当遇到不愿投降的德意守军时，突袭者便会运用虚张声势、表演战术和诡计——间或穿插一些极具侵略性的袭击——强行突破。杰利科及其主要指挥官在兵力远逊于德军的情况下，要求德军投降，“否则将面临全军覆没”。虚张声势的策略奏效了，他的突袭者们将士气低落的轴心国军队一举击溃。

与此同时，拉森奉命率领一支海上部队，以跳岛战术向希腊首都进军……解放雅典的战役就此打响。在十几个岛屿——斯佩西亚岛、伊兹拉岛、帕罗斯岛、埃伊纳岛等等——拉森对即将面临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一些岛屿上，德意守军已经撤离，他们的抵抗意志彻底消退。有的士兵精疲力竭，有的士兵则借酒浇愁，酒酣耳热之际，他们已做好战斗的准备。

十月中旬，拉森率领舰队开始经由比雷埃夫斯港向雅典进发。杰利科的部队也正对这座城市发起最后的进攻，看起来他们将从陆路和海路几乎同时抵达。此时，拉森的海上突击队已经集结了一百多艘舰船。除了特种舟艇部队通常由帆船、纵帆船和摩托艇组成的杂牌军之外，又增加了一支希腊战舰舰队。

北上前往雅典的航程令人难忘，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希腊海岸仍笼罩在黑暗中——东方一抹淡淡的金光预示着黎明的到来。许多船只上的船员都是希腊人，自从四年前德国人将他们驱逐出境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祖国。前方的航线要穿过一系列雷区，扫雷舰在船队最前面航行，负责清理航道。

旭日东升，阳光洒在海面上，将爆炸的水雷激起的水柱染成一片金光闪闪的金色。三艘船只，包括一艘扫雷舰，被水雷击沉，但船队势不可挡。当船队驶近比雷埃夫斯港时，

希腊民众聚集在岸边，燃放火箭和彩色信号弹庆祝胜利。城内仍有德军驻守，但没有人丝毫怀疑雅典的解放即将到来。

黎明时分，浓厚的白色薄雾笼罩着港口。晨曦初露，雅典卫城的石柱在翻腾的雾气中拔地而起，泛着淡淡的粉红色。船上的希腊人站在那里。人们默默地惊叹着，许多人热泪盈眶。拉森和他的同伴们也同样激动不已。他们与希腊人并肩作战、浴血奋战了这么久——如今，胜利似乎终于近在眼前了。

此刻，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如果斯特凡·卡苏利中尉没有几个月前的圣托里尼突袭中阵亡，而是能活到今天该多好。战争的残酷无情，莫过于此。

希腊舰船由安德烈·隆多斯指挥，他是一位肤色黝黑、蓄着胡须的海军中校，曾在特种舟艇部队的袭击舰舰队服役多年。如今，他实际上指挥着流亡的希腊海军，率领这支海军重返故土，解放希腊。教堂钟声响起，人群疯狂欢呼，他目光扫视着海岸。

“我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一遍又一遍地问。

突然，他看见了他们，他们正沿着码头奔跑，试图跟上他的船。那天清晨，在比雷埃夫斯码头上，无数次令人欣喜的重逢中，这只是其中之一：母亲们找到了儿子，妻子们找到了她们以为早已死去多年的丈夫。

当船只靠岸时，码头上响起了“安格利！安格利！安格利！”的呼喊声。

虽然拉森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英国人，但他曾为英国而战四年。他欣然接受人们的抬举，在街头接受康乃馨和玫瑰的簇拥，并品尝美酒佳酿。恰如其分的是，拉森在雅典最大的豪华酒店——大不列颠酒店——与杰利科会合，这座伟大城市的解放也由此完成。

雅典城饥寒交迫，但远非一片废墟——她和她和人民当然懂得如何庆祝。宴会、盛宴、舞蹈接踵而至，杰利科的部下们无疑需要这样的消遣。多年来，他们过着艰苦卓绝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舒适可言，四面楚歌。无数个夜晚，他们辗转于坚硬的山坡、冰冷的洞穴、白雪皑皑的山脊，或是敌占村庄之中；如今，能睡在帆船或小帆船坚硬的木甲板上，都成了一种奢侈。死亡往往近在咫尺。

对于像安德斯·拉森这样的军官来说，还有额外的重担——指挥的重任；以及对下属的责任感。很少有军官能够像他那样，培养出如此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战士队伍，并赢得他们的爱戴、忠诚和尊重。拉森精心塑造并磨练了他的爱尔兰巡逻队，在古雅典短短几周的时间里，这些劫掠者得以卸下重担，尽情享受生活，庆祝这座神奇城市的解放。

他们和雅典人一起狂欢作乐，仿佛没有明天——对某些人来说，明天或许真的不会到来。安德斯·拉森，这位“荣誉少女”中唯一幸存的元老，从事劫掠的时间或许比任何人都长。没有人比这位丹麦维京人更爱寻欢作乐。他似乎一心想在有限的生命里榨取一切。

拉森设法弄到了一辆吉普车，于是他便能开着它在城市街道上横冲直撞，往返于各个约会地点之间。一天晚上，当他四处寻欢作乐时，吉普车被偷了。事情是这样的。在这座充满享乐、派对和动荡的城市里，拉森从一些刚到镇上的美军部队手中偷走了一辆吉普车。车牌被换掉后，在劫匪看来，这辆吉普车就成了特种舟艇部队（SBS）的财产。

拉森不愿再丢掉第二辆吉普车，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唯一安全的地方停放它：他把车开上酒店的台阶，开进宽敞的电梯，然后送到他房间所在的楼层。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一天晚上电梯卡住了。拉森叫来了他的几个爱尔兰巡逻队员，他们靠着蛮力、啤酒和一知半解，最终修好了电梯，把吉普车重新停好了。

几天后，拉森和一位同事交换了房间，这位同事是一位刚结婚不久的年轻特种舟艇部队上尉。他眼里只有远在家乡的妻子，似乎对当地女士的魅力视而不见。那天晚上，他正在自己的房间——也就是之前拉森的房间——睡觉，突然房门被猛地推开，一个愤怒的枪手冲了进来。他冲到床上，开了几枪，然后又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幸运的是，SBS队长只腿部中弹。原来枪手是一名刚从希腊返回雅典的军官。他回国后发现，一位英俊潇洒的金发斯堪的纳维亚SBS军官对他的妻子举止亲昵，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枪射杀对方。

拉森热爱雅典的一切，就像他曾为希腊岛民所倾倒一样。但即便在这里，即便在此时此刻，内心深处也暗流涌动着紧张和不安。拉森似乎他一心想重操旧业：发动战争。厌倦了雅典的社交生活，他渴望行动。他依然执着于追击和进攻。而杰利科即将交给他一项毕生难忘的任务——一项能让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骚扰和迷惑敌人的任务。

雅典位于希腊大陆南端。大陆的另一端是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基），它位于希腊最东端的海岸线上。萨洛尼卡拥有卓越的港口设施，是重要的贸易和商业中心。众所周知，敌军在此驻扎了大量兵力。杰利科交给拉森的任务——代号颇具讽刺意味地命名为“Scrumforce”——是清除希腊东部海岸线上从一端到另一端直至萨洛尼卡的敌军。

雅典是盟军解放的首批欧洲首都之一，因此备受瞩目。大批战地记者涌入这座城市。结果，《展望》杂志的唐纳德·格兰特失去了对杰利科突袭队的独家报道权。多年来，这支部队一直处于半保密状态——新闻编辑室里早已流传着关于“长发男孩”、“爱琴海秘密突袭队”以及在某个岛屿周围部署“钢铁防线”的传闻——如今，它终于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聚光灯下。

对于拉森——可以说是最著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突袭者——来说，是时候继续前进了。像格兰特这样的记者——一个携带枪支，并与他一同经历任务艰辛和危险的人——正是拉森喜欢的那种人。他不太在意那些普通的、主流媒体。而且，拉森已经有了新的任务：Scrumforce在召唤他。

“Scrumforce”是代号更大的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代号——带着杰利科特有的冷幽默——叫做“Pomforce”。“Pomforce”是由各种可用资源拼凑而成的军队，由突击队员担任先锋。除了特种舟艇部队（SBS）之外，还加入了第四独立伞兵营、一个皇家空军团单位以及一个75毫米野战炮连。总共约有950人，由杰利科统一指挥。

其任务——在许多人看来是“一次疯狂的远征”——是骚扰和围攻撤退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出希腊。小型快速突击队将攻击德军后方，封锁通往北方的道路，切断敌人的退路，迫使被困的德军投降。拉森则在沿海地区执行类似的任务。

刚刚晋升为少校的拉森于10月22日率领四十名突击队员离开雅典。他们乘坐摩托艇疾驰北上，再次在岛屿间穿梭，搜寻任何可能投降的敌人，或是选择抵抗的敌人。令拉森沮丧的是，后者寥寥无几：他们面临的重大危险似乎是误入敌军布设的雷区——因为德军在撤退时已在地面上埋设了大量地雷。

在一个小岛上，拉森和斯塔德·斯特林上岸了，结果其中一人被地上的一根电线绊倒了。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片雷区。两人愣在原地，环顾四周，发现银色的电线四通八达地散落在各处。他们把一根绳子系在其中一根电线上，然后睁大眼睛小心翼翼地后退，仿佛踩在刀刃上一般。

他们躲到一堵石墙后，迅速拉了一下绳子。下一刻，一声巨响，炸碎的石块和泥土如雨点般落下。拉森和斯特林四目相对。如果第一根绊线真的像预想的那样触发了地雷，后果不堪设想。触发装置失灵纯属侥幸。拉森和斯特林一如既往地对此哈哈大笑。当然，他们有理由笑，毕竟他们侥幸逃脱，双腿都没被炸断。

*它们来势汹汹，如同猫一般。*的确如此，但拉森很快就用光了猫的九条命。

第二十三章

除了雷区，撤退的德军还留下了焦土、被烧毁的房屋，以及饱受创伤的当地居民。到处都是饥荒肆虐的村庄。拉森在一个村庄外停了下来。他和他的巡逻队员又累又饿又冷，便煮了些茶。孩子们被火堆吸引过来。拉森的一名手下用战斗刀划开一个大饼干罐。孩子们围成一圈，饥肠辘辘的眼睛默默地盯着罐子。

“把饼干给他们，”拉森命令道。

那罐碘酒被递了过去，却没仔细考虑后果。饥肠辘辘的孩子们伸手去拿，结果好几个都被锋利的罐头边缘割伤了。拉森很生气，但很快他的怒火就变成了担忧。他让孩子们排成一队，用碘酒和绷带开始逐一处理伤口。拉森曾遭受过太多外国人的伤害，孩子们在他面前没有丝毫畏惧或逃跑，这足以证明他对这些人的深切关爱。他们能从他的眼神中读懂那份真挚的善意。

拉森率领他的爱尔兰巡逻队沿希腊海岸进行跳岛作战时，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冲突，这场冲突完美地诠释了这位丹麦指挥官独特的军事风格。拉森向他的部下汇报说，他的巡逻队当时正在为一支即将登陆一座小型且人烟稀少的岛屿的英军部队组成侦察队。预计岛上几乎没有敌人，但仍然需要进行肃清。

特种舟艇部队的突击队员率先登陆，他们很快确认岛上没有敌军。然而，主力部队的队长却冲下登陆艇，一头扎进齐胸深的海水中，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拐杖，催促部下跟上他的步伐。拉森手下的两名老兵突击队员，迪克·霍姆斯和罗杰·赖特，看着他横冲直撞地冲上岸，努力憋住笑。

“最好把湿衣服脱掉，”赖特大声喊道，“你会冻死的。”

军官竭力不去理会那句话，命令部下在沙滩上挖掩体。但他浑身湿透，很可能是被赖特的话激怒了，最终还是走了过来。赖特和霍姆斯正躲在一堵干砌石墙后面，一边抽着烟，一边煮着茶，准备做点早餐。

“你们为什么不挖壕沟？”军官质问道。

“我们不做那种事，”福尔摩斯回答说，“尤其是在附近没有敌人的情况下。”

“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挖掘的东西，”赖特补充道。

军官从手下取来一把工兵铲——一把小巧的折叠铲——递给福尔摩斯。“现在给你了。”

福尔摩斯接过工具，挖出一铲土，递给赖特，笑着说：“该你了。”

赖特迅速挖了一铲，把土扔到肩后，然后把铲子递还给军官。“我们为什么要挖壕沟？岛上根本没有德国佬。”

军官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两个人准备早餐，一时语塞。他似乎完全说不出话来。他怒气冲冲地走到指挥官面前，朝着袭击者的方向愤怒地挥舞着手臂。级别更高的军官，一位少校，大步走了过来，赖特和霍姆斯自然地立正站好。

“你们这些家伙难道不向军官敬礼吗？”少校厉声喝道。

“不常发生，先生。”福尔摩斯回答道。

“从未服役，长官，”赖特补充道。

指挥官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

“这可能会给敌方狙击手提供目标，”赖特试探性地说道。

“你说过岛上没有敌人，”少校厉声说道。

赖特耸了耸肩。“我们以前也犯过错。”

少校上下打量了这些人，脸上几乎流露出厌恶之情。霍姆斯穿着厚重的及膝加拿大伞兵靴，下身是短裤，上身是一件防风连帽罩衫，上面沾满了几次突袭的残骸——食物、枪油、汗水、泥土，还有几滴血迹（不是他自己的）。他腰间的织带上挂着一个水壶、一把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一个装着柯尔特.45手枪的枪套，以及一个自制的帆布袋，里面装着三个备用汤姆逊冲锋枪弹匣。

赖特的穿着同样时髦干练。

“你是谁？”少校问道。

“霍姆斯警官。”

“赖特中士。”

“你总是这样穿吗？”他厉声问道。

“只有在现役期间才会这样，长官，”赖特回答道。

“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挖战壕？”少校怒气冲冲地问道。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我们不做那种事。”

“我命令你这么做！”少校厉声说道。

福尔摩斯看了看赖特，赖特也看了看福尔摩斯。

“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他们回答说。

“就这么定了！”少校厉声说道，“沃森先生，把这些人严加看管！”

两名步枪兵匆匆赶来。“解除他们的武装！”少校厉声喝道。

“不，我不这么认为，”福尔摩斯带着一丝威胁的语气说道。

少校站在两名特种舟艇部队队员面前，气得几乎要冒烟。“但你们可是陆军的！”他吼道。福尔摩斯笑了笑。“嗯，某种程度上算是吧……”

“比里面多得多，”赖特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听着，先生，为了解决这一切，我们的少校就在海滩上。派个人去把拉森叫来，他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鉴于此事陷入僵局，少校同意了。他派人去请拉森。

几分钟后，他出现了。他大步走过沙滩，穿着与他的手下相似的服装，只是他的MC绶带缝在左胸上，绶带上的两个银色形状是从Players香烟盒的盖子上剪下来的，用来表示绶带的横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拉森开门见山地问道。

少校目瞪口呆地盯着拉森，对他的“非同寻常”的外表感到十分惊讶。“这两个人是你的人吗？”他质问道。

拉森点了点头。“是的。”

“他们拒绝服从直接命令。”

“订单是什么？”拉森问道。

“我告诉他们要坚守阵地。”

拉森嗤之以鼻。“哦，我们不干那种破事。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少校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像条溺水的鱼。“可是你看他们穿的什么！”他脱口而出。

拉森上下打量了那人一番，目光锐利。“杀德国人不用穿得那么正式，”他厉声说道。他指着霍姆斯的方向。“那是霍姆斯中士。他因1943年在克里特岛单枪匹马摧毁一个燃料库而荣获军事勋章……他还参与过许多其他成功的突袭行动。另一个人是赖特中士，也是军事勋章获得者。他们俩从战争爆发起就一直在军队服役，他们杀死的德国人可能比你见过的都多。”

少校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

“好了，如果你收拾完我的人了，我就带他们走。我们还有比挖坑更重要的事要做。”说完，他转身大步走开了。

福尔摩斯和赖特拿起他们的小船，跟在后面，沿着海边的沙滩缓缓走去。

福尔摩斯瞥了一眼前方拉森那独特的身影，然后又看向赖特。“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挺喜欢那个人的。”

*

在敌军已经撤离的岛屿上登陆，并不能完全满足拉森对战斗的渴望；他渴望战斗，甚至为之牺牲。因此，他决定掌握主动权，直接向萨洛尼卡进军。严格来说，他的命令只允

许他侦察该地区，但他却孤注一掷。如果他成功攻占这座城市，杰利科就会支持他。然而，他面临着一个看似无法克服的难题。他刚刚接到命令，要将一半的部下留在斯基亚索斯岛，以巩固他和他的部下已经占领的领土。

向萨洛尼卡进军意味着要进入一片完全未知的领域。盟军从未在如此北的地方作战过，但拉森巡逻队里的每个人都不愿被落下。拉森有时会变通规则，甚至常常越权行事，但他从未直接违抗命令。他对杰利科将军十分敬重，绝不会那样做。但如果要攻占萨洛尼卡——那里仍然驻扎着数百名德军——他就需要集结所有能调动的战士。

在地中海作战的数月乃至数年间，拉森的巡逻队尤其聚集了一群随从——这些人依附于爱尔兰巡逻队，几乎就像皮波依附于拉森一样。事实上，拉森此时已经收留了好几只流浪狗，除了皮波之外，他第二喜欢的就是狗汤姆，它身上那股恶臭似乎预示着他的到来。他形形色色的随从包括志愿理发师、厨师、机械师等等——当拉森考虑“分兵”的命令时，他选择暂时留下的正是这些随从。

拉森巧妙地重新诠释了他的命令，成功地召集了大约四十名武装人员。他决定乘坐两艘帆船（而不是摩托艇）向北航行，因为帆船很容易伪装成它们曾经是当地的渔船。他们将驶向任何其他盟军舰队之外一百英里的地方。德国军队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拉森的突袭队出现在萨洛尼卡。

两艘帆船中的一艘由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的精英军官亚历克·麦克劳德中尉指挥。麦克劳德需要运用他丰富的海上经验来完成即将到来的任务，因为前方的航线要穿越整个地中海布满水雷的海域。另一艘帆船则由马丁·所罗门中尉指挥，他将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扮演关键角色，而这场行动的精彩程度堪比好莱坞电影剧本。

在之前的几周里，所罗门与这位丹麦维京人成了看似不太可能的伙伴。他身材矮胖，总是乐呵呵的，这与拉森高大精瘦、冷酷如狼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罗门的外表和战前经历都丝毫没有透露出他强悍的一面：在剑桥大学完成学业后，战前他曾担任过一些冉冉兴起的演员的经纪人。

但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所罗门在1940年的敦刻尔克战役中荣获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并在1942年指挥一艘鱼雷艇在北非海域作战时获得一枚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加授勋章。此后，他在多次希腊群岛海上突袭行动中表现出色，拉森深知所罗门拥有一颗钢铁般意志的战士之心。

拉森的巡逻队在黄昏时分扬帆起航，他偷来的美国吉普车被绑在一艘帆船上，用防水布伪装起来。帆船绕过斯基亚索斯岛北端，紧贴海岸线航行，因为水面平静。水深一直延

伸到岸边。他们驶过岛屿北端的林木茂盛的沙嘴，前方的水面在夕阳的映照下平静如镜，令人着迷。

突然，一阵声响划破了寂静，既出乎意料又令人动容。悠扬的风笛声从林木葱郁的海岸线传来，回荡在海面上，夕阳的余晖将海水染成了近乎血红的颜色。拉森被迫留下的同伴中，有人正用风笛奏着哀婉的告别曲。

*

拉森的部队伪装成当地渔民，艰难地穿越了布满雷区的六十英里海域。他透过望远镜观察着德军沿岸的阵地——通往萨洛尼卡的道路防御工事十分坚固。拉森看到德军正在撤离炮位，准备进行全面撤退。他最担心的是撤退的敌人会给萨洛尼卡及其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部队渗透到这座城市的中心，阻止敌人的进攻。

启航四天后，两艘帆船驶入波提迪亚小港。波提迪亚位于塞萨洛尼卡东南约三十英里处，坐落在塞萨洛尼卡湾——这条狭长的海域向北延伸至塞萨洛尼卡。拉森的帆船驶入罗马时代的波提迪亚运河，这是一条连接塞萨洛尼卡湾和对岸托罗内奥斯湾的人工水道，船只只在此停泊，隐蔽起来，避开了所有窥探的目光。

拉森将船只安全藏好后，发现自己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考虑。天亮了，他想深入内陆进行一次侦察。

他的部下费了好大劲才把吉普车拖上岸，拉森随即以他惯常的杀气腾腾的速度出发了。他身边有他的“保镖”萨米·特拉福德——他已经从圣托里尼岛大屠杀中完全康复——还有他身材略显臃肿但同样无所畏惧的战友马丁·所罗门，以及一个名叫杰森·马夫里基斯的希腊战士，他早已是他们连队的一员。

马夫里基斯中尉来自希腊圣战舰队，但在1944年初，他几乎一直被安排担任拉森的翻译。这位希腊军官与这位丹麦维京战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在幽默感方面。

“拉森的幽默是那种真正的幽默，不仅仅是开玩笑，”马夫里基斯解释说。“真正的幽默——意味着他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理解并嘲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能自嘲，而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难做到的事情。”

“他不知怎的就赢得了尊重；我们对他下一步的举动感到一丝恐惧，但我们绝对会蒙着眼睛跟随他去任何地方。无论他想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他——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最优秀的领导者。”

拉森、所罗门和马夫里基斯沿着连接波提代亚和萨洛尼卡的沿海公路向北行进，途经仍完全被敌军控制的地区。他们沿途遇到的希腊村民都把吉普车里那位金发士兵误认为是德国人，纷纷在他面前逃窜。这并不奇怪：盟军其他部队都在一百英里甚至更南的地方，

而且没有一个……预计近期内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在这一地区的暴行丝毫不亚于其他地方，一些村庄甚至传出儿童被蓄意活活烧死的传闻。

夜幕降临不久，拉森和他的手下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停了下来，方便一下。吉普车的引擎声渐渐消失，他们听到树林里传来人声。不管是谁，说的都是德语。拉森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抓几个俘虏进行审问的机会。

拉森和他的部下悄悄穿过昏暗的林地。他们在林间空地发现三名德国士兵围着一辆装甲车，正若无其事地闲聊着。不出所料，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英国突击队可能就在附近，而且肯定以为那辆吉普车是自己人的。当拉森和他的部下从阴影中冲出来，汤姆逊冲锋枪、施迈瑟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对准德国士兵时，三名德国士兵立刻在“举手！”的喊声中投降了。

战俘们挤在已经超载的吉普车里，拉森一脚油门，驱车返回波提迪亚。抵达港口后，德国战俘们惊恐地发现袭击者队伍中竟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希腊人。德国人深知希腊人有多么憎恨他们。他们默默地把手表、金戒指和打火机都给了希腊战士。

拉森从俘虏口中得知了他需要知道的信息。德军在萨洛尼卡已经驻扎了一个多星期了。爆炸摧毁了这座城市的港口。港口区域遭到彻底破坏。两艘巨轮在港口入口处沉没；主海堤上炸出了十五个大洞；四十艘小型船只沿码头凿沉；所有码头、起重机和相关的港口设施都被烧毁或夷为平地。

当天早些时候，拉森曾与突袭部队总部通过无线电取得联系。他得知一支由9000名英国和盟军士兵组成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启程前往萨洛尼卡，从敌人手中夺取这座城市。问题是，由于港口已成废墟，这支部队根本无处登陆。而且，等到他们抵达萨洛尼卡时，城里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或具有战争意义的物资值得抢救。

鉴于他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拉森向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如果你们不尽快赶到这里，我们打算自己占领塞萨洛尼卡。”

他所说的“我们自己”指的是 Scrumforce——大约四十名来自不同领域的特种部队突袭队员。

拉森心中已然有了这个想法，他向马夫里基斯简要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因为这位希腊人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出发前往内陆，展开大规模欺骗行动的第一阶段，以协助攻占这座城市。当他们找到抵抗组织的总部时，已是下午四点。这里的抵抗组织是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一个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共产党组织。

最近几周，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对与德军作战表现出了令人失望的冷漠。他们似乎乐于让德军几乎毫发无损地撤出希腊——仿佛与纳粹作战现在是别人的事了。他们的态

度这激怒了拉森，他随即对他们的首领帕帕塔纳西翁上校进行了一顿严厉的斥责。拉森挑战上校及其部下，让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誉，并与他们战斗。拉森的言辞令他们羞愧难当，同时也激起了他们的斗志，他们被激励起来，再次投入战斗。

但拉森的计划还没结束。现在是时候实施他所谓的“反击行动”了，这是他精心策划的骗局的第一步。他要求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的指挥官们指出德军雷区的确切位置。他仔细研究着地图，假装对他们东部很远的地方——靠近保加利亚边境的海港卡瓦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谈话间隙，几名希腊人民解放军战士把杰森·马夫里基斯拉到一边。他们问他，为什么拉森对卡瓦拉那个特定区域的雷区和防御工事如此感兴趣？

这时，马夫里基斯完美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一支规模庞大的盟军舰队，包括一支庞大的军舰舰队和至少三个陆军师，刚刚起航，”他向希腊同胞们透露。“他们有重型装甲部队和火炮支援，正在等待我们的信号，准备入侵希腊北部——要么从这里，塞萨洛尼基，要么从卡瓦拉。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侦察敌情，并通知他们行动。”

马夫里基斯声称，英国第三军——一个名存实亡的军，战争期间被广泛用于欺骗——已部署到位，准备横扫并占领整个希腊北部。他在一张纸片上草拟了该军的作战序列，其中包括令人生畏的第34步兵师和第57步兵师，以及精锐的第5空降师（实际上这些师都不存在）。

马夫里基斯故意泄露了这个消息，他知道希腊人民解放军会将情报反馈给他们的俄国盟友，而且他也知道，这个消息几乎肯定会传到驻扎在萨洛尼卡及其周边地区的德军耳中。拉森巧妙地将原本只有40人和两艘改装渔船的部队扩充到了3万人，并得到了军舰、火炮和装甲部队的支援。希望等到消息传到德军耳中时，这支部队的兵力已经达到10万人。

第二天早上，拉森率领部队乘着双桅帆船来到城郊。期间零星交火不断，但他的部下奉命暂时避免任何大规模冲突或正面交锋。他们在城郊一所废弃的校舍里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后，拉森认为有必要对萨洛尼卡进行更深入的侦察，以便更好地规划他们的行动方式和进入路线。

在进军雅典期间，拉森弄到了一套破旧的灰色西装和一顶当地人常穿的帽子。这顶帽子是他伪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之前几次他不得不假扮希腊村民时，都用它遮住了头发。现在，在塞萨洛尼基郊外，他再次穿上西装，戴上帽子，这次还对伪装做了些许改动——马夫里基斯送给他的两只鸡。鸡的脚被绑着，这样他就可以把它们挎在胳膊上。

马夫里基斯拎着一篮鸡蛋，拉森牵着他的鸡，两人大步走进城里，装作是去集市的当地人。拉森丝毫没有低估以这种方式进入希腊第二大城市的危险。但他需要确凿的、可操作的情报。策划萨洛尼卡骗局的下一个、也是最大胆的阶段——这使得冒险是值得的。

“他给人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杰克·曼恩这样形容拉森那看似无所畏惧的行为。“没人能阻止他。一旦他决定行动，就绝不罢休；一旦他的部下见识到他的所作所为，他们就会寸步不离地跟随他。他总是冲锋在前，从不下达自己不愿执行的命令。这就是安迪。”

于是，拉森和马夫里基斯漫步走进了塞萨洛尼基市中心，沿着狭窄曲折的小巷，巷子里挤满了兜售各种商品的街头小贩。他们带着鸡和鸡蛋，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两人来回踱步时，马夫里基斯向当地人打听，并低声翻译拉森没听清的零星信息。

拉森由此得知，德军已撤退至城西，准备彻底撤离。他们原本打算沿东北方向的公路前往保加利亚，但由于大量士兵逃亡，他们的兵力已大大削弱。许多德军指挥官的部下不愿长途跋涉向北撤退到德国境内。许多不幸的波兰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和其他非德国人被强征入伍，加入了希特勒的军队。其中不少人已经预感到败局已定，选择逃离。

就连一些死硬的纳粹分子也察觉到了风向。当地人向卖鸡的小贩拉森讲述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故事：一支德国爆破专家队被派去炸毁萨洛尼卡的主要建筑。发电站。但他们给城里的居民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如果能用黄金支付赎金，他们就保证炸药不会造成任何破坏。可能会听到一声巨响，但这很容易制造。只要支付相当于100英镑的黄金，他们就能保证萨洛尼卡的电力供应。

拉森意识到，他们的一些金币在这里难得有了正当的用途。如果价格能降到更合理的水平——比如25英镑——他就付钱。拉森和马夫里基斯转向东行，准备返回基地时，一连串的巨响震动了整座城市。机场上空升起一团浓浓的黑烟。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醒——如果还需要提醒的话——那就是必须尽快拿下这座城市，否则一切都将夷为平地。

拉森通过巡逻收集到的情报至关重要：城东已无敌军；驻守萨洛尼卡的营因逃兵而实力大减；士气低落——即使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也如此。在SBS少校看来，只要能将合适的部队集结起来，萨洛尼卡就唾手可得。

整整一天，拉森驾驶着他那辆孤零零的吉普车在高地上来回穿梭，敌军肯定会看到它。他们从各个有利位置向已知的敌军阵地开火，甚至还用两门PIAT反坦克火箭筒来模仿火炮。PIAT火箭筒的发射方式与设计用途——以平射弹道攻击坦克、碉堡或装甲车辆——截然不同，他们发射的炮弹呈高抛物线飞越城市上空。

拉森乘坐吉普车的突袭者给人的印象是，一支主力部队正在俯瞰东部高地集结。接下来，拉森向萨洛尼卡的德军指挥官发出最后通牒。通牒警告他，一支精锐的英军旅已基本包围了这座城市，这支部队是英军第三军的先头部队，该军拥有三万兵力和强大的战争机器，正向北驶入塞萨洛尼基湾。他要求德军投降。

一份信息经由驻扎在萨洛尼卡的瑞士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转交，他充当了拉森的中间人。德军指挥官请求给予48小时撤离该城。如果英军两天内不进攻，他将不战而退。拉森察觉到这是德军在虚张声势，以此回应他自己惊天动地的豪赌。德军指挥官很可能是在拖延时间，试图试探英军是否真的已经将他包围。

拉森断然拒绝了。他毫不怀疑，如果他给予德国指挥官所要求的时间，萨洛尼卡的残余部分将会被炸成一片废墟。这位丹麦人断然拒绝了德国指挥官的条件。

拉森发出反最后通牒：*要么投降，要么准备被歼灭。*

第二十四章

当晚，马丁·所罗门驾驶着拉森的吉普车出发，试图拿下即将到来的战斗的第一场胜利——迫使阻挡他们前进的德军炮兵阵地投降。夜幕掩护下，所罗门和他的部下伏击并摧毁了一辆向该阵地运送补给的德军卡车。之后，所罗门用德语写了一张纸条，要求炮兵连长投降，因为他的阵地已被“完全包围”。

一名希腊人匆匆赶去送信时，所罗门和他的小队却意外地遇到了几个德国士兵。两个德国士兵在当地一家咖啡馆喝着茴香酒，误以为所罗门和他的部下——穿着施迈瑟步枪，戴着德军军帽——是千年帝国的同僚。所罗门立即俘虏了这两个德国士兵。

但这却是他们当晚最后的好运。黑暗中传来低沉的咆哮声，索罗门和他的突袭队员突然发现自己与两辆德军坦克、六门自行火炮和几卡车身着灰色制服的步兵正面相遇。这些敌军和他们的战争机器看起来确实气势汹汹！索罗门用枪指着前面的两名俘虏，驱赶着他们。他的部下赶紧朝另一个方向逃去，趁着夜色成功逃脱。

但索罗门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他匆忙逃跑时，竟然把安德斯·拉森心爱的吉普车落下了。他和手下在树林里待了一整夜，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努力让俘虏们保持安静。黎明前，他们偷偷溜回了停放吉普车的地方，取回了车。他们把俘虏们装上车，发动引擎，飞驰回基地。

到达目的地后，所罗门向拉森简要介绍了自己遇到的德军装甲部队和兵力情况，以及他抓获的用于审讯的战俘。最后，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坦白说自己差点弄丢了拉森的吉普车。

“干得好，马丁，干得真好！”拉森回答道。然后他的眼神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但如果你没把吉普车开回来，我早就割断你的喉咙了。”

为了解放萨洛尼卡，拉森需要交通工具将他的部下送入城内。他唯一能找到的只有城里的四辆消防车。拉森向来喜欢搞点噱头，他命令部下骑上这些沾满灰尘的红色“战马”。他自己驾驶吉普车开路，身旁坐着“莱罗斯雄狮”——皮波，拉森率领着“冲锋队”向德军占领的城市进发。

但即便是一队装备精良的消防车列队行进，也未能让这位丹麦人信服。拉森深知，要想虚张声势，就必须营造出一支主力部队正在解放萨洛尼卡的假象。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温暖宜人，拉森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场合。

“我们需要一名侦察兵！”他宣布道，“一名骑兵冲锋陷阵！”

一匹马被征用了。拉森的“保镖”萨米·特拉福德承认，战前他在农场干活时练就了一身骑术。他骑上马，马鞍上没有鞍，一手拿着他那支可靠的布伦式轻机枪，一手拿着临时做的马勒，走在队伍前面，活像好莱坞电影里率领勇士冲锋陷阵的印第安酋长。

游行队伍沿着城市主干道埃格纳提亚大街行进，消防车鸣响胜利的警钟，游行的气氛变得如同嘉年华一般。仿佛期盼已久的解放近在眼前，饱经战火摧残、皮肤黝黑的战士们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鲜花如雨般落下，芬芳的花束被塞进他们的手中，美丽的姑娘们爬上消防车的踏板和云梯，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数十名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游击队员也加入了解放游行，他们胸前挎着弹药带，一副十足的战士模样。

希腊老妇人向劫掠者们兜售鸡蛋、山羊奶酪和蜂蜜等礼物。男人们举杯庆祝萨洛尼卡的自由，同时还不忘与一位因解放而欣喜若狂的当地女子短暂拥吻，瓶瓶罐罐的茴香酒也随之传递开来。在茴香酒的催化下，劫掠者们开始高唱一首战争时期流行的滑稽歌曲——宾·罗斯比1943年的热门歌曲《持枪妈妈》。这首歌竟完美地捕捉到了当时的气氛和精髓。

在主广场上，埃拉斯政治领导层聚集在一起发表讲话并举行游行。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邀功。他们将可憎的纳粹分子赶出了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城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发表讲话时，码头边传来一连串深沉而猛烈的爆炸声，席卷了整座城市。拆迁仍在继续，德国人一心想把萨洛尼卡夷为平地，只留下一片废墟。

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敌人，战争……拉森完全无视了聚集在一起的演说家们。他挥手示意他的战士队伍前进。当他们穿过广场，进入通往码头的狭窄迷宫般的街道时，气氛开始明显变得阴沉起来。女孩们，欢呼的人群，带着礼物的老奶奶们——随着队伍向西推进，这一切都渐渐消失了。萨米·特拉福德弃马而行，爬上了领头的车辆。

拉森命令手下驾驶消防车横冲直撞，鸣笛拉哨，炸毁一切可以找到的目标——用手榴弹、燃烧瓶，或者直接用汽油罐点燃。他想营造出一种假象，仿佛一支庞大的英军正在城内集结，一场激烈的战斗已经打响。滚滚浓烟升腾而起，更强化了这种印象。

萨米·特拉福德站在消防车顶上，用他的布伦式轻机枪扫射着前方的地形。两侧是成堆的碎石、遍地的碎玻璃和成堆的炸毁机械。

在杰利科的部下中，拉森以运气极好而闻名。尽管他执行的许多任务近乎疯狂，但拉森麾下的士兵却鲜有伤亡。他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这似乎使他能够在敌人发现他之前的关键一瞬间感知到敌人的存在。

那非凡的第六感此刻发挥了作用。

他突然大喊：“住手！”

他示意他那支色彩鲜艳的队伍停下。道路两旁粗糙的木板上用黑色油漆粗略地画着骷髅头，标示着雷区的边界。成卷的带刺铁丝网缠绕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设施周围，其中一个设施——燃料库——用德意志国防军特有的哥特体字体标示着“*Treibstofflager*”（燃料库）。

那堆燃料就在五十码开外，拉森预感到他们的第一个敌人就在这里。四十来名突击队员从机甲上下来，鲜红的机甲在温暖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匍匐穿过狭窄的街道。拉森走在最前面，萨米·特拉福德肩扛着他的布伦式轻机枪，另一边是身形魁梧的马丁·所罗门。

拉森率领部下逼近德军，近到足以听清他们的谈话。一支工兵小队——爆破专家——正在燃料库附近忙着布设炸药。在燃料库外围，几十名德国卫兵严阵以待，监视着工兵们的行动。

一些劫掠者渴望战斗，又喝了不少茴香酒，想要正面冲锋陷阵。精力充沛的奥莱利冲锋在前，但拉森反对这样做。在开阔地带发起这样的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觉得这样做无异于自杀。于是，他将部队分成两路，其中一路从后方攻击燃料库。他让士兵们找到合适的掩体，以便发起伏击。他希望所有武器都能投入使用，发动猛烈的攻击。他们需要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以符合之前的虚张声势——一千名精锐的英国士兵正在攻占这座城市。

拉森一声令下，他的部队立即开火，四十挺冲锋枪、布伦式轻机枪，以及少数幸存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士兵设法带来的少量武器齐射。工兵们试图还击，但很快就被成群结队地击毙。他们的阵地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猛烈的火力扫射，布伦式机枪手们每人消耗了十几个弹匣的子弹。

最后，由于突袭者的弹药即将耗尽，幸存的工兵和他们的警卫部队转身逃跑。德军在燃料库出口处排起了一列卡车。他们像蚂蚁一样蜂拥而上。但当他们试图驶离时，突袭者们却将枪口对准了这些车辆。子弹穿透玻璃，将其炸得粉碎，碎片四处飞溅，刺得人睁不开眼。手榴弹穿透了薄薄的钢板，击中了里面四处乱窜的脆弱的人体目标。

战斗结束后，敌军伤亡估计多达六十人。拉森的部队仅有一人伤亡——一名袭击者肩部中弹。

*

特莱布斯托夫拉格战役的结束，萨洛尼卡的德军指挥官似乎失去了所有进一步的希望。他对战斗充满渴望。尽管他的兵力是拉森的数倍，但他似乎被拉森的虚张声势蒙蔽了。第二天早上，一长队德军车辆开始撤离这座城市，而他则将城里的人全部撤离。

德军最后的阵地上笼罩着一层浓烟，撤离的部队焚烧着所有带不走的东西。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得救了。此时，红白蓝三色的英国国旗已经基本取代了曾经装饰着城市街道的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旗帜：对于这座城市的居民来说，谁才是真正的解放者，答案显而易见。

看到旗帜，拉森转向坐在他旁边吉普车里的所罗门，打趣道：“英国的威望保住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玩乐一番了！”

战争中最精彩的虚张声势之一——四十名亡命之徒伪装成一个营的英国精锐部队——奏效了。但还没等真正的庆祝开始，拉森就得给杰利科发一份电报。

“我很荣幸地向大家报告，我已抵达塞萨洛尼基，”他写道。

“请告知您预计抵达雅典的时间，”杰利科简短地回复电报。

杰利科知道，拉森攻占萨洛尼卡是越权行事，因此才下令召他回基地。但与此同时，杰利科也十分清楚自己麾下士兵的为人，包括军官在内。他对这种特立独行的冒险行为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结局好就好*。

总之，不管信息多么简短，拉森近期内都不会返回雅典。整整一周时间里，这位丹麦SBS少校实际上统治着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是一座拥有约15万居民的城市。拉森维护法律，裁决纠纷，并尽力维持秩序。萨洛尼卡一片混乱，却又充满活力，堪比几周前刚刚解放的雅典。城里还有许多敌军逃兵——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一些德国人——这使得拉森的工作更加棘手。

但有一群人，他们的消失才最引人注目。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已被彻底清洗。自圣经时代起，萨洛尼卡就拥有大量的犹太人口，但到了1944年秋天，所有犹太人都消失了。据说他们被运往波兰的克拉科夫，但一名被俘的德国士兵证实，克拉科夫已经没有犹太人了。事实上，他被告知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已被驱逐到萨洛尼卡。

拉森、所罗门和其他人对希腊民族的苦难感同身受，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拉森痛斥这场对整个希腊民族的屠杀是多么的邪恶和卑鄙。然而，尽管发生了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仍有工作要做。他和所罗门并肩坐在萨洛尼卡的地中海酒店里，试图控制这座狂暴的城市，特别是那些试图清算旧账、为长久以来的冤屈复仇的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武装分子。

“安迪和我阻止了骚乱和谋杀，我们制定法律，我们赦免罪犯，我们也判刑，”所罗门在一封罕见的家书中写道。“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这里，没有采取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会有更多鲜血流淌……安迪和我一起经历了最大的喜悦和悲伤——在逆境中，就像在莱罗斯岛一样；在胜利中，就像在萨洛尼卡一样。不知何故，他感觉……”我对他的感情和对他的

感情一样深厚。他曾经几乎热泪盈眶地对我说：“马丁，你是一位伟大的士兵。”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赞扬。

在萨洛尼卡，有些人从德国占领中获利。即使在希腊这样高尚的民族中，也总会有卖国贼、合作者和投机分子。不少人来到拉森那里，试图将他们不义之财——主要是掠夺来的艺术品、珠宝和黄金——兑换成现金。拉森以惩罚他们的名义没收了所有财物，并告诉每个来的人他会尽快处理他们的请求，然后迅速将赃物分给了他的手下。当最终一无所获时，这些投机分子几乎无人敢抱怨。

当然，伴随着辛勤工作而来的，还有尽情玩乐。这位饱经战火洗礼却英俊潇洒、自信满满的少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萨洛尼卡女士们的宠儿。一天晚上，当他的部下在酒店院子里寻欢作乐时，拉森除了靴子以外一丝不挂地走了出来，大喊道：“伙计们，就不能让你们的指挥官安安静静地寻欢作乐吗？”

*

萨洛尼卡解放九天后，英国主力部队——承诺的9000名盟军士兵——才抵达该城。如果拉森和他的部下等到盟军到达才行动，萨洛尼卡及其人民的处境将会更加糟糕。英国情报部门随后对此次行动的评估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没有拉森和他的队伍，萨洛尼卡就不会在1944年10月30日就被疏散。他们会遭受更大的破坏。他的吉普车和少数士兵随处可见：在敌后，在山区与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并肩作战。他们的人数和实力被夸大到数百名配备自动武器的士兵。俘虏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估计人数从未少于一千人。

拉森的翻译兼希腊圣战舰队老兵杰森·马夫里基斯则更简洁地描述道：“整个萨洛尼卡都涌上了街头，安德斯·拉森对当地人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前一天他与德国人进行了谈判，并且成功地保住了重要的大型设施，尤其是港口。”

但萨洛尼卡的英雄拉森很快就厌倦了担任城市总督。随着雅典和萨洛尼卡的陷落，整个希腊很快也将落入盟军之手。

最近几周，拉森越来越渴望参加那场“大战”——那场势必会让他与正规军近距离接触的战争。“我们必须去打那场大战，”他不断地对特种舟艇部队的战友们，以及任何可能听进去的上级指挥官们说。他这支特立独行的海盗劫掠队究竟会在“大战”中扮演什么角色，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拉森决心他和他的部下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最近的“大战”是意大利，但在1944/45年严酷的冬季，盟军深陷冰雪泥泞之中。意大利北部战局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情的消耗战，双方都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拉森认

为，在这场战争中，他并没有明显的用武之地。以前是一些小规模突袭行动，但随着春季攻势的到来，这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拉森在夜间和黑暗中肆意施暴的名声几乎无人能及，这保证了他想要参加“大战”的愿望不会被置若罔闻。

*

美国医护兵兼突击队员波特·贾雷尔，在雅典、萨洛尼卡以及沿途所有战役中，都一直陪伴在拉森身边。和拉森手下的许多突击队员一样，贾雷尔觉得自己与这位爱尔兰巡逻队的指挥官关系尤为密切；这位神秘的领袖能够轻易地拉近战友的距离，却又很少向人透露自己的私生活。

尽管拉森性格孤僻，极度内敛，但贾雷尔还是能看出这位丹麦人对自己有着多么强烈的求生欲望。1944年11月，萨洛尼卡的战事逐渐消逝，1945年1月，在前往意大利的路上，贾雷尔担心他的指挥官那躁动不安、渴望战斗的欲望会把他引向何方。拉森在长达四年的持续突袭中幸存了下来——这场战斗夺去了他所有战友的生命，甚至更多。然而，他似乎背负着幸存者的愧疚，被一种可怕的求死欲望所驱使。

“他仿佛体内燃起了熊熊烈火，”贾雷尔说道。“他无视死亡，把自己置于最大的危险之中。他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发电机，浑身充满能量……休假的时候，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曾多次与灾难擦肩而过，所以必须用那些短暂的时光来填补那些正在从他身边溜走的生命。”

“他似乎不知道‘恐惧’这个词，”杰克·曼恩评论道。“他是个行动派。他会组织突袭行动，并为此做好准备。”他才是真正的凶手……你知道他从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他从未想过死亡，但他会想——“嗯，既然不打仗了，不如好好享受一下……”

贾雷尔担心拉森的安危。“生命已变成一场与死神的赛跑。他已经成为传奇——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传奇——他性格复杂，充满矛盾。这个传奇带有他鲜明的个人印记。”

拉森的独特而引人注目的个性——他为自己的士兵感到无比自豪，并极力保护他们；他对僵化的军事等级制度不屑一顾——在他率领部下在意大利北部作战时，将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二十五章

拉森抵达意大利时，开着一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大众*库贝瓦根*——德军广泛使用的敞篷吉普车——全副武装。他还带上了爱尔兰巡逻队的退伍老兵，以及皮波——那只调皮捣蛋的莱罗斯狮子。可惜的是，那只散发着难闻气味的狗汤姆不知怎么被落下了。

然而，如今他的愿望成真，得以加入这场“大战”，拉森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受战争规则的束缚，也越来越被各种条例搞得晕头转向。起初，他开着那辆*库贝尔瓦根*在意大利北部四处奔波，为他的部下寻找合适的任务，但好景不长。一天，英国宪兵拦下他，没收了那辆车。他们似乎并不理解这种被没收的物品是战争“战利品”的概念。

拉森多次向总部发电报，要求把“狗汤姆”送到意大利给他。第一封电报写道：“请派‘狗汤姆’、两辆吉普车和一个理发师过来。”没有收到回复。第二封电报写道：“‘狗汤姆’在哪儿——停。拉森开始出现焦虑症的症状——停。”这条电报也杳无音信。

汤姆狗始终没有露面，事实上，一名新来的士官趁着丹麦少校和他的狗走散，开枪打死了汤姆狗。规则和在意大利及其正规军所构成的新世界秩序中，规章制度似乎定义并塑造了一切。

“立即停止以非规定角度佩戴部队头盔的做法……”

“今后，敌方个人衣物、洗漱用品、相机等物品将使用正确的术语进行描述，不再使用‘解放品’一词。”

这一切都令拉森和他的爱尔兰巡逻队感到厌恶，他们有时肯定会想，自己究竟是在这样的战场上做什么。

“其他英国军队都恨我们，”迪克·霍姆斯说道。“他们非常讨厌我们。我的意思是，毫无疑问，我们是一群傲慢的混蛋。我们围着围巾到处走，带着枪，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肩套，还有一路上捡来的各种东西，口袋里藏着枪——小贝雷塔之类的。”

拉森和他的爱尔兰巡逻队加入“大战”后，这种行为似乎就很难被接受了。一些正规军军官的态度也让这位维京劫掠者的心情雪上加霜。他们似乎把他的特遣队视为一群彻头彻尾的恶棍——一群衣衫褴褛、叛逆不堪、饱经战火的亡命之徒。

“你的士兵简直丢人现眼，”一名军官对拉森说道，“他们连胡子都没刮！你连胡子都没刮！要是敌人看到你这副模样死在地上，会怎么想？”

拉森的手握住了他的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的刀柄：“你再这样说我的手下，我就割断你的喉咙。”

拉森的作战方式逐渐被陆军高层所侵蚀，后者对特种部队心怀不满。志愿兵及其独特的*团队精神*。随着战争的重心从敌后小规模行动转向大规模的阵地战，正规军最高指挥部逐渐占据了上风。

拉森发现自己不得不下达一些与特种部队突袭队员长期以来秉持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命令。其中一条就是典型的例子：“禁止为谋取私利而变卖装备。”但他当初选择参与这场“大战”，如今他已身处此地。他自作自受，就得承担后果。

*

拉森之所以能参加这场“大战”，主要是因为第二特种勤务旅（一支主要由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组成的部队）准将雷金纳德·托德请求。这位准将与拉森相识已久，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关键行动中，拉森和他的部下有机会大展身手——突破德军防线，重启停滞不前的盟军攻势。

征服意大利的行动由英国第八集团军主导，他们与美军协同作战。第八集团军一路北上，推进至博洛尼亚平原，攻占了弗利、法恩扎和拉文纳等城镇，但他们的攻势在激烈的战斗中受阻，严寒的冬季泥泞和积雪更是加剧了战局。在他们阵地的西侧，美军的推进也同样在崎岖的亚平宁山脉山麓停滞不前。

盟军就这样在奥地利边境以南约200英里处被阻挡，距离德国本土仅250英里——这使他们离希特勒帝国的核心地带近在咫尺。“哈士奇行动”——解放西西里岛及其柔软的腹地征服欧洲——这似乎即将取得胜利，但这只有在博洛尼亚平原的僵局能够打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希特勒正在竭尽全力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希特勒命令德军坚守现有防线，不得撤退至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沿线的更坚固阵地。德军在前线部署了27个师，弹药充足。士气高昂，希特勒要求严防死守意大利的每一寸土地。然而，丘吉尔坚信，一旦德军在此取得突破，将给德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为德军进军本土铺平道路。

波河横亘在德军和阿尔卑斯山的避难所之间。丘吉尔认为，如果德军在波河以南战败，将会给德军致命一击——盟军指挥官亚历山大元帅和美国将军马克·克拉克决心策划这样一场失败。

“如果我们能突破亚得里亚海侧翼，迅速抵达波河，所有德军都将被切断退路，被迫投降，”丘吉尔辩称。正因如此，当决战即将打响时，亚历山大和克拉克才将精力集中于此。

博洛尼亚平原东端是下罗马涅地区，这是一片地势平坦、沼泽遍布的沿海地区，从阿尔真塔附近开始，一直延伸到意大利东海岸的亚得里亚海。堤坝、运河和众多河流纵横交错于此，在温暖的月份里，这些水道成了成群凶猛蚊子的滋生地。

第八集团军的前线东端止于科马基奥湖——实际上，它只是徒有“湖”之名。科马基奥不过是下罗马涅地区众多沼泽地中最臭气熏天、险恶难耐、泥泞不堪的一片浅滩。或许正是因为这条路线违背了任何简单的逻辑——因此也是敌军最意想不到的进攻路线——盟军才决定在科马基奥发动春季突破。

托德准将指挥着第9突击队及其他一些支援部队，坚守在科马基奥的前线。科马基奥湖长约20英里，宽约15英里，湖面平均水深不超过两英尺；湖面到处都是泥泞的浅滩和险恶的沙滩。湖的东侧是一条狭长的沙洲，上面长满了灌木，这是湖与大海之间唯一的隔阂。湖的西侧则逐渐消失，变成一片纵横交错的水道、沼泽和泥潭。

如果孩子能忍受那股恶臭，避开流沙，就能从湖边划水数英里，水深始终不会超过膝盖。千百年来，当地居民曾试图在湖中开凿出一些水道，以便于从湖的一侧到达另一侧，但他们并不打算在死水里久留。科马基奥湖里唯一勉强能吃的东西是又细又没味道的鳗鱼，除此之外，这里就是一个臭气熏天、蚊虫肆虐的死亡陷阱。

但托德准将在科马基奥死寂的沙洲上看到了别的东西。分隔湖泊和海洋的沙洲布满了地雷，并设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如果一支部队能够悄无声息地渡过湖泊，从后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那么这片沙洲就唾手可得了。如果能够守住湖泊的北岸，形成桥头堡，那么德军在湖泊东西两侧的阵地就将被彻底包围。

托德准将相信他的突击队能够渡过科马基奥湖，从后方夺取沙嘴，并在北岸建立桥头堡。因此，科马基奥湖被视为一个看似不太可能但却至关重要的突破点，可以借此启动第八集团军的春季攻势。

在此之前，托德准将需要一份关于湖泊、防御工事和可用入口路线的全面情报。他还需要一支部队在进攻当晚引导他的突击队员抵达目标，这支部队还需具备实施某种形式的佯攻能力。

他能想到的唯一一支拥有足够经验、技能、勇气和胆识去执行这项任务的部队——这项任务需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地形险恶、没有任何掩护的情况下进行。这项任务非安德斯·拉森和他的爱尔兰巡逻队莫属。

*

攻占科马基奥的行动代号为“烤肉行动”。“烤肉行动”对拉森的部下和第9突击队来说都充满了挑战。在突袭当晚，1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需要秘密穿越数英里的湖面。盟军仅控

制了湖泊的南岸，西岸、北岸和东岸均被敌军占据。几乎没有人能够突破敌军防线。即使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横跨湖泊的航道也早已被绘制出来。

湖中央散落着几座“岛屿”——一些高低不平的土堆，勉强露出水面，上面长满了茂密的树木。岛上有一两座古老的建筑，但早已破败不堪。人们认为这些岛屿被敌人占领，但盟军方面无人能确定。

在这样一片四面受敌的严密监视下，托德准将的突击队必须悄无声息地行进，既不能被敌人发现，也不能被敌人听到任何动静。科马基奥湖没有任何掩护。一旦水面上出现任何异常动静，敌方侦察兵就会发射照明弹，照亮周围数英里范围内这片荒凉死寂的湖面。

如果第9突击队或拉森的爱尔兰巡逻队被俘，他们将被歼灭。

显然，如果湖面上出现任何引擎声，都会招致敌人的猛烈火力。因此，拉森和他的部下——以及随后赶到的突击队——必须乘坐戈特利船、独木舟和浮筏穿越这片地形，而且只能依靠人力划桨，全程无声无息。空载时，戈特利船的吃水深度约为一英寸。满载十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后，吃水深度接近两英尺——科马基奥湖的平均深度。

拉森和他的队员们探索并绘制科马基奥深水航道（可能存在的航道），并以某种方式标记出这些穿越死亡浅滩的通道，这对任务的成功至关重要。

*

1945年3月底，拉森的部队进驻附近的拉文纳市，他们带来了福尔博特装甲车、戈特利装甲车和“杰利科”充气突击艇——一种橡胶突击艇。拉森立即投入工作，驾驶吉普车快速穿梭于地形，熟悉即将作战的地带。随后，高级军官们排着队，就盟军突破计划中至关重要的第一阶段发表意见，情况一次接一次地发生变化。

拉森习惯于或多或少地独立于高级军官之外行事，不受指挥链的束缚。但在拉文纳，情况截然不同。就“烤肉行动”而言，似乎每个人都想插手，这让这位丹麦人很不高兴。

在一次简报会上，一位上校正在发表冗长的讲话，拉森突然站了起来，宣布道：“我走了。”

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房间。拉森的传奇名声，更不用说他那强大的个人魅力，意味着没有人想到要阻止他。

三月下旬，这位丹麦少校终于摆脱了这令人窒息的环境，开始着手行动。他带着部下在湖上忙碌起来。白天他们睡觉并更新情报档案，晚上则在水上作战。有一次，拉森甚至一路向北推进到了科马基奥镇。在那里，就像威尼斯一样，许多“街道”都是由水道构成的，可以直接划船进入镇中心。

由于这些夜间出击，托德准将指挥部的大地图上插满了彩色图钉，每个图钉都标明了湖泊的特定特征、可通航的航道或……敌方阵地。科马基奥湖的全貌正逐渐拼凑起来，但拉森的手下几乎没人喜欢眼前所见。湖面几乎不可能进行隐蔽行动，就连爱尔兰巡逻队的退伍老兵也感到越来越不安。

只要有可能，拉森每次执行任务都必定带着他那坚定不移的奥莱利。他认为，如果被迫独自出征，身边没有这位卫兵陪伴，便是不祥之兆。然而，即便是奥莱利，在科马基奥那片阴森恐怖的水域上，也感受到了一种冰冷刺骨的恐惧。弗雷德·克劳奇是另一位老兵，他也对即将面临的任務感到畏惧。他向一位同伴吐露，自己梦见了自己在那片被诅咒的湖面上死去，身体沉入黑暗污浊的湖水中。

就连他们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的举动也开始让士兵们感到担忧。拉森向来喜欢冒险，但到了科马基奥，他似乎是在主动招惹危险。他夜访科马基奥镇时，险些被俘。

在另一次突袭中，他划着独木舟靠近敌军哨兵阵地，偷听他们的谈话。他并非出于搜集情报的目的，几乎是想引诱敌人。当德军的声音飘过来时，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听着。这时，他的一个同伴问他到底在干什么，拉森几乎是把那人的脑袋都咬掉了。

他冒的这些完全不必要的风险令巡逻队中的许多人感到震惊。波特·贾雷尔、杰克·尼科尔森、肖恩·奥莱利、马丁·所罗门、迪克·霍姆斯、斯塔德·斯特林、萨米·特拉福德——拉森手下这些铁杆特工以前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

他似乎在主动寻求实现他那可怕的死亡愿望。

*

1945年4月3日黄昏，拉森的部队出发去“占领”湖泊。他们登上军用卡车，驶向岸边，在那里，他们的船只被拖到灌木丛的掩护下。他们将接下来几天所需的一切物资——武器、弹药、无线电和电池、水和食物——装进独木舟。

一切准备就绪后，队员们在湖边煮茶，静待夜幕完全降临。三十艘可容纳两人的独木舟整齐排列，随时准备驶入科马基奥湖那片荒凉的水域。这是拉森指挥过的最大规模的探险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艰巨的一次。

最后，少校下令士兵们听从他的指挥。在泥泞中艰难跋涉的胶靴发出吸水声的同时，独木舟被抬到水边。一艘接一艘的独木舟被拖入泥泞的沼泽，直到完全沉入黑暗之中。随后，他们奋力划过浅滩，直到水深足以让每两人一组的士兵爬进自己的独木舟。

他们今晚的目的地是卡索内·阿戈斯塔岛，位于湖中央约六英里处。渡河几乎耗费了整个夜晚。劫掠者们不得不反复爬出满载货物的船只，费力地将船拖过湿滑、散发恶臭的泥

滩。斯塔德·斯特林甚至不小心将船掀翻了。他完全被淋湿了，丢掉了大部分装备和部分无线电设备。

当袭击者最终抵达卡索内·阿戈斯塔时，发现那里完全没有任何掩体。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船拖上岸，用切碎的蕨类植物进行伪装。完成之后，筋疲力尽的士兵们不得不挖出简陋的散兵坑，并用伪装网将其覆盖起来。到了日出时分，卡索内·阿戈斯塔上的六十人和他们的独木舟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整一天，拉森、奥莱利、斯图德·斯特林和其他人静静地躺在各自的掩体里。成群的蚊子叮咬着他们的血液，但几乎没人有空去驱赶它们。最近的德军阵地在四百码之外。趁着白天的酷热还没变得难以忍受，他们赶紧抓紧时间睡了几个小时。

上午十点左右，斯塔德·斯特林醒来，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的身影笔直地坐着，仍然裹在迷彩网里。

“趴下！”斯特林嘶嘶地说，“趴下，否则我就开枪！”

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坐着的那个人看起来很像拉森少校。

几分钟后，拉森爬到斯塔德的战壕旁。“早上好，斯特林上尉，”他笑着说，“您能陪我一起吃早餐吗？可惜，我只能给您提供碎培根。”

斯特林不由自主地笑了。“刚才像个傻瓜一样坐起来的是你吗？”

拉森笑着说确实如此，斯特林也忍不住加入了这黑色幽默。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所处的境地如此糟糕地暴露无遗，如此无可辩驳，简直荒谬至极。

整整一天，这些人都被困在浅洞里，吃喝拉撒都随地而行。直到夜幕降临，他们才能爬出来，舒展一下紧绷的四肢。然后，他们挖开洞口，将独木舟放入水中，开始了渗透行动的第二阶段。他们的目标是位于湖泊北端的卡索内·卡尔迪罗岛，那是最大的岛屿。

划艇队员们抵达下一个登陆点时已是午夜之后，那是一座位于两岸之间的小岛。拉森率先上前，侦察是否有敌人。岛上无人，他便留下斯图德·斯特林率领一小队人马守卫主力部队的后方。拉森还留下一些工兵在斯特林身边，负责排雷，并在已清除的区域贴上白色警戒线，以便突击队员能够相对安全地继续前进。

拉森率领主力部队继续在夜色中前进。他们浑然不知，一艘载着四名德国人的船只也在水面上航行。这艘船恰好驶向斯图德·斯特林率领巡逻队正在挖掘战壕的岛屿。德国船只毫无防备地登陆，斯特林俘虏了四名德国士兵。这对于情报收集来说固然是好事，但对于保持隐蔽却并非易事。一旦有德国巡逻队失踪，其他巡逻队往往会前来搜寻。

主岛卡索内·卡尔迪罗岛上也没有敌人。拉森检查了一栋废墟，确认整片区域都已安全后，命令部下挖掘合适的掩体。如果德军发现他们来到这里，无疑会炮轰这座岛屿，而且岛上几乎没有任何天然掩体。

除了不被发现之外，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水。废墟里有一口井，但井底只有几英寸深的脏水，而且水质浑浊。尽管如此，拉森和他的手下知道，没有水他们就会死：他们强迫自己喝下这些浑浊的残渣。然后，他们鼓起勇气，准备迎接接下来几个小时可能发生的一切。

湖上还有三艘满载德国士兵的小船。他们划过斯图德·斯特林和他的巡逻队所在的小岛。斯特林看出他们正朝着主岛卡索内·卡尔迪罗驶去。他让他们远远地驶到自己阵地前方，然后才命令部下开火。这样做可能会暴露他们的行踪，但他觉得必须警告拉森有敌军正在逼近，而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子弹呼啸着划破湖面，打破了紧张的寂静。曳光弹照亮了三艘目标船周围的水面，仿佛一群巨大的、能量爆棚的萤火虫正掠过湖面。在耀眼的光芒中，拉森和他的部下发现了敌人，拉森命令部队开火。德军被来自两个岛屿的交叉火力包围，根本无处可藏。

这正是SBS队员们最害怕的事情：在科马基奥的开阔水域被发现并成为攻击目标。那些试图跳船的德国人被拖入泥潭，动弹不得。无论他们在哪里动弹不得，都会遭到枪击。那些试图留在他们那艘摇摇欲坠的小船上的人，最终也难逃厄运。他们被袭击者的火力撕成了碎片。只有五名德国人活着到达了拉森的阵地，而且他们也是通过升起投降的白旗才得以幸存。

这五个人原来是勃兰登堡人——正是拉森和他的部下在爱琴海战役中遇到的那支精锐部队。当时，勃兰登堡人被征召来协助克莱曼将军守卫他的岛屿。经过审问，他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但几乎更重要的是他们携带的淡水。德军知道岛上没有淡水，所以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还带来了一些意大利葡萄酒，这在当时非常受欢迎。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艘小船便出现在笼罩着死寂湖面的薄薄的灰色雾霭中。它如同幽灵般飘荡。那艘船几乎已经沉入水底，船上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勃兰登堡士兵的尸体。这艘弹痕累累的残骸被用独木舟拖了上来，德国战俘们被迫将死去的战友埋葬在岸边。他们正往土里铲最后几铲泥土时，第一波德军炮弹便如雨点般落在了岛上。

拉森和他的突击队员们围坐在地图旁，正在进行作战计划。突然，炮弹呼啸而来，队员们纷纷钻进附近的散兵坑，或者爬到废墟中那张旧桌子底下。三枚炮弹击中了建筑物，拉森随即命令德国战俘沿着岛屿海岸线挖掘深壕。战壕挖好后，拉森命令队员们躲进壕沟，但无论他们躲到哪里，德军的炮弹似乎都如影随形。

敌人肯定派了观察员监视着这座岛屿。当德军炮手瞄准新挖的战壕时，拉森的部下冲向岛屿另一侧一处较小的废墟。但他们没待多久，炮火就蔓延到了那栋建筑，士兵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掩体。

与德国炮兵的这场恐怖捉迷藏游戏持续了整个上午。拉森的一名士兵身负重伤，脚后跟被炸飞，腿部布满弹片。另一名士兵被炸飞，从废墟的门口摔了进来。此时，由于德军火力精准而致命，拉森和他的士兵只能匍匐前进。

拉森深知即将到来的任务，便让手下在卡索内·卡尔迪罗绘制了一些警告标志，提醒即将于夜幕降临后与他们会合的突击队员。标志上写着：“从科马基奥可以看到你们——附近有敌方观察哨。”

夜幕掩护下，第一批突击队员开始横渡湖面。他们乘坐的是“风暴”摩托艇——一种用胶合板船体、配备55马力舷外发动机的突击艇。德军深知湖面上敌军林立，若不使用这种艇，几乎不可能及时将突击队员送达预定位置。

突击队占领岛屿后，拉森本想再争取24到48小时，以便派出夜间巡逻队并侦察通往科马基奥镇的地形。但他接到了明确的命令，强调任务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行。

今晚必须按计划再次发动攻击，无论是否进行过侦察——停止。必须再次承担一切合理的风险——停止。这些军事行动对于完成当前计划至关重要——停止。确认收到.....

这些命令非常明确：无论如何，“烤肉行动”当晚都要进行。

在划着独木舟出发前，拉森和他的挚友斯塔德·斯特林安静地聊了一会儿。斯特林被一件事深深触动：拉森有生以来第一次谈到了如果他们中有人阵亡会发生什么。这令人毛骨悚然，也让人不安。斯特林和几乎所有人一样，一直把他们这位传奇领袖视为不可战胜的，刀枪不入，甚至可以说是不朽的。

但他强烈地感觉到，拉森似乎预感到自己会被杀。

第二十六章

1945年4月8日凌晨刚过，是时候分道扬镳了。主力突击队将向东北方向的沙嘴进发，而拉森的部下则继续向正北方向划去，前往科马基奥镇。他们的任务是在湖的北岸制造尽可能多的混乱、破坏和骚乱，以此掩护对沙嘴的大规模进攻。

突击队员们驾驶的坚固的“风暴”机动艇比桨划的独木舟快得多。他们疾驰而去，迅速超越了三十三艘SBS（特种舟艇部队）的船只。突击队员们向领头独木舟上拉森的身影挥手告别，人们看到他也挥手道别，脸上带着一丝轻松的笑容。表面上，丝毫看不出这位SBS少校内心的煎熬。

作为一名少校，拉森本不必亲自执行这次任务。他完全可以选择留在后方，担任总指挥。但他预感到部下正驶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独自面对危险。他也认为，作为一名指挥官，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才是他的职责所在。

渐渐地，袭击者们最后的登陆点卡索内·卡尔迪罗消失在身后的夜色中。微风轻拂，发出沙沙的声响。平静的水面泛起涟漪，芦苇丛在漆黑的夜色中发出低语。这声音恰到好处，掩盖了桨叶划过浑浊水面时发出的扑棱声和滴水声。

如今最大的风险之一是生物发光——微小的单细胞水生生物在感知到移动或危险时会发出的自然光。六十组桨在科马基奥湖中搅动水面，三十艘船首劈开湖面，船员们必须尽可能轻柔地划桨，否则就有可能触发那种独特的蓝绿色光芒，而这种光芒可能会被敌人看到。

袭击者们缓慢而悄无声息地向科马基奥的北岸移动，几乎没有一丝荧光闪烁。

拉森将他的部队分成两队，其中一支规模较小的独立巡逻队由斯塔德·斯特林指挥。每支队伍的任务是袭击科马基奥镇边缘的不同海岸线，以营造出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正在行动的假象。

拉森计划率领部队在距离城镇约3000码的地方登陆，然后沿通往城镇的道路推进。这条路线横跨两侧被深水环绕的隆起堤岸，几乎没有任何掩体可以掩护他们的行进。由于没有进行任何侦察，拉森对德军可能沿路设置的防御工事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几乎是在盲目作战。

随着独木舟缓缓靠近岸边，巡逻队里的气氛也随之紧张起来。领头的独木舟陷进了湖边松软的泥里，拉森跳下船去拖它。更远处的岸边。左右两侧，一些模糊的身影也在做着

同样的动作。船只匆匆靠岸，每个人都抓起了自己的武器。拉森把他们聚集到一条沟渠的掩护下。

一切顺利：至少他们成功登陆而未被发现。拉森开始推进，他匍匐前进，身边跟着能说一口流利意大利语的弗雷德·格林。如果被盘问，弗雷德就大声喊出掩护身份的说法。他们走了大约500码，突然一声喊叫划破黑暗。

' *Chi va là?*' – 谁在那里？

' *Pescatori sulla nostra strada di casa !* "格林喊道。

这就是他们事先商定的解释——我们是回家的渔民。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借口，但科马基奥镇上只有勉强能吃的鳗鱼，这理由实在牵强。格林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前哨站的人才似乎听懂。镇子那边传来几声德语的喊叫，之后又响起了一声意大利语的喊叫。

' *Veni qui!*' – 过来。

格林别无选择，只能走到路上。就在他踏上马路的瞬间，一道长长的火焰划破夜空，哨所后方的机枪阵地突然开火。格林和拉森赶紧扑向唯一可能的掩体——路边通往水边的斜坡。

一阵如同可怕的MG42“施潘道”机枪的轰鸣声倾泻而下，子弹如雨点般落在路面上，发出凄厉的回弹声。MG42的射速是任何同级别盟军机枪的两倍。射速之快，人耳根本无法分辨每颗子弹，只能听到其独特的声响。该武器发出持续不断的 *嗡嗡声*，因此得名“希特勒的电锯”。

拉森和格林的后方传来痛苦的哀嚎，撕裂了黑暗，表明至少有一些“电锯”子弹击中了目标。他们并不知道，经验丰富的突袭队员弗雷德·克劳奇刚刚被击毙。他对自己死亡的不祥预感最终应验了。

拉森知道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否则他们就完了——被困住了，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天色太暗，趴在地上的人几乎看不见。他匍匐前进，摸到两枚手榴弹，先扔了一枚，然后又扔了一枚，目标是斯潘道机枪手所在的碉堡。第二枚手榴弹爆炸的瞬间，他冲上前去，用枪火扫射碉堡，近距离击毙了机枪手。

四个敌人的尸体倒在他脚下，但火力却愈演愈烈。道路前方还有两个MG42机枪碉堡，旁边还有一个。每个碉堡都比前面的略高一些，以便协同射击。道路被弹雨肆虐，7.62毫米子弹噼里啪啦地飞来飞去，如同疯狂的黄蜂。唯一能躲避子弹的办法就是沿着水边走，但这并没有提供多少前进的路线。

碉堡齐射，意味着六辆斯潘道坦克正在与拉森的巡逻队交战。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屠杀。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位丹麦维京战士。拉森再次起身。他一路狂奔，不知怎的竟然毫发无损

地抵达了下一个碉堡。他又一次从射击孔里投掷手榴弹。一声巨响，火焰和浓烟从碉堡中滚滚而出。狭窄的入口，随后传来里面垂死和受伤者的凄厉惨叫声。

又有两挺威力巨大的施潘道机枪被摧毁，通往科马基奥镇的路上的枪声短暂地沉寂了下来。

拉森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他向部下们喊道：“前进！前进，你们这些混蛋！”

几个黑影冲上前来与他会合。两名男子被从最后一个碉堡里拖了出来，他们受了伤，但还活着。两人都是被强征入德军的俄国人。他们作为战俘被押送回船上，由看守看守。但当拉森率领部下向前推进时，他们前方的黑暗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照明弹在空中炸开，强烈的光线将道路映照得光影交错。就在突袭者们被强光笼罩的瞬间，前方再次响起枪声，拉森的又一名同伴在一阵乱流中被炸倒在地。伤员们倒在路边，那些还能动弹的人继续向那些将他们严阵以待的机枪阵地射击。

*

在湖面上，斯塔德·斯特林清楚地看到拉森的处境有多么危急。但随着照明弹每分钟都在发射，他根本无法冒险将独木舟驶向预定的登陆点。那样做，他们就会在照明弹的强烈照射下前进，他和他的部下都会被炸飞出水面。

斯特林试图带领他的巡逻队沿着海岸公路一侧的高堤登陆，但几乎他们立刻遭到高度警惕的德军哨兵猛烈射击。试探性的弹片不断射向最前方的独木舟，威胁着它们。斯特林被迫做出了他有生以来最艰难的决定：他命令巡逻队掉头，沿原路返回，再次前往卡索内·卡尔迪罗。

*

岸上，拉森的部队有三人阵亡，多人受伤。但此时即便发出撤退信号也无济于事。面对两挺斯潘道MG42机枪的猛烈火力，根本无路可退。拉森爬回最近的部下身边，抓起一些备用手榴弹。他重新集结了还能战斗的士兵，让他们躲进唯一一半浸在水中的掩体，并嘱咐他们一旦接到命令就立即发起猛烈的火力压制。

完成任务后，他转身重返战场。他带了两名志愿者——肖恩·奥莱利和一名军士长斯蒂芬森——他们的目标是攻占施潘道部队的最后阵地。三人匍匐前进，冒着倾盆大雨，路面略微隆起，只能提供有限的掩护。

他们继续向前蠕动，当他们进入拉森非凡的投掷臂的射程时，拉森投掷手榴弹——奥莱利和斯蒂芬森将他们的手榴弹递过去，以便丹麦人也可以投掷。

最后一声爆炸声在燃烧的水面上回荡，黑暗中传来一声孤寂的呼喊：“卡梅拉德！卡梅拉德！”——朋友。片刻之后，一块撕碎的、如同幽灵般的布料从掩体开口处垂了出来——那是投降的白旗。

拉森命令斯蒂芬森和奥莱利待在原地。他起身蹲伏，迅速向前移动，小心翼翼地接近当晚遇到的第三个敌军机枪阵地。他在白旗前几码处停下，用德语命令里面活着的人都出来。回应他的只有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即便倒下，拉森仍然投掷了最后一枚手榴弹，从枪眼缝里扔了进去。

爆炸撕裂了掩体，里面的两挺斯潘道机枪终于哑火了。斯蒂芬森站在几十码开外，他听到一阵急促的枪声，紧接着是手榴弹的爆炸。回声渐渐消失，血迹斑斑的道路上陷入了漫长而沉寂的寂静，仿佛永无止境。然后，他听到了——一声清晰的求救声。

“特种舟艇部队！特种舟艇部队！拉森少校受伤了！”

斯蒂芬森冲上前去。他发现丹麦人仰面躺着，受了伤。他跪下来，把拉森半扶起来，让他靠在自己的膝盖上。

“是谁？”拉森茫然地问道。

“史蒂芬森。史蒂夫。是我。”

“史蒂夫，我受伤了，我要死了。你快想办法把其他人救出去。”

“不，不——我们没事的，”斯蒂芬森试图反驳道。“关键是，你能走路吗？”

没有回应。斯蒂芬森试图把拉森扛到肩上，但他像块死物一样沉重，斯蒂芬森发现自己的脚被松动的电线绊住了。他咒骂了一声。他需要帮助。

“肖恩！”他喊道，“肖恩！安迪受伤了！”

这时他才意识到奥莱利也受伤了。这个身经百战的爱尔兰人——没有他，拉森几乎不敢上战场——被最后一轮斯潘道步枪的扫射击穿了肩膀。骨头和肌肉都被撕裂，奥莱利血流不止。斯蒂芬森又几次试图呼救，但他的后方只有一片黑暗和混乱。

斯蒂芬森知道拉森走不动路了，他一个人也背不动他。他摸索着从侧袋里掏出一片吗啡片，喂给了拉森。

“什么事？”拉森问道，他的声音越来越弱。

“是吗啡。别担心，安迪。你会没事的。我们会送你回船上。”

拉森摇了摇头。“没用了，史蒂夫。我要死了。别再往前走了。丢下我，和其他人一起逃走吧。”

就在他说完最后几个字的瞬间，安德斯·拉森就失去了意识。斯蒂芬森感到身后有人。其他人已经赶了上来。他试图让他们帮忙抬起他们的指挥官，但其中一人拦住了他。

他把手放在斯蒂芬森的肩膀上。“史蒂夫，少校死了。他死了。他走了。”

斯蒂芬森和其他人抬着拉森浑身是血的尸体沿着堤道走了一段路，再次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放弃他。拉森曾命令斯蒂芬森出去救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不得不留下他的遗体。

*

1945年4月9日凌晨三点刚过，拉森的巡逻队第一队返回了卡索内·卡尔迪罗。出发的四人阵亡：下士泰德·罗伯茨、步兵沃利·休斯、弗雷德·克劳奇和安德斯·拉森少校。还有许多人失踪。伤员中，肖恩·奥莱利伤势最重。他一直跟随指挥官战斗到最后一刻，险些丧命。

许多老队员——波特·贾雷尔、迪克·霍姆斯、杰克·尼科尔森、萨米·特拉福德——都幸存了下来，但几乎没有人能从失去拉森的悲痛中完全恢复过来。他们震惊不已，彻夜难眠。他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他们指挥官的非凡勇气，即使身负重伤，他仍然坚持战斗。

谁都不敢相信他真的走了。当斯塔德·斯特林得知真相后，他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未能成功率领部队登陆，更令斯特林悲痛欲绝。

*

安德斯·拉森在距离25岁生日还有几个月时牺牲，距离欧洲战事结束也仅不到一个月。“烤肉行动”是英国特种舟艇部队（SBS）在二战中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英国第八集团军越过科马基奥山口，穿过阿根塔山口后，一路向北疾驰，于四月下旬抵达威尼斯。克拉克将军的第五集团军在西线也取得了类似的辉煌战果。

4月28日，一名德国高级军官抵达亚历山大元帅的总部，商讨投降条件。1945年5月8日，欧洲战事宣告结束。拉森因参与“烤肉行动”（Operation Roast）——他的最后一次行动——而名誉扫地。他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是英国特种空勤团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该勋章的成员。

VC的引证词指出：

1945年4月8日至9日夜间，意大利少校拉森奉命率领一支巡逻队……突袭科马基奥湖北岸。

他的任务是尽可能造成伤亡和混乱，营造大规模登陆的假象，并俘虏敌军。由于事先无法进行侦察，这支小队发现自己身处一条两侧临水的狭窄道路上。

拉森少校率领部下，在两名侦察兵的带领下，沿着道路向镇子进发。行进约500码后，他们遭到路边哨兵的盘问。他们试图解释说自己是回家的渔民以消除疑虑，但未能成功。当他们再次向前推进试图制服哨兵时，哨兵和后方两座碉堡都开始用机枪扫射。

拉森少校随后亲自用手榴弹发起攻击，歼灭了第一个阵地，那里有四名德军士兵和两挺机枪。他不顾从三个敌军阵地（其中一个阵地从300码外的道路另一侧也加入了战斗）射来的密集弹雨，在其余部队的火力掩护下，迅速向前冲锋，攻击第二个阵地。他投掷了更多手榴弹，彻底压制了这个阵地。随后，他的巡逻队攻占了该据点。两名敌人被击毙，两名被俘，另有两挺机枪被摧毁。

此时，部队已伤亡惨重，火力也大幅削弱。拉森少校仍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重整旗鼓，重新部署部队，并将火力集中到第三个阵地。他亲自上前，投掷更多手榴弹，引来敌人一声“同志”的呼喊。随后，他走到距离阵地三四码的地方，命令敌人走出阵地，接受他们的投降。

他一边大声喊叫让他们出来，一边被阵地左侧的斯潘道步枪扫射击中，身负重伤倒地。但他在倒地时仍然投掷了一枚手榴弹，炸伤了一些守军，使他的巡逻队得以冲进去，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

拉森少校拒绝撤离，因为他认为撤离会阻碍撤退并危及更多生命，由于弹药几乎耗尽，部队不得不撤退。

凭借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对个人安危的全然不顾，拉森少校在敌众我寡的绝对优势下，圆满完成了任务。他摧毁了三个敌方阵地，缴获六挺机枪，击毙八名敌军，并俘虏了两名敌军士兵。拉森少校高度的敬业精神和部下对他的敬重，再加上他自身的非凡勇气，使他能够圆满完成所有任务。

安德斯·拉森（Anders Lassen）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军事十字勋章和两枚勋章饰条——他是最后一位获得“荣誉少女”勋章的元老级人物——他的死正如他的一生一样，英勇地保卫着他的战友，并向敌人发起猛攻。

他的遗体由科马基奥镇的神父唐·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尼找回，并安葬在他最后战斗的地方附近，与那些和他一起阵亡的兄弟战士们葬在一起，这很符合他的性格。

结语

科马基奥战役的幸存者因指挥官的牺牲而悲痛欲绝。在所有人眼中，拉森英勇无畏、战无不胜，仿佛拥有着一段幸运的人生。然而，他却真的死了，这令人难以置信。他最初被安葬在科马基奥，这座小镇的解放正是他此行的目标，而那场战斗也成为了他最后的战斗。后来，他的遗骸被迁葬至阿根廷的英国军人公墓。在那里，他与大约6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战士长眠于此，他们为了将欧洲从纳粹暴政中解放出来而浴血奋战，最终牺牲于阿根廷和科马基奥。他墓碑脚下的丹麦语诗句翻译如下：

为你所珍视的一切而战。

死也要像死得有意义一样。

生活并没有那么难。

死亡也不是。

攻占科马基奥的任务是精心策划的佯攻的一部分，旨在让敌人相信盟军在意大利北部的主要攻势将沿海岸线展开。事实上，真正的进攻集中在几英里以西的阿真塔山口，这是一片狭长的陆地。科马基奥西海岸与伦巴第沼泽地之间。在阿根廷，盟军取得了急需的突破，仅仅四周后，欧洲战事便结束了。可以说，科马基奥的牺牲并非徒劳。

1945年12月，乔治六世国王在白金汉宫向拉森的父母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另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则授予了在“烤肉行动”中英勇作战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汤姆·亨特，他在冲锋陷阵并摧毁至少三个敌军机枪阵地时阵亡。鲜有英国军事行动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

*

在赫里福德的SAS营地，矗立着两座该部队创始英雄的雕像：一座是戴维·斯特林，另一座是安德斯·拉森，这两位先驱者开创了现代特种部队的作战模式。拉森曾在杰利科的SBS部队服役，而SBS在战争年代隶属于SAS团，因此SAS理所当然地将拉森视为自己人。同样，SBS——如今已与SAS分道扬镳多年——也视这位丹麦维京劫掠者为自己的先辈之一。

许多人将拉森描述为一个真正的詹姆斯·邦德式人物：嗜酒如命、身手不凡、风流成性，在与敌人作战时毫不留情。事实上，人们认为伊恩·弗莱明的邦德形象部分取材于拉森，并融合了格斯·马奇-菲利普斯、杰弗里·阿普尔亚德和格雷厄姆·海耶斯等人的风格。但拉森及其部下的努力远不止于他们显而易见的英雄事迹，其影响更为深远。例如，拉森在科马基

奥任务期间的指挥官大卫·萨瑟兰写道：“安德斯在五年的战争中给敌人造成的破坏和痛苦比他同级别同龄的任何人都多。”

许多其他盟军高级指挥官也撰文称赞拉森协助领导的这支小分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他们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在爱琴海突袭、圣托里尼岛、萨洛尼卡，甚至科马基奥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亚历山大元帅在科马基奥战役后不久致信萨瑟兰，写道：“你们在地中海、爱琴海诸岛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成功行动中所赢得的声誉，将无人能及。”这无疑是极高的赞誉。

*

战后，渴望和平的国家认为非正规的、海盗式的袭击者毫无用处：或许理所当然，世界的重心转向了建设和平。英国特种空勤团（SAS）受到以下批评：“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人均开支高于其他任何部队，不值得”；“任何普通营都能完成同样的任务”。

二战结束后，英国特种空勤团（SAS）立即解散——至少官方历史是这么说的。军方高层及其政治幕僚迅速清除了其中那些特立独行的成员。然而不到十年后，英国军方被迫大幅调整其立场，特种部队得以重建——这主要是为了应对“马来亚紧急状态”，当时非正规部队的必要性显露无疑。幸运的是，特种部队的精神……他们以各种身份活了下来，原部队的幸存者重新出现，以便重组精锐的 SAS 部队。

事实上，战后不久，时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便担任了一个秘密协会的主席，该协会维持着英国特种空勤团/特别舟艇部队（SAS/SBS）的运转，直到1953年正式重建。在那段地下时期，SAS/SBS/SOE组建了一支秘密部队，总部设在法国，但由伦敦指挥，其任务是追捕纳粹战犯，特别是那些奉希特勒之命处决前英国特种部队成员的人。他们追踪到的纳粹分子不会被绳之以法，而是会被赋予与我们一样的权利，然后被彻底消灭。

这体现了丘吉尔对这支他一手创建的特种部队的热情和坚定不移的忠诚，这种忠诚直至他生命的尽头都未曾消减。毫无疑问，如果格斯·马奇-菲利普斯、杰弗里·阿普尔亚德、格雷厄姆·海耶斯和安德斯·拉森能够活到战争结束，他们一定会完全赞同保留一支秘密的 SAS 部队，并支持其战后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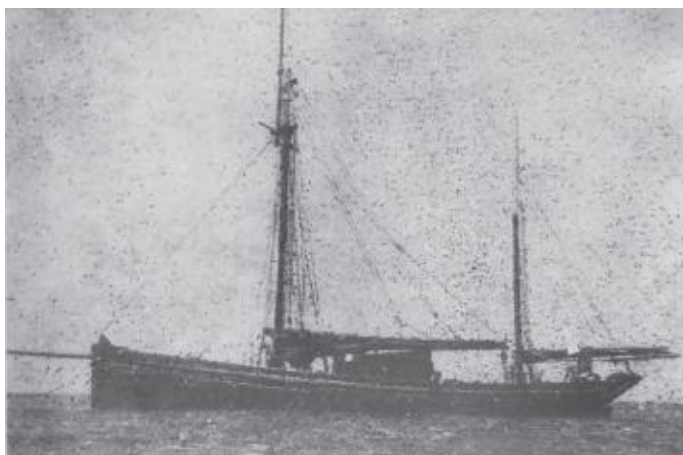
丹麦维京人。右上是令人畏惧的劫掠指挥官安德斯·拉森（Anders Lassen VC），左下是斯蒂芬·卡苏利（Stephan Cassul i），他们在秘密的土耳其“海盗基地”。



行当工具。一名劫匪， 配备美制M1卡宾枪、手枪和一把致命的7英寸刀刃的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它永远不会缺子弹。”



希特勒先生，你以为你在骗谁？一支巡逻队展示了元首的照片；希特勒曾下令，任何袭击者一旦被俘，都将遭受酷刑并被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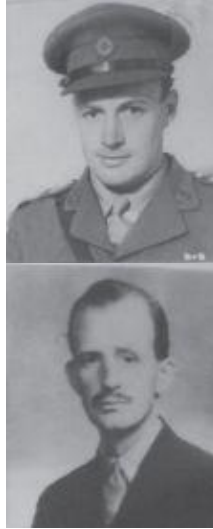
“女仆荣誉号”，一艘秘密武装的Q型舰船。



Graham Hayes MC, 侍从船员，一如既往地英俊潇洒。



《侍女》剧组。



Geoffrey 'Apple' Appleyard MC、自由法国人 Andrew Desgranges 和 Gus March-Phillipps DSO。



炼狱。圣伊莎贝尔港，费尔南多波岛，图中可见7872吨的“奥斯塔女爵”号——袭击者的主要目标——停泊在近岸处。



“特维菲克”号的舰桥上，这是他们在土耳其海盗出没海域时的总部舰。他旁边是希腊圣舰队的一位船长，他们的座右铭是：“要么凯旋而归，要么战死沙场。” 注意那永远都在大茶壶。



一支由远程沙漠部队和特种空勤团组成的部队——丘吉尔敦促他们“在海上重现他们在沙漠中赢得的荣耀”。



任务完成。这张侦察照片来自德国联邦档案馆，显示的是克里特岛卡斯特利空军基地，这里是拉森1943年6月发动的毁灭性空袭的目标。受损的飞机散落在机场各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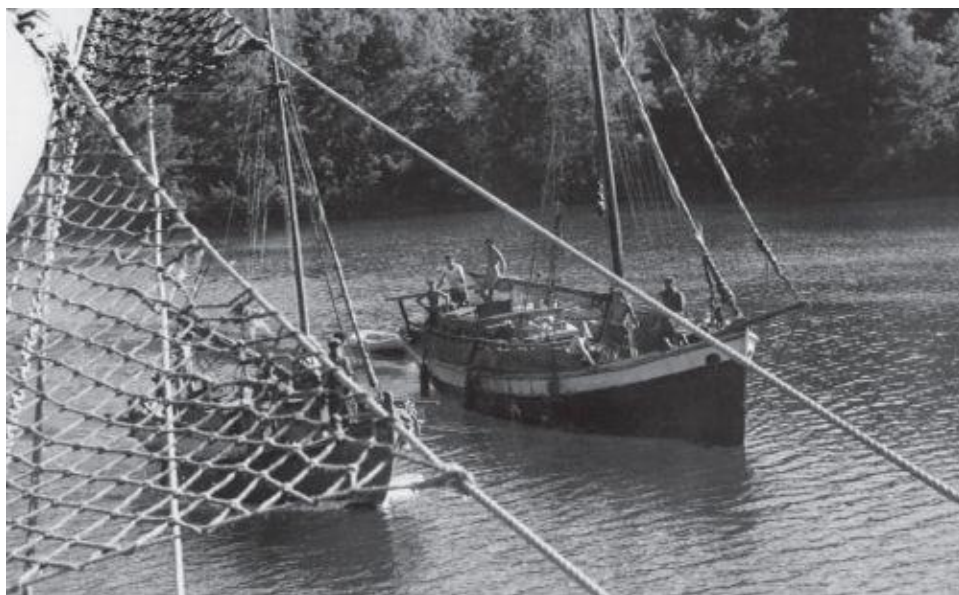
糟糕的发型。在一次任务成功返回后，我们乘坐一艘鱼雷艇，巡逻队中有一半人穿着缴获的德军制服。



胡子状态不佳。照片里有希腊游击队员、希腊圣战飞行队队员以及特种部队成员。第二排最右边的是杰克·“祖基”·曼恩，他是丘吉尔突击队的资深无线电操作员。



战犬。一位SBS战友带着小狗。安迪·拉森的爱尔兰巡逻队里有一群形形色色的随军犬——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狗。拉森甚至带着他最喜欢的马尔济斯犬皮波一起执行突袭任务。事实证明，它像狮子一样凶猛！



一艘典型的袭击舰。SAS/SBS船员准备袭击一座德军占领的岛屿，他们伪装成当地渔民，悄悄绕过敌人。



拉森的爱尔兰巡逻队启航，对驻扎在圣托里尼的德军发动了臭名昭著的袭击——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安迪·拉森的血腥屠杀”的事件。



杰克·尼科尔森中士，荣获杰出服役勋章和军事勋章，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苏格兰士兵，后来成为安迪·拉森的得力助手。
他的指挥官曾告诫他：“盯紧拉森，管好他。”好像这真的可能似的！



拳击手道吉·庞福德正在接受手榴弹伤的治疗。他带着爱犬逃到马戏团，后来赢得了英国金手套中量级业余拳击锦标赛冠军：这无疑是加入特种部队突击队的完美履历。



热水浴缸。波特·“乔”·贾雷尔，这位从美国医护兵转行成为突袭者的士兵。当被问及他是杀人还是治病时，他会回答：“实际上两者都有一些。”



全副武装，危险至极。右图为迪克·霍姆斯，他手持武器，身处典型的地形之中。他会将他们在地中海的袭击比作“恐怖主义”。



安德斯·拉森少校（MC 和两枚 VC 勋章）正在讨论即将进行的科马基奥湖突袭，他和他的部下奉命穿越不可能的地形，从而成为盟军在意大利北部突破的先锋。



在科马基奥突袭事件中受伤的人员：后排，从左至右：身份不明者、汉克·汉考克、米克·“吉波”·康比、骑兵兰德尔。前排：身份不明者、下士波洛克，以及中士罗纳德·韦特、肖恩·奥莱利（拉森的“保镖”）和帕齐·亨德森。

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书籍和学术论文

1943-1945 年爱琴海两栖作战和特种作战。帕纳约蒂斯·加佐尼卡斯，2003 年 12 月，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海军研究生院。

安德斯·拉森·克里格—1940年4月9日—1945年4月9日。Thomas Harder, Informations Forlag, 2010 (Thomas Harder 临时翻译，2013 年，为 *Anders Lassen 的战争*)。

SAS团的历史。约翰·斯特劳森，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1984年。

“安迪”——丹麦人的肖像，安德斯·拉森。Mogens Kofod-Hansen, Frihedsmuseets Venners Forlag – 自由博物馆之友，1991 年。

二战突击队和游骑兵。詹姆斯·拉德，麦克唐纳和简氏有限公司，1978 年。

尘埃落定于海。W.E. Benyon-Tinker, Hodder & Stoughton, 1947 年。

伊恩·弗莱明的《突击队：二战时期第30突击队的故事》。尼古拉斯·兰金著，费伯出版社，2011年。

伊恩·弗莱明与特别行动执行处的“邮政局长行动”——不为人知的绝密故事。布莱恩·莱特，Pen & Sword出版社，2012年。

蛋白操作。Anne E. Jensen 和 Ole Christensen, Imprint Grafisk, 2010 年。

《海盗：特种舟艇部队的故事》。约翰·洛德威克，梅休恩出版社，1947 年。

《隐形袭击者》。詹姆斯·D·拉德著，武器与盔甲出版社，1983年。

《军团——SAS的真实故事》。迈克尔·阿舍尔著，维京出版社，2007年。

二战时期的SBS——图文历史。加文·莫蒂默，Osprey出版社，201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胜利与悲剧。温斯顿·S·丘吉尔，卡塞尔出版社，1954 年。

揭开丘吉尔的秘密军队：特别行动执行处伤亡人员官方名单及其故事。约翰·吉汉和马丁·梅斯著，Pen & Sword出版社，2012年。

1941-1946 年爱琴海海战。查尔斯·W·科伯格，小普雷格出版社，2000 年。

附录一

格斯·马奇-菲利普斯——勋章

授予格斯·马奇-菲利普斯杰出服务勋章的嘉奖令

最机密

特种勤務旅

单位：小型突袭部队

陆军编号及军衔：99184 – 少校

姓名：古斯塔夫·亨利·马奇-菲利普斯，DSO，MBE

荣誉或奖励：追授杰出服务勋章，追授嘉奖

注：出于行动需要，这些突袭行动并未向媒体公布，上述引述内容绝不会公开。

*

马奇-菲利普斯少校是SSRF的最初构想者，也是其首任指挥官。他组建并训练了这支部队，凭借其充沛的精力和个人魅力，部队在授权组建指令签署后的六周内便做好了首次行动的准备。然而，由于大雾，首次行动（即“树妖”行动的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

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马奇-菲利普斯少校策划并成功执行了三次小规模突袭行动，所有行动均由他亲自指挥，包括海军和陆军两方面。第一次行动代号“路障行动”，袭击了瑟堡半岛东侧的一处海岸防御设施，并用炸弹和轻武器造成敌军多人伤亡。第二次行动代号“树妖行动”，成功夺取了卡斯凯特灯塔，俘获了七名德国海军战俘，并缴获了重要的密码本和其他文件。第三次行动是对海峡群岛一处地形极其险峻的区域进行侦察，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所有行动中，SSRF均无人员伤亡。

另外三次，马奇-菲利普斯少校指挥的部队乘坐 MTB 344 出海，但由于到达海峡对岸时天气状况发生变化，行动不得不放弃。

他始终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导者，完全不顾个人危险和困难，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指挥官。

马奇-菲利普斯少校在“水墨行动”后被报告失踪，据信已阵亡。如果他幸存并返回盟军占领区，强烈建议授予他杰出服务勋章（DSO）的加冕。如果他随后.....据报道他已遇难，建议在讣告中追授他的名字。

*

路易斯·蒙巴顿

联合行动主管

1942年11月12^日

附录二：

杰弗里·阿普尔亚德——装饰品

杰弗里·阿普尔亚德 (Geoffrey Appleyard) 的 DSO 获奖记录

最机密

特种勤務旅

单位：小型突袭部队

陆军编号及军衔：86639 – 上尉/少校

姓名：约翰·杰弗里·阿普利亚德

荣誉或奖励：杰出服务勋章

注：出于行动需要，这些突袭行动并未向媒体公布，上述引述内容绝不会公开。

*

阿普尔亚德少校参与了苏格兰特种部队（SSRF）于8月5日至10月15日期间执行的五次突袭行动。在^{所有}这些行动中，他都担任突击艇MTB 344的导航员，并在其他四次行动中担任副艇长。这些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勇气、决心和高超的导航技能。每次行动中，MTB 344都是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执行任务，并且经常穿越敌方雷区。

*

8月¹⁴/15^日夜间，在巴弗勒角（CAP BARFLEUR）的一次行动中，他随登陆小队上岸，小队在击毙和击伤数名德军后成功脱险。9月²/3^日夜间，在卡斯凯茨（CASQUETS）的一次行动中，他再次随登陆小队上岸，小队带回了七名俘虏。此次行动在3级风力逐渐增强至5级的情况下进行，登陆和重新登船均在一艘停泊于礁石密布的岛屿上的戈特利艇上完成。正是由于他高超的技能，这次极其艰难的行动才得以成功。9月12/13日夜间，在圣奥诺里讷（ST. HONORINE）的一次突袭中，由于在前一次行动中受伤，他留在登陆艇上。登陆小队陷入困境，他驾驶鱼雷艇在猛烈的敌军火力下紧贴近岸航行，直到最终在敌军的直接射击下被迫转向外海。随后，他躲过了敌方巡逻艇，并尽快返回，沿海岸线搜寻登陆小队的踪迹。在此期间，他再次遭到炮火攻击，而鱼雷艇只有一台发动机还能运转。直到所有营救突袭小队的希望都破灭后，他才掉头返回，成功地驾驶着这艘仅剩一台发动机的鱼雷艇，

穿过敌方布设的雷区，返回母港。10月3日/4^日夜间，他指挥了对萨克岛的突袭，并率领登陆小队在岸上作战三四个小时，俘虏一名敌军，击毙三名敌军，己方无一伤亡。

★

路易斯·蒙巴顿，
联合行动司令
， 1942年11月12^日

附录三

安德斯·拉森——装饰品

安德斯·弗雷德里克·埃米尔·维克托·绍·拉森少校在生前和死后均被授予以下荣誉和勋章：

*

克里斯蒂安十世国王纪念章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军事十字勋章和两道杠

希腊十字勋章

1939–45 年星报

非洲之星

意大利之星

国防勋章

战争勋章

安德斯·拉森荣获军事十字勋章的嘉奖令

安德斯·弗雷德里克·埃米尔·维克多·肖·拉森少尉

(234907) 总清单

拉森少尉始终展现出英勇无畏、意志坚定的风范，他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尽职尽责地完成任务。他不仅以身作则，激励部下，更是一位技艺精湛、判断力敏锐、决策果断的优秀水手。在一次作战行动中，他担任登陆艇艇长，凭借高超的技能，成功完成了在危险多岩岛屿上的登陆和后续撤离，且未发生任何意外。他还参与了另一次作战行动，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可靠性。最近，他又参与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作战行动，担任登船小队的队长。尽管周围局势动荡，拉森少尉依然沉着冷静、迅速高效地完成了任务，展现出卓越的应变能力和正直的品格。此外，拉森少尉还参与了另一次作战行动，担任登陆艇的弓箭手，随后对据报存在的机枪阵地进行了初步侦察。

安德斯·拉森第二次荣获军事十字勋章的嘉奖令

单位：中东突击部队特种艇中队

注册号 234907

军衔和姓名：WS 中尉 Anders Frederick Emil Victor Schau LASSEN, MC（丹麦籍）

推荐人：（签名）萨瑟兰上校，MC，中东突袭部队特种舟艇中队指挥官；（签名）

罗纳德·M·斯科比中将，GCS 1943年7月21日；（签名）

HM·威尔逊，将军，中东部队总司令

*

荣誉或奖励：立即授予主持人资格

值得称赞的行动

*

这名军官指挥的巡逻队于7月4日夜间袭击了卡斯特利佩迪亚达机场。他与编号为1469628的炮兵琼斯（J. Jones，皇家炮兵）一起从西侧进入机场，穿过了坚固的周边防御工事。他假扮成巡逻的德国军官，蒙混过关，绕过了三名相距15码、守卫着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哨兵。然而，他被迫用自动步枪射杀了第四名哨兵，并因此引发了警报。他被照明弹和地面探照灯发现后，遭到了猛烈的围攻。近距离遭到机枪和步枪火力攻击，被迫撤退。半小时后，尽管所有守卫都已叛变，且该区域正被巡逻队巡逻并用探照灯扫射，这名军官和一名士兵仍再次进入机场。他们向目标推进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此过程中不得不击毙第二名敌方哨兵。随后，敌军从机场东侧迅速增援，并组成半圆形阵地，将两名进攻者逼入防空阵地中央，遭到三面猛烈炮火攻击。他们无视这一危险，反而将炸弹放置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上，将其摧毁。该区域敌军数量不断增加，最终迫使他们撤退。正是由于这名军官的佯攻，才使得机场东侧的飞机和汽油得以成功摧毁，因为他成功地将该地区的所有守卫引离。在整个进攻过程中，以及在极其艰苦的行军过程中，这位军官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决心和对自身危险的漠视。

安德斯·拉森第三枚军事十字勋章的嘉奖令

单位：在特种舟艇中队（1 SAS 团）服役期间的一般名单。

注册号：NYA

军衔和姓名：WS Lieut LASSEN, Anders Frederick Emil

Victor Schau

推荐人：(签名) DJT Turnbull 上校，

突袭部队指挥官；(签名) DF Anderson 中将，第三军军长；(签名) HM Wilson 将军，

中东部队总司令。1943年11月19日

荣誉或奖励：第二条 MC 勋章

受表扬的行为：

*

这位军官大部分时间都身患疾病，但在1943年9月13日至10月18日期间，第十分队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作战行动中，他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英勇无畏的精神。1943年10月7日，德军在锡米岛遭到重创，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鼓舞和领导，以及他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他本人腿部严重烧伤，且身患内科疾病，却仍然近距离追踪并击毙了至少3名德军士兵。当时意大利军队正处于动摇之中，我认为他们的逆转要归功于这位军官的榜样作用和积极主动。整个上午，他都在持续骚扰和歼灭德军巡逻队。下午，他亲自率领意大利军队反击，最终将德国人赶回了他们的帆船上，德军损失 16 人阵亡，35 人受伤，7 人被俘，而我方损失 1 人阵亡，1 人受伤。

安德斯·拉森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表彰

国王陛下欣然批准追授以下人士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少校（临时）Anders Frederick Emil Victor Schau LASSEN，MC (234907) 总名单。

*

自至夜间，意大利少校拉森奉命率领一名军官和十七名士兵组成的巡逻队突袭科马基奥湖北岸。

他的任务是尽可能造成伤亡和混乱，营造大规模登陆的假象，并俘虏敌军。由于事先无法进行侦察，这支小队发现自己身处一条两侧临水的狭窄道路上。

拉森少校率领部下，在两名侦察兵的带领下，沿着道路向镇子进发。行进约500码后，他们遭到路边哨兵的盘问。他们试图解释说自己是回家的渔民以消除疑虑，但未能成功。当他们再次向前推进试图制服哨兵时，哨兵和后方两座碉堡都开始用机枪扫射。

随后，拉森少校亲自动用手榴弹发起攻击，歼灭了第一个阵地，该阵地上有四名德军和两名敌军士兵。机枪。他全然不顾从三个敌军阵地倾泻而来的密集弹雨——其中一个阵地从300码外的路边也加入了战斗——在其余部队的火力掩护下，他冲向第二个阵地。他投掷了更多手榴弹，压制了该阵地，随后他的巡逻队攻占了该阵地。两名敌人被击毙，两名被俘，另有两挺机枪被摧毁。

此时，部队已伤亡惨重，火力也大幅削弱。拉森少校仍在猛烈的火力下重整旗鼓，重新部署部队，并将火力集中到第三个阵地。他亲自上前投掷更多手榴弹，引来敌人一声“同志”的欢呼。随后，他走到距离敌方阵地三四码的地方，命令敌人走出阵地，接受他们的投降。

他一边大声喊叫让他们出来，一边被阵地左侧的斯潘道步枪扫射击中，身负重伤倒地。但他在倒地时仍然投掷了一枚手榴弹，炸伤了一些守军，使他的巡逻队得以冲进去，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

拉森少校拒绝撤离，因为他认为撤离会阻碍撤退并危及更多生命，由于弹药几乎耗尽，部队不得不撤退。

凭借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对个人安危的全然不顾，拉森少校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成功达成了作战目标。他摧毁了三个敌方阵地，缴获六挺机枪，击毙八名敌军，并击伤多名敌

军，俘虏两名敌军士兵。拉森少校对职责的高度忠诚以及他所领导的士兵对他的尊敬，再加上他自身的非凡勇气，使他能够圆满完成所有分配给他的任务。

*

陆军部

1945年9月7^日

指数

[阿贝尔](#)，地区专员[64](#)、[73](#)、[75](#)

乙炔[50](#)

爱琴海[225](#)、[227](#)、[233](#)、[252](#)、[253](#)、[258](#)、[308](#)

非洲军团[177](#)

奥尔德尼岛，海峡群岛[129](#)

第一代突尼斯伯爵亚历山大[349](#)、[370](#)、[376](#)

埃及亚历山大[274](#)，[288](#)

阿利姆尼亚，希腊群岛[236](#)，[282](#) – [4](#)

美国战地服务社[229](#)，[231](#)

安非他明[2](#) – [3](#)，[6](#)，[115](#) – [16](#)，[186](#)，[205](#)，[245](#)，[291](#)

安德森庄园，多塞特郡[114](#) – [17](#)、[120](#)、[123](#)、[134](#)、[135](#)、[148](#)、[155](#)、[264](#)

克里特岛阿诺阿尔哈尼[189](#)

意大利亚平宁山脉[348](#)

克里特岛阿波伊尼村[181](#)、[182](#)、[209](#)、[213](#)

阿普里亚德，约翰·杰弗里[26](#) – [7](#)，[192](#)，[375](#)，[377](#)

邮政局长行动（费尔南多邮局）[26-7](#)、[37](#)、[48-9](#)、[64](#)、[67](#)、[70](#)、[78](#)、[79](#)、[83](#)、[85-6](#)、[9](#)

[3](#)、[100](#)、[107-10](#)

在安德森庄园[115](#)号进行训练

树妖行动（Les Casquets）[128](#)

水印行动（滨海圣洛朗）[133](#) – [4](#)

[135](#)指挥官

玄武岩行动（萨克岛）[136](#)、[138-45](#)、[146-8](#)、[152](#)

哈士奇行动（西西里岛）[160](#)、[173](#)、[221-2](#)

[221](#) – [2](#)在西西里岛执行任务中阵亡

希腊阿拉克索斯[310](#)

意大利阿根塔[370](#)，[374](#) – [5](#)

皇家方舟号，HMS [33](#)

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 AW41 阿尔伯马尔[222](#)

阿里巴[98](#)

阿什顿庄园，赫特福德郡[28](#)

希腊雅典[284](#), [310](#) – [15](#), [330](#)

大不列颠酒店[312](#)

阿特利特，巴勒斯坦（必读）[162-8](#)、[174](#)、[228-32](#)

大西洋[21](#)

奥金莱克，克劳德[156](#)

奥地利[348](#)

伦敦贝克街[37号](#)

Bandouvas, Monoli [178](#)

雅典银行[290](#) – [2](#)

敦刻尔克战役[24](#)、[26](#)、[36](#)、[324](#)

托罗内奥斯湾[325](#)

英国广播公司（BBC）[45](#)、[172](#)、[211](#)

综艺乐团[256](#)

博福特战斗机 布里斯托尔156型 博福特战斗机

黎巴嫩贝鲁特[258](#), [260](#), [275](#) – [7](#)

圣乔治酒店[260](#)

贝穆伊沃伊[91](#)

苯丙胺[2](#) – [3](#), [6](#), [115](#) – [16](#), [186](#), [205](#), [245](#), [291](#)

贝雷塔MAB 38机枪[170](#)、[269](#)、[347](#)

比邦迪[42](#)、[74](#)、[76](#)、[83](#)、[100](#)、[103](#)

比姆罗斯，查尔斯[243](#) – [4](#)

比内亚，队长[95](#), [96](#), [99](#) – [100](#), [104](#), [106](#)

赤道几内亚比奥科[39](#)；另见费尔南多·波

英国伯明翰[165](#)

毕肖普，汤姆[247](#) – [50](#)

[22号](#)迫击炮

布莱斯，[比尔282](#) – [4](#), [287](#)

宝马[4系](#)

船

布里克斯汉姆拖网渔船[21](#) – [2](#)

帆船（木制渔船） [226](#), [228](#), [233](#) – [4](#), [258](#), [307](#), [323](#) – [4](#), [330](#)

[E](#)型船[269](#)、[271](#)、[283](#)

[折叠](#)独木舟（folbots） [66](#)、[68](#)、[73-5](#)、[234](#)、[260](#)、[322](#)、[353](#)

Goatleys [121](#) – [2](#), [125](#) – [6](#), [131](#), [133](#), [138](#), [139](#), [142](#), [143](#), [146](#), [147](#), [148](#), [352](#),
[353](#)

“杰利科”充气入侵者[353](#)

发动机发射[175](#) – [6](#), [215](#) – [17](#), [260](#)、[266](#)、[271](#) – [2](#), [281](#)、[285](#)、[304](#)、[316](#)

机动鱼雷艇（MTB） [117](#)、[324](#) ；另见“小尿艇”

Q-Boats [21](#)

Storm [Motor](#) Boats [360](#)、[362](#)

意大利博洛尼亚平原[348](#) – [9](#)

“弹跳贝蒂” 参见S矿井

伯纳德·亨利·布尔迪隆[58](#)

伯恩，弗雷迪[117](#)、[120](#)、[138](#)、[147](#)

弓箭[116](#)、[137](#)、[264](#)

勃兰登堡军团第 [283](#), [359](#)

布雷达35型火炮[237](#)、[241-2](#)、[245](#)、[281](#)

布伦机枪[64](#)、[231](#)、[246](#)、[280](#)、[295](#)、[300](#)、[327](#)、[339](#)

布里斯托尔[156](#)型

博福特[257](#)

英国陆军[319](#) – [2](#), [346](#) – [8](#)

第三军[329](#)、[333](#)

第5空降师[329](#)

第五集团军[370](#)

第8集团军[161](#)、[229](#)、[348](#)、[350-1](#)、[370](#)

第34步兵师[329](#)

第57步兵师[329](#)

第11伞兵营[278](#)

第二特种勤务旅[348](#)

达勒姆轻步兵团[231](#)

爱尔兰卫队[163](#)

兰开夏郡步兵团[164](#)

宪兵队[346](#)

皇家陆军医疗队（RAMC）[289](#)

皇家炮兵[165](#)

皇家通信兵团[166](#)

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289、324、348、375](#)

苏格兰卫队[282](#)

萨福克军团[172](#)

英国驻圣[伊莎贝尔领事馆52、54、89-90、96](#)

布里克斯汉姆拖网渔船[21 – 2](#)

肯特郡布罗德斯泰尔[157](#)

Bucketforce [309 – 10](#)

保加利亚[331](#)

流浪船[31](#)

汉堡，奥托[284](#)

布尔胡，海峡群岛[129](#)

屠杀与突袭[36](#)

“Buzz” 参见弗兰克·珀金斯

“凯撒” 参见哈瑙，尤利乌斯[caiques（木制渔船）226、228、233-4、258、307、323-4、](#)

[330](#)

埃及[开罗154、155、171](#)

格罗皮的[218](#)

[突袭者部队总部181、182、213、215、218、257、262、328](#)

法国加莱[127](#)

希腊群岛卡尔基[236](#)

碳化钙[50](#)

剑桥大学[157, 324](#)

克里特岛科基诺索斯角[176](#)

佛得角[群岛32、33](#)

碳化钨灯笼[50](#)

巴勒斯坦卡梅尔山（必选）[162](#) – [3](#)

信鸽[127](#)

赌场餐厅，圣伊莎贝尔[55](#), [62](#) – [3](#), [69](#), [72](#), [81](#)

卡索内阿戈斯塔，科马基奥湖[355](#) – [7](#)

卡索内卡尔迪罗，科马基奥湖[357](#) – [61](#), [362](#), [367](#), [370](#)

斯特凡·卡苏利[288](#) – [92](#), [293](#) – [8](#), [305](#), [312](#)

海峡群岛[13](#)、[117-29](#)、[136-45](#)、[146-52](#)

 奥尔德尼[129](#)

 布尔胡[129](#)

 Les Casquets [117](#) – [29](#)

 萨克[13](#), [136](#) – [45](#), [146](#) – [52](#)

Château Pèlerin，巴勒斯坦（强制）[162](#)

法国瑟堡半岛[127](#)

中国[28](#)

希俄斯岛，希腊群岛[240](#), [253](#)

[克里斯蒂安娜群岛](#)希腊群岛[289](#) – [90](#)、[300](#)、[304](#)

Chrysanthos 参见 Maroulakis、Chrysanthos

丘吉尔，[温斯顿36](#)、[38](#)、[39](#)、[58](#)、[60](#)、[96](#)、[102](#)、[128](#)、[152](#)、[170](#)、[212](#)、[225](#)、[308-10](#)、[349](#)、

[377](#)

克拉克，马克·韦恩[349](#), [370](#)

近距离射击[169](#)

Coker，[Tugmaster 53](#)、[65](#)、[72](#)

德国科尔迪茨城堡，[156](#)

科尔，中尉[275](#)

[殖民地](#)服务[58](#)、[64](#)、[67](#)

柯尔特.45左轮手枪[169](#)

意大利科马基奥镇[353](#) – [4](#), [360](#), [362](#) – [3](#), [373](#)

突击队员

 第7号[112](#), [196](#)

 第9号[350](#) – [2](#)

[《突击队命令》150-1、183、284](#)

共产主义[328](#)

复合口粮[6](#)

康比，吉波[162](#)

康索利德B-24解放者[155](#)

科斯岛，希腊群岛[227、233、240、257、278](#)

曲柄[21、50、63、68、73、75](#)

克里特岛[1 – 20、154、161 – 2、171、173、176 – 83、184 – 96、197 – 208、209 – 24](#)

阿诺·阿尔哈尼[189](#)

阿波伊尼村[181、182、209、213](#)

气候[178](#)

迪克蒂山脉[177、181](#)

伊拉克利翁空军基地[5、171、181、189、200 – 3、209、214](#)

伊迪山脉[177](#)

卡斯泰利空军基地[1 – 20, 171, 186 – 96, 197 – 200, 203 – 8, 209](#)

卡斯特利·佩迪亚塔[190](#)

Kokinoxos [176, 180](#)

穆克塔里村[190](#)

阻力[178、193](#)

廷巴基空军基地[171、175、214](#)

Viannos [181, 223-4](#)

白山[176](#)

克罗斯比，宾[336](#)

克劳奇，弗雷德[259、354、365、370](#)

基克拉迪群岛[286](#)

诺曼底登陆日第[130、155、161次登陆](#)

D中队[5](#)

每日镜报 [150](#)

《每日电讯报》[150](#)

达喀尔，塞内加尔[32 – 3, 49, 95](#)

丹纳特，霍斯特[193](#)

丹纳特线[193](#) – [4](#), [199](#), [201](#), [205](#), [338](#)

丹麦[225](#)

德斯格朗日, 安德鲁[51](#)、[68](#)、[79](#)、[133](#)

迪耶普突袭战[149](#) – [51](#)

柴油[6](#)

迪克提山, 克里特岛[177](#), [181](#)

杰出行为勋章 (DCM) [112](#)

勋章 (DSO) [109](#)、[324](#)

迪克斯卡特酒店, 萨克岛[142](#)、[147](#)

十二群岛[227](#)、[232-9](#)、[240-50](#)、[254](#)、[256](#)、[265](#)

狗汤姆[323](#), [346](#)

多塞特郡[114](#) – [17](#)、[120](#)、[123](#)、[126](#)、[309](#)

安德森庄园[114](#) – [17](#)、[120](#)、[123](#)、[134](#)、[135](#)、[148](#)、[155](#)、[264](#)

波特兰[120](#)、[126](#)、[148](#)

温特伯恩河[114](#)

双击射击[19](#)

奥斯塔女公爵[41-2](#)、[52-3](#)、[56](#)、[60](#)、[64-5](#)、[67](#)、[69](#)、[74](#)、[76](#)、[77-80](#)、[83-4](#)、[85-8](#)、[91-7](#)、[10](#)

[0](#)、[102](#)、[109-10](#)

达金, 帕特里克[119](#)、[124](#)、[136](#)、[152](#)、[160](#)

达夫, 罗宾[78](#)

法国敦刻尔克[24](#)、[26](#)、[36](#)、[324](#)

达勒姆轻步兵团[231](#)

E艇[269](#)、[271](#)、[283](#)

埃及

亚历山大[274](#), [288](#)

开罗[154](#)、[155](#)、[171](#)、[181](#)、[182](#)、[213](#)、[215](#)、[218](#)、[257](#)、[262](#)、[328](#)

希腊人民解放军 (ELAS) [328](#) – [30](#)、[336](#)、[339](#)、[340](#)、[341](#)、[343](#)

育空帝国 [109](#)

娱乐国民服务协会 (ENSA) [256](#)

埃维森, 欧内斯特[51](#)

实验站[6](#), 阿什顿庄园[28](#)

意大利法恩扎[348](#)

“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28](#)、[68](#)、[120](#)、[137](#)、[148](#)、[156](#)、[193](#)、[320](#)、[347](#)

费尔贝恩，威廉[28](#)

法兰格[40](#)、[54](#)、[95](#)、[98](#)

费尔南多·波[39](#) – [47](#)，[51](#) – [9](#)，[60](#)；另见圣伊莎贝尔

总督府[82](#)、[94](#)

圣伊莎贝尔峰[67](#)、[92](#)

菲泽勒 Fi-156 鸬式飞机[1](#)，[194](#) – [5](#)

费拉，圣托里尼[291](#) – [2](#)，[293](#) – [8](#)，[299](#)

鱼弹[50](#)

弗莱明，伊恩[44](#)、[46](#)、[375](#)

折叠独木舟（folbots）[66](#)、[68](#)、[73-5](#)

福特V8发动机[121](#)

意大利弗利[348](#)

法国[32](#) – [3](#)，[34](#)

加莱[127](#)

瑟堡半岛[127](#)

迪耶普[149](#)

外籍军团[230](#)、[231](#)

自由法语[51](#)、[61](#)、[89](#)、[94](#)

弗雷讷监狱[132](#)

电阻[128](#)、[132](#)

滨海圣洛朗[130](#)，[131](#) – [4](#)

维希法国[32](#) – [3](#)，[34](#)，[49](#)

弗朗哥，弗朗西斯科[40](#)，[54](#)

法国弗雷讷监狱[132](#)

丰沙尔，马德拉[24](#)，[26](#)，[29](#)，[30](#) – [2](#)

圣克拉拉教堂[30](#)

“Fyfield”参见安德森庄园

英国及英国自治领地国王乔治六世[375](#)

乔治·莱格斯[33](#)、[34](#)、[49](#)

乔治斯、尼雷亚诺斯[2 – 8](#), [186 – 92](#), [194](#), [200](#), [212](#)

德国陆军

第 22 空军步兵师[184 – 5](#), [223](#)

第999步兵师[256](#)

非洲军团[177](#)

希腊暴行[209 – 14](#), [222 – 4](#), [252](#), [263](#), [301 – 2](#), [327](#)

勃兰登堡军团第 [283](#), [359](#)

先锋队工程兵第[144](#)分队

德国领事馆，圣伊莎贝尔[94](#)

德国海军[128](#)

德国

科尔迪茨城堡[156](#)

《突击队命令》[150-1](#), [183](#), [284](#)

盖世太保[132](#), [222](#), [263](#)

大屠杀[341](#)

劳改营[142](#), [150](#)

[132](#)号卢夫特杜拉格战俘营

“[的](#)反应[149](#), [158](#)

[98](#), [101](#) “[的](#)反应

SD (Sicherheitsdienst) [151](#), [284](#)

党卫军 (SS) [284](#)

斯塔拉格7A战俘营[284](#)

盖世太保[132](#), [222](#), [263](#)

直布罗陀[44](#)

吉法德，乔治·詹姆斯[46](#), [57](#)

戈特利船[121 – 2](#), [125 – 6](#), [131](#), [133](#), [138](#), [139](#), [142](#), [143](#), [146](#), [147](#), [148](#), [352](#), [353](#)

金币[260](#), [332](#)

古德曼，中尉[83](#)

总督府，费尔南多波[82](#), [94](#)

布列塔尼大酒店，雅典[312](#)

格兰特-泰勒，伦纳德[169](#)

Grant, Donald [261 – 3](#), [315](#)

格里夫斯, [西德尼7、162、175、185、188、191、192、194-6、198-200、209-10、212、214、220、221、247-50](#)

希腊[154、227、232-9、240-50、251-65、266-77、278-92、293-305、310](#)

Alimnia [236](#), [282-4](#)

Araxos [310](#)

雅典[310 – 15](#), [330](#), [284](#)

卡尔基[236](#)

希俄斯岛[240](#), [253](#)

[克里斯蒂安娜岛289 – 90、300、304](#)

Cos [227、233、240、257、278](#)

哈尔基[265](#), [266 – 74](#), [282](#), [284](#), [287](#)

卡拉夫里塔[252](#)

卡利姆诺斯[240](#)

卡瓦拉[329](#)

Leros [227、233、240、257](#)

梅洛斯[303](#)

尼西罗斯[278 – 82](#)

帕特莫斯[240](#)

比雷埃夫斯[311](#), [312](#)

皮斯科皮[236](#)

Potidaea [325](#)

罗德岛[233、246、251、256、257、269、279、283、284、307](#)

萨洛尼卡[315、322-3、325-43](#)

萨摩斯[240](#)

圣托里尼[286 – 92](#), [293 – 305](#)

斯基亚索斯[323、324](#)

锡米[227](#), [232 – 9](#), [240](#), [241 – 50](#), [251 – 2](#), [257](#), [306 – 7](#)

希腊军队[230](#)

希腊海军[312](#)

[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328 – 30、336、339、340、341、343](#)

希腊**圣**战队[178](#)、[255](#)、[309](#)、[326](#)、[343](#)
格林，[弗雷德162](#)，[364](#)
手榴弹[19](#)、[21](#)、[145](#)、[146](#)、[295-6](#)、[337](#)、[339](#)、[368](#)、[371](#)
Gropi's，[开罗218](#)
古宾斯，[科林·麦克维恩38](#)，[59](#)
《格恩西晚星报》 [149](#)
Guise，[Leonard 51](#)，[54](#)，[55](#)，[58](#)，[63](#)，[68](#)，[72](#)，[73](#)，[77](#)，[82-3](#)
科斯湾[258](#)、[260-5](#)、[272-3](#)、[286](#)、[304](#)
几内亚湾[39](#)、[43](#)、[50](#)、[51](#)、[62](#)、[70](#)、[94](#)
塞萨洛尼基湾[325](#)，[333](#)
[温](#)，[约翰112](#)，[115](#)
巴勒斯坦海法（强制执行） [228](#)，[233](#)
希腊群岛哈尔基岛[265](#)，[266](#) – [74](#)，[282](#)，[284](#)，[287](#)
哈瑙，[尤利乌斯103](#) – [4](#)
汉考克，[汉克162](#)
哈里斯，[杰克289](#)、[294](#)、[300](#)
哈里斯，[莱斯利248](#) – [50](#)
“哈里斯”[刃卡福普洛斯](#)，[切里托克](#)
海耶斯，[格雷厄姆26](#) – [7](#)，[30](#)，[37](#)，[48](#) – [9](#)，[64](#)，[66](#) – [7](#)，[73](#) – [7](#)，[83](#)，[100](#)，[107](#) – [10](#)，[11](#)
[5](#)，[122](#)，[132](#) – [3](#)，[136](#)，[192](#)，[222](#)，[375](#)，[377](#)
[亨克尔He-177 118](#)
海因茨（德国俘虏） [218](#) – [19](#)
海灵斯，[132 年1 月](#)
亨德森，[帕齐162](#)
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空军基地5](#)、[171](#)、[181](#)、[189](#)、[200](#) – [3](#)、[209](#)、[214](#)
[赫特](#)，[上尉147](#)，[151](#)
赫里福德，[赫里福德郡375](#)
[赫特福德郡28](#)
[赫斯](#)，[中尉299](#)，[302](#)
希特勒、[阿道夫47](#)、[128](#)、[149](#)、[150](#) – [1](#)、[152](#)、[183](#)、[284](#)、[349](#)、[377](#)
[赫纳拉基斯](#)，[格雷戈里乌斯179](#)

霍格斯巴克，萨克岛[138 – 40](#), [146](#)

[Holmes, Dick](#) [5](#), [162](#), [164-5](#), [173-5](#), [181](#), [201-3](#), 221, [319-22](#), 355, [370](#)

大屠杀[341](#)

霍尔茨，约翰[53](#)

[国民警卫队](#)[22](#), [115](#)

地中海酒店，萨洛尼卡[341](#)

贝鲁特圣乔治酒店[260](#)

休斯，沃利[370](#)

亨特，汤姆[375](#)

伦敦海德公园酒店，[111](#)

克里特岛伊迪山脉[177](#)

圣托里尼岛伊莫洛维里岬角[291](#), [299](#)

伊波蒂斯[190](#)

爱尔兰卫队[163](#)

爱尔兰巡逻队[162](#)、[231](#)、[242](#)、[245](#)、[259](#)、[266](#)、[272](#)、[286-9](#)、[312](#)、[318](#)、[346](#)、[354](#)

铁十字勋章[95](#)

伊罗斯·洛乔斯 *参见*希腊神圣舰队

以色列[162](#)；*另见*巴勒斯坦（托管地）

意大利陆军背包[180 – 1](#)

意大利里拉[240 – 1](#)

意大利[40](#)、[154](#)、[161](#)、[173](#)、[225-7](#)、[310](#)、[343-5](#)、[346-61](#)、[362-73](#)、[374](#)

亚平宁山脉[348](#)

博洛尼亚平原[348 – 9](#)

科马基奥镇[353 – 4](#), [360](#), [362 – 3](#), [373](#)

法恩扎[348](#)

福尔利[348](#)

科马基奥湖[350 – 61](#), [362 – 73](#), [374](#)

下罗马涅[349](#)

波河[349](#)

拉文纳[348](#), [353](#)

西西里岛[161](#)、[173](#)、[220-2](#)

威尼斯[370](#)

詹姆斯·邦德[44,375](#)

Janni (克里特岛导游) [189](#), [200](#) – [2](#)

日本[275](#)

Jarrell, Porter 'Joe' [229](#) – [31](#), [238](#), [248](#) – [50](#), [259](#) – [60](#), [289](#), [344](#), [354](#), [370](#)

吉普车[313](#) – [14](#), [324](#), [326](#) – [7](#), [335](#)

杰利科, 乔治, 第二代杰利科伯爵[155](#) – [8](#), [162](#), [164](#), [174](#), [226](#), [227](#), [267](#), [274](#), [275](#), [278](#), [287](#), [309](#) – [10](#), [315](#), [316](#), [323](#), [340](#)

“杰利科”充气入侵者[353](#)

詹金斯, [261号中士](#)

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 (托管地) [168](#) – [70](#)

犹太人[341](#)

Jones, Ray [5](#), [9-18](#), [162](#), [165](#), [173](#), [175](#), [185](#), [188](#), [192](#), [193-4](#), [197-200](#), [203-7](#), [209](#), [212-13](#), [220](#), [221](#), [288](#)

容克斯 Ju-87 [1](#), [11](#), [15](#), [17](#), [18](#), [40](#), [187](#), [191](#), [196](#), [199](#), [242](#), [246](#) – [8](#)

容克斯 Ju-88 [1](#), [4](#) – [5](#), [15](#) – [17](#), [187](#), [191](#), [195](#) – [6](#), [197](#), [204](#), [303](#) – [4](#)

容克斯运输机[256](#)

[K](#)口粮[6,183](#)

希腊卡拉夫里塔[252](#)

希腊卡利姆诺斯岛[240](#)

卡福普洛斯, 切里托克[184](#) – [5](#)

卡斯泰利空军基地, 克里特岛[1](#) – [20](#), [171](#), [186](#) – [96](#), [197](#) – [200](#), [203](#) – [8](#), [209](#)

克里特岛卡斯特利佩迪亚塔[190](#)

卡斯特罗堡, 锡米[235](#) – [6](#), [241](#) – [2](#), [244](#), [245](#) – [6](#)

卡齐基斯, 中尉[267](#) – [70](#)

希腊卡瓦拉[329](#)

肯普, [彼得112](#), [115](#)

肯特[157](#)

凯塞尔林, 阿尔伯特[188](#)

《杀手学校》, 耶路撒冷[168](#) – [70](#)

金斯顿, [警长289](#), [294-5](#), [297-9](#), [300-3](#), [305](#)

乌尔里希·冯·克莱曼[246、251、256 – 7、269、278、282、283、286、305、306 – 8](#)

圣约翰骑士团[235](#)

克里特岛科基诺克斯岭[180](#)

科尼奥斯，瓦西里斯[182 – 3](#)

波兰克拉科夫[341](#)

Kubelwagen [19、346](#)

尼日利亚拉各斯[45、50、52、55、97、100、101](#)

意大利科马基奥湖[350 – 61、362 – 73、374](#)

阿戈斯塔之家[355 – 7](#)

卡索内·卡尔迪罗[357 – 61、362、367、370](#)

莱克，彼得[89 – 90、96](#)

拉蒙比，肯尼斯[5、172、175、176、189、201、209、213、216、217、222](#)

兰开夏郡步兵团[164](#)

Lange，Adolf [287、290](#)

兰茨，阿尔布雷希特[136](#)

Lapraik，Jock [234、235、241、244、246、247、250、306-7](#)

拉斯杰斯佩莱尔，萨克岛[141](#)

拉森、安德斯[12、37、111、375](#)

1941

载着“荣誉少女号”驶入丰沙尔港[24 – 5、29、31](#)

疑似维希法国船只接近[35号、令人担忧](#)

制作“鱼炸弹”[50](#)

带着侍女抵达尼日利亚[51](#)

在“邮政局长行动[60、64、67](#)”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登上并偷走奥斯塔公爵夫人号[78、85、87](#)

[91 – 2](#)被任命为公爵夫人的二副

公爵夫人号上升起骷髅旗[93](#)

获得军官委任状[107](#)

在尼日利亚奥洛科梅吉训练游击队；爱上当地女孩[107 – 8](#)

出席马奇-菲利普斯的婚礼[108](#)

组建小型突击队（SSRF）[110](#)

[112号](#)房间

1942

搭载 SSRF [114 – 17](#) 的列车

向陆军部请愿，要求允许使用弓箭[116 – 17](#)
[127”](#)之后，计划在突袭中使用德国伪装。

[129](#) 的任务

[“水墨行动130、134”](#)期间请周末假

Gus March-Phillipps 之死[134 – 5](#)

萨克岛玄武岩行动[136、138、139-45、146-8](#)

荣获军事十字勋章[152 – 4](#)

萨克号上的德国哨兵刀[13](#) , [143](#) , [153](#)

1943

加入第1特种[空勤](#)团第[155、157-9](#)期

在特拉维夫[157号酒吧](#)殴打乔治·杰利科

[蛋白](#)行动[161-3、166、172-4](#)的训练

乘坐机动艇前往克里特岛[175 – 6](#)

与格雷戈里乌斯·赫纳拉基斯会面，向卡斯特利空军基地进发[179 – 83](#)

长眠于葡萄园，曾遭德军士兵搜寻[184 – 6](#)

卡斯特利空军基地任务[1 – 20](#) , [186 – 94](#) , [196](#) , [197 – 200](#) , [203 – 7](#) , [209](#)

低伏在卷心菜地里，由农民[208、212](#)帮忙。

因德国的报复而愤怒[212 – 13](#) , [225](#)

帮助克里特岛游击队员逃脱德军[214 – 15](#)

俘虏德军哨兵，与德军巡逻队交火[215 – 17](#)

[221](#)而获得勋章。

杰弗里·阿普尔亚德、格雷厄姆·海耶斯和肯尼斯·拉蒙比的死亡[221 – 2](#)

[黎凡特](#)纵帆船舰队的组建[226、228 – 9](#)

[Symi 232、234-9](#)的捕获

在消毒厕所时腿部被烧伤，患上痢疾[237 – 8](#)

收养 Pipo（马耳他梗） [238 – 9](#)

[241 – 6](#)防守

[251 - 22](#)年返回。

荣获第三枚军事十字勋章[254](#)

给皮波修剪外套[259](#)

[第262](#)突袭队

伏击并杀死盖世太保指挥官[263](#)

1944

囤积金币，在贝鲁特饮酒作乐[259](#) – [60](#)

[258](#) – [65](#) 号帆船驶往科斯湾建立基地

袭击哈尔基岛[265](#), [266](#) – [74](#)

肖恩·奥莱利意外射杀[270](#) – [4](#)

在亚历山大医院康复[274](#)

乔治·杰利科的婚礼，输给了皮波[275](#) – [7](#)

同事们担心他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崩溃” [286](#)

突袭圣托里尼岛[286](#) – [92](#), [293](#) – [305](#)

Pipo SAS [306](#)号翅膀奖

雅典解放 公元前[310](#) - [315](#)年, [公元前330](#)年

Scrumforce任务开始, 穿越雷区[315](#)、[316](#)-[17](#)

给饥饿的孩子们分发饼干[318](#)

赖特、霍姆斯和陆军少校[320](#)之间的对峙——[2](#)

向萨洛尼卡进军，沿途俘虏德国战俘[322](#) – [8](#)

与ELAS领导人的冲突[328](#) – [9](#)

偷偷溜进萨洛尼卡，Mavrikis [330](#) – [2](#)

向驻萨洛尼卡的德军指挥官发出最后通牒[333](#), [334](#)

萨洛尼卡解放[334](#) – [43](#)

1945

抵达意大利[346](#) – [8](#)

科马基奥湖上的“烤肉行动” [351](#) – [61](#), [362](#) – [8](#)

科马基奥之死[368](#) – [73](#)

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371](#), [375](#)

拉弗萨奇，维克多[58](#)

黎巴嫩[226](#)

贝鲁特[258](#)、[260](#)、[275](#)-[7](#)

[Leigh Fermor](#) , [Patrick 178 – 9, 183, 214, 217](#)

莱罗斯岛, 希腊群岛[227, 233, 240, 257](#)

莱斯卡斯克, 海峡群岛[117 – 29](#)

[黎凡特纵帆船](#)舰队[226, 228-9, 233-4](#)

刘易斯炸弹[6, 9, 10, 171, 188, 192, 195, 196, 197-8, 200, 201, 206, 207, 280](#)

刘易斯, 乔克[6](#)

刘易斯机枪[22, 34](#)

解放者远程轰炸机, 参见[康索利德B-24解放者轰炸机](#)

[利孔巴 41, 52, 53, 64, 66, 69, 73-7, 78, 80, 82-3, 85, 87, 88-9, 91, 96, 100, 103, 1](#)

[07](#)

约克郡林顿滨水区[27](#)

莱罗斯的狮子[255](#) ; 另见皮波

利佩特, 理查德[53 – 5, 61 – 3, 69 – 70, 72, 82 – 3, 90, 95, 96, 98 – 100, 104 – 6](#)

葡萄牙里斯本[30](#)

“[小尿尿](#)”号 (鱼雷艇) [117-18, 119-21, 126, 131, 133, 136, 138, 142, 147, 148](#)

[游艇航海日志 23](#)

英国伦敦

[贝克街37号](#)

[海德公园酒店111](#)

伦敦, 安德烈[312](#)

远程沙漠[小组 \(LRDG\)](#) [154, 166, 230](#)

Longe , [Desmond 79, 87, 91](#)

看 [261, 315](#)

意大利下罗马涅[349](#)

德国 Luft Dulag 监狱[132](#)

德国空军步兵师[184 – 5, 223](#)

鲁格 P08 [2, 8, 170, 203, 261, 262](#)

Luhr, Frau [61, 89, 95](#)

海因里希·鲁尔[55, 89, 95, 106](#)

'M' [44, 46, 55, 57, 76, 88, 102, 135, 160](#)

M1卡宾枪[175](#)

《Mädchen für Alles》[4](#)

葡萄牙马德拉[24](#), [26](#), [29](#), [30](#) – [2](#)

侍女 [21-35](#)、[36-47](#)、[48-52](#)、[64](#)、[66](#)、[68](#)、[80](#)、[101](#)、[110](#)、[111-12](#)、[160](#)

疟疾[105](#)、[106](#)

马来亚紧急状态[376](#)

曼恩, 杰克[166](#) – [8](#)、[182](#)、[253](#)、[331](#)、[344](#)

March-Phillips, Gus, [36](#), [37](#), [38](#), [43](#), [44](#), [46](#), [59](#), [60](#), [63](#)

载着“荣誉少女号”驶入丰沙尔港[24](#)、[26](#)、[30](#)、[31](#)

疑似维希法国船只逼近, 令人担忧[33](#) – [5](#), [48](#) – [9](#)

被英国船只登船盘问[49](#) – [50](#)

继续驶往尼日利亚[50](#) – [2](#)

[55](#)张照片

训练尼日利亚当地新兵进行游击战[56](#)

请求吉法德将军增派人手[57](#)

与尼日利亚州长伯纳德·亨利·布尔迪隆会面[58](#)

为“邮政局长行动”[59](#)、[60](#)、[63-4](#)、[66](#)、[67](#)号机组做准备

意识到费尔南多波岛的时区有误[70](#) – [1](#)

登上并偷走奥斯塔公爵夫人号[78](#) – [80](#)、[85](#)、[91](#)

任命拉森为公爵夫人的二副[91](#) – [2](#)

纽尼顿遭遇引擎故障[92](#) – [3](#)

公爵夫人升起骷髅旗的愤怒 [93](#)

“紫罗兰”号未到达[96-7](#)号会合点

“紫罗兰”号护航至拉各斯[100](#), [103](#)

通知“M”任务成功[102](#)

推荐 Appleyard 和 Hayes 晋升[107](#)

[108](#)岁与玛乔丽·斯图尔特结婚

荣获杰出服务勋章 (DSO) [109](#)

组建小型突击队 (SSRF) [110](#)

使用 SSRF [114](#) – [15](#)对新兵进行训练

德莱亚德行动[118](#) – [19](#)、[123](#) – [6](#)、[128](#)

在圣洛朗叙梅尔, 132-4号水墨行动中有人死亡

马利亚尼，弗朗切斯科[373](#)

马克姆牧师[62](#), [72](#)

马鲁拉基斯、金山索斯[236](#)、[238](#)、[251](#)

Maschinengewehr 42 'Spandau' [10](#), [20](#), [364](#) – [9](#), [371](#) – [2](#)

贾森·马夫里基斯[326](#), [328](#) – [31](#), [343](#)

梅恩，罗伯特·布莱尔[157](#)

麦肯德里克，罗伯特[247](#)

麦克劳德，亚历克[324](#)

米洛斯岛，希腊群岛[303](#)

梅塞施密特战斗机[1,303](#)

军情五处[37](#)

MI9 [127](#)、[148](#)

军事十字勋章（MC） [109](#)、[221](#)、[254](#)

米尔斯轰炸了[77](#)、[120](#)、[146](#)、[206](#)、[280](#)、[295](#)号炸弹

矿井[137](#)、[316](#)

经济战部[37](#)

24型柄式手榴弹[170](#)

莫洛托夫鸡尾酒[337](#)

锡米岛大天使米迦勒修道院[236](#)

蒙卡尔姆[33](#)、[34](#)、[49](#)

莫里森，威廉[243](#) – [4](#)

摩尔斯电码[182](#)

迫击炮[22](#)

蚊子[349](#)、[350](#)、[356](#)

莫斯，比尔·斯坦利[179](#)

发动机发射[175](#) – [6](#)、[215](#) – [17](#)、[260](#)、[266](#)、[271](#) – [2](#)、[281](#)、[285](#)、[304](#)、[316](#)

机动鱼雷艇（MTB） [117](#)、[324](#) ；另见“小尿尿艇”

克里特岛穆克塔里村[190](#)

蒙巴顿，路易斯，第一代缅甸蒙巴顿伯爵[129](#), [152](#) – [3](#)

弗里德里希·威廉·穆勒[223](#)

蒙特，军士长[125](#), [127](#)

Nacht und Nebel（夜晚和雾）[47](#)

神经战[258](#)

因顿，第[64](#)、[66](#)、[73](#)、[75](#)届地区专员

尼科尔森，杰克[112](#)

在安德森庄园[112](#)、[115](#)号进行训练

萨瑟兰告诉要密切关注拉森[159](#)号

蛋白手术（克里特岛）[7](#)、[8](#)、[9](#)、[12](#)、[163](#)、[173](#)、[175](#)、[181](#)、[185](#)、[188](#)、[191-6](#)、[198-200](#)、[209-10](#)、[212](#)、[214](#)、[220-1](#)

突袭圣托里尼岛[288](#)，[289](#)，[295](#)，[296](#)，[298](#) – [9](#)，[302](#) – [3](#)

烤肉行动（科马基奥湖）[354](#)、[370](#)

尼日尔河[94](#)

尼日利亚[45](#)、[50](#)、[52](#)、[55](#)、[56](#)、[58](#)、[62](#)、[97](#)、[100](#)、[101](#)、[105-6](#)

拉各斯[45](#)、[50](#)、[52](#)、[55](#)、[97](#)、[100](#)、[101](#)

奥洛科梅吉[56](#)

尼西罗斯岛，希腊群岛[278](#) – [82](#)

诺贝尔奖 808 [6](#)

北非[40](#)、[154](#)、[156](#)、[166](#)、[177](#)、[324](#)

挪威[38](#)

纽尼顿[53](#)、[60](#)、[64-6](#)、[68](#)、[71](#)、[72](#)、[76](#)、[82](#)、[83](#)、[87](#)、[92-3](#)、[97](#)、[100](#)、[102](#)、[103](#)

奥莱利，肖恩[162](#)、[163](#)、[173](#)、[242](#)、[264](#)、[267-72](#)、[276](#)、[288-9](#)、[293-6](#)、[338](#)、[354](#)、[356](#)、[367-8](#)、[369](#)、[370](#)

厄利孔[123](#)型、[124](#)型火炮

《官方保密法》[第37](#)条

尼日利亚奥洛科梅吉[56](#)

奥马哈海滩[130](#)、[131](#)

蛋白手术（克里特岛）[161-83](#)、[184-96](#)、[197-208](#)、[209-24](#)

德国队反击战[209](#) – [14](#)，[222](#) – [4](#)

水洗行动（滨海圣洛朗）[130](#)，[131](#) – [4](#)

玄武岩行动（萨克岛）[136](#) – [45](#)、[146](#) – [52](#)、[158](#)

树精行动（Les Casquets）[117](#) – [30](#)

哈士奇行动（意大利）[160](#) – [3](#)，[220](#) – [2](#)，[348](#)

“威胁行动”（塞内加尔） [32 – 3](#), [49](#)

邮政局长[行动](#)（费尔南多[邮局](#)） [42](#)、[51-9](#)、[60-71](#)、[72-84](#)、[85-97](#)、[98-110](#)

索鲁拉斯总督的勒索[54](#)

理查德·利佩特为德国和意大利军官组织了一场聚会[55](#)

在尼日利亚奥洛科梅吉训练游击队[56](#)

伯纳德·亨利·布尔迪隆从殖民地服务队提供了额外的人手[58](#)

[为](#)德国和意大利军官组织第二[方61](#)、[62-3](#)

马克姆牧师同意发出解除警报信号[62](#)

*纽尼顿*号在训练中险些倾覆，[比分65-6](#)

纽因顿的福尔博特号翻船，游过鲨鱼出没的水域[66 – 7](#)

德国和意大利军官的聚会照常进行[69 – 70](#)

[70 – 1](#)的时区信息有误

利佩特贿赂工程师，提前切断了圣伊莎贝尔的电力供应。[72年](#)

登船和盗窃*达奥斯塔公爵夫人*和*利孔巴* [73-84](#), [85-9](#)

Kapitan Specht 对阵 Peter Lake [89 – 90](#)

*纽尼顿*遭遇引擎故障[92 – 3](#)

[比尼亚调查95-6起](#)船舶盗窃案

[98起](#)船舶盗窃案的反应

利佩特被比尼亚上尉审问[98 – 100](#)

由“紫罗兰”号护卫舰护送至拉各斯的船只[共100艘](#)和[103艘](#)。

利佩特逃往尼日利亚[104 – 6](#)

[烤肉](#)行动（科马基奥湖） [351-61](#)、[362-73](#)、[374-5](#)

底切手术（塞萨洛尼卡） [329](#)

艾布拉姆·[奥尔](#)·奥波[辛斯基119](#)、[128](#)、[132](#)、[133](#)

鸟类学[26](#)

巴勒斯坦（强制执行）

Athlit [162 – 8](#), [174](#), [228 – 32](#)

卡梅尔山[162 – 3](#)

佩勒兰酒庄[162](#)

海法[228](#), [233](#)

耶路撒冷[168 – 70](#)

特拉维夫[157](#)

帕帕塔纳西翁，上校[329](#)

帕特莫斯岛，希腊群岛[240](#)

帕特森，伊恩[278](#)

佩迪湾，锡米[232](#)，[245](#)，[246](#)

珀金斯，弗兰克“巴兹”[27](#)、[30](#)、[64](#)、[77](#)、[82-3](#)

Petit Dixcart，[萨克](#)岛[140](#)，[142](#)

PIAT反坦克火箭筒[332](#)

信鸽，[127号信鸽](#)

Pipo（马耳他梗）[238-9](#)，[255](#)，[260-1](#)，[266](#)，[275](#)，[276](#)，[306](#)，[323](#)，[335](#)，[346](#)

希腊比雷埃夫斯[311](#)，[312](#)

希腊群岛皮斯科皮[236](#)

《持枪妈妈》（歌曲）[336](#)

弗朗西斯·皮塔德[141-2](#)，[151](#)

飞机

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 AW41 阿尔伯马尔[222](#)

布里斯托尔[156型](#)

博福特[257](#)

联合B-24

解放者[155](#)

菲泽勒 Fi-156 鹳式飞机[1](#)，[194-5](#)

亨克尔He-177 [118](#)

容克斯 Ju-87 [1](#)，[11](#)，[15](#)，[18](#)，[40](#)，[187](#)，[191](#)，[196](#)，[199](#)，[242](#)，[246-8](#)

容克斯 Ju-88 [1](#)，[4-5](#)，[15-17](#)，[187](#)，[191](#)，[195-6](#)，[197](#)，[204](#)，[303-4](#)

容克斯运输机[256](#)

梅塞[施密特](#)战斗机[1,303](#)

塑性炸药[6](#)、[77](#)、[85](#)、[200](#)、[260](#)、[280](#)

帆布鞋[59](#)

意大利波河[349](#)

波兰[331](#)

克拉科夫[341](#)

[政治战执行官 \(PWE\)](#) [171-2,211](#)

Pomforce [316](#)

[道吉·庞福德](#)[162、164、217、234 – 7](#)

多塞特郡普尔[25, 46](#)

波特兰, [多塞特](#)[120、126、148](#)

葡萄牙[24、26、29、30 – 2、42](#)

里斯本[30](#)

马德拉[24, 26, 29, 30 – 2](#)

希腊波提狄亚[325](#)

普里斯特利, [中士](#)[273、281、287、304](#)

[132个](#)战俘营

普劳特, [莱斯利](#)[51、64、80-1、86](#)

Q-Boats [21](#)

[\(速射\)](#) 维克斯[22、31、34型](#)火炮

无线电通信[182、209、213-14、299、300](#)

RAF (参见英国皇家空军)

突袭者部队[总部](#), [开罗](#)[5、181、182、213、215、218、257、262、328](#)

口粮[6,183](#)

复合口粮[6](#)

[K](#)口粮[6,183](#)

意大利拉文纳[348, 353](#)

红十字会[333](#)

红魔[175](#)

罗德岛, 希腊群岛[233、246、251、256、257、269、279、283、284、307](#)

罗伯茨, 泰德[370](#)

英国皇家空军 (RAF) [229](#)、[241 – 2](#)、[248](#)、[309](#)

第4独立伞兵营[316](#)

第74中队, 战斗机司令部[240](#)

皇家陆军医疗队 (RAMC) [289](#)

皇家炮兵[165](#)

皇家通信兵团[166](#)

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289、324、348、375](#)

英国皇家海军[39、45、57、109、141](#)

背包[180 – 1](#)

俄罗斯[168、328、330、331、336](#)

S-矿井[137](#)

[希腊](#)塞萨洛尼基[315、322-3、325-43](#)

地中海酒店[341](#)

希腊萨摩斯岛[240](#)

圣伊莎贝尔峰，费尔南多波[67, 92](#)

圣伊莎贝尔，费尔南多·波[39 – 47, 51 – 9, 60 – 71, 72 – 84, 85 – 91, 92, 94 – 6](#)

[英国](#)领事馆[52、54、89-90、96](#)

赌场[餐厅](#)[55、62-3、69、72、81](#)

德国领事馆[94](#)

瓦伦西亚餐厅[61](#)

岛, [希腊群岛](#)[286 – 92, 293 – 305](#)

费拉[291 – 2, 293 – 8, 299](#)

[伊梅罗维格](#)利岬角[291、299](#)

贪食[289, 290, 298, 299, 301](#)

[萨克](#)岛, 海峡[群岛](#)[12、13、136-45、146-52](#)

迪克斯卡特[酒店](#)[142、147](#)

霍格斯巴克[138 – 40, 146](#)

拉斯杰斯佩莱尔[141](#)

Petit Dixcart [140, 142](#)

SAS [\(特种空勤团\)](#) [6、154-9、160-7、170、371、375-7](#)

SBS [\(特种舟艇部队\)](#) [230、234、262、278、283、287、288、309、311、312、314、375、](#)

[377](#)

施迈塞尔 (Maschinenpistole 40) [9, 170, 175, 293 – 4, 327, 334](#)

施内尔轰炸机 [看到](#)容克斯 Ju-88

斯科菲尔德, 查理[241 – 2](#)

苏格兰[12](#)

苏格兰卫队[282](#)

Scrumforce [315](#) – [16](#)、[328](#)、[335](#)

SD (Sicherheitsdienst) [151](#) , [284](#)

秘密情报局 (SIS) [37](#)

塞利格曼, 阿德里安[273](#)

塞内加尔[32](#) – [3](#) , [49](#) , [95](#)

塞尔维亚[331](#)

中国上海[28](#)

《[上海](#)风情》拍摄[18](#)、[29](#)

鲨鱼[67](#)

雪莉, 朱迪[256](#)

射击

 近距离作战[169](#)

 双击[19](#)

[上海](#)风情[18](#)、[29](#)

[意大利](#)西西里岛[161](#)、[173](#)、[220](#) – [2](#)

塞拉利昂[51](#)

[希腊](#)斯基亚索斯岛[323](#)、[324](#)

[小规模突袭部队](#) (SSRF) [110](#)、[114](#)、[127](#)、[154](#)

史密斯威森.38左轮手枪[169](#) , [320](#)

所罗门, 马丁[324](#)、[326](#)、[334](#)、[338](#)、[340](#)、[341-2](#)、[355](#)

Sonderbehandlung 参见“突击队命令”

索鲁拉斯, 州长[54](#) , [90](#) , [92](#)

南非[109](#)

西班牙[26](#)、[39](#)、[40-1](#)、[42](#)、[43-4](#)、[54](#)、[61](#)、[96](#)

 内战[40](#)、[54](#)、[112](#)

 法兰格[40](#)、[54](#)、[95](#)、[98](#)

[98号](#)行动”的反应

“Spandau” 参见Maschinengewehr [42](#)

斯佩希特, 卡皮坦[69](#) , [74](#) – [5](#) , [81](#) , [87](#) , [89](#) – [90](#)

[特别](#)行动执行处 ([SOE](#)) [37-9](#)、[42](#)、[47](#)、[48](#)、[51](#)、[55](#)、[58](#)、[89](#)、[103-4](#)、[149](#)、[160](#)、[214](#)、[3](#)

[22号](#)管式迫击炮

党卫军 (SS) [284](#)

滨海圣洛朗, 法国[130](#), [131](#) – [4](#)

德国施塔拉格7A战俘营, [284](#)

斯塔拉格 133 战俘营, 法国[132](#)

《星尘》(歌曲) [111](#)

斯特林, [迪翁“梭哈”](#) [231](#) – [2](#), [252](#), [259](#), [277](#), [316](#), [355](#), [356](#) – [8](#), [361](#), [363](#), [366](#) – [7](#), [3](#)

70

史蒂芬森, Les [162](#), [367](#) – [9](#)

赫特福德郡斯蒂夫尼奇[28](#)

斯图尔特, 玛乔丽[108](#)

[125型](#)步枪

斯特林, [大卫](#)[6](#), [154](#), [156](#), [375](#)

鹳式侦察机, 参见菲斯勒Fi-156鹳式侦察机

Storm [Motor](#) Boats [360](#), [362](#)

斯图卡俯冲轰炸机 [看到](#)容克Ju-87

萨福克军团[172](#)

萨瑟兰, [大卫](#)[158](#), [171](#), [172](#), [175](#), [176](#), [181](#), [191](#), [213](#)-[17](#), [219](#), [221](#), [222](#), [226](#), [254](#),

[262](#), [274](#), [376](#)

瑞典[24](#) – [5](#), [32](#)

[98号](#)行动”的反应

赛克斯, 埃里克·“比尔” [28](#)

锡米岛西洛戈斯广场[237](#)

希腊锡米岛[227](#), [232](#) – [9](#), [240](#), [241](#) – [50](#), [251](#) – [2](#), [257](#), [306](#) – [7](#)

卡斯特罗堡[235](#) – [6](#), [241](#) – [2](#), [244](#), [245](#) – [6](#)

天使长米迦勒修道院[236](#)

[Pedi](#) bay [232](#), [245](#), [246](#)

西洛戈斯广场[237](#)

[锡米镇](#)[243](#), [244](#)

Taylor, [Haggis](#) [78](#), [87](#)

泰勒, 乔克[51](#)

巴勒斯坦特拉维夫（必填） [157](#)
特菲克 [259](#) – [65](#)
铝热剂 [6](#)、[195](#)、[200](#)
塞萨洛尼基（参见萨洛尼卡）
Thomas Reed出版社 [23](#)
Thorneycroft [117](#) , [121](#)
蒂利灯笼 [63](#)、[72-3](#)、[81](#)
克里特岛廷巴基空军基地 [171](#)、[175](#)、[214](#)
托德，雷金纳德 [348](#)， [350](#) – 1
汤普森冲锋枪（Thompson machinegun） [9](#)、[23](#)、[65](#)、[68](#)、[73](#)、[74](#)、[75](#)、[84](#)、[87](#)、[123](#)、[124](#)、[169](#)、[175](#)、[271](#)、[281](#)、[293](#)、[327](#)
托特纳姆，丹尼斯 [51](#)
特拉福德，萨米 [289](#)、[294](#)、[300](#)、[326](#)、[336](#)、[337](#)、[338](#)、[355](#)、[370](#)
Treibstofflager（燃油转储器） [338](#) – [9](#)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157](#)
塔基，艾伦 [283](#)
吉尔达·图尔奇 [84](#)
土耳其 [154](#)、[227](#)、[255](#)、[258](#)、[264-5](#)、[282](#)
茨甘特斯，克里斯托杜卢斯 [255](#)
U型潜艇 [23](#)、[40-1](#)
U-38 [30](#)
乌尔里希（德国俘虏） [218](#) – [19](#)
英国国旗 [172](#)、[202](#) – [3](#)
美国陆军 [230](#)
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大学 [230](#)
瓦伦西亚餐厅，圣伊莎贝尔 [61](#)
瓦列，翁贝托 [69](#)、[87](#)、[94](#)
意大利威尼斯 [370](#)
Viannos，克里特岛 [181](#)， [223-4](#)
维希法国 [32](#) – [3](#)， [34](#)， [49](#)， [95](#)
维克斯炮，QF（速射） [22](#)、[31](#)、[34](#)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371](#)

Violet, HMS [45](#), [53](#), [92](#), [93](#), [96-7](#), [100-2](#)

大众 Kubelwagen [19](#), [346](#)

沃尔沃勒斯, 圣托里尼[289](#), [290](#), [298](#), [299](#), [301](#)

火神 [52](#), [60](#), [64-6](#), [67](#), [68](#), [71](#), [72](#), [76](#), [78-80](#), [83](#), [86](#), [87](#), [92-4](#), [97](#), [102](#)

瓦尔特G43 [218](#)

战时内阁[58](#), [96](#)

战争部[116](#), [121](#), [135](#)

沃伦, 伊恩[111](#) – [12](#), [115](#)

武器

贝雷塔 MAB [38](#)

机枪[170](#), [269](#), [347](#)

[22 号](#)迫击炮

弓箭[116](#), [137](#), [264](#)

布雷达35型火炮[237](#), [241-2](#), [245](#), [281](#)

布伦机枪[64](#), [231](#), [246](#), [280](#), [295](#), [300](#), [327](#), [339](#)

柯尔特.45左轮手枪[169](#), [320](#)

曲柄[21](#), [50](#), [63](#), [68](#), [73](#), [75](#)

“费尔贝恩-赛克斯战斗刀”[28](#), [68](#), [120](#), [137](#), [148](#), [156](#), [193](#), [320](#), [347](#)

手榴弹[19](#), [21](#), [145](#), [146](#), [295-6](#), [337](#), [339](#), [368](#), [371](#)

刘易斯炸弹[6](#), [9](#), [10](#), [171](#), [188](#), [192](#), [195](#), [196](#), [197-8](#), [200](#), [201](#), [206](#), [207](#), [280](#)

刘易斯机枪[22](#), [34](#)

鲁格 P08 [2](#), [18](#), [170](#), [203](#), [261](#), [262](#)

M1卡宾枪[175](#)

Maschinengewehr 42 'Spandau' [10](#), [20](#), [364](#) – [9](#), [371](#) – [2](#)

米尔斯轰炸了[77](#), [120](#), [146](#), [206](#), [280](#), [295](#)号炸弹

[316号](#)矿井

24型柄式手榴弹[170](#)

莫洛托夫鸡尾酒[337](#)

厄利孔[123型](#), [125型](#)火炮

PIAT反坦克火箭筒[332](#)

塑性炸药[6](#)、[77](#)、[85](#)、[200](#)、[260](#)、[280](#)

红魔[175](#)

S-矿井[137](#)

施迈塞尔 (Maschinenpistole 40) [9](#)、[170](#)、[175](#)、[293](#) – [4](#)、[327](#)、[334](#)

史密斯威森.38口径左轮手枪[169](#)

[125型](#)步枪

汤普森冲锋枪 (Thompson machinegun) [9](#)、[23](#)、[65](#)、[68](#)、[73](#)、[74](#)、[75](#)、[84](#)、[87](#)、[123](#)、[124](#)、[169](#)、[175](#)、[271](#)、[281](#)、[293](#)、[327](#)

维克斯炮, QF (速射) [22](#)、[31](#)、[34](#)

瓦尔特G43 [218](#)

温里希·奥伯格弗雷特[144](#)、[145](#)、[146](#)、[147](#)

西非[32](#)、[40](#) – [47](#)

克里特岛白山[176](#)

威尔金森剑[28](#)

威利斯, 阿尔杰农·厄斯伯恩[46](#)、[57](#)

温彻斯特学院[157](#)

温菲尔德-迪格比, 西蒙[308](#) – [9](#)

温特, 托马斯[51](#)、[66](#)、[73-7](#)、[107](#)、[108](#)

温特伯恩河, 多塞特郡[114](#)

第一次世界大战[30](#)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

敦刻尔克战役[24](#)、[26](#)、[36](#)、[324](#)

“威胁行动” (塞内加尔) [32](#) – [3](#)、[49](#)

1941

克里特岛战役[178](#)

邮政局长行动 (费尔南多邮局) [21](#) – [110](#)

1942

迪耶普战役[149](#) – [51](#)

树精行动 (Les Casquets) [117](#) – [30](#)

蚀刻版画

(滨海圣洛朗) [130](#), [131](#) – [4](#)

玄武岩行动 ([萨克岛](#)) [136](#) – [45](#)、[146](#) – [52](#)、[158](#)

1943

蛋白[手术](#) ([克里特岛](#)) [161-83](#)、[184-96](#)、[197-208](#)、[209-24](#)

哈士奇行动 ([西西里岛](#)) [160](#) – [3](#), [220](#) – [1](#)

意大利停战协定[220](#)

[SBS](#)突袭[锡米岛](#)[227](#)、[232-9](#)、[240](#)、[241-50](#)、[251-2](#)

1944

SBS 突袭哈尔基岛[265](#), [266](#) – [74](#)

SBS突袭尼西罗斯岛[278](#) – [82](#)

SBS 突袭哈尔基和阿利姆尼亚[282](#) – [4](#)

SBS 突袭圣托里尼岛[286](#) – [92](#), [293](#) – [305](#)

SBS对锡米岛的第二次突袭[306](#) – [7](#)

诺曼底登陆日第[130](#)、[155](#)、[161](#)次登陆

雅典解放[310](#) – [15](#)

萨洛尼卡解放[322](#) – [43](#)

1945

[在意大利北部推进](#)[343](#)、[348](#)

[烤肉](#)行动 ([科马基奥湖](#)) [351-61](#)、[362-73](#)、[374-5](#)

盟军在阿根塔[375](#)取得突破

赖特, 道吉[162](#)

赖特, 罗杰[319](#) – [22](#)

中国长江[28](#)

约克郡[27](#)

零税率代理人[48](#)

佐里拉、阿贝利诺[54](#)、[55](#)、[61](#)、[63](#)、[69](#)、[95](#) – [6](#)、[99](#)